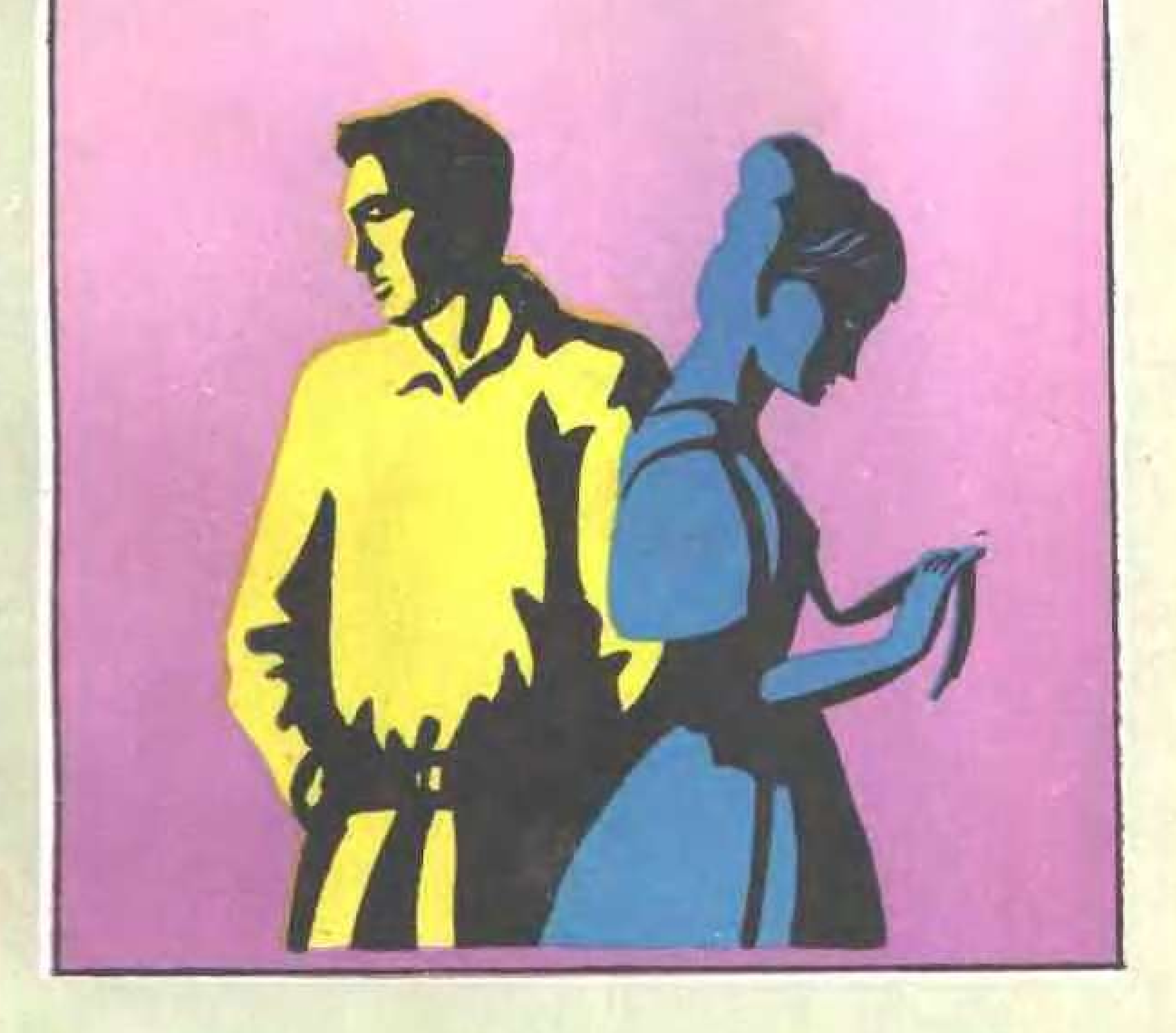
迷雾

乌纳穆诺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327-0007-0/I·06
定 价: 2.60 元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西班牙〕乌纳穆诺 著

迷 雾

[illegible]芳 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iguel de Unamuno

NIEBLA

本书根据 Espasa-Calpe, S. A. Madrid, 1980年第18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迷　　雾

〔西〕乌纳穆诺 著

方 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插页2 字数244,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册

ISBN7-5327-0007-0/I·004

定价：2.60元



乌纳穆诺

译本序

"可惜的是，象米格尔·德·乌纳穆诺、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皮奥·巴罗哈这些伟大的诗人都去世了，而没有把诺贝尔奖奖给他们，他们才是应该得奖的……"这些话是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在得知他荣获一九五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对记者说的。

凡是认识乌纳穆诺的人，不管他是否赞同他的观点，都无不称颂他。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弗朗西斯科·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在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象乌纳穆诺这样的人是不会大量涌现的。"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说得更透彻："我不知道还有比乌纳穆诺更充实、更完整的人了。"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班牙文化史上恐怕难以找出比乌纳穆诺更具有特色的人物。令人遗憾的是，到今天我们才来介绍他。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乌纳穆诺生于毕尔巴鄂的一个中等商人家庭。他是巴斯克人。十六岁丧父，由母亲培养成人。中小学都是在故乡就读的。一八八四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哲学和文学系。一八九一年任萨拉曼卡大学希腊语和文学教授。一九〇一年任校长；因反对君主制度，一九一四年被解职。一九一七年应意大利政府邀请，与其他几个知识分子访问了意奥战争前线。回国后，被任命为萨拉曼卡市议会议员。一九二一年萨拉曼卡大学校务委员会一致选举他为副校长。一九二四年，普里莫·德·里维拉建立独裁统治后，将他流放到加那利群岛。后来

他逃往法国，先住在巴黎，后迁居昂达亚；一九三〇年回国。一九三一年，共和国成立后，他当选为立宪议会议员。一九三二年被选为科学院院士。一九三四年，年满七十岁，退休。他认为共和国不能保障公民的安宁和民族的团结，就反对它。后来，布尔戈斯政府重又任命他为萨拉曼卡大学校长，但时间不长。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他公开与佛朗哥手下一个叫朱连·阿斯特拉的将军发生了争论。过了几天，佛朗哥下令解除了他的校长职务。他便闭门不出，以示抗议。十二月三十一日突然去世。

乌纳穆诺博学多闻，著作甚丰。他是哲学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随笔作家、教育家，也是"九八年一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哲学著作、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随笔中涉及到许多政治、道德、文学和宗教问题，严厉地批评当时的社会制度。他用热情洋溢的言论唤醒了西班牙人民的民族意识，激发了他们的社会道德心。他的许多著作遭到天主教会的禁止。

乌纳穆诺早年受过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九十年代为斯宾塞和实证论者的著作所吸引；经历了一八九七年的精神危机以后，又钻研过克尔恺郭尔、威廉·詹姆斯、柏格森的著作，特别是他们关于宗教信仰和理性的思想。他的哲学宗教思想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堂吉诃德和桑丘传》、《人生的悲剧感》和《基督教的最后挣扎》中，在长篇小说《迷雾》和中篇小说《善人圣曼努埃尔，苦行者及其他三个故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他的哲学核心是个人，个人的精神生活。他特别注意生与死的问题，宗教问题，上帝的可知性问题，尤其是个人的永生问题。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人对永生的热烈向往与理性主义者理解的人生有限之间的矛盾，渴望认识上帝与借助理性不可能认识上帝之间的矛盾，是他哲学探索的基础。他觉得有些问题理性和哲学解决

不了，就格外重视艺术创作，当作直觉认识的手段。他把自己的作品视作自我表现的方式，经常不断的自白，“永恒之我”的展示。所以他的许多作品中出现作者本人。

乌纳穆诺的小说曾受到不同的评价，褒贬不一。他在一八九七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战争中的和平》遭到攻击，说它说教太多。一九〇二年发表的《爱与教育法》又受到某些评论家的指摘，说它不是 novela（小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乌纳穆诺便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体裁——nivola。这种体裁对表现他的哲学探索最为适合。那么 nivola 有哪些特点呢？《迷雾》第十七章中有说明，归纳起来，大致是这样：没有情节，或者说情节是自己形成的；人物是随着他们的言行——特别是言论——塑造的，他们的性格逐渐形成；作者受制于人物，常常会变成人物手中的玩物；多半采用对话的形式，有时是独白；没有细致的描写，也没有作者的评述。

在《三个训诫故事和一篇序言》的序言中，乌纳穆诺说他将《迷雾》叫做 nivola，是对评论家们开的一个玩笑。在《〈迷雾〉纪事》中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的目的是要先发制人，这样就“谁也无权说我违反小说的规律”了。

《迷雾》这部作品虽然是在一九一四年写成的，但是构思过程早就开始了。乌纳穆诺在一八九七年的日记中写道：“难道我会成为比我作品中所虚构的人物更出色的什么角色吗？在今天的世界上，塞万提斯会比堂吉诃德更重要吗？”在本世纪初写的随笔中，尤其是在《人生的悲剧感》中，他多次探索过《迷雾》的思想主题。《迷雾》是一部关于存在的悲喜剧，也是乌纳穆诺检验自己关于个人的哲学理论的一种艺术尝试。

乌纳穆诺在《与奥古斯托·佩雷斯的谈话》一文中曾谈到这个人物的创作过程："有一天，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不幸的虚构的人，一个确实可以写进小说的人物，一个乞求生命的角色。这个可怜的人渴望存在，渴望生存。"奥古斯托·佩雷斯是《迷雾》中的主人公。他生活在日常生活的迷雾中，无所事事，忽然遇见一个女子，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几经周折，这个女子终于同意与他结婚。不料就在结婚的前几天，她与先前的恋人私奔了。奥古斯托失恋后，痛不欲生，决心自杀。但他要向哲学家乌纳穆诺请教以后再自杀。他找到了乌纳穆诺，乌纳穆诺却说他是一个虚构人物，实际上并不存在，所以自杀不了。其实是不让他自杀，而是逼他按照作者的意图去死。谁知奥古斯托不愿死了，要求作者让他存在，让他活下去。乌纳穆诺在《三个训诫故事和一篇序言》的序言中说道："据说居斯达夫·福楼拜在写到爱玛·包法利死亡的时候感到服毒自杀的症状；奥古斯托·佩雷斯站在我面前（说得确切点，是在我心里）呻吟着说：'我想活，堂米格尔，我想活，我要活下去……'这时我也觉得我就要死了。"由此可见，作者是把奥古斯托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来看待的，并没有把他只是当作哲学概念的体现。

一九二二年，《迷雾》被译成意大利文。评论家们发觉乌纳穆诺的这部小说与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一剧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皮兰德娄是意大利荒诞派剧作家。他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写于一九二一年，比乌纳穆诺的《迷雾》迟七年。这个剧本描写某剧中的六个人物，他们自己说是被作者所抛弃的。他们闯进一家剧团的排演场，要求导演把他们的戏排出来。他们诉说自己艰难的身世，随着剧情的进展，戏中戏与戏融为一体，虚构的剧中人的遭遇变成舞台上表现的真实

事件。乌纳穆诺曾写过一篇题为《皮兰德娄和我》的文章，对这一点大加赞赏；两个对彼此的创作毫无所知的作家走到同一条道上，获得相似的成果。这种巧合决不是偶然的。乌纳穆诺说："……我们把个人看成并描写成……矛盾的激流，一连串的'自我'，精神的江河。这是与传统戏剧中被理解为性格的那种东西相反的。"这说明他们对个人有共同的看法，或者至少有相似的看法。

乌纳穆诺在《迷雾》这部作品中运用了前人的许多艺术手法，把它们熔于一炉，有的有迹可寻，有的却隐而不露。在作品前面加上一篇托名奥古斯托的好友维克托·戈蒂写的序言，这显然是受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影响。他的《非此即彼》一书的序言就是托名维克托·埃雷米塔写的，实际上那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维克托·戈蒂的序言一开头就使人联想到加尔多斯的《朋友曼索》。乌纳穆诺盛赞这部小说，并把自己的一个短篇小说取名为《胡安·曼索》。加尔多斯的小说就是用主人公的这几句话开头的："我不存在……我是想象的产物，是人之理性的恶魔般的产物。"在《迷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话。乌纳穆诺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推崇备至，不仅在作品中提到哈姆雷特这个人物，而且还把哈姆雷特的某些性格特征赋予奥古斯托。有两处表现得最明显：一处是奥古斯托在感到人家对他设下圈套时说："我不是一架可以任人随意弹弄的钢琴。"这与哈姆雷特的话几乎一样："随便你把我叫作什么乐器，你可以乱拨我，但不能弹奏我。"（见《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另一处是奥古斯托临死前说的呓语："死亡……睡觉……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这与哈姆雷特的独白就无二致了："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第三幕第一场）《迷雾》中提得最多的是塞万提斯的《堂吉

诃德》。作者把它看作为文学作品的典范，对塞万提斯这些别开生面的写法尤为叹服：把悲剧因素与插科打诨结合在一起，穿插一些小故事，作者进入故事，主人公离开虚构的故事到现实中去。乌纳穆诺还把柏拉图的对话——特别是《斐多篇》中的对话——当散叙事体的样板，力求企及。

德文译者称《迷雾》为"幻想小说"，北美的英文译者称之为"悲喜剧式小说"。作者同意这些称法。他认为这部作品之所以会受人欢迎，正是由于它的幻想成份和悲喜剧因素。这部作品不仅透露了作者内心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对人生的迷惘。

《圣经》上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是乌纳穆诺创作中经常出现的题材。他早在一九〇二年《风景》一书和《城市与田野》一文中就接触到这个故事。后来在诗体悲剧《另外一个人》(1926)和《人生的悲剧感》等作品中也都一再触及。他在《修士胡安》(1929)一剧的序言中曾扼要地作过解释："农夫该隐杀死牧羊人亚伯，是因为天主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即是说，一个人受到他的青睐，另一个人却遭到他的白眼。该隐杀死亚伯是出于妒忌。其实是为个人，为自我表现而搏斗……"《亚伯·桑切斯》就是基于这种理解而写成的，但却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作者在再版序中说过这样的话："有个美国青年准备写一篇评论我的文学作品的博士论文。不久前，他写信问我，这个故事是不是取材于拜伦勋爵的《该隐》，我只得回答他说，我的小说——或称 nivola——不是取材于书本，而是取材于我所感受、经历和观察的社会生活与我本人的生活。"作者是借《圣经》故事来反映现实生活的。他在《屠拉姨妈》这部小说的序言中把他的

创作意图说得很清楚："我想在我的小说《亚伯·桑切斯》中到达人类心灵的地窖和密室，深入大多数人不敢进去的灵魂的地下走廊。"

《亚伯·桑切斯》发表于一九一七年。作者给作品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个情感的故事》。它写的是一个小城市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作者着重刻划的却是华金·莫内格罗的性格和心理。华金·莫内格罗与亚伯·桑切斯从小就是好朋友，中小学是在一起读的，上大学才分开。后来华金做了医生，亚伯成了画家。但是亚伯却把华金所深爱的埃伦娜夺去了。因此华金对亚伯非常妒忌，心中感到痛苦万分，成了现实生活中的该隐。他想摆脱这种境况，便与另一个女子结了婚，对她很忠实，但不爱她，精神上的苦恼依然如故。可是亚伯不但在绘画上出了名，而且他的画还能流传到后世，他得以永生。这就更增加了华金的嫉妒。只要一个人的灵魂渴望永生，就容易走上又贪又妒的道路：贪恋永生，妒忌别人的永生和名声。乌纳穆诺在《西班牙的嫉妒》(1909)一文中曾详细地谈过嫉妒这种社会现象，称之为"民族的麻风病"。这篇文章对嫉妒的剖析与华金性格的基本特征是相符合的，不过在华金的形象中，妒忌变成了悲剧性的情感，受苦难的高尚情操。作者在再版序中说："我力图在华金·莫内格罗的灵魂里表现出来的妒忌，是一种悲剧性的妒忌，是一种自卫的妒忌，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天使般的妒忌。"所以他又说，我"重读这部小说，才体会到我的华金·莫内格罗的情感的伟大，感到他在道德上远远超过所有的亚伯"。华金虽然不是实有其人，却是个西班牙的典型人物。

评论家们常常把《亚伯·桑切斯》同拜伦的《该隐》联系在一起。但是拜伦笔下的该隐是一个反对上帝的叛逆者的形象，而

乌纳穆诺笔下的该隐却是个受苦难者的形象，两者是大不相同的。两部作品都触及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永生问题。

《亚伯·桑切斯》这部作品是作者在悲愤的心情下写成的。作者说它"也许是我写的小说中最具有悲剧性的小说"。这使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在阿Q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国民的劣根性，也就是"民族的麻风病"。

乌纳穆诺把小说看成是一种艺术地表达他思想的手段，所以他的小说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对外部世界缺乏生动细致的描写，人物爱谈哲理，喜欢分析思想感情。这样的人物虽然想得很多，感受也不少，但往往不能使人觉得他们是真实的人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乌纳穆诺笔下的人物都缺乏精深入微的描写。可以这么说，乌纳穆诺在小说上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一个小说家，不如说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思想家，尤其在《迷雾》中，更是一个卓越的幽默家。

《迷雾》和《亚伯·桑切斯》是乌纳穆诺的两部代表作，不过从作品的意义来说，前者胜过后者。这两部作品合在一起出版，我本想取名为《乌纳穆诺小说选》。可是作者称《迷雾》为 nivola，而不称为 novela(小说)，所以觉得用"小说选"这个名称不妥。考虑再三，还是用《迷雾》作为书名。

方　予

1986年6月

装帧设计　陶雪华

目　次

迷　　雾

序　　言

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这本书记叙了我的好友奥古斯托·佩雷斯那令人心酸的身世及其神秘的死亡。作者非要我为这本书写篇序言不可。我不能不写，因为乌纳穆诺先生的要求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命令。我可怜的朋友佩雷斯持哈姆雷特式的怀疑态度，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我虽然没有走到这个极端，但起码确信自己缺乏心理学家所谓的自由意志，然而我认为堂米格尔同样不具有这种意志，也就聊以自慰了。

在我们的读者当中，或许会有人觉得奇怪：我这个在西班牙文学界默默无闻的人竟为早已蜚声文坛的堂米格尔的作品写序。按照惯例却是，比较有名的作家在序言中介绍不那么出名的作家。但是我和堂米格尔都赞成改变这种有害的惯例，颠倒过来，由无名的人介绍有名的人。其实，人家买书是要看正文，而不是看序言，所以，象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初学写作的新手要想出名，不是要求文坛宿将为自己写推荐序，而是恳求他让自己给他的某一部作品写序，这是很自然的。同时青老年之间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可迎刃而解。

再说，我与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部作品——不管称它是 novela（小说）还是 nivola（请参阅 120 页），要知道 nivola这个字是我创造出来的——中，他引用了不少我同不幸的奥古斯托·佩雷斯的谈话，还叙述了

我的晚生子维克托西托的出生经过，不仅如此，好象我同堂米格尔还沾亲带故，原来我的姓与他的一个祖先的姓是一样的，这是我的朋友、那位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安托林·桑·帕帕里戈普洛斯对家系进行追本溯源的研究考证出来的。

我无法预言，读者将如何对待堂米格尔的这部 nivola，他们对作者会持什么态度。不久以前，我一直注视着堂米格尔同公众的天真所进行的斗争，使我确实感到吃惊的是，这种天真是多么深沉、多么幼稚。由于在《世界画报》及其他类似的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堂米格尔收到了一些信件和外省报纸的剪报。这些剪报证实了在我们的人民中间还大量保持着天真纯朴和敦厚老实的品质。堂米格尔说：塞万提斯先生（也就是堂米格尔）不无才华。有些人对他这句话加以评论，似乎对这种不恭敬感到气愤。有些人被他对落叶的忧思所感动。有些人对他"以战反战！"的口号击节称赏；他看到人们死去，尽管不是被杀死的，却感到痛苦，不禁喊出了这个口号。还有些人复述他到那些乌烟瘴气的咖啡馆、俱乐部和穷人宿夜处收集后发表的并不荒谬的一点真心话，他们把这些话当作他们自己的话。有个老实人甚至对这种事感到愤慨：堂米格尔这位字谜游戏家有时把 Kultura① 一字中的K写成大写。他承认虽有编造趣事的本领，却创造不出恭维话和双关语。大家知道，天真的读者以为天赋和雅趣会转化为恭维话和双关语。

好在这些天真的读者似乎没有注意到堂米格尔的别的什么恶作剧。他常常想点别出心裁的花样，比如说，写篇文章，然后随意在某些字句下面划着重线，再把稿件翻得乱七八糟，弄得看

① 这是把西班牙文 cultura（相当于德文 Kultur，意为"文化"等）德语化。德文 Kultur是名词，在德语中名词的第一个字母必须大写。

不出在哪些字句下面划过线。在他对我讲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对我说："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是兴之所至吧！要点花招吧！噢，划着重线和用斜体字还使我恼火，生气！这对读者是一种侮辱，这无异于把他们当作笨蛋，这等于说：'请注意，老兄，注意，这里寓意深长！'因此我劝一位先生写文章全用斜体字，让读者注意文章从头至尾都寓有深意！这只不过是作家的哑剧罢了：想用手势代替用语气和声调表达不出来的东西。维克托朋友，请看看极右派——也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派——的那些报纸，你就会看出他们如何滥用斜体字，小体大写字母、大写字母、感叹号以及各种印刷手段了。哑剧，哑剧，简直是哑剧！他们的表达方法就是这么简单，说得确切一点，他们把读者看得就是这么简单幼稚。必须消除这种幼稚现象。"

有时我听堂米格尔说要维护大家所谓的幽默，真正的幽默几乎没有在西班牙扎过根，在一个长时期内也难以扎根。在这里被称为幽默作家的那些人，据他说，如若不只是爱说俏皮话的人，那么不是善于讽刺的人就是爱嘲弄的人。例如把塔沃亚达①称为幽默作家，就是滥用术语。克维多那部尖刻辛辣、但是明白晓畅的讽刺作品②也没有什么幽默，其中的讽喻意义一目了然。"在我国，只有塞万提斯是幽默作家；如果他能死而复生，"堂米格尔对我说，"准会嘲笑那些对我承认他有才华而感到愤怒的人，特别是嘲笑那些把他最难以捉摸的玩笑信以为真的蠢才！因为毫无疑问，模仿骑士小说的文体，是他对骑士小说的嘲讽——非常严肃的嘲讽；'脸色红润的福玻斯③刚刚……'这类句子，有

037567

① 塔沃亚达(1848—1906)：西班牙幽默作家、风俗派作家。

② 指西班牙作家克维多(1580—1645)的《骗子，塞戈维亚的堂巴勃罗》。

③ 福玻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些天真的塞万提斯研究者当作文体的典范提出来，这只不过是巴罗克文风的滑稽可笑的模仿。上一章用'时间'结尾，下一章用'已经晓色朦胧'开头①，有人把这种用法当作作家独特的表达方法，那就不必谈了。"

我们的公众，象任何文化水平不高的公众一样，是天生多疑的，正如我们的民族是多疑的一样。在这里，谁都不愿意被人讪笑，让人愚弄，受人欺骗。因此有人一开口，别人就想立即知道他抱什么态度，是开玩笑还是当真？我不相信，别的民族会对这种把开玩笑与当真混在一起的现象如此不满。至于说一件事情是不是当真，不十分清楚，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哪一个忍受得了呢？用开玩笑的口吻同时又用当真的口气说一件事情，从同一个观点看来，既是笑话又是正经话，一个普通的多疑的西班牙人是很难懂得的。

堂米格尔对悲剧滑稽很感兴趣。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不写一个悲剧性的滑稽剧或滑稽悲剧，他不想死。但在剧中滑稽因素或荒诞因素与悲剧因素不是混合，或者并列在一起，而是融为一体。我指出说，这不过是最肆无忌惮的浪漫主义，他回答说：

"我不否认，不过扣帽子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尽管我教过二十多年古典文学，但是与浪漫主义相对立的古典主义却没有进入我的脑子。据说，希腊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辨别、鉴定、分类；而我的任务却是弄乱，搞混。"

这番话的核心只不过是一个观念，说得更确切点，超过观念，是人生观，我不敢称之为悲观主义的，因为我知道堂米格尔

① 指《堂吉诃德》第一部的第三、四章。

不喜欢这个形容词。他那近乎偏执狂的固定观念就是：倘若他的灵魂不是永生的，倘若其他人的灵魂乃至万物的灵魂也不是永生的，而且不是中世纪纯朴的天主教徒们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永生，那么什么东西都没有价值，都不值得花费精力。列奥巴尔迪①的厌世学说便是在他以为自己会永生的极端骗人的幻想

ch'io eterno mi credea②

破灭以后产生的。这就是堂米格尔为什么最喜爱赛南古③、肯塔尔④和列奥巴尔迪这三位作家的原因。

但是这种严肃而又尖刻的幽默，不但引起了我们那些想知其用意何在的人猜疑，而且还使许多人不快。他们爱笑，是为了促进消化，解忧消愁，不是为了把不该吞的、可能引起消化不良的东西吐出来，更不是为了忍受痛苦。堂米格尔坚决主张，如果要使人发笑，就不应该靠收缩膈膜来帮助消化，而要把狼吞虎咽下去的东西吐出来，因为在腹中没有佳点美味时对人生和宇宙的意义会看得更清楚。他不承认不刻毒的讽刺，也不承认有分寸的幽默，所以他说，哪里没有一点刻毒哪里就没有讽刺，掌握分寸是与幽默相抵触的，或者照他喜爱的说法，是与尖刻的幽默相抵触的。

这样他就得干一件很不愉快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称为给天真的公众按摩，看看能不能使我们人民的集体智慧逐渐变得灵活、敏锐起来。有人说，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南方人，很聪

---

① 列奥巴尔迪(1798—1837)：意大利诗人。

② 意大利文，意为"我曾相信自己的永生"。

③ 赛南古(1770—1846)：法国作家。

④ 肯塔尔(1842—1891)：葡萄牙诗人，哲学家。

明，他听了很恼火。他说“以斗牛为乐、在这种极简单的场面中寻找变化和趣味的人民，辜负了自己的智慧”。他又说，没有比斗牛爱好者的脑子再简单、再麻木了。刚刚被维森特·帕斯托尔①的剑刺弄得神魂颠倒的人才不要听您那多少有点幽默的反论呢！堂米格尔讨厌那些斗牛专栏作家——那些爱玩弄文字游戏和善于炒杂烩的术士——的油腔滑调的文风。

如果再进而说他喜欢玩弄形而上学的概念，那么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有许多人不爱读他的作品，因为有的人看了这些东西头痛，有的人遵循这个原则：Sancta sancte traclanda sunt 即“神圣的东西应受到神圣的对待”，认为这些概念不应当作为嘲弄和打趣的话题。但是他说，既然有些人嘲弄自己同胞最神圣的东西，也就是最令人欣慰的信念和希望，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的精神上的后裔一定要人家严肃地看待某些东西。既然有人嘲笑过上帝，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嘲笑理性、科学、乃至真理呢？既然有人夺去了我们最珍贵的、内心深处的、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希望，为什么我们不该把一切打乱，来消磨时间，消灭永恒，为自己报仇呢？

也可能有人会说，这本书中有些段落近乎淫秽，也可以说是色情。但是堂米格尔早已顾及到这一点，让我在这部 nivola 的正文中讲了几句有关这方面的话。他打算对这种诋毁提出抗议，并准备坚持这个看法：这里面可能找到不加掩饰的描写，但是这种描写没有要迎合罪恶肉欲的意图，除了作为往其他方面考虑的想象的出发点以外，没有别的目的。

凡是了解堂米格尔的人都很清楚，他对任何形式的色情描

---

① 帕斯托尔：本世纪初西班牙著名的斗牛士。

写都是深恶痛绝的。他之所以反对，不仅是出于通常的道德观念，还因为他认为迷于色情是最伤神损智的事情。总而言之，那些描写色情的作家，或者不客气地说，那些好色的作家，据他看来，最笨，最愚蠢。我曾听他说过，玩女人、赌博和酗酒是三种典型的恶习，前两种比第三种更伤害身心。要知道，堂米格尔除了喝水，别的什么也不喝。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可以同一个酒鬼谈天，他甚至会讲些有趣的事儿，但是谁受得了一个赌徒或者一个色鬼的唠叨呢？斗牛爱好者的胡诌比这种唠叨还要等而下之，那简直是愚不可及。"

不过，色情的东西与形而上学的东西相结合，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因为据我所知，我们的各族人民，正如他们文学作品所描绘的那样，起初是武士和教徒，后来逐渐演变为好色之徒和形而上学者。崇拜女人，与崇拜警句派作家的警句妙语是相吻合的。在我们各族人民精神上的黎明时期，其实是在中世纪，野蛮的社会充满宗教的、甚至神秘的狂热和尚武的狂热——剑柄是十字形的。但是女人在他们的想象中所占的地位很小，是次要的。名实相符的哲学思想尚被包在神学里，在修道院中睡大觉。色情的东西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同时发展着。宗教是好战的，形而上学是好色的、淫荡的。

信教使人变得好战，或者说，好战使人变得信教，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形而上学的本能，想知道与我们无关的事情的好奇心，简而言之，就是原罪，使人变得好色，或者说，好色唤醒了象夏娃身上那样的形而上学的本能，激起了想知道善恶的渴望。后来还有神秘主义，即是产生于好色和好战的宗教形而上学。

那个雅典名妓西奥多塔对这种情况知道得很清楚。色诺芬① 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西奥多塔同苏格拉底的谈话，说她

对苏格拉底研究真理的方法，更确切地说，对他为真理接生的助产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建议哲学家当她的拉皮条的，帮她猎客。(据希腊语教授堂米格尔说，原文用的是 synthérates〔同猎 者〕一词，我感谢他告诉我这种极其有趣的、富有启迪意义的知识。)从名妓西奥多塔和哲学助产士苏格拉底之间那妙趣横生的谈话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两种行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拉皮条，而拉皮条也是哲学。

假如这一切并不象我说的那样，那么至少不能否认，这种类比是巧妙的，那也就足够了。

然而我也知道，我亲爱的老师堂富尔亨西奥·恩特拉姆博斯马La斯·德尔·阿基隆(堂米格尔在其小说或 nivola《爱与教育法》中对他作过详细的描写)，不会同意我这样区分：以宗教和好战为一方，以哲学和好色为另一方。我认为《Ars magna combinatoria》② 的著名作者会这么分：好战的宗教与好色的宗教、好战的形而上学与好色的形而上学、宗教的好色与形而上学的好色、形而上学的好战与宗教的好战；还可以分为：形而上学的宗教与宗教的形而上学、好战的好色与好色的好战；甚至进一步再分为：宗教的宗教、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好色的好色、好战的好战。一共组成十六个双组合。我还没把三组合算进去：形而上学的好色的宗教，或者好战的宗教的形而上学。不过我既没有堂富尔亨西奥那无穷的组合才能，更缺乏堂米格尔那种把一切都搞混搅乱的劲头。

对于这个故事的意想不到的结局以及堂米格尔对我不幸的

---

① 色诺芬(约公元前 430—约前 355 或 354)：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奴隶 奴隶主、军人、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著有《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等。

② 拉丁文，意为"伟大的组合术"。

朋友奥古斯托·佩雷斯之死的说法，我有很多话想说。我认为那种说法是错的，但在这篇序言中不便与请我写序的人争论。然而，为了问心无愧，我应当说明，我最后一次见到奥古斯托·佩雷斯时，他把自杀的意图告诉过我；我深信他实现了自己的意图，确系自杀，不仅在思想上，在肉体上也是如此。我认为我掌握着可以证实我看法的可靠证据；证据是如此之多，又是如此之硬，使得我的看法凿凿可据。

就到此打住吧。

维克托·戈蒂

后　　序

我很乐意在这里讨论一下我的写序者维克托·戈蒂的某些论点，但是，因为我了解他——戈蒂——存在的秘密，所以我宁愿让他为自己在那篇序言中所说的话负全部责任。再说，序言是我请他写的，事先——即 a priori——我就答应全盘接受他写的东西，现在事后——即 a posteriori——既不能拒绝，甚至也不能修改和纠正。但也不必不附上我的看法就放过他的某些观点。

我甚至不知道，利用至交的知心话，把不是对公众讲的意见和看法公诸于众，这样做合法到什么程度。戈蒂在他写的序言中失于检点，把我从来不打算公开的看法传出去了。至少我不愿意把私下谈的这些看法不加修饰地发表。

至于他肯定说那个不幸的……然而为什么是不幸的？好吧，就假定是不幸的吧。他肯定说那个不幸的（不管怎么说法）奥古斯托·佩雷斯是自杀，而不是象我说的那样死的，就是说，那完全出于我的自由意志和决定，这真叫我好笑。有些看法其实只值一笑。我的朋友和写序者戈蒂在探究我的决定上应当谨慎从事，因为，如果他弄得我非常恼火，我会象对付他的朋友佩雷斯那样对付他：或者让他死掉，或者照医生那样送他的命。我的读者已经知道，医生们常常左右为难：要末怕杀死病人而让病人死去，要末因为怕病人死去而杀死病人。所以，倘使我看到戈

蒂行将死去，我能够送他上西天；如若我对非弄死他不可而感到害怕，也能够让他回老家。

我不想把这篇后序再写下去。这已经足以让我的朋友维克托·戈蒂作出抉择了。他为我写序，我深表感谢。

米·德·乌

《迷 雾》纪 事

我这部作品——只是我一个人的吗？——的初版本一九一四年列入《文艺复兴丛书》，这套丛书后来被一些骗子和他们的骗术断送了。一九二八年好象出过第二版，不过我只是从书讯中得知的，却没有看到书。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当时独裁当权，为了不向它屈从，我流亡到昂代。一九一四年，我被撤掉——倒不如说是被放出笼——萨拉曼卡大学首席校长的职务，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我们的西班牙虽不是交战国，却被世界大战震动了。战争把我们西班牙人分成亲德派和反德派——也可以说是亲协约国派——，多半是按照我们的气质，而不是根据战争的原因分的。这种分裂影响到我们后来的历史进程，一直到一九三一年的所谓革命，到波旁家族君主政体的自取灭亡。就是在那个时期，我觉得自己好象陷入了我们西班牙、我们欧洲，乃至我们人类的历史迷雾中。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我得到再版我的《迷雾》的机会，把书重读了一遍。在重读时，我仿佛在内心里把它重写过，改作过，也就是重温了一下。让过去再现，记忆复苏，重又回想了一次。在我看来，它成了一部新作，对那些过去看过、现在重看的读者来说，也一定会是这样。让他们在重看这本书时也重看看我吧。我考虑了一会儿，是不是重写，另起炉灶。但是那就会成为另外一本书……另外一本书？我那个奥古斯托·佩雷斯二十一年前——

当时我五十岁——出现在我梦中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把他结果了，很后悔，想让他复活。可是他问我是不是我认为能使堂吉诃德复活，我回答说："不可能！"他说："那么象我们这样的其他的虚构人物都处于同样的状况。"我问他："假如我再梦见你呢？"他回答说："不会两次都做同样的梦。您再梦见，以为是我的那个人，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这另外一个人过去折磨过我，现在仍然折磨着我，折磨得好厉害啊！只要看一看我写的悲剧《另外一个人》就够了。至于使堂吉诃德复活的可能性，我认为我已经使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复活①了，而且我认为，凡是谛视他、倾听他声音的人都在使他复活。当然不是那些学者，也不是塞万提斯专家。他们让主人公复活，正象基督教徒们仿效大数②城的保罗③使基督复活一样。这就是历史，或者说是传说。再没有其他的复活。

虚构的人物？真实的人物？属于虚构的真实，这种虚构的真实是真实的虚构。有一次，我意想不到地看到我儿子佩佩（当时还是个小孩）画了一个洋娃娃，自言自语道："我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画！"他把这几句话写在洋娃娃身上。看到这情景，我又仿佛回到了童年，重温了童年的生活，几乎感到心惊肉跳。这是精神上的幻象。不久前，我的孙子米格林问我，童话里的猫费利克斯是不是有血有肉的。他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活的。我开导他说，那是童话，是梦，或者说是编造出来的东西，他反问我："梦可是真的？"这完全是形而上学。或者称做

---

① 指他在一九〇五年写的《堂吉诃德和桑丘传》一书。

② 大数：古城名，在今土耳其南部，为保罗之故乡。

③ 保罗：《圣经》故事中的人物，使徒。《新约圣经》中有十余封书信，传说为他所写，统称《保罗书信》。

变形史。

我还想继续写我的奥古斯托·佩雷斯的传记，谈谈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在另一种生活中的生活。但是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生活都存在于这个世界和这种生活之中。任何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传记，自己的通史，不管是所谓的历史人物，还是文学上的人物，抑是虚构的人物。有一个时期，我想让我的奥古斯托写部自传，在自传中他纠正我对他的看法，叙说他如何梦见自己。这样，这个故事就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也许可以印成双栏，供读者选择。不过读者不会什么都忍受，不会容许人家把他从自己的梦中拉出来，推到梦之梦中去，陷入意识的可怕意识里，——这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读者不愿人家夺去他对现实的幻想。据说，有个乡村传教士讲述耶稣受难，听到农村妇女痛哭流涕时，大声叫道："别哭啦，这是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事情，再说，也许并不象我对你们讲的那样……"而在另一些场合，有可能对听众说："事情也许就是这样……"

我还听说过，有个对考古学有研究的建筑师打算把十世纪的一座大教堂拆掉，不是修复，而是重建，建成应建的样子，而不是实际上建成的样子。他希望能找到十世纪建筑师的设计图，按照那个设计图建造。设计图？他大概不知道是这些教堂跳出设计图，推动建造者的双手，自行建成的。写一部小说，或者一首叙事诗，或者一个剧本，也是如此，先拟好了提纲，可是后来，小说，叙事诗，或者剧本却使那个自以为是作者的人听从它的支使。换句话说，那些要较量的人——作者想象中所要创造的人物——使作者听从他们的指挥。先是魔鬼和撒旦，继而是亚当和夏娃，使耶和华受他们所左右。这确实是 nivola，或者是 opopeya，或者是 trigedia!① 奥古斯托·佩雷斯也是这样支使

我的。我这部作品出版以后，在评论家中，只有我的好友加泰罗尼亚人阿莱杭德罗·普拉纳看出了这是一部 trigedia。其他评论家懒得动脑筋，囿于我杜撰的令人捉摸不透的这个术语：nivola。

把它称做 nivola 的这个主意——严格说来，并不是我的主意，我在正文里谈到过——是要的另一个无恶意的花招，为的是要引起评论家们的好奇心。我的作品是小说，是象其他任何小说一样的小说。这就是说，让它这么称吧，因为在这里有名称就意味着存在。说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这种说法怎么样呢？或者说，史诗的时代又怎么样呢？只要以往的小说仍然存在，小说就会存在，而且会重新繁荣。历史会重温旧梦。

在我梦见奥古斯托·佩雷斯和他的 nivola 之前，我已经重又梦见过我童年时期部分亲眼目睹过的卡洛斯战争，还写下了《战争中的和平》一书。这是一部历史小说，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一部小说化的历史。这是按照学院派的体裁规则，即按照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规则说的。我十岁时经历的事情，到三十岁写这部小说时我又体验了一次，重温了一下。在经历当代的、正在过去的历史时，我仍然在重温它。历史正在迈步而过，又象是驻足不前。我梦见了我的《爱与教育法》（出版于一九〇二年），另一部令人痛苦的悲剧。起码它使我痛苦。我本以为写出来，就可以摆脱这种痛苦，将它转嫁给读者了。谁知那个悲喜剧的、如云似雾的、nivola 式的堂阿维托·卡拉斯卡尔重又出现在《迷雾》中，他对奥古斯托说，只有生活才能学会生活。正象只有做

① 这是由 novela（小说）、epopeya（叙事诗）和 tragedia（悲剧）三字改动个别字母变来的，这样就成了三种新的体裁。

梦才能学会做梦一样。继而在一九〇五年出版了《据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作品诠注的堂吉诃德和桑丘传》。然而并不是诠注，而是重新做梦，重温生活，加以改写。我写的堂吉诃德和桑丘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桑丘不同吗？那又怎么样呢？这些堂吉诃德和这些桑丘活在永恒里——永恒在时间之内，而不在时间之外；整个永恒在全部时间之内，整个永恒在每时每刻之内——，他们并不是只属于塞万提斯，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任何梦见他们的人，而是每一个人都使他们复活。就我来说，我认为堂吉诃德向我透露了他没有向塞万提斯透露的内心秘密，特别是他对阿尔东莎·洛伦索的爱情。一九一三年，在我这部《迷雾》之前，出版了以其中一篇的篇名命名的短篇小说集《死神的镜子》。在《迷雾》之后，一九一七年出版了我的《亚伯·桑切斯》，这是一个情感的故事，是我把手术刀刺进我们西班牙民族共患的恶性肿瘤时所进行的最令人难受的试验。一九二一年我的小说《图拉姨妈》问世。多亏德文、荷兰文和瑞典文的译本，这部作品最近在中欧弗洛依德学说界受到了赞赏，引起了反响。一九二七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了我的自传体小说《如何写小说》。我的好友、卓越的评论家爱德华多·戈麦斯·巴克罗（笔名安德烈尼奥）虽然很机警，仍不免落进了象 nivola 那样的圈套，说他希望我写一部如何写小说的小说。一九三三年发表了我的《善人圣曼努埃尔，苦行者及其他三个故事》。这全是同一个连续性的迷雾般的梦。

就我所知，我的作品已被译成——并不是应我之请——十五种不同的文字：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英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俄文、波兰文、捷克文、匈牙利文、罗马尼亚文、南斯拉夫文、希腊文和拉脱维亚文。然而，在被译成外文的那些作品中，

译本最多的却是这部《迷雾》。一九二一年，即在这部作品问世后七年，首先出来的是意大利文译本，Nebbia，小说，吉尔贝尔托·贝卡里译，埃齐奥·累维序。一九二二年出匈牙利文译本：Kod，加拉迪·维克托译（布达佩斯版）。一九二六年出法文译本：Brouillard，诺埃米·拉尔特译（收入《欧洲评论》丛书）。一九二七年出德文译本：Nebel，幻想小说，奥托·布克译（慕尼黑版）。一九二八年出瑞典文译本：Dimma，亚郎·浮特译；出英文译本：Mist，悲喜剧式小说，沃纳·法埃特译（纽约版）；还出了波兰文译本：Mgła（这里的l上有一撇），爱德华·傅耶博士译（华沙版）。一九二九年出罗马尼亚文译本：Magla，L.塞巴斯提昂译（布加勒斯特版）；出南斯拉夫文译本：Magla，博德甘·拉迪卡译（萨格勒布版）。最后，一九三五年，出拉脱维亚文译本：Migla，康斯坦丁斯·劳迪维译（里加版）。共计十种译本，比我收在《真正的男子汉》一书中的《三个训诫故事和一篇序言》多两种。为什么偏爱这部《迷雾》呢？为什么在操别种语言的人民中间这部德文译者奥托·布克称之为"幻想小说"、北美译者沃纳·法埃特称之为"悲喜剧式的小说"的作品比我的其他作品更受欢迎呢？正是由于它的幻想成份和悲喜剧因素。我没有看错，一开始我就料到——我也这么说过——我这部被称之为nivola的书，一定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我的《人生的悲剧感》（有六种译本）不会受人欢迎的，因为它需要有一定的哲学和神学知识，而这些知识还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普及。所以它在西班牙取得的成功使我感到意外。我的《堂吉诃德和桑丘传》（有三种译本）也不会风靡一时，因为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在国外——甚至在国内——并不象我国的文人学士们所料想的那么著名，更谈不上流行。我甚至敢预言，象我这样的作品有助于

《堂吉诃德》得到更多更好的了解。别的作品更不会成为举世瞩目的书。是由于它的民族性吗？我的《战争中的和平》只有德文和捷克文两种译本。那是因为我的《迷雾》中的幻想成份和悲喜剧因素一定会成为对个别的人——又是一般的人——，对高于同时还有低于一切阶级、种族、社会地位的人，穷人或富人，平民或贵族，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讲得最多的东西。那些文化史学家，那些被称为方家的人，对此了解得一清二楚。

这篇前言，也可以说是后记，可能有人称它为自我评论。我觉得这篇前言的大部分是堂（他应该得到这个尊称）安托林·桑切斯·帕帕里戈普洛斯掩藏在迷雾中启发我而写成的。本书二十三章里曾写到他，但我对他却没有能运用这位使人难忘的、学识渊博的研究者那严密的方法。啊，要是我遵循他的意图，能写那些想写而没有写成的作家的故事就好啦！我们最好的读者都属于这个范畴，这种类型：他们是我们的合作者和合著者——更确切地说，是共同的创作者。他们在阅读象这部作品一样的一篇故事——也可以说是 nivola——时，会说："我早就这么想过！这个人物我很熟悉！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与那些抱着所谓真实性不放的俗物是多么不同啊！有些人自以为清醒，殊不知只有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人才是清醒的，正象只有意识到自己发疯的人才是精神正常的一样。他们与这些人又是多么不同啊！正象我的亲戚维克托·戈蒂对奥古斯托·佩雷斯所说的那样，"不把人搞糊涂的人，自己就会变得糊涂"。

我笔下的这个世界，就是佩德罗·安东尼奥和何塞法·伊格纳西亚①，堂阿维托·卡拉斯卡尔和玛丽娜②，奥古斯托·佩

① 佩德罗·安东尼奥和何塞法·伊格纳西亚：《战争中的和平》里的人物。

② 堂阿维托·卡拉斯卡尔和玛丽娜：《爱与教育法》里的人物。

雷斯、欧赫妮娅·多明戈和萝莎丽奥[①]，"真正的男子汉"阿莱杭德罗·戈麦斯和胡莉娅[②]，华金·莫内格罗、亚伯·桑切斯和埃伦娜[③]、屠拉姨妈[④]、她的妹妹、她的妹夫、她的外甥们，善人圣曼努埃尔和安赫拉·卡瓦利诺(真是安琪儿)[⑤]，堂桑达利奥[⑥]，埃梅特里奥·阿方索和塞莱多尼奥·伊瓦涅斯[⑦]，里卡多和莉杜薇娜[⑧]等人物的世界，在我看来，比卡诺瓦斯[⑨]和萨加斯塔[⑩]，阿尔丰沙十三世[⑪]，普里莫·德·里维拉[⑫]，加尔多斯[⑬]，佩雷达[⑭]，梅嫩德斯-佩拉约[⑮]以及所有我过去和现在认识的至今还健在的人(同其中某些人我过去有过交往，或者现在仍然有交往)的世界更现实。假如我要表现出自己，那么在我那个世界里比在我提到的这些人的世界里会表现得更出色。

支撑着这两个世界的，还有一个世界，一个实体的、永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梦见自己，梦见曾经是——许多人现在仍然是——我精神的肉体和我肉体的精神的那些人；一个没有

---

① 奥古斯托·佩雷斯、欧赫妮娅·多明戈和萝莎丽奥：«迷雾»里的人物。

② 阿莱杭德罗·戈麦斯和胡莉娅：«真正的男子汉»里的人物。

③ 华金·莫内格罗、亚伯·桑切斯和埃伦娜：«亚伯·桑切斯»里的人物。

④ 屠拉姨妈：«屠拉姨妈»里的人物。

⑤ 善人圣曼努埃尔和安赫拉·卡瓦利诺：«善人圣曼努埃，苦行者及其他三个故事»里的人物。

⑥ 堂桑达利奥：«关于棋手桑达利奥的小说»里的人物。

⑦ 埃梅特里奥·阿方索和塞莱多尼奥·伊瓦涅斯：«不幸的富人»里的人物。

⑧ 里卡多和莉杜薇娜：«爱情的故事»里的人物。

⑨ 卡诺瓦斯(1828—1897)：西班牙保守派政治家和作家。

⑩ 萨加斯塔(1825—1903)：西班牙自由派政治家。

⑪ 阿尔丰沙十三世(1886—1941)：西班牙国王，一九三一年被推翻。

⑫ 普里莫·德·里维拉(1831—1921)：西班牙将军、政治家。

⑬ 加尔多斯(1843—1920)：西班牙作家。

⑭ 佩雷达(1833—1906)：西班牙作家。

⑮ 梅嫩德斯-佩拉约(1856—1912)：西班牙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美学家。

空间和时间的意识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体内的意识如海上的波涛一样汹涌澎湃。当我拒绝为奥古斯托·佩雷斯免除死刑的时候，他对我说："您不想让我成为我，不想让我走出迷雾，不想让我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不想让我看得到自己，听得到自己的声音，摸得出自己，不想让我有知觉，有痛感，不想让我成为我。就是说你不希望这样啰？就是说我得作为虚构的人物死去啰？好吧，我的创作家先生，堂米格尔，您也要死的，也要死的；您来自虚无，要再回到虚无中去……上帝不再梦见您！你要死的，对，要死的，即使您不愿意死；您要死的，凡是阅读我故事的人都要死的，全要死的，统统要死的，无一幸存。他们是虚构的人物，象我一样！大家都要死的，全要死的，统统要死的！"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这些《启示录》①式的预言，就象《圣经》上耶和华的话一样，二十多年来一直可怕地、象悄声低语似地在我耳际萦回。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不仅我在走向死亡，而且我的亲人渐渐在死亡，有的已经去世了。他们使我成为最好的人，梦见我是最好的人。我的生命正在一滴一滴地、有时一股一股地流逝。那些可怜的傻瓜以为我在为我个人终究要死而苦恼呢！真是些可怜的人！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过去梦见过、现在仍然梦见的那些人，为过去梦见过我、现在依旧梦见我的那些人终究要死而苦恼。须知永生象梦一样，要末人人可以得而享之，要末谁也得不着。我对这样的人一个也想不起来：我真正了解他——真正了解他就是爱他，即使认为自己是恨他——他去世了，不让我独自说："你现在是什么人？现在你的感觉怎么样？你觉得我现在怎么样？觉得我过去怎么样？"这就是迷雾，这就是 nivola，这就

① 《启示录》：《新约圣经》的最末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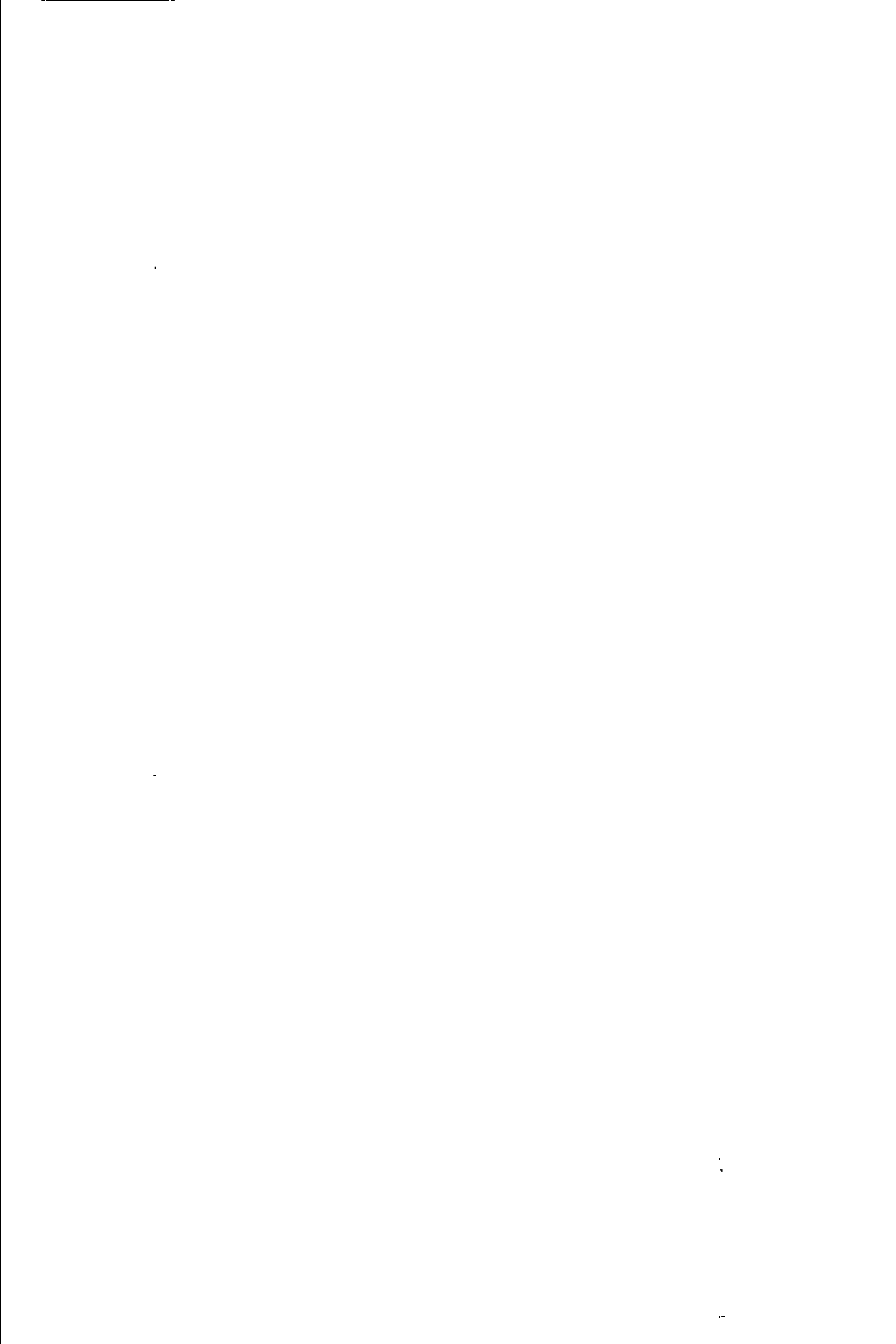
是传说，这就是永生……这也是创造性的梦话。

列奥巴尔迪，这位感到厌倦的不幸的梦幻家，在《松鸡之歌》中描写了一种光怪陆离的幻境。《圣经注疏》中提到的那种巨鸟，歌唱永恒的启示，催那些终究要死的人早日觉醒。那首歌的结尾是这样的："宇宙和大自然本身力量耗竭的时候一定会来到。那些极其伟大的人类王国和帝国及其辉煌的业绩，当年遐迩闻名，而今荡然无存；同样，整个世界，还有受造物所经受的无数变化和灾难，连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只有广袤无垠的空间将会显得空廓寥落，寂然无声。宇宙存在的这种奇妙而又可怕的奥秘，在还没有被揭示出来或者被人了解以前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不是如此。松鸡之歌，耶和华的低语，必定会继续存在；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圣子①，把迷雾聚集起来并使之凝结的微风和天籁，也必定会继续存在。奥古斯托·佩雷斯以我们必死来威胁我们，威胁所有的人，所有过去和现在都是依然故我的人，所有构成上帝之梦——说得确切点，圣子之梦——的人。具有空间的躯壳、而不是梦魂的躯壳、意识的躯壳的人渐渐死去。所以我对你们，对我的《迷雾》的读者，对梦见奥古斯托·佩雷斯及其世界的人说，这就是迷雾，这就是nivola，这就是传说，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永生。

一九三五年二月于萨拉曼卡

① 圣子即耶稣。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见《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



一

奥古斯托走到门口，伸出右手，把手掌朝下，抬眼望着天空，呆立了一会儿，那副姿态宛若威严的雕像。他不是要占有外部世界，而是看看是否在下雨。觉得手背上有凉丝丝的毛毛雨时，他皱起了眉头。叫他感到心烦的，倒不是下雨，而是不得不撑伞。伞折好了，装在套子里，多整齐，多好看！收拢的伞十分好看，撑开的伞就非常难看。

“使人遗憾的是一个人必须使用东西，”奥古斯托心里想道。“非使用不可。一经使用就把全部美都损坏了，甚而至于破坏了。物品最高贵的作用是供人观赏。一只甜橙在未吃之前是多美啊！在天国里，当我们的全部职责缩小为——不如说扩大为——观赏上帝以及他身上所有的东西时，情况就会不同。而在这里，在这种悲苦的生活中，我们净想利用上帝；我们力图把上帝当作一把伞，来保护我们，使我们免受飞灾横祸。”

他一边思量，一边弯下腰去卷裤子。他终于把伞打开了，踌躇了一会儿，心里寻思道：“现在我往哪里走？向右还是向左？”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生中的旅行者，而是一个闲荡者。“我要等一只狗过来，”他自言自语道，“它往哪个方向去，我就往哪个方向走。”

这时从街上走过来的，不是一条狗，而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奥古斯托被她那双象磁铁一般的眼睛吸引着，身不由己地

跟着她走去。

就这样一条又一条街地走下去。

“那个小孩子趴在地上干什么？”奥古斯托与其说是在思量，还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准是在看蚂蚁！呸！蚂蚁是最虚伪的动物之一！它们几乎什么也不干，只是溜来溜去，使我们以为它们在忙碌着呢。就跟这种游手好闲的人一样；他急匆匆地往前走，遇到人就用手肘推撞，可我断定他没有什么事可干。他该干什么呢？说实在话，他能干什么呢？他是懒汉，懒得象……不，我不是懒汉！我的想象从没有休息过。那些嘴里说工作，其实除了自我麻醉、扼杀思想之外什么也不干的人才是懒汉。比如说吧，你瞧那个可笑的喝巧克力的人，坐在玻璃窗后面，搅着巧克力，表示他在劳动，好让人家看得见。这种人不是懒汉是什么？他劳动不劳动，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劳动！劳动！虚伪！就劳动来说，这个可怜的瘫子近乎在爬行，他的劳动怎么样……我怎么说得上来呢？请原谅，兄弟！”奥古斯托高声说道。“兄弟？在哪方面是兄弟？在瘫痪方面！据说我们大家都是亚当的子孙。这个人，小华金，也是亚当的儿子吗？再见，华金！你瞧，我们已经有了废除不了的汽车，又是噪音，又是灰尘！这样缩短距离又有何益呢？对旅游所以会产生癖好，是因为对一个地方的憎恨，而不是喜爱；旅游成癖的人是逃离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而不是寻找他要去的每一个地方。旅游……旅游……伞是多么讨厌的东西啊……啊呀，这是怎么回事？”

他在一幢住宅的门前停住了脚步，目光象磁铁一般吸引着他的那个年轻貌美的女郎走进住宅去了。这时他才发觉自己是跟着她来的。那个看门的女人用一双狡黠的小眼睛望着他；那目光使他想到了自己该做的事。“这个刻耳柏洛斯①，”他思忖

道，“在等我问她我跟随的这位小姐的姓名和情况呢，不消说，这正是我此刻该做的事情。如果不想再跟踪下去，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不对，凡事都得有始有终。我就恨半途而废。”他把手伸进口袋，只找到一个杜罗。现在他不能去兑换，因为那可能浪费时间，错过机会。

“哎，好心的太太，”他对那个看门女人说道，仍然没有把食指和拇指从口袋里抽出来，“刚走进去的那位小姐，她的名字你能悄悄地，inter nos② 告诉我吗？”

“这不是什么秘密，也不是什么坏事，先生。”

“正因为这样……”

“她叫堂娜欧赫妮娅·多明戈·德尔·阿尔科。”

“多明戈？大概是多明加吧……”

“不是，先生，是多明戈。多明戈是她的头一个姓。”

“用于女人的时候，这个姓就得改为多明加。否则，怎么会跟性别一致呢？”

“我不懂，先生。”

“那您告诉我……您告诉我……”手指依旧在口袋里，“她这样单独一个人出去，是怎么回事？她没有结婚呢还是结过婚了？她有父母吗？”

“还没有结婚，父母都死了。她跟大叔他们住在一起……”

“到底是叔父叔母还是舅父舅母？”

“我只知道是大叔他们。”

“这就够啦，也许太多了。”

---

① 刻耳柏洛斯：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冥府守门狗，生着三个头，一条蛇尾巴，长年不眠。

② 拉丁文，意为“在我们之间；秘密地”。

"她教钢琴。"

"琴弹得好吗？"

"我也不知道。"

"好啦，行了。打扰您了，这点小意思您收下吧。"

"谢谢，先生，谢谢您。您还有什么事吗？我能给您帮点儿忙吗？您要我捎什么话儿给她吗？"

"也许……也许……以后再说吧……再见！"

"有什么事您只管吩咐，先生，请您相信，我会绝对保密的。"

"先生，"奥古斯托离开那个看门女人时，思量道，"您瞧，我跟这位好心的太太打上了交道。现在我不能堂而皇之地就这样丢开这件事了。要不，这位堪称典范的看门女人会说我什么呢？那么……欧赫妮娅·多明加，不对，多明戈·德尔·阿尔科呢？好极了，我要记下来，免得忘记了。除了口袋里带一本记事本，没有别的记忆术。那位使人难忘的堂莱昂西奥早已说过这话：你不能把可以装在口袋里的东西装进脑子里！为了意思完整起见，还得补充一句：你不能把藏在脑子里的东西装在口袋里！那个看门女人叫什么名字？"

他又返回去。

"还有一件事请告诉我，好心的太太……"

"您吩咐吧……"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我叫玛尔加丽塔。"

"好极了，好极了……谢谢！"

"别客气。"

奥古斯托又转身走了，不一会就来到了白杨树林荫道上。

毛毛雨已经停了。他把伞收拢，折好，装进套子。走到一张

凳子跟前，摸了摸，发现是湿的，便拿出一张报纸，摊在上面，坐了下去。然后掏出记事本，摇摇自来水笔。“这是一件很有用的东西，”他心里思忖。“要不然还得用铅笔把那位小姐的名字记下来，那就可能给抹掉。她的形象会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吗？她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可人的欧赫妮娅是怎么样的人呢？我只记得那双眼睛……我觉得那双眼睛好象触到了我……在我漫无目的闲荡的时候，那目光甜丝丝地吸引着我的心。我们瞧吧！欧赫妮娅·多明戈，对，多明戈·德尔·阿尔科。多明戈？我不习惯她叫多明戈……不，我要使她把姓改一下，叫多明加。不过，我们的男孩第二个姓就得姓多明加啰？如果他们要去掉我这个讨厌的姓佩雷斯，只留一个佩字，我们的长子就得叫奥古斯托·佩·多明加啰？唉……狂想啊，你把我引到哪里去啦？”于是他在记事本上记下：“欧赫妮娅·多明戈·德尔·阿尔科，白杨树街五十八号。”在这条记录的上面有两行诗：

我们的摇篮里散发出忧愁，
我们的摇篮里也洋溢着欢乐……

“真见鬼，”奥古斯托寻思道，“这个欧赫妮娅，钢琴教师，把我那首玄妙的抒情诗的精彩开头打断了。被打断了吗？……是的，男人只会在日常的事情里，在命运的变化中为他们天生的忧愁或欢乐寻找养料。同样一件事可以使人忧愁，也可以使人欢乐，这要看我们的天性。对欧赫妮娅怎么呢？我得写信给她，可不是在这里写，而是在住所里写。倒不如上俱乐部去？不，回住所去，回住所去。这些事儿应该在住所里做，在家里做。家？我的住所不是家。家……家……还不如说是栖身之地！唉，我的

欧赫妮娅啊!”

奥古斯托终于回住所去了。

二

在仆人给他开门的时候……

奥古斯托虽然富有，却是孑然一身。他年迈的母亲去世将近六个月了，当时这些琐事还没有端倪。现在他跟一个仆人和一个厨娘住在一起。仆人和厨娘是夫妻，没有子女。他们是这个家里的老佣人，他们两人的父母从前也是这个家里的佣人。

在仆人开门的时候，奥古斯托询问，他不在的时候，是否有人来过。

“没有人来过，少爷。”

这种问答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因为奥古斯托在家里几乎是不接待客人的。

他走进书房，拿起一只信封写上：

堂娜欧赫妮娅·多明戈·德尔·阿尔科小姐亲启

他在面前放了一张白纸，将两肘搁在写字台上，两手托着头，闭上眼睛。“我们先来想想她吧，”他心里寻思。他努力在黑暗中捕捉那双偶然吸引住他的、炯炯发光的眼睛。

他就这样回想了一会儿欧赫妮娅的模样。因为他几乎没有看清楚她，只好想象。由于苦思冥想，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飘忽不定的、如梦似幻的形象。他睡着了。他之所以会睡着，是因为他夜间失眠，没有睡好。

"少爷!"

"什么?"他醒过来大声问道。

"午饭已经摆好啦。"

叫醒他的，是仆人的声音还是胃?那声音不过是胃的反响罢了。是心理上的奥秘!奥古斯托心里这么想着。他一边向餐室走去，一边自语道:"啊，心理作用!"

他津津有味地吃了每天不变的午餐:两只煎蛋，一块加土豆的牛排，一块格里尔干酪①。然后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喝咖啡，往摇椅上一躺，点上一支哈瓦那雪茄，叹息地说声"唉，我的欧赫妮娅"，便想起她来。

"我的欧赫妮娅，对，是我的，"他心里思量。"我独自想象出来的这个欧赫妮娅，不是那一个，不是有血有肉的那一个，不是我在家门口看到她走过去的那一个——偶然的幻影，不是看门女人说的那一个。是偶然的幻影么?什么样的幻影不是偶然的幻影呢?幻影的逻辑是什么?也许就是雪茄的烟雾形成的一系列形象的逻辑。是偶然!偶然是世界的内部节奏，偶然是诗的灵魂!啊，我那偶然相遇的欧赫妮娅!我这种一成不变的平静的日常生活，是一首用无数日常琐事组成的平达②体颂歌。日常琐事!现在你把我们每天的面包发给我们吧!上帝啊，你把每天的无数琐事交给我吧。我们男人既不会向莫大的痛苦屈服，也不会向极大的欢乐让步，因为这种痛苦和欢乐被一些琐事的浓雾所笼罩。生活是迷雾。生活是星云。这会儿欧赫妮娅突然从迷雾中出现了。欧赫妮娅是谁呢?哦，我明白了:我早就在

---

① 瑞士格里尔产的干酪。

② 平达(约公元前518—约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

寻找她啦。正在我寻找她的时候，她向我迎面而来。这难道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吗？当一个人发现他寻找的幻影时，莫非对他寻找抱同情的幻影会来迎接他？美洲有没有出来寻觅过哥伦布？欧赫妮娅有没有来找过我？欧赫妮娅！欧赫妮娅！欧赫妮娅！"

奥古斯托猛然发觉自己在大声念叨着欧赫妮娅的名字。仆人正巧从餐室旁经过，听到呼唤，便走了进去，问道：

"少爷，您叫人？"

"没有，没有叫你！不过等一下，你是不是叫多明戈？"

"是，少爷，"多明戈回答说，对这个问题一点也没感到奇怪。

"你为什么叫多明戈？"

"因为人家都这么叫我呗。"

"好，很好，"奥古斯托心下自忖道。"人家叫我们什么名字，我们就叫什么名字。在荷马时代，人和物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人提的，一个是神给的。上帝叫我什么名字？我何不取一个不同于其他人叫我的名字？我何不给欧赫妮娅一个不同于其他人给她的，不同于看门女人玛尔加丽塔叫她的名字？我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

"你可以走了，"他对仆人说道。

他从摇椅上立起身来，走到书房里，拿起笔写了起来：

小姐：

今晨，在蒙蒙的细雨下，您——偶然的幻影——在我的住宅门前经过。我还住在那里，不过已经不是家。待到我醒悟过来时，我已经到了您住宅的门前，我不知道那里是不

是您的家。把我带到那里去的，是您的那双明眸。您那双眼睛宛若在我的世界的星云中闪闪发亮的双星。请原谅我，欧赫妮娅，请允许我冒昧地叫您的芳名；请原谅我这样抒发感情。我生活在经常不断的感情冲动之中。

我不知道还要对您说什么。不，不，我知道。但是我要对您说的话是那么多，多得很，我认为最好还是推迟到我们见面的时候再谈。因为此刻我希望的是，我们见见面，谈谈，彼此通通信，相互了解了解。以后……以后上帝和我们的心会告诉我们怎么办的！

欧赫妮娅，我日常生活中那可爱的幻影，您会倾听我的话，听信我的话吗？

堕入自己生活迷雾中的人伫候您的回音。

奥古斯托·佩雷斯

他一边签字，一边思忖："我喜欢这种用花得无益的花体字签名的习惯。"

他把信封好，又急匆匆地上街去了。

"谢天谢地，"他在去白杨树街的路上自言自语道，"谢天谢地，我知道我往哪里去了，我有地方可去了！我这位欧赫妮娅是个天赐的人儿。她已经为我的街头游荡提供了一个目标，指出了一个方向。我已经有了一幢可以围着兜圈子的房子；已经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女看门人……"

正在他这样自言自语的当儿，他和欧赫妮娅擦肩而过，甚至没有注意到她那炯炯的目光。心灵上的迷雾太浓了。可是欧赫妮娅却注视着他，暗想道："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仪表堂堂，举止大方！"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注意他，但她认出了他就是早

晨跟着她的那个人。女人们总是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凝视她们，尽管没有看上她们，晓得什么时候有人看见她们，虽然没有端详她们。

奥古斯托和欧赫妮娅继续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用他们的灵魂冲破了街道上那错综复杂的精神之网。因为街道是一块由希望、嫉妒、鄙夷、同情、爱和恨的目光，由精练的古话，由各种思想和愿望织成的织物，是一块遮盖行人灵魂的神秘之布。

奥古斯托终于又来到那个看门女人玛尔加丽塔面前，出现在笑容可掬的玛尔加丽塔面前。她一看到他，就把手从围裙袋里抽出来。

“下午好，玛尔加丽塔。”

“下午好，少爷。”

“我叫奥古斯托，好心的太太，叫奥古斯托。”

“堂奥古斯托，”她又补充了一句。

“不是个个男人都该加‘堂’这个尊称的，”他说道。“正象胡安与堂胡安① 之间有天壤之别一样，奥古斯托和堂奥古斯托之间也是如此。不过，算了！欧赫妮娅小姐出去了吗？”

“是的，才走了一会儿。”

“往哪个方向去的？”

“往那边。”

奥古斯托便往那边去，可是过了一忽儿工夫又返回来。他忘记把信交给她了。

“玛尔加丽塔太太，请你把这封信交到欧赫妮娅小姐本人雪白的手里。”

---

① 堂胡安，亦译唐璜，请参阅本书第一百十一页注。

"我一定照办。"

"要交到她本人雪白的手里，交到象她抚摩的琴键一样的象牙般的手里，行吗？"

"行，我明白，跟往常一样。"

"跟往常一样？跟往常一样是什么意思？"

"先生，难道您以为这是这类信件的头一封吗？"

"这类信件？您可知道我的信件是哪一类的？"

"当然知道。跟其他人的信一样。"

"跟其他人的信一样？什么其他人？"

"追求过小姐的人还不少呐……"

"啊！现在没有人追求她了吧？"

"现在？不，不，先生；她好象有个未婚夫……我认为他只不过是想做未婚夫……说不定她在考验他……他可能是临时的……"

"您以前怎么不告诉我？"

"因为你没有问过我……"

"这倒也是。请您把这封信交到她本人手里，懂吗？我们争争看吧！再给您一个杜罗！"

"谢谢，先生，谢谢。"

奥古斯托好不容易离开了那里，因为玛尔加丽塔的那番象迷雾般的家常话使他满有兴趣。这难道不是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吗？

"我们争争看吧！"奥古斯托一边顺着街道走去，一边自言自语。"对，争争看！这么说，她有另外一个未婚夫，另外一个想做未婚夫的人？……争争看吧！Militia est vita hominis super terram.① 我的生活已经有了目标；我已经有了一个要征服的对

象。欧赫妮娅啊，我的欧赫妮娅，你一定会成为我的人！我的欧赫妮娅，至少我从那双明眸的匆匆一瞥上、从我星云中的双星发出的光芒的会合点上想象出来的这个欧赫妮娅是我的，这个欧赫妮娅一定会是我的；至于另一个欧赫妮娅，那个看门女人的欧赫妮娅，可以属于随便什么人。我们争争看吧！我们争争看，我一定会赢的！我知道取胜的诀窍。欧赫妮娅啊，我的欧赫妮娅！"

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俱乐部门口，维克托已经在那里等他，因为他们天天要下国际象棋。

三

"今天你来迟了一点，老弟，"维克托对奥古斯托说道。"你向来很准时！"

"有什么办法呢……有事情嘛……"

"你有事情？"

"难道你以为只有交易所经纪人才有事情吗？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我比你想的要简单得多……"

"什么都是可能的。"

"好啦，你走吧！"

奥古斯托把王卒向前移了两格，不是象往常那样哼几段歌剧，而是在思索："欧赫妮娅，欧赫妮娅，欧赫妮娅，我的欧赫妮娅，我生活的目标，雾中双子星的柔光②，我们争争看吧！在象

① 拉丁文，意为"人生在世就是竞争"。

② 双子星是天文学上的名词。

棋中确实有逻辑学，然而毕竟又是多么迷茫，多么偶然啊！逻辑学不是也有点偶然的东西，有点碰运气的因素吗？我的欧赫妮娅的出现不是有点儿合乎逻辑吗？这是不是上帝安排的一着棋呢？"

"慢来，老弟，"维克托打断了他的思绪，"我们是不是说好不悔棋？走一着算一着！"

"好，同意。"

"如果你这么走，那我就要白吃你的象了。"

"对，对。我真是心不在焉。"

"那么你别心不在焉啦；下棋不是烘栗子。你已经知道：走一着算一着。"

"对，算了，救不了啦！"

"应当这样。下棋的教育意义就在于此。"

"一个人下棋时为什么不该分心呢？"奥古斯托暗想道。"生活是不是下棋？为什么不该悔棋？这就是逻辑学！也许信已经到了欧赫妮娅手里。Alea jacta est①！一不做二不休。明天？明天属于上帝！昨天属于谁呢？昨天啊，是强者的珍宝！神圣的昨天，是我们每天的迷雾的实体！"

"将军！"维克托又打断了他的沉思。

"不错，不错……让我看看……我怎么会让棋局走到这种地步？"

"老弟，你不专心，象往常一样。如果你不是这么心猿意马，你准是一个第一流的棋手。"

"请你告诉我，维克托，人生是下棋还是散心？"

---

① 拉丁文，意为"大局已定"。

“下棋也不过是散心。”

“这么说来，不管怎么散心，都没有区别啰？”

“老弟，你要下棋，就要下得好。”

“为什么不可以下得不好？怎么叫下得好，怎么叫下得不好？我们走棋为何不换换走法呢？”

“我的朋友奥古斯托，这就是命题。你这位卓越的哲学家曾对我讲解过。”

“好，我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

“说吧！”

“不过你会吃惊的，老兄。”

“我不是 a priori①，就是说事先会吃惊的人。”

“那么就听我说吧。你知道我碰到了什么事吗？”

“你越来越不专心了。”

“我碰巧爱上人啦。”

“噢，这我已经知道了。”

“你说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嘛，你 ab origine②，从生下来就在恋爱了。你天生会调情。”

“不错，爱情是与生俱来的。”

“我说的不是爱情，而是调情。你不用告诉我，我已经知道你爱上了人，不如说，堕入了情网。我比你自己还知道得清楚。”

“爱上了谁？你说，爱上了谁？”

“你知道得并不比我多。”

---

① 拉丁文，意为“事先”。

② 拉丁文，意为“从出生起”。

"算啦，你听我说。也许你是对的……"

"我不是这么对你说的吗？要是不对，那你告诉我：她是金发还是黑发？"

"说真的，我不知道。尽管在我看来，她既不是金发，也不是黑发，可以说是淡栗色头发。"

"高身材还是矮个子？"

"我也记不清楚了。大概是中等身材。可是那双眼睛多美啊！老兄，我的欧赫妮娅的那双眼睛美极了！"

"是欧赫妮娅？"

"是的，欧赫妮娅·多明戈·德尔·阿尔科，住在白杨树街五十八号。"

"就是那位教钢琴的女教师吗？"

"正是她。不过……"

"噢，我认识她。哎……再将！"

"不过……"

"我说，将！"

"好……"

奥古斯托用马保王。最后他还是输了。

在分手的时候，维克托把右手象轭一样地围着奥古斯托的脖子，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道：

"这么说，是弹钢琴的欧赫妮塔啰？好，奥古斯托，很好。你会取得成功的。"

"不过这些指小词①，"奥古斯托暗想道，"这些指小词叫人

① 指小词就是在字尾加上指小后缀，表示"小"、"喜爱"、"亲昵"等意思。如欧赫妮娅的指小词为欧赫妮塔。

受不了!"他来到了街上。

四

"为什么指小词表示亲昵呢?"奥古斯托在回家的路上寻思道。"难道爱情会使被爱的人变小吗? 我在恋爱了! 我在恋爱了! 谁会想得到呢?……维克托可能说对了?我大概 ab initio①就是个多情的人吧?说不定我的爱情产生于它的对象出现之前。甚而至于是这种爱情促使对象的显现,使它走出了创造的迷雾。如果我走车保王,他就将不死我了,将不死了。什么是爱情? 谁能给爱情下个定义? 被下了定义的爱情就不再是爱情……我的天哪,为什么市长允许用这么难看的铅字做商店招牌? 那只象走错了。既然严格说来我不能说了解她,我怎么会爱上她呢? 咳! 以后会了解的。爱情产生于了解之前,可是了解会毁掉爱情。萨拉米略神父教导我说:Nihil volitum quin praecognitum②,但是我得出相反的结论:Nihil cognitum quin praevolitum③。据说,了解就是宽恕。不,宽恕就是了解。爱情在先,了解在后。他那么明显地将死我,我怎么会没有看到? 在爱上什么东西之前,什么是少不得的? 必须要瞥见这个东西。匆匆一瞥,这就是爱的直觉,在雾中的一瞥。然后才会清晰,明朗,雾化为水滴,变成冻雨、雪花、冰雹。知识是雹子。不,不,是迷雾,迷雾! 要是一个人能变成一只在云层中翱翔的鹰就好啦! 隔着云层看太阳,就象看烟雾笼罩的烛光一样。

---

① 拉丁文,意为"从开始起"。

② 拉丁文,意为"我们不想要原先不知道的东西"。

③ 拉丁文,意为"我们不知道原先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哦、鹰啊！拔摩岛的鹰能正视太阳，但在黑夜中什么也不见；而密涅瓦① 的猫头鹰能在黑夜中看见东西，却见不得太阳。拔摩岛的鹰从圣约翰② 身边逃走，遇到从奥林匹斯山逃出来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彼此会谈些什么呢？”

这时，奥古斯托与欧赫妮娅擦肩而过，却没有发觉她。

“以后会了解的……”他仍然在沉思默想。“不过……那是什么？我敢断言，那两颗闪闪发光的神秘的双子星越过了我的轨道……会是她吗？我的心告诉我……别想了，已经到家啦！”

他走了进去。

他径直向卧室走去，一见到床就说道：“孤零零的一个人！独自睡觉！独自做梦！要是有人同枕，想必会共梦。那神秘的气息准会使两个脑袋合而为一。难道心贴得越紧，脑袋会分得越开吗？有可能。也许是成反比。倘若一对情侣想法相同，感受却会相反；即使他们对爱情的看法一致，也会各有各的想法，或许想法是对立的。只有男人不象女人那么想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男人独立思考的时候，女人才爱她的男人……我们来看看这对令人尊敬的夫妻吧。”

晚上，在睡觉之前，奥古斯托常常跟仆人多明戈打一局图特③，而多明戈的妻子，厨娘莉杜薇娜，在一旁观看。

牌局开始了。

“金杯花④ 二十点！”多明戈报出牌点。

---

①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② 圣约翰：耶稣十二使徒之一。他一度被流放至拔摩岛。据说《新约圣经·启示录》就是他在该岛写成的。

③ 图特：一种牌戏。

④ 金杯花：西班牙纸牌的花色之一，相当于扑克牌的红桃。

“你们说说看，”奥古斯托蓦然大声说道，“要是我结婚怎么样？”

“那很好啊，少爷，”多明戈说道。

“这也要看情况，”他的妻子莉杜薇娜大胆地提出看法。

“你自己不是结婚了吗？”奥古斯托反诘道。

“要看情况，少爷。”

“怎么看情况？你说说看。”

“结婚很容易；可做一个结了婚的人不那么容易。”

“这是民间格言，源出于……”

“少奶奶应该是……”莉杜薇娜深怕奥古斯托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连忙加上一句。

“什么？我的妻子应该是哪种人？嗯，你说，你说，大姐，你说！”

“因为少爷是这么善良……”

“哎，你说，大姐，你就爽爽快快地说吧。”

“您别忘了太太说的话……”

听到她恭敬地提起他母亲，奥古斯托便把牌放在桌上，发了一会儿愣。他母亲是一位温柔慈祥的太太，屡遭不幸。她常对他说：“孩子，我在世的时间不多啦；你父亲在叫唤我呢。也许他比你更需要我。我一离开这个世界，就只剩你一个人了，你结婚吧，尽早结婚吧。带个大家闺秀到这个家里来做女主人吧。并不是我不信任我们这几个忠心耿耿的老仆人，不是。你还是带个主妇到家里来吧。让她做主妇吧，我的孩子，让她做主妇吧。你要使她成为你的女主人，管住你的心、你的钱包、你的食品贮藏室、你的厨房、你决心要做的事情。找一个会爱你……能管你的多谋善断的妻子吧。”

"我的妻子会弹钢琴，"奥古斯托说道，不再去回忆和怀旧。

"钢琴？那有什么用处？"莉杜薇娜问道。

"有什么用处吗？它最大的妙处就是一无用处。我厌透了有用的东西……"

"也讨厌我们侍候吗？"

"不，不讨厌你们侍候！再说，钢琴也有用处，对，有用处……用来使家里洋溢着悦耳的乐声，要不然，家就会变成寓所。"

"悦耳的乐声？靠什么吃饭呢？"

"莉杜薇娜……莉杜薇娜……"

厨娘听了这种委婉的责备，低下头去。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对，她会弹钢琴，因为她是个钢琴教师。"

"她将来不会弹钢琴，"莉杜薇娜肯定地说道。"要不她为什么出嫁？"

"我的欧赫妮娅……"奥古斯托开始说道。

"喔！她叫欧赫妮娅，是钢琴教师？"厨娘问道。

"是的，怎么？"

"就是住在白杨树街蒂武西奥先生的商店楼上、同姑父姑母住在一起的那个女的？"

"就是她。怎么，你认识她？"

"对……我见过……"

"不止这一点，莉杜薇娜，你知道得还要多一点。哎，说吧。你要知道，这关系你东家的未来和幸福……"

"她是个好姑娘，是的，她是个好姑娘……"

"哎，说吧，莉杜薇娜……看在我过世的母亲面上……"

"你要记住她的劝告，少爷。谁在厨房里呢？一定是猫……"

女仆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我们是不是打完？”多明戈问道。

“说得对，多明戈，我们不能就这么丢下牌局。轮到谁出牌啦？”

“轮到你，少爷。”

“喏。”

由于心神不定，他打牌也输了。

“啊呀，”他到卧室去就寝时自言自语道，“大家都认得她，除了我，人人都认得她。这就是爱情的作用。明天？明天我怎么办？咳！每天有每天要烦心的事。现在睡觉吧。”

于是他躺了下去。

可是在床上他仍然在自言自语：“问题是，我不知不觉地感到烦恼……自从我圣洁的母亲去世以后……已经熬过了漫长的两年……对，对，有一种不知不觉的烦恼。我们男人差不多都会不知不觉地感到烦恼。烦恼是人生的本质，烦恼发明了游戏和娱乐，想出了小说和爱情。人生的迷雾散发出甜丝丝的烦恼，分泌出又甜又酸的美酒。所有的日常琐事，所有的我们用来消磨时间、延长生命的趣话闲谈，不是令人心醉神迷的烦恼，是什么？啊，欧赫妮娅，我的欧赫妮娅，我生活中的无端烦恼之花，陪我一起进入我的梦乡吧，你梦见我，和我在一起吧！”

接着他就睡着了。

五

他穿过云层，象一只光芒四射的雄鹰，强有力的双翅上缀满露珠，眼睛凝视着阳光照耀的迷雾，心儿在经受过暴风雨锻炼的

胸膛里，沉睡在甜丝丝的烦恼中；远离了尘嚣，四周是一片寂静；双子星在高高的苍穹里给人无形的安慰。突然一声刺耳的叫声打破了沉寂："《新闻报》！"奥古斯托这才知道天已大亮。

"我是在做梦呢还是醒着？"他把被子裹紧了，问自己。"我是鹰呢还是人？报纸上说些什么？新的一天会给我带来什么新闻？夜里科尔库比翁①发生过地震？为什么不是在莱比锡？啊，这是抒情的联想，平达式的混乱！世界是一个万花筒。人创立了逻辑学。偶然性的艺术是最高的艺术。再睡一忽儿吧。"于是他翻了个身。

《新闻报》！……卖醋的人！接着是一辆马车，跟着是一辆汽车，然后是一群小孩。

"不可能！"奥古斯托又自语道。"这就是循环往复的生活。爱情是与生活一起的……什么是爱情？也许是这一切的菁华吧？也许是烦恼的精髓吧？让我想想欧赫妮娅吧，时间倒挺合适。"

他闭起眼睛来想欧赫妮娅。想吗？

但是他这种想法渐渐淡化，融解，不多一会儿就变成了波尔卡舞曲。那是因为有一架手摇风琴在他卧室的窗下演奏着。他的心在打拍子，而不是在想。

"世界的本质是音乐的，"待到最后的琴声消失时，奥古斯托心里寻思。

"我的欧赫妮娅不也是音乐的吗？任何规律都是节奏的规律，节奏就是爱情。美好的早晨，白天的处女期，使我发现：爱情就是节奏。节奏的科学是数学；爱情的感性表现是音乐。我们要懂得：表现并不等于实现。"

---

① 科尔库比翁：地名，在西班牙西北部，即是现在的拉科库尼阿。

笃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进来！”

“少爷，您叫我吗？”多明戈说道。

“唔……把早饭拿来！”

他叫仆人至少比平常早了一个半钟头，可他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既然叫了，就只好要早饭，尽管还不到时候。

“爱情会使胃口大开，增进食欲，”奥古斯托继续在心里说道。“必须为了爱而活着！对，必须为了活着而爱！”

他起床吃早饭。

“多明戈，天气怎么样？”

“象往常一样，少爷。”

“那就是说，不好不坏。”

“是的！”

这是仆人的理论，他们也有他们的理论。

奥古斯托起了床，梳梳头发，穿上衣服，修饰得象个有了生活目标、对生活满怀兴趣的人一样，虽然神情上还有点儿忧郁。

--走到街上，他的心马上就怦怦地跳起来。“别则声！”他告诫自己。“我见过她；我很早就认识她；对了，她的模样在我脑子里几乎是天生的！……母亲啊，你帮帮我的忙吧！”

当欧赫妮娅从他身旁，跟他擦肩而过时，他用眼神而不用帽子向她打招呼。

他差点回过身去跟着她，但是理智和想同看门女人聊聊的愿望占了上风。

“是她，不错，是她，”他继续在心里说道，“是她，正是她，正是我物色了几年的那个女人，尽管我自己不知道；正是那个寻找

过我的女人。我们命里注定彼此要前定和谐①；我们是两个互为补充的单子②。家庭是真正的社会细胞。我只不过是个分子。天哪，科学是多么富有诗意啊！妈妈，我的妈妈，你的儿子在叫你呐！你在天国里给我出出主意吧！欧赫妮娅，我的欧赫妮娅……！”

他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被人瞧见，因为他忽然发现自己在向空中拥抱。他心下暗想道："爱情会使我们神魂颠倒，使我们忘乎所以。”

玛尔加丽塔的微笑使他回到了现实，——是现实吗？

“有没有什么消息？”奥古斯托问道。

“没有，少爷。还早着呢。”

“您把信交给她的时候，她什么也没有问您吗？”

“什么也没有问。”

“今天呢？”

“今天嘛，对，她问您的地址，问我是不是认得您，问我您是什么人。她说少爷忘记写地址了。后来她叫我捎个口信……”

“捎口信？捎什么口信？快说，别吞吞吐吐的。”

“她对我说，要是您再到这儿来就告诉您，她已订了婚，有了未婚夫。”

“有了未婚夫？”

“我已经告诉过您，少爷。”

---

① 前定和谐：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用语。他认为独立的、封闭的单子不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只是由于上帝在创世时作了安排，单子之间才存在着和谐和秩序。

② 单子：旧哲学术语。意大利布鲁诺认为单子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并具有内在的创造力。莱布尼茨则把单子看作精神的实体，并认为上帝是最高级的单子。

"没有关系。我们较量较量看吧！"

"好，我们较量较量看。"

"玛尔加丽塔，您答应帮我的忙吗？"

"当然答应。"

"那么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他于是离开了，步向林荫道，为的是去看看青翠欲滴的树木，听听鸟儿唱情歌，来平服他激动的情绪。他的心灵宛如田野一样转黄为绿，那难以捉摸的对童年的回忆也恰似夜莺一般在心中歌唱起来。

他对母亲的回忆犹如天空泻下的柔和悦目的光辉，照亮了他的记忆，使他回想起其他所有的往事来。

他几乎想不起父亲，父亲象一个消失在远方的神秘的阴影，象日落时血红的云彩。之所以是血红的，那是因为小时候他看见父亲吐得浑身是血，面如死灰。当时母亲叫了一声："孩子！"简直把房屋都震坍了。不知这一声"孩子！"是叫垂死的父亲还是叫他奥古斯托，他因为不理解死的神秘而发呆。虽然事隔多年，但是这一声至今仍然在他心中回响着。

过了一会儿，母亲悲伤得发抖，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一迭连声地叫"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热泪滚滚地落在他身上。他也哭泣，紧紧地抱住母亲，不敢转过脸去，也不敢把脸从那黑得好受的颤动着的裙兜里抬起来，深怕碰上妖怪那双吃人的眼睛。

哭泣和伤心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眼泪渐渐流干，哀伤在家里慢慢消失。

这是一个又舒适又温暖的家。光亮透过绣在窗帘上的白花照进来。扶手椅象老来少那样亲热地张开双臂。父亲用过的烟灰缸一直搁在那里，烟灰缸里还留着父亲吸的最后一支雪茄烟

的烟灰。墙上挂着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父亲个子高，坐着，架着二郎腿，露出靴尖；母亲身子矮，站在他身旁，一只手搁在他肩膀上，她那细嫩的手仿佛生来不是用于抓物，而是象鸽子那样栖息在丈夫肩上。

母亲寡居以后，来来去去都悄没声儿，如同小鸟一样；她总是穿着黑色衣服，带着淡淡的笑容。那微笑出现在嘴边和好探索的眼睛四周，象是刚孀居时留下的泪痕。"奥古斯托，我要为你，仅仅是为你而活着，"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她对他这么说。于是他把一个被泪水打湿的吻带进了梦乡。

他们过的生活恍若甜美的梦。

每天晚上，母亲给他念一点东西，有时是圣徒传，有时是朱尔·凡尔纳①的小说，或者简单易懂的故事。她甚至不时笑起来。这种无声的、温柔的笑，还会使人想到很久以前的泪。

后来他进了中学。晚上母亲给他复习功课。为了帮他复习，她自己得先学。她记住世界史上所有那些奇奇怪怪的人名，常常笑着对他说："天哪，人们会干出多少荒唐的事情来啊！"她学数学，却显得不同凡响。"要是我母亲能献身于数学多好……"奥古斯托心里思量。他回想起她饶有兴趣地解二次方程式。她学心理学，学得最吃力。"咳，他们多么想把事情搞得复杂啊！"她经常说道。她学物理学、化学和博物学。博物学中她不喜欢的是那些给动植物起的希奇古怪的名称。生理学使她感到害怕，她不愿意陪儿子复习。因为一看到那些表示心或肺的插图，她就会想起丈夫吐血而死的情景。她对奥古斯托说道："孩子，这些东西难看极了。你别去学医。最好是不知道人体内的状况。"

---

① 凡尔纳(1828—1905)：法国小说家，写过许多科学幻想小说。

在奥古斯托中学毕业的时候，她抱住他，看看他上唇的汗毛，突然流下了眼泪，感叹地说道："要是你父亲活着就好了！……"随后她让他坐在她的膝上。他已经是个小伙子，感到不好意思。她一面让他这么坐着，一面默默地望着亡夫的烟灰缸。

后来，他上大学读书，结交同学。可怜的母亲看到儿子展翅飞翔，显得忧心忡忡。"我为你而活着，为你而活着！"她经常对他说。"谁知道你是为哪个女人而活着呢！……世风如此，孩子。"在他获得法律硕士学位的那天，他一到家，他母亲就抓住他的手吻着，那神情严肃得可笑，接着拥抱住他，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道："你父亲在为你祝福，孩子！"

他母亲从来没有在他之前睡觉，总是让他上了床，吻过他才离开。所以他不能晚睡。他醒来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母亲。在餐桌上，凡是他不吃的东西，她也不尝一点儿。

他们常常一起出去散步，在天空下默不作声地走着。她想着亡夫，而他想着最先映入他眼帘的东西。她同他谈的总是那些事情：古老的、但几乎永远新鲜的日常琐事。她往往是这样开头的："等到你成亲的时候……"

只要他们遇到一个漂亮的，起码是好看的姑娘，他母亲都会瞟一下奥古斯托。

不久，死神缓缓地、庄重地、和蔼可亲地、使人毫无痛苦地来了。它踮着脚尖，悄然无声，象只候鸟一样进来，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挟着他母亲慢悠悠地飞走了。她死的时候，一只手搁在儿子的手里，眼睛凝视着他。奥古斯托感到她的手慢慢变冷，眼睛渐渐不动。他把她冰冷的手亲切地吻了下，然后放下，给她合上眼睛，在床旁跪了下去。这平静无事的几年的情景一幕幕地掠

过他的脑海。

而今他漫步在林荫道上，听着鸟儿的啁啾，想着欧赫妮娅。欧赫妮娅有了未婚夫。“我担心的，孩子，”他母亲经常对他说，“是你在人生的道路上碰到第一个刺的时候。”倘若她在这里，她准会使这第一个刺开出玫瑰花来。

“要是我母亲还活着，她会找到解决办法的，”奥古斯托心里思量，“这毕竟没有二次方程式难。其实与二次方程式差不多。”

一阵微弱的哼叫声，象是一只不幸的动物发出的，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仔细寻找，终于在苍翠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条可怜的小狗，它好象在地上找路呢。“可怜的小东西！”他猜想。“他们把刚生下来的小狗扔掉，让它去死，没有勇气弄死它。”于是他把它拾了起来。

小狗在寻找母狗的奶头。奥古斯托立起身来，一边回家，一边寻思，“如果欧赫妮娅知道这件事，对我的情敌就是个狠狠的打击！她会非常喜欢这个可怜的小动物。它真可爱，可爱极了。可怜的小东西，舔我的手舔得多起劲啊！……”

“拿牛奶来，多明戈，快拿来，”门一开，他就对仆人说。

“少爷，您怎么想到买一条狗来？”

“不是买的，多明戈；这条狗不是奴隶，是自由民；它是我找到的。”

“噢，原来是个弃儿。”

“我们都是弃儿，多明戈。把牛奶拿来。”

多明戈拿来一点牛奶和一小块海绵，使小狗嘬起来容易些。后来奥古斯托吩咐多明戈给小狗奥费奥弄个奶瓶来，还给它施了洗礼。为什么这么做，别人不知道，他自己也不清楚。

从此以后，奥费奥就成了倾听奥古斯托独白的知己，成了得知他爱恋欧赫妮娅的秘密的伙伴。

“你要知道，奥费奥，”奥古斯托悄悄地对它说道，“我们必须斗争。你给我出出主意看，我怎么办？要是我母亲认得你就好啦……不过你终将会看到，一定会看到，有朝一日你会睡在欧赫妮娅的裙兜里，让她亲切温柔地抚摩着。可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奥费奥？”

那天吃饭不知滋味，散步觉得无趣，下棋没有兴致，连夜间做梦也感到抑郁不乐。

六

“我必须作出决定，”奥古斯托在白杨树街五十八号住宅前转悠时，心里思忖，“不能这样下去。”

这时二楼（欧赫妮娅就住在二楼）一个阳台门打开了，出来一位头发斑白的、面孔瘦瘦的太太，手里拿着一只鸟笼。她打算把金丝雀放在阳光里。可是刚把鸟笼挂上去，钉子就断了，笼子摔了下去。她绝望地失声叫道：“哎呀，我的小宝贝！”奥古斯托急忙接住笼子。那只可怜的金丝雀惊恐万状地在笼子里飞扑着。

奥古斯托爬上楼梯，金丝雀在笼子里飞跳，他的心在胸膛里扑腾。那位太太在等着他。

“啊，谢谢您，先生！”

“不用谢，太太。”

“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宝贝！好啦，安静下来吧！先生，您愿意进来吗？”

奥古斯托于是走了进去。

那位太太把他带到客厅里，对他说道："请稍等一下，我去把小宝贝放好。"留下了他一个人。

就在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走进了客厅，此人无疑是欧赫妮娅的姑父。他戴着一副茶镜 头上戴一顶土耳其帽。他走近来，靠近奥古斯托坐下，说了一句世界语。

那句话的大意是："您同意不同意我的看法，靠着世界语，世界和平很快就会到来的？"

奥古斯托本想逃走，但是他对欧赫妮娅的爱慕把他留住了。那位绅士继续用世界语讲着。

奥古斯托终于拿定了主意。

"先生，您说的我一个字也不懂。"

"他对您说的一定是那该死的难懂的语言，那叫世界语，"正好这当儿走进来的姑母说道。接着她又转过脸去对丈夫说道："费尔明，这就是那位接住金丝雀的先生。"

"我不懂你说的话，正象我说世界语的时候你不懂我的话一样。"丈夫回答她说。

"我那可怜的小宝贝掉了下去，这位先生接住了，很客气地送上来给我。"她回过身来问奥古斯托："请问您尊姓大名？……"

"太太，我叫奥古斯托·佩雷斯，去世不久的佩雷斯·罗薇拉是我的寡母，您也许认得她。"

"是堂娜索莱达德吗？"

"一点不错，是堂娜索莱达德。"

"我和她很熟。她是一位模范母亲，也是一个模范孀妇。我祝贺您有这样一位母亲。"

"金丝雀掉下去是件幸事，这样我才认识了你们，我为此而

感到高兴。”

“幸事？您把这事叫做幸事？”

“对我来说，是的。”

“谢谢您，先生，”堂费尔明说道。接着他又说：“人们和他们的事情是受神秘的规律所支配的，而这些规律人是能够掌握的。先生，我差不多对所有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

“好啦，别再唠叨你那一套了，”姑母朗声说道。然后她转过脸去问奥古斯托：“您怎么能这样快救起我的小宝贝的？”

“太太，我老实对您说吧：我在住宅周围转圈子。”

“就在这个住宅周围？”

“是的，太太。你们有个讨人喜爱的侄女。”

“原来如此，先生。噢噢，我明白您说幸事的原因了。我也懂得金丝雀也许有上帝保佑。”

“谁认得上帝之路呢？”堂费尔明说道。

“我认得，对，我认得，”他的妻子大声说道。接着她又转过脸对奥古斯托说：“这个住宅的大门是向您开着的……那还用说！是向堂娜索莱达德的公子开着的……您无论如何要帮我把这个姑娘脑子里的怪念头赶掉……”

“还有自由呢？”堂费尔明插嘴道。

“好了，别说啦，你去管你的无政府主义吧。”

“无政府主义？”奥古斯托不禁失声叫起来。

堂费尔明高兴得脸上发光，接着又用悦耳的声音说道：“是的，先生，我是无政府主义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是理论上的，您要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是理论上的。您别害怕，朋友，”说这话时，他亲切地把一只手放在奥古斯托的膝盖上，“我不会丢炸弹。我的无政府主义是纯属精神上的。因为，我的朋友，我

几乎对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

“您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吗？”为了想说些什么，奥古斯托问姑母。

“我吗？这是胡说八道。你想想看：没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人。既然没有人发号施令，谁还会服从呢？您不明白这是不好对付的吗？”

“你把那些信念不大坚定的人称之为不好对付的……”堂费尔明说起来。

可是姑母打断了他的话：

“好吧，堂奥古斯托先生，订个秘密协定吧。我认为您是个可尊敬的人，有教养，门第好，收入超过一般水平……噢，噢，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候选人了……”

“非常荣幸，太太……”

“对了，还得使这位姑娘明白事理。您要知道，她人并不坏，不过有一点任性……她是娇生惯养的！在家兄惨遭横祸的时候……”

“横祸？”奥古斯托问道。

“是的，既然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必瞒您了。欧赫妮娅的父亲做股票交易大蚀本以后自杀，撇下了她，还留给她一张典契，这张典契要把她的全部收入弄光。这个可怜的姑娘硬是要靠自己工作来积点钱，积到能把东西赎回来。您想想看，她教钢琴课即使教六十年也赎不回来！”

奥古斯托立即想出了一个慷慨而侠义的主意。

“姑娘人并不坏，”姑母继续说道，“只是没有法子了解她。”

“要是你们都学世界语就好啦……”费尔明开口道。

“别对我们讲世界通用语了。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讲话

都不懂彼此的意思，你还要用另一种语言……”

“太太，您是不是认为只有一种语言是好事？”奥古斯托问道。

“问得好，问得好！”堂费尔明兴高彩烈地嚷起来。

“是的，先生，”姑母肯定地说道。“只要一种语言：卡斯蒂利亚语①。顶多再加一种同不明事理的仆人讲话的巴勃莱语②。”

欧赫妮娅的姑母是阿斯图里亚斯人。她有一个女仆，也是阿斯图里亚斯人。她用巴勃莱语责骂那个女仆。

“如果从理论上来说，”她又说道，“我并不认为只有一种语言是坏事。我的丈夫在理论上甚至反对结婚。”

“太太，先生，”奥古斯托一边说，一边立起来，“我怕打扰你们了……”

“一点也没有打扰，先生，”姑母回答说，“您应当再光临舍下。您已经知道，您是我的候选人……”

在奥古斯托离开的时候，堂费尔明走近他，对着他耳朵说道：

“您别再想这件事了！”

“为什么不要想？”奥古斯托问道。

“我有预感，先生，有先兆……”

在告辞的时候，姑母最后对他说了这句话：

“您要记住，您是我的候选人。”

欧赫妮娅回到家里，姑母一见到她，头几句话就是：

---

① 卡斯蒂利亚语：即西班牙语。

② 巴勃莱语：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方言。

“欧赫妮娅，你知道谁来过？是堂奥古斯托·佩雷斯。”

“奥古斯托·佩雷斯……奥古斯托·佩雷斯……噢、对了！是谁带他来的？”

“是小宝贝，我的金丝雀。”

“他来有什么事？”

“这还用问！他是跟踪你来的。”

“跟踪我，由金丝雀带来的？可我不明白。你最好象姑父费尔明那样讲世界语。”

“他是跟踪你而来的。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不难看，衣着考究，有教养，懂礼貌，特别是有钱，孩子，他很有钱。”

“让他有钱去吧。我工作，用不着出卖自己。”

“谁说过出卖你？你真是个火爆性子！”

“好啦，好啦，姑妈，我们别再开玩笑了。”

“你看见他，孩子，你看见他，就会改变想法的。”

“不大可能。”

“话不要讲绝。”

“上帝的路是神秘莫测的！”堂费尔明朗声说道。“上帝……”

“哎呀，”妻子指责他说道，“你怎么好把上帝跟无政府主义扯在一起呢？我对你说过不知多少遍。既然谁也不应该发号施令，为什么要提出上帝呢？”

“我的无政府主义，太太，你也听我说过不知多少遍，是神秘的，是神秘的无政府主义。上帝不象人们那么发号施令。上帝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上帝不是发号施令，而是……”

“服从，对不对？”

“说得对，太太，说得对。上帝自己启发了你。你过来！”

他抓住妻子，凝视着她的脸，吹吹雪白的鬓发，接着又说道，

"上帝自己感召你。对。上帝服从……服从……"

"是啊，在理论上，对不对？而你，欧赫妮娅，别再傻了，这对你是个极好的机会。"

"我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姑妈，不过，我不象费尔明姑父，我不是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

"好，看看再说吧！"姑母结束了谈话。

七

"哎，奥费奥！"奥古斯托已经在家里，在喂小狗吃牛奶的时候说道。"奥费奥啊！我迈了一大步，决定性的一步：我到她家里去过了，进过神庙了。你知道迈了决定性的一步是什么意思吗？命运之风把我们推上前，我们的每一步都是决定性的。我们的吗？是我们的步子吗？奥费奥啊，我们在荒野的、没有小径的密林中走着。我们一边往前乱闯，一边也就走出路来。有人认为自己是跟着一颗星走；我认为我是跟着两颗星——双子星——走。这种星不过是通向天空的小径的投影，偶然的投影罢了。

"决定性的一步！奥费奥，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有上帝，要有世界，要有别的什么东西呢？为什么非要有某种东西不可？你不认为关于需要的想法只不过是偶然在我们脑子里所采取的最高形式吗？

"欧赫妮娅从哪里来的？她是我创造出来的呢，还是我是她创造出来的？抑或是我们两人是互相创造的，她创造了我，我创造了她？难道整体不是由各个事物创造出来，各个事物由整体创造出来的吗？那么什么是创造呢？奥费奥，你是什么？我又

是什么呢？

“奥费奥，我常常会突然想到，没有我这个人。我在街上踽踽而行，认为其他人看不见我。有时我觉得人家并不象我看到自己那样看到我；在我认为自己正正经经、规规矩矩地走路的时候，殊不知在扮演丑角，行人都嘲笑我、揶揄我。奥费奥，你碰到过这种情况没有？大概没有，因为你还小，没有生活经验。再说，你是狗。

“奥费奥，你说说看，狗是不是有时认为自己是人，正象有人把自己看作狗一样？

“这是什么生活啊，奥费奥，特别是从我母亲过世以后，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啊！简直是在挨时度日，感到前途茫茫。而现在我开始隐隐约约地看到未来，我仿佛觉得它就要变成过去。欧赫妮娅在我几乎已成回忆。正在过去的这几天……今天，正在过去的这永恒的一天……在烦恼的迷雾中悄悄地逝去。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也将与今天相似。你瞧，奥费奥，你瞧我父亲留在烟灰缸里的烟灰……

“这就是永恒——可怕的永恒——的反映，奥费奥。当独自一人，闭眼不看未来，无视幻想的时候，就会见到永恒那骇人的深渊。永恒不是未来。当我们临死的时候，死神会把我们的脸拨过去，让我们回顾我们的人生旅程，我们就开始往回走，走向过去，重温旧梦。我们把我们命运的线团这样没完没了地绕绕捯捯，破坏那个在永恒中创造了我们的无限，走向虚无，却永远达不到虚无，因为虚无是从来不存在的。

“在我们生活的潮流下面，在我们生活的潮流当中，还有一股相反的潮流：我们顺着前一股潮流从昨天走向明天，随着后一股潮流从明天退到昨天。我们折腾来又折腾去。有时我们感

到从另一个世界、从我们世界内部吹来的微风，飘来的烟雾，甚至听到传来的神秘的响声。历史的实质是反历史，是与后来的历史相反的进程。地下河流从大海流向发源地。

“如今，在我孤独的天空中闪耀着欧赫妮娅那明星似的双眸。它们象我母亲的眼泪那样闪光。它们使我相信我存在，真是使人心旷神怡的幻觉！Amo, ergo sum！① 这种爱，奥费奥，象及时雨一样，生活的迷雾在这种雨里消散，凝聚。多亏爱，我才觉得自己有灵魂，才摸得着它。由于爱，奥费奥，我的灵魂才开始在它的内心里感到痛苦。灵魂本身，不是爱，不是痛苦的化身，是什么呢？

“白天来了又去了，爱却留下了。在那里，在事物的内部，这个世界的潮流冲击着另一个世界的潮流；这种冲击产生出最难受也是最惬意的痛苦：生存的痛苦。

“奥费奥，你瞧，这是经线和纬线，你看，线随着梭子穿来穿去，你瞅，踏板忽上忽下。你说，把我们生活的织物卷起来的经轴在哪里？”

因为奥费奥从来没有见过织机，它不可能懂得主人的意思。但是在他讲的时候，它望着他的眼睛，看得出他的心情。

八

奥古斯托浑身发抖，觉得自己好象坐在刑椅上；他极想站起来，在那间客厅里走动走动，挥挥手臂，大声叫喊，翻翻跟斗，忘记自己的存在。无论是堂娜埃梅琳达（欧赫妮娅的姑母），还是

① 拉丁文，意为“我爱故我在”。

她的丈夫，那个理论上的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堂费尔明，都不能使他回到现实中去。

"我认为，"堂娜埃梅琳达说道，"堂奥古斯托，您最好等一下，她马上就会来；我会叫她的。你们见见面，认识认识，这是第一步。这种关系必须从认识开始，是不是这样？"

"一点不错，太太，"奥古斯托说道，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回音，"第一步是见见面，认识认识……"

"我认为她一认识了您，那……事情就清楚了！"

"不会那么清楚，"堂费尔明争辩道。"上帝的路永远是神秘莫测的……认为要结婚，先彼此认识认识是必要的，起码是有好处的。对这种看法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只有 post nuptias ① 的认识才是真正的认识。你已经听我说过，我的太太，在《圣经》语言中认识是什么意思。请相信我的话，没有比这种深入的认识更重要，更基本的认识了……"

"住嘴，哎，住嘴，别说蠢话。"

"认识，埃梅琳达……"

门铃响了。

"是她！"姑父叫了起来，那声调很神秘。

奥古斯托感到一股热浪从脚底直冲到头顶，冒向九霄云外。心在胸腔里怦怦地跳起来。

传来开门声，接着是急速的、匀调的、有节奏的脚步声。奥古斯托陡然镇静下来。

"我去叫她，"费尔明说着便想站起身来。

"你千万别去！"埃梅琳达朗声说道，于是她叫了一声女仆。

① 拉丁文，意为"婚后"。

女仆一来，她就说道：

“你叫欧赫妮娅小姐到这里来！”

接着是一阵沉默。三个人仿佛是串通好的，都默默不语。奥古斯托心里思忖：“我能挺得住吗？当她的秋波送进门洞的时候，我的脸会变得象罂粟花一样红呢，还是象百合花那么白？我的心会不会爆裂？”

听到一阵轻微的、象鸽子起飞似的簌簌声、一声短促的、不带感情的“啊”，接着看到欧赫妮娅的一双明眸。那双长在生气勃勃面庞上、体态轻盈的身子上的眼睛，如同给那个场面增添了一道新奇的神秘的超尘脱俗的光亮。奥古斯托神态自若，处之泰然，牢牢地坐在椅子上，恰似生长在那里的植物。他忘记了自己，只管在那双眸子发出的神秘的超尘脱俗的光亮中出神，听到堂娜埃梅琳达对她侄女说：“这就是我们的朋友堂奥古斯托·佩雷斯……”这才醒悟过来，忙站起身，强颜为笑。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堂奥古斯托·佩雷斯，他想认识你……”

“就是送金丝雀上来的那一位？”欧赫妮娅问道。

“是的，就是送金丝雀上来的人，小姐，”奥古斯托一边回答，一边走上前，向她伸过手去，心里暗想：“她的手会烫伤我的手吗？”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一只又白又冷的手，象雪一样白，也象雪一样冷，碰到了他的手。奥古斯托立即感到遍身都平静下来。

欧赫妮娅坐下了。

“这位先生……”女钢琴家开口道。

“这位先生……这位先生……”奥古斯托在刹那间暗想道，

"这位先生！称我先生！这是不祥之兆！"

"这位先生，孩子，碰巧……"

"对了，碰上金丝雀……"

"上帝的路是神秘莫测的！"那个无政府主义者说道。

"这位先生，我说，"姑母继续说道，"碰巧和我们认识了，原来他是我有点儿认识并且非常尊敬的一位太太的公子；这位先生既然已经是我家的朋友，自然想认识你，欧赫妮娅。"

"还想对您表示敬佩！"奥古斯托加了一句。

"对我表示敬佩？"欧赫妮娅不禁叫出声来。

"是的，敬佩您这位钢琴家。"

"啊，快别这么说！"

"小姐，我知道您非常爱好艺术……"

"艺术？什么艺术？音乐的艺术吗？"

"那当然！"

"您受骗了，堂奥古斯托！"

"堂奥古斯托！堂奥古斯托！"他寻思道。"堂！这个堂是多么不祥的兆头！称堂与称先生几乎是一样不祥！"接着他大声说道：

"难道您不喜欢音乐吗？"

"一点也不喜欢，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

"莉杜薇娜说得不错，"奥古斯托心里想道。"结婚以后，如果丈夫能维持她的生活，她不会再去弹琴的。"接着又大声说道：

"大家都说您是个优秀的教师……"

"我只是尽我的职责，要知道我得自己谋生……"

"对于你得自己谋生……"堂费尔明开始说道。

"好啦，别说了，"姑母打断了他的话头。"堂奥古斯托先生

已经全都知道了……"

"全都知道了？知道了什么？"欧赫妮娅生硬地问道，微微动了一下，要站起来的样子。

"对，知道抵押的情况……"

"怎么？"侄女惊叫道，一下子立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来访？"

"我已经对你说过，侄女儿，这位先生想和你认识认识……你别这么发火……"

"可是有些事情……"

"请原谅您的姑母吧，小姐，"奥古斯托央求道，也站起身来，姑父和姑母跟着站了起来。"可没有别的意思……至于说到抵押、您的自我牺牲和热爱工作，我一点也没有要向您姑母打听什么有趣的详情；我……"

"是啊，您不过是在送了一封信给我以后，隔了几天把金丝雀送上来罢了……"

"不错，我不否认。"

"好吧，先生，待到我高兴，也没有人强迫我的时候，我才复信。现在我最好走开。"

"很好，好极了！"堂费尔明叫道。"这就是爽直、自由！这就是未来的女性！这样的女性一定要花力气征服，朋友佩雷斯，要花力气！"

"小姐！……"奥古斯托恳求道，一面走近她。

"您说得对，"欧赫妮娅说道，向他伸过手去告别。手还是跟先前一样，象雪一样白和冷。

在她转过身去，那双明眸——一种神秘的超尘脱俗之光的光源——消失不见的时候，奥古斯托觉得一股火辣辣的热浪流

遍全身，心在胸膛里怦怦直跳，脑袋象要爆裂的样子。

"您感到身体不舒服吗？"堂费尔明问他道。

"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天哪，什么样的姑娘啊！"堂娜埃梅琳达惊叫道。

"是个极好的！出色的！英勇的！是个独一无二的女人！是个真正的女人！"奥古斯托说道。

"我也认为是这样，"姑父补了一句。

"请原谅，堂奥古斯托先生，"姑母又说了一遍，"请原谅。这个姑娘简直是个小刺猬。谁会想得到！……"

"可是我倒很喜欢她，太太，很喜欢她！这种独立不羁的性格，——我就没有，——使我更加神往！我需要的正是这种女人！"

"对了，佩雷斯先生，"无政府主义者宣布道，"这就是未来的女性！"

"我呢？"堂娜埃梅琳达插嘴问道。

"你吗，是过去的女性！我是说，她是未来的女性！她成天听我谈论未来的社会和未来的女性可没有白听；我对她灌输无政府主义的解放理论……不用炸弹……也没有白灌输！"

"我认为，"姑母恼火地说道，"这个姑娘甚至会丢炸弹的！"

"即使这样……"奥古斯托插话道。

"不会，不会！"姑父说道。

"哪有什么大不了？"

"堂奥古斯托！堂奥古斯托！"

"我认为，"姑母继续说道，"您不必因为刚才发生的事情而放弃您的打算……"

"当然不会！这样更有意思。"

"那您就去征服她的心吧！您已经知道，我们支持您，您可

以到这个家里来，您爱来多少次就来多少次，不管欧赫妮娅愿意不愿意。"

"太太她可没有表示过她不喜欢堂奥古斯托上这里来！……一定要花力气征服她，朋友，花力气！您逐渐了解她，就会明白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个真正的女人，堂奥古斯托，一定要花力气征服她，花力气。您想不想了解她？"

"当然想了解，不过……"

"明白了，明白了。那么就投入战斗吧，我的朋友！"

"好的，好的，现在我告辞了！"

堂费尔明把奥古斯托叫到一旁，对他说道：

"我忘记关照您了，您写信给欧赫妮娅的时候，要写欧郝妮娅，不要写欧赫妮娅，写阿尔柯，不要写阿尔科，就是要写成：欧郝妮娅·多明戈·德尔·阿尔柯。"

"那是为什么？"

"因为在世界语成为全人类唯一语言的喜日没有到来之前，还必须根据语音拼写法写卡斯蒂利亚语。不用字母C！向C开火！用Z来拼写za，ze，zi，zo，zu，用K拼写ka，ke，ki，ko，ku。废除H①！H就是荒谬，就是反动，就是权威，就是中世纪，就是倒退！打倒H！"

"您还是语言学家？"

"还是？为什么是还是？"

"因为您是无政府主义者，世界语学者……"

"是一回事，先生，完全是一回事。无政府主义、世界语运动、唯灵论、素食主义、音标表音法……都是一码事！打倒权威！

① 在西班牙语中字母"H"不发音。

打倒语言的划分！打倒H！再见！”

他们互相道别。奥古斯托来到大街上，如释重负，甚至感到高兴。他从未预料到心灵深处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与欧赫妮娅第一次见面，靠得很近，气氛很平静；交谈时她那种态度，非但没有使他感到不快，反而更加激起他的热情，鼓起他的勇气。他觉得世界更大，空气更清新，天空更蓝了。他仿佛第一次感到呼吸舒畅似的。他耳际响起了母亲的声音：“结婚吧！”他觉得他在大街上遇到的每一个女人都很美，有些女人漂亮极了，没有一个丑的。在他看来，世界宛若被两颗看不见的巨星那新奇的神秘的光照亮了，这两颗巨星在湛蓝的天空、在肉眼可见的穹隆外闪闪发光。他开始认识世界了。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到：通常把肉欲的罪恶和我们的始祖因偷食知善恶树①之果而堕落混为一谈有其深刻的根源。

于是他又思考堂费尔明关于认识起源的理论。

他一到家，奥费奥就上前来迎接他；他抱起它，抚摩着它说道：

“今天我们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奥费奥。你不觉得世界更大、空气更清新、天空更蓝吗？啊，要是你看见她，奥费奥，要是你认识她就好啦！……那时你可能感到难受的是：你只是一条狗，正象我感到难受的是我只不过是个男人。你告诉我，奥费奥，既然你们不犯罪，既然你们的认识②不是罪恶，你们怎么会

① 据《旧约圣经·创世记》载，人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同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上帝把亚当和夏娃安置于伊甸园时，曾说园中所有果子都可以吃，唯此树的果子禁止吃。故又称“禁果”。后亚当和夏娃受蛇的引诱，吃禁果被逐出园。

② 原文conocer：一般作“认识，了解”解释，但在《圣经》中还有“发生性关系”之意。联系上下文来看，作者用这个字似不无此意。

认识的呢？不是罪恶的认识就不是认识，不是合理的认识。”

在端上午饭来的时候，忠心的莉杜薇娜定睛望着他。

“你看什么？”奥古斯托问道。

“我觉得您有点变了。”

“你从哪里看出来？”

“您的脸色不同啦。”

“真的吗？”

“真的。跟女钢琴家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莉杜薇娜啊，莉杜薇娜！”

“对不起，少爷。不过，我很关心您的幸福！”

“谁知道是什么样的幸福？……”

“这倒是真的。”

两个人都垂下了眼睛，看着地板上，好象幸福的秘密就在地板底下。

九

第二天，在看门女人的那个小房间里欧赫妮娅同一个青年谈了这件事。那个看门女人很知趣，走到大门口透空气去了。

“毛里西奥，这该结束啦，”欧赫妮娅说道。“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特别是在我把昨天的情况告诉了你以后。”

“你不是说，”那个叫毛里西奥的人说道。“这个求婚者是个糊里糊涂、傻里傻气的家伙吗？”

“是的，可他有钱，我姑妈不会让我安宁的。说真的，我不想叫任何人难堪，也不愿让人家纠缠。”

“把他轰走！”

“从哪里轰走？从我姑父姑妈的家里轰走吗？要是他们不愿意呢？”

“你别理他。”

“我不理他，也不想理他，可我觉得，只要我一在家，这个可怜虫就会找上门来。你也晓得，我不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拒不见他；他即使不向我求爱，也会装成一个默默不语的殉道者。”

“让他去装好了。”

“不，我对任何一种乞丐都无法拒绝，特别是对那些用眼神来乞怜的乞丐。要是你能看到他投向我的是什么样的目光就好啦！”

“他使你动情了吧？”

“使我烦恼。说真的，为什么我不告诉你呢？不错，他使我动情了。”

“你害怕吗？”

“咳，别傻了！我什么也不害怕。在我心目中，除了你，没有别人。”

“这我知道！”毛里西奥满怀自信地说道，把一只手搁在欧赫妮娅的膝盖上，也不拿开。

“你得下决心，毛里西奥。”

“下什么决心，我的宝贝，下什么决心？”

“怎么下什么决心？难道你不知道下什么决心？下决心马上结婚！”

“我们靠什么生活呢？”

“在你没有找到工作之前，靠我工作。”

“靠你工作？”

“对，靠我教那可恨的音乐！”

“靠你工作？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什么都行，我就是不要靠你工作过活！我要找工作，我要继续找工作，我们再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等一下……可岁月不等人啊！”欧赫妮娅嚷起来，把脚在地上顿得咚咚直响，她顿的就是膝盖上搁着毛里西奥一只手的那只脚。

他感到手跳动的时候，便把手从她膝盖上拿开，但又伸手搂住她的脖子，玩弄着她的一只耳环。欧赫妮娅让他去弄。

“听我说，欧赫妮娅，为了寻寻开心，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对那个傻瓜殷勤一点。”

“毛里西奥啊！”

“对不起，请别生气，我的宝贝！”他把手臂收拢，让她的头靠近自己，找到她的嘴唇，凑过去，闭上眼睛，默默地接了个长吻。

“毛里西奥！”

接着又吻她的眼睛。

“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毛里西奥！”

“为什么？还有比这更好吗？你以为我们将来不会过得更好吗？”

“我跟你说，毛里西奥，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你必须找个工作。我恨音乐。”

可怜的姑娘只是模糊地感觉到，没有清楚地意识到，音乐是永恒的素养，是对决不会发生的事情的准备，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开始。她对音乐厌透了。

“我要找工作，欧赫妮娅，我要找工作。”

“你总是这么说，可还是老样子。”

“那是因为你认为……”

"是因为我知道你实际上只是个懒汉，还得我来给你找工作。当然你们男人觉得等待最省力！……"

"这是你的想法……"

"对，对，我很清楚我说的是什么。现在我再对你说一遍，我不愿看到堂奥古斯托少爷那种饿狗似的哀求的眼光……"

"比方得好，小妞妞！"

"这会儿，"她立起来，推开他，"你很需要出去透透新鲜空气，让情绪平静平静！"

"欧赫妮娅！欧赫妮娅！"他叹了口气，用干巴巴的、近乎激动的嗓音对着她耳朵低声说道，"要是你爱……"

"应该学会爱的是你，毛里西奥。那么……去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找工作，快拿主意，要是你不找，我去工作，不过你要快点拿定主意。否则……"

"否则怎么样？"

"没有什么。一定要结束这种局面。"

没让他回答，欧赫妮娅就走出了门房间，经过看门女人身旁时对她说道：

"马尔塔太太，你侄儿在那里。你告诉他，叫他趁早拿个主意。"

欧赫妮娅来到大街上，头抬得高高的。这时一架手摇风琴正在怪腔怪调地奏着一支波尔卡舞曲。"讨厌死了！讨厌死了！讨厌死了！"姑娘自言自语道，不是在街上走，而是近乎在逃。

十

在登门造访欧赫妮娅的第二天，也就是欧赫妮娅在门房里催促她那个懒惰的心上人快拿主意的时刻，奥古斯托想找个人

谈谈心里话，便上俱乐部去找他朋友维克托。

奥古斯托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在造访中他意想不到地发现了一个坚强的女性，她的眼神里流露出力量和刚毅。造访和发现宛如把他的心灵深处犁了一遍，开掘出一个直到那时还被埋藏着的泉源。他步履更有力，呼吸更舒畅了。

“我已经有了目标，生活有了宗旨，”他心里思量。“是我征服这个姑娘，或是她征服我，都一样。在爱情上，胜利者和失败者并无二致。不……不！现在失败就意味着要让给另外一个人。对，让给另外一个人，因为现在肯定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谁是另外一个人？难道那个人就是我吗？我是求爱者，是求婚者，但另外一个人……我觉得另外一个人既不是求爱者，也不是求婚者；他既不求爱，也不求婚，因为他已经得手了。当然只不过是求得美丽可爱的欧赫妮娅的爱罢了。仅此而已吗？……”

一个焕发着朝气、健康和欢乐的女性的身体，经过他的身旁，打断了他的思绪，吸引着他。他几乎不自觉地跟着那个身体走去，继续想道：

“多美呀！这个女的和那个女的，两个都很美。也许另一个男的，不是向人求爱和求婚，而是被人求爱和求婚；说不定他配不上她……这个姑娘多讨人喜爱呀！她这双眼睛怎么会生得这么水灵灵的？几乎和另一双眼睛一样，和欧赫妮娅的眼睛一样！在她的怀抱中忘记生与死，该是多甜美呀！在她的怀抱中摇晃，犹如在肉浪中颠簸！另一个男人……可是另一个男人不是欧赫妮娅的心上人，不是她爱的那个男人；另一个男人是我。是的，另一个男人是我，另一个男人是我！”

在他得出他就是另一个男人这个结论时，他所跟踪的那个青年女子走进屋子去了。奥古斯托突然停了下来，望着那幢房

子。这时他才发觉自己是跟着她来的。他想起了他要上俱乐部，便向那里走去。他继续寻思道：

“天哪，世界上美女真多呀！差不多全都是的。感谢上帝，感谢上帝！Gratias agimus tibi propter magnam gloriam tuam①！上帝啊，你的荣耀是女人的美！多美的头发，我的天哪，多美的头发！”

他这时遇到的那个手臂上挎着篮子的女仆，头发的确美极了。他转身跟着她。金黄色的头发看上去光闪闪的，好象要从辫子里挣脱出来，到清新的空气里去散心似的。在头发下面的那张脸上漾着微笑。

“另一个男人是我，另一个男人是我，”奥古斯托跟在那个挎着篮子的女子后面，继续寻思道，“难道没有别的女人吗？是啊，对另一个男人来说，还有别的女人！可是象她这样的女人，却是独一无二，只有一个，再没有了，再没有了！所有的女人都不过是她、是那个盖世无双的女人、那个绝无仅有的女人、是我那可爱的欧赫妮娅的仿制品罢了！是我的吗？是的，我凭借思想和愿望把她变成我的。另一个人，就是原先的那个人，可以在肉体上占有她；但是那双眼睛的神秘而超世脱俗的光芒却是我的，我的，我的！那金黄色的头发不也反射出神秘而又脱俗的光芒吗？只有一个欧赫妮娅呢，还是有两个：一个属于我，另一个属于她的心上人？假如是这样，假如有两个，那就他守着他的，我要我的吧。当忧愁袭上我心头的时候，特别是在夜间；当我不知为什么直想哭的时候，用那金黄色的头发遮住我的脸、我的嘴、我的眼睛，呼吸那从头发里透过来的芳香的空气，该是多么

① 拉丁文，意为“我们感谢你那伟大的荣耀”。

愉快啊！不过……”

他蓦然觉得被挡住了。原来那个挎着篮子的女子停了下来，同她的女友谈话呢。奥古斯托踌躇了一会儿，心里思量：

“喔，自从认识欧赫妮娅以来，竟发现这么多漂亮的女人……”

他又掉转头来向俱乐部走去。

“假如她硬是喜欢另一个人，就是头一个男人，我会作出果断的决定，做出慷慨得使人吃惊的姿态。不管她爱不爱我，抵押的事却不能不管！”

仿佛从晴空中降下的一阵欢笑声，陡然把他的思绪打断了。两个姑娘在他身旁格格地笑着，那笑声宛如花枝上的两只鸟儿的啁啾声。他把那双贪看美色的眼睛盯着两个姑娘看了一会儿工夫，觉得她们象一个连体人。她们手挽着手走着。他真想拦住她们，一条手臂挽一个，置身在她们中间，眼睛望着天空，任人生之风把他们吹送到什么地方去。

“自从认识欧赫妮娅以来，看到了多少美丽的女人啊！”他一面暗自想道，一面跟着那两个嘻嘻哈哈的姑娘走着。“这简直变成了天堂！多秀气的眼睛！多好看的头发！多悦耳的笑声！一个金黄色头发，另一个是黑头发。但是哪一个是金黄色头发？哪一个是黑头发？我把她们搞混了！……”

“老弟，你是醒着还是睡着？”

“你好，维克托。”

“我在俱乐部里等你，可是因为你没有来……”

“我朝那边去了……”

“朝那边？朝那个方向？你疯啦？”

“噢，你说对了；不过你听我说，我要把真情实况告诉你。我

觉得好象对你谈过欧赫妮娅。"

"是那个女钢琴家吗？谈过。"

"那就好了，我已经疯狂地爱上了她，象一个……"

"象一个情人。说下去。"

"我疯啦，老兄，我疯啦。昨天我借口去看望她的姑父姑母，在她家里见到了她，我见到了她……"

"她看着你，是不是？你相信上帝吗？"

"不，与其说她看着我，倒不如说她用目光包住我；与其说我相信上帝，倒不如说我认为自己就是上帝。"

"她狠狠地伤了你的感情，老弟……"

"她还发了脾气！可是我不知道从那以后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凡是我看到的女人，我几乎觉得个个都如花似玉。从屋里出来，还不到半小时，我已经爱上三个，不，是四个，头一个让我都看呆了；第二个长着一头秀发；刚才是一对，一个是金黄色头发，一个是黑头发，她们笑得象天使一样。我跟踪过这四个女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亲爱的奥古斯托，你蕴藏着的爱，因为无处可使，在心灵深处沉睡；那个女钢琴家欧赫妮娅来了，用她的秋波搅动了你的爱沉睡在其间的池塘，你的爱觉醒了，喷涌而出，势猛劲大，漫向四面八方。象你这样的人一旦真的爱上了一个女的，就会同时爱上所有的女的。"

"我认为正好相反……顺便说一句，你瞧那个黑头发姑娘多美！简直象星光灿烂的夜！常言说得对，黑色最会吸收光！你看到没有？黑发里、乌溜溜的眼睛中潜藏着多少光啊！我们跟着她去吧……"

"随便你……"

“是的，我认为正好相反；一个人真的爱上了，他就会把以前四分五散的爱统统集中在一个女人身上，而其他的女人在他看来都不在话下……你瞧，你瞧那太阳照在她乌黑的头发上发出的反光！”

“也好，我把我的意思对你解说解说吧。你已经——当然是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一个抽象的女人，而不是这一个或那一个具体的女人；一看到欧赫妮娅，这个抽象就变得具体了，女人就变成某一个女人，而且你爱上了她，现在你把爱从她身上——并没有丢开她——转移到几乎所有的女人身上，爱上了全体，爱上了女性。这样你就从抽象转到具体，从具体转到一般，从一般女人转到某一个女人，从某一个女人转到所有的女人。”

“真是形而上学！”

“爱不是形而上学是什么？”

“好家伙！”

“特别是在你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你的钟情纯粹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正象通常所说的，是想入非非。”

“你认为是这样……”奥古斯托不禁叫了起来，他有点儿不高兴，甚至生气了，因为说他的钟情只不过是想入非非，这话伤了他的心。

“要是你逼我逼得太厉害的话，我就告诉你，你自己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概念，一个虚构的人物……”

“难道你认为我不会象其他人那样真的一往情深吗？……”

“你确实已经堕入了情网，这我相信，不过那是想入非非。你以为已经在恋爱……”

“堕入情网，除了认为是一个人在恋爱以外，还有什么意思？”

“哎呀呀，老弟，这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你说说看，一个人在恋爱，与一个人以为在恋爱，这怎么区别？”

“你听我说，我们最好不谈这个话题，谈谈别的事情吧。”

后来奥古斯托回到家里，抱起奥费奥，对它说道：

“奥费奥，说说看，一个人在恋爱与一个人以为在恋爱有什么不同？我到底爱没有爱上欧赫妮娅？我见到她的时候，难道我的心不狂跳，血不沸腾吗？难道我不象其他人吗？我一定要向他们证明，奥费奥，我同他们是一模一样的！”

吃晚饭的时候，他当面问莉杜薇娜：

“莉杜薇娜，你说，怎么才看得出一个人真的在恋爱？”

“少爷，您在想些什么怪念头呀！……”

“哎，你说，怎么才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从他做的许多蠢事，说的许多傻话上看出来。要是一个男的真的看中了一个女的，比方说，为女的‘神魂颠倒’，就算不得男人了。”

“那么算什么？”

“就变成……变成一样东西，变成一个小动物……一个女人就会随心所欲地支配他。”

“要是一个女人真的爱上了一个男人，象你说的那样，‘神魂颠倒’了，那个男人能随心所欲地支配女人吗？”

“不完全一样……”

“为什么，为什么？”

“这很难说明白，少爷。您真的爱上人了吗？”

“这是我想弄清楚的。不过我觉得……我还没有说过一句太傻的话，做过一件太蠢的事……”

莉杜薇娜没有吱声。奥古斯托暗自问道：

“我真的堕入情网了吗？”

十 一

第二次，奥古斯托上堂费尔明和堂娜埃梅琳达家去，女仆把他领到客厅，对他说道：“我马上就去通报。”他一个人待了一会儿，恍若待在真空里一样。他感到胸口闷得慌。他被一种令人苦恼的严肃感困扰着。他坐了下去，又立即站了起来，观看挂在墙上的画消遣。其中有一幅欧赫妮娅的肖像画。他真想撒腿就跑，偷偷溜走。蓦然他听到一阵轻盈的脚步声，顿时觉得好象一把匕首刺穿了他的胸膛，一阵迷雾侵袭了他的头脑。客厅门开处，出现了欧赫妮娅。这个可怜的人靠在扶手椅的靠背上。她见他面如土色，自己也立时脸色发白，愣在客厅中央，过了一会儿才走近他，用沙哑的嗓音低声问道：

“您怎么啦，堂奥古斯托，身体不舒服吗？”

“不，没什么。我真不知道……”

“您要什么？您需要什么？”

“一杯水。”

欧赫妮娅仿佛找到了借口似的，连忙走出去，亲自寻杯子，很快端了一杯水来。水在杯中摇晃着，可到了奥古斯托手里摇晃得更厉害了。他喝时把水泼到下巴上，却目不转睛地看着欧赫妮娅的眼睛。

“如果您要的话，”她说道，“我就吩咐人给您沏杯茶来，或者倒杯母菊浸剂，或者椴树花浸剂……您觉得怎么样啦？”

“不要，不要，没有事了。谢谢您，欧赫妮娅，谢谢您，”他把下

巴上的水擦去。

“好，现在您坐下吧，”待他们坐下以后，她继续说道，“这几天我都在等您。我关照女仆，即使姑父母不在家，他们常常下午出去，也让您进来，并且通知我。我希望我们能单独谈一谈。”

“啊，欧赫妮娅，欧赫妮娅！”

“好啦，让我们更冷静地谈吧。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惊扰您。我进来的时候，您把我吓坏了。您看上去象死人一样。”

“与其说我活着，还不如说我已经死了，请相信我这话。”

“我们必须彼此说清楚。”

“欧赫妮娅！”那个可怜的人叫了一声，伸出一只手，但又立即缩了回来。

“我觉得您还没有恢复到我们可以象好朋友那样平心静气地谈谈的状态。让我看看，”她抓住他的手把脉。

可怜的奥古斯托脉搏跳得很快，脸发红，额发烫。他已经瞧不出欧赫妮娅的眼睛，只看到一片迷雾，一片红色的迷雾。有一忽儿工夫他认为自己失去了知觉。

“您怜悯怜悯我吧，欧赫妮娅，怜悯怜悯我吧！”

“您安静点吧，堂奥古斯托，安静点吧！”

“堂奥古斯托……堂奥古斯托……堂……堂……”

“对，我的好堂奥古斯托，您安静点吧，我们平心静气地谈谈。”

“可是请您允许我……”他用两只手抓住她的右手。她的手象雪一样白，也象雪一样冷，纤纤的手指象是天生来抚摩钢琴的琴键、奏出悦耳的琴声似的。”

“随便您吧，堂奥古斯托。”

他把她的手拉到唇边吻着，这种吻却不能使她冰冷的手发

暖。

“等到您吻好了，堂奥古斯托，我们就谈吧。”

“听我说，欧赫妮娅，来……”

“不，不，正经点儿！”她把手从他的双手里抽了出来，继续说道：“我不知道我姑父姑母，说得更确切点，我姑母，使您抱了哪一种希望，不过，我觉得你受骗了。”

“怎么受骗了？”

“您受骗了。他们应该告诉您，说我有了未婚夫。”

“这我知道。”

“他们已经告诉您了？”

“没有，没有人告诉过我，不过我知道。”

“那么……”

“欧赫妮娅，我什么也不希图，什么也不谋求，什么也不想要；欧赫妮娅，只要您允许我常常到这里来，把我的灵魂沉浸在您的目光中，让我陶醉在您的呼吸里，我就心满意足了。”

“得啦，堂奥古斯托，这都是书本上可以看到的东西；我们不谈这些。我并不反对您想来就来，不反对您看我，端详我，也不反对您同我谈话，甚至……您已经看到，甚至您吻我的手。可我有未婚夫，我爱他，打算嫁给他。”

“您真的爱上了他吗？”

“那还用问！”

“您怎么知道您爱上了他？”

“堂奥古斯托，难道您疯啦？”

“没有，没有。我说这话，是因为我最要好的朋友对我说过，有许多人以为自己爱上了，其实并没有爱上。”

“他指的是您，对不对？”

"不错，他指的是我、那又怎么样呢？"

"就您的情况来说，也许是对的……"

"难道您以为，难道你以为，欧赫妮娅，我不是真的爱上你吗？"

"您别把嗓音提得这么高，堂奥古斯托，女仆会听见的……"

"好，好，"他很激动，接着说道，"有人认为我不会真的钟情！……"

"对不起，等一下，"欧赫妮娅打断他的话头，走了出去，剩下他一个人。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越发冷静地问道：

"哎，堂奥古斯托，您已经平静下来了？"

"欧赫妮娅啊，欧赫妮娅！"

这当儿传来了敲门声，欧赫妮娅说道：

"是我姑父姑母！"

不一会儿，姑父姑母走进了客厅。

"堂奥古斯托来看你们，我亲自给他开的门。他本想走了，可是我请他进来，说你们马上就回来，他就在这里！"

"废除社会上一切陈规陋习的时候会来的！"费尔明朗声说道。"我深信，私有财产的篱笆和围墙，对我们称之为贼的那些人来说——当他们以另一种人的面目，即以私有者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种刺激和诱惑。没有比既无篱笆又无围墙、人人可以取得的财产更安全的了。人生来是好的，本性是好的；但社会使人变坏了，把人毒害了……"

"哎呀，你别说啦，"堂娜埃梅琳达叫道，"你不让我听金丝雀叫！堂奥古斯托，您没有听它叫吗？听它叫真是件乐事！欧赫妮娅练琴的时候，你应当听我从前养的那只金丝雀叫；它可起劲

啦。欧赫妮娅弹得越响，它就叫得越起劲。它叫得筋疲力尽，就叫死啦……”

“连家里饲养的动物也沾染上我们的坏习气！”姑父又说道。“我们甚至迫使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动物离开神圣的自然状态！啊，人类啊，人类！”

“堂奥古斯托，您等了很久了吧？”姑母问道。

“噢，没有，太太。一点没有，只等了一忽儿工夫，只有一霎那时间……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啊，我懂了！”

“姑母，真的没有多少时间。堂奥古斯托在街上就感到有点不舒服，正好有一点时间让他恢复过来……”

“这会儿怎么样？”

“噢，没有事了，太太，真的没有事了……”

“我有事，不能奉陪你们了，”欧赫妮娅说着把手伸给奥古斯托，然后就离开了。

“情况怎么样？”欧赫妮娅刚走出去，姑母就问奥古斯托。

“什么情况？”

“当然是指您追求的爱情！”

“情况不妙，很不妙！她对我说，她有未婚夫，她打算和他结婚。”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埃梅琳达，不是跟你说过吗？”

“不，不，这是不可能的。说有未婚夫简直是疯话，堂奥古斯托，是疯话！”

“太太，假如她真的爱上了他呢……”

“这正是我要说的，”姑父嚷道。“正合我意。自由，神圣的自由，选择的自由！”

“不，不，绝对不行！这个小姑娘真的知道她在干什么吗？……想拒绝您，堂奥古斯托，拒绝您！这不行！”

“不过，太太，你要考虑考虑，为她设想设想……不能，也不应该违反象欧赫妮娅这样年轻姑娘的心愿……事关她的幸福，所以我们大家只应该关心她的幸福，甚至为她能得到这种幸福而牺牲自己……”

“您，堂奥古斯托，您牺牲自己？”

“对，我牺牲自己，太太！我准备为欧赫妮娅——您的侄女——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因为我的幸福就在她的幸福之中！”

“好极了！”姑父不禁叫起来。“好极了！好极了！这才象个英雄！这才象个无政府主义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奥古斯托问道。

“对，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的无政府主义恰恰就在于人人为他人牺牲自己，在于一人幸福，同时也使别人幸福，在于……”

“费尔明，要是哪一天，不是在十二点正，而是在十二点十分，也就是迟十分钟把汤端给你，你就会老脾气复发！”

“好啦，埃梅琳达，你已经知道我的无政府主义是理论上的……我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可是……”

“幸福也是理论上的！”奥古斯托沮丧地嚷了起来，仿佛是同自己说的，接着又说道：“我已经决定为欧赫妮娅的幸福牺牲自己，还考虑过一个豪举。”

“什么豪举？”

“有一次，太太，您不是告诉我，说她不幸的父亲……”

“不错，我可怜的兄弟……”

“……留给欧赫妮娅的那幢房子，给抵押了，她的全部收入都用于付赎金吗？”

"说过，先生。"

"那么好，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事了！"说着他就向门口走去。

"可是，堂奥古斯托……"

奥古斯托觉得自己能下最果断的决心，能作出最大的牺牲。现在大家都会知道，他是仅仅在脑子里还是也在心里爱恋，他是自以为爱恋，还是没有爱恋。"先生，太太，欧赫妮娅使我认识了生活，真正的生活，不管她属于谁，我都应该永远感谢她。现在再见吧！"

他神色庄重地走了出去。他一离开，堂娜埃梅琳达就高声叫道：

"真是小姑娘！"

十二

"少爷，"一天之后，莉杜薇娜进来对奥古斯托说道，"那位烫衣服的姑娘来了。"

"烫衣服的姑娘？噢，对了，让她进来！"

那个姑娘提着篮子走了进来，篮里放着奥古斯托的烫好的衣服。他们两人呆呆地对看了一会儿。那个可怜的姑娘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她到这个屋子里来过这么多次，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以前少爷好象连看也没有看过她，这种现象使她感到不安，甚至烦恼，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身价。他没有凝视过她！他没有象其他男人那样端详过她！他没有盯着看过她，说得确切点，没有用两眼溜过她的眼睛、她的嘴、她整个的脸。

"萝莎丽奥，你怎么啦？……你好象叫这个名字，对不对？"

"是的，我叫这个名字。"

"你怎么啦?"

"奥古斯托少爷,你干吗问我?"

"我从来没有见你脸这么红过。我觉得你好象变了。"

"我觉得变了的是您……"

"可能的……可能的……你过来,走近一点。"

"好啦,别开玩笑了,我们快点……"

"开玩笑? 你以为是开玩笑?"他说话的声调更严肃了。"你走近点,让我好好看看你。"

"难道您以前没有看见过我吗?"

"是的,我以前没有发觉你象现在这么漂亮……"

"得啦,得啦,少爷,您别嘲笑我了……"说着她的脸红得更厉害了。

"这会儿你脸红得象太阳……"

"别再说啦……"

"过来,到这儿来。你会说,奥古斯托少爷疯了,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 在这以前我是疯的,说得更清楚点,在这之前我是愚蠢的,十分愚蠢,在雾里迷失了,两眼一抹黑……一忽儿以前我的眼睛才张开来。你也知道,你到这个屋里来过这么多次,我对你却视而不见。好象我以前不是活着的,萝莎丽奥,我好象跟没有活过一样……过去我真傻,真傻……你怎么啦,小姑娘,你出了什么事?"

萝莎丽奥身不由己地跌坐在椅子里,双手蒙住脸,突然哭起来。奥古斯托站起身,关上房门,回到姑娘身边,把一只手搁在她的肩上,用最亲切、最热乎的声音对她低低地说道:

"你怎么啦,小姑娘,是怎么回事?"

"您说的这些话叫我哭,堂奥古斯托……"

"天使啊！"

"您别对我说这些话，堂奥古斯托。"

"为什么不要说这些话呢？真的，我过去象瞎子，象傻瓜一样生活，好象不是活着似的，直到一个女人，你懂吗，另一个女人出现，使我睁开了眼睛，我才看见了世界，特别是发现了你们这些女人……"

"那个女人……大约是个坏女人……"

"坏？你说她坏？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吗，萝莎丽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坏是怎么回事吗？坏女人是什么意思吗？不，不，那个女人跟你一样，是个天使；但是她不爱我……不爱我……不爱我……"说这话时声音变得嘶哑了，眼睛给泪水弄模糊了。

"可怜的堂奥古斯托！"

"你说得对，萝莎丽奥，你说得不错！可怜的堂奥古斯托！噢，你就说可怜的奥古斯托就行了！"

"少爷……"

"好啦，你就说可怜的奥古斯托吧！"

"假如您定要我说……可怜的奥古斯托！"

奥古斯托坐下了，对她说道：

"到这儿来！"

她活象是被弹簧弹起来的，又好似受了催眠术，站了起来，呼吸急促。他抓住她，让她坐在他的膝盖上，紧紧搂着她，把脸颊贴在她那火辣辣的脸颊上，连珠炮似地说道：

"噢，萝莎丽奥啊，萝莎丽奥，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个女人——你叫她坏女人，你并不认识她——一面使我眼睛复明，一面又叫我失明。过去我不是活

着，现在我才活着；现在活着，才明白死是怎么一回事。我必须提防那个女人，我必须抵制她的目光。你会助我一臂之力吗，萝莎丽奥，你会帮助我抵挡她吗？”

一声极轻微的“会的”，近似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低语，传到了奥古斯托的耳际。

“我已经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萝莎丽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已经不知道我是不是爱上了那个女人，爱上了那个你称之为坏女人的女人……”

“堂奥古斯托，我……”

“就叫我奥古斯托……”

“奥古斯托，我……”

“好，别说了，行啦，”他于是闭上眼睛。“你什么也别说，让我一个人说，同我自己说。自从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就独自生活，也就是说，孤眠独宿。我不知道两人睡在一起，做同样的梦是怎么回事。并排睡在一起，各做各的梦，不是，而是睡在一起，做同样的梦！要是我和你睡在一起，萝莎丽奥，会做同样的梦吗？”

“那个女人……”那个可怜的姑娘在奥古斯托的怀抱里颤抖着，带着哭声说。

“那个女人，萝莎丽奥，不爱我……不爱我……不爱我……可她却给我指出，还有别的女人；多亏她，我才知道还有其他女人……有的女人也可能爱我……你会爱我吗？萝莎丽奥，你说，你会爱我吗？”他发疯似地把她搂得紧紧的。

“我想会的……我会爱您……”

“我会爱你，萝莎丽奥，我会爱你！”

“我会爱你……”

正在这当儿，门蓦地打开，莉杜薇娜出现在门口，叫了一声“哎呀”，连忙把门关上。奥古斯托比萝莎丽奥要尴尬得多。萝莎丽奥急忙站了起来，理理头发，拂拂身上，断断续续地说道：

“哎，少爷，我们算帐吗？”

“当然要算帐……你还来不来？”

“来。”

“你什么都原谅我吗？你原谅我吗？”

“原谅您……什么？”

“就是，就是……那种疯狂行为，你原谅我吗？”

“我没有什么可原谅您的，少爷。您应该做的就是别去想念那个女人。”

“你会想念我吗？”

“哎呀，我得走啦。”

他们算了帐，萝莎丽奥就离开了。她刚走，莉杜薇娜就进来了：

“少爷，前几天您不是问我，怎么知道一个男人是不是爱上人？”

“一点不错。”

“我告诉过您，说从他干的蠢事或者说的傻话上知道。那么现在我可以断定您是爱上人了。”

“爱上谁？爱上萝莎丽奥吗？”

“爱上萝莎丽奥？……不是！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

“莉杜薇娜，你从哪里得知的呢？”

“哈，您对这个女人说了、做了您对另一个女人不能说、不能做的事。”

“你这么想？”

“不，不，我料想您不会有那种事情，不过……”

“莉杜薇娜！莉杜薇娜！”

“随便您吧，少爷。”

这个可怜的人去睡觉了。他脑子里乱哄哄的。他往床上一躺（奥费奥睡在他的脚边），自言自语道：

“唉，奥费奥啊，奥费奥，独自一个人睡觉真差劲。一个人的梦是幻觉，是幻象；两个人的梦才是真实，才是现实。现实世界若不是我们大家做的梦，共同的梦，又是什么呢？”

于是他进入了梦乡。

十三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莉杜薇娜走进奥古斯托的卧室，说有位小姐找他。

“一位小姐？”

“对，就是她，就是那个弹钢琴的姑娘。”

“是欧赫妮娅？”

“对，是欧赫妮娅。看来发疯的决不止您一个人。”

可怜的奥古斯托发起抖来。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象个罪犯似的。他连忙起床，赶快洗脸，穿上衣服，做好一切准备才出来。

“堂奥古斯托先生，我已经知道，”欧赫妮娅一见到他，就郑重其事地说道，“您向我的债权人购买了我的债务，我那幢房屋的典契现在在您手里。”

“我不否认。”

“您凭什么权利这么做呢？”

"小姐，我凭的是任何公民都可以购买他喜爱的、而物主愿意出售的东西的权利。"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为什么要购买我的债务？"

"因为我看到您受一个男人的控制，心里感到难过，这个人大概跟您没有多大关系，我猜想，他只不过是个没有心肝的投机商。"

"这么说来，您是要我受您的控制啰，既然我跟您没有关系……"

"哎呀，不是，不是，根本不是这样！欧赫妮娅，决没有这回事！我并不要您受我的控制。您这样猜想对我是侮辱。您就会看到……"他撇下她一个人，十分激动地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几张纸回来了。

"欧赫妮娅，这就是替您还清债务的凭据。您拿去吧，您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怎么回事？"

"我放弃一切权利。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才购买的。"

"这我知道，所以我才说您想叫我受您的支配。您要我对您感恩戴德，来束缚住我。您想收买我！"

"欧赫妮娅啊，欧赫妮娅！"

"对，您想收买我，您想收买我；您想收买的……不是我的爱情——这是收买不到的——，而是我的肉体！"

"欧赫妮娅！欧赫妮娅！"

"尽管您不承认，这是无耻，简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欧赫妮娅，看在上帝份上，欧赫妮娅！"

"您再别靠近我，我不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既然这样，我倒要靠近些。您打我吧，欧赫妮娅，打我吧，

骂我吧，啐我吧，您愿意怎么样对待我就怎么样对待我吧！"

"您不该受到这种对待，"欧赫妮娅说着就立了起来。"我要走了，不过您要知道，我不接受您的施舍或者说您的馈赠！我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工作；我也要我的未婚夫——很快就要成为我的丈夫——工作。我们会过好日子的。至于这些凭据，您收着吧，我的房子您也留着吧。"

"要知道，欧赫妮娅，我并不反对您跟您提到的那个未婚夫结婚啊！"

"为什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嗯？"

"我做这件事，根本不是要您被感恩戴德束缚住，要您同意嫁给我！……我真的放弃我自己的幸福。说得更确切点，我的幸福就在于您和您自由选择的丈夫在一起过得幸福！……"

"噢，我已经明白了。您要扮演英勇的牺牲者的角色，殉道者的角色。我说，您还是留下那幢房屋，算我送给您的吧。"

"欧赫妮娅，欧赫妮娅……"

"够了！"

那双充满怒火的眼睛没有再看他一眼，就消失了。

奥古斯托愣了一会儿，不知道自己是否存在。待到他驱散了包围着他的迷惘之雾的时候，他拿起帽子，急匆匆地来到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去。到了圣马丁教堂跟前，他走了进去，几乎没有察觉到自己在干什么。进去时，他只看见大祭坛前那暗淡的灯光。他仿佛吸到了黑暗的气息，闻到了古老的气味，感到了香气氤氲的传统，看到了年代久远的炉子。他差不多摸着走到一条长凳跟前，坐了下来。与其说是坐下，还不如说是倒下。他觉得疲倦，疲倦得要命，恍若他所感到的黑暗和古老全都压在他的心上。在那好象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低语声中，不时听

到一声被克制的咳嗽声。他想起了母亲。

他闭上了眼睛，又想象起那温暖舒适的屋子来，光线从绣在窗帘上的白花中照进屋子。他又看见了母亲总是穿着黑色衣服，脸上带着象是泪痕的微笑，悄没声儿地走来走去。他回顾了他做儿子时的全部生活，当时他是他母亲的一部分，生活在她的保护之下；他回忆起她死得从容、端庄、泰然，没有痛苦，她象悄悄起飞的候鸟一样离开了；接着他回想起他发现奥费奥的情景；过了一会儿，他陷入了这样的精神状态：那些希奇古怪的幻象好似电影一般从他眼前掠过。

一个男人在他旁边低声祈祷。那人立起身来走了，他也跟着走。在教堂的出口处，那人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圣水盆里蘸湿了，分了点圣水给奥古斯托，然后划了个十字。他们一块儿来到栅门跟前。

“堂阿维托！”奥古斯托不由得叫了一声。

“原来是你，小奥古斯托，是你啊！”

“您在这里？”

“是的，我在这里。生活教会我许多东西，死亡教会我的东西更多；它们比科学教会我的东西还要多，多得多。”

“您那位‘候补天才’怎么样？”

堂阿维托·卡拉斯卡尔对他讲述了他儿子那令人伤心的故事①。他结束时说道：

“小奥古斯托，现在您明白我是怎么落到这种地步的……”

奥古斯托默然不语，眼睛看着地上。他们顺着林荫道走去。

---

① 我在我的小说《爱与教育法》中叙述了这段故事。——原注

“对了，奥古斯托，一点不错，”堂阿维托接着说道，“生活是人生的唯一教师，此外没有行之有效的教育法。只有边生活边学习，才能学会生活；对生活每个人都得从头学起……”

“那么，堂阿维托，祖祖辈辈的劳动，历史悠久的遗产怎么样呢？”

“只有两种遗产：幻想的遗产与觉醒的遗产。在我们刚才遇见的地方，就是神殿里，只看到这两种。我可以肯定，引您到这里来的，不是莫大的幻想，就是极大的失望。”

“两者都有。”

“对了，两者都有。因为幻想、希望，引起失望、回忆；失望、回忆，反过来又产生幻想、希望。科学谈的是现实，是现在，亲爱的奥古斯托，我已经无法靠现在过日子了。自从我那不幸的阿波洛多罗，我那个遭难者死了以后，”说这话时，他嗓音里带着哭声，“就是说，自从他自杀以后，就已经没有可以过得去的现在，已经没有对我有用的科学，也没有适合于我的现实；我只能靠回忆、靠希望过日子。所以我才到各种幻想和失望的老家来，上教堂来了！”

“这么说来，您现在信教了？”

“我也说不清楚……”

“您不信教？”

“我不知道我是否信教。我只知道祈祷。我也不清楚我祈祷什么。我们几个人，一到黄昏时候，就聚集在这里念《玫瑰经》。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也不了解我，但是我们在亲密的交往中感到彼此志同道合。现在我认为人类根本不需要天才。”

“堂阿维托，您太太怎么样？”

“唉，我的妻子！”卡拉斯卡尔叹了一声。在他眼睛里闪烁着

的泪花，似乎发出内在的光芒。“我的妻子！我已经看出她的本色啦！直到大祸临头，我才知道她有什么可贵之处。我的阿波洛多罗自杀以后，在那些可怕的夜里，我把头伏在她——就是他母亲——的膝盖上，哭啊，哭啊，哭个不停，这时我才洞悉人生的奥秘。而她温柔地抚摩着我的头说：‘我可怜的儿子！我可怜的儿子！’她从来没有象这时候显出母亲的样子来。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使她变成母亲——可是为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要她向我提供制造天才的原料……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需要她这个母亲。因为我不了解我的母亲，奥古斯托，我不了解她；我已经没有母亲，到我的妻子失去了她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觉得自己成了我的母亲以后，我才知道有母亲是怎么回事。你了解你的母亲，奥古斯托，你了解那位极好的堂娜索莱达德太太；否则，我就要劝你结婚了。”

“我了解母亲，堂阿维托，但是我已经失恃，在教堂里我想起了她……”

“假如你希望再有个母亲，你就结婚吧，奥古斯托，结婚吧！”

“不，我不会再有那样的母亲。”

“那倒是真的。不过你还是结婚吧！”

“怎么结呢？”奥古斯托带着强笑说道，他想起了堂阿维托讲过的一条理论。“用什么方法呢？用演绎法呢还是用归纳法？”

“现在不谈这些东西。奥古斯托，看在上帝份上，别使人想起那些悲剧！……如果要我顺着你说，那就凭直觉结婚吧！”

“倘若我爱的女人不爱我，怎么办？”

“那就同爱你的女人结婚，即使你不爱她。为了让人家赢得你的爱情而结婚，比你为了赢得别人的爱情而结婚要好。去找个

爱你的女人吧。”

奥古斯托的脑际飞快地掠过了洗衣店那个姑娘的形象。因为他觉得那个可怜的姑娘已经爱上了他。

最后，奥古斯托辞别了堂阿维托，上俱乐部去了。他想驱散脑际和心头的迷雾，便与维克托下了一盘国际象棋。

十四

奥古斯托发觉他的朋友维克托有点儿反常，他意兴阑珊，默默不语，没有走过一着好棋。

“维克托，你出了什么事吧……”

“是的，老弟，事情很严重。我真想一吐为快，我们到外面去走走吧。夜色很好，我要把事情告诉你。”

维克托虽是奥古斯托的至交，却比他大五六岁，结婚已有十二年多，因为结婚时年纪很轻，据说是出于责任感和道德心。他没有子女。

待到了大街上的时候，维克托开口说道：

“你已经知道，奥古斯托，我不得不在年纪很轻的时候结婚……”

“您是被迫结婚？”

“是的，好啦，你别装糊涂，那些背后议论老少皆知。在我和埃伦娜还是孩子的时候，双方的父母就逼我们结了婚。我们结婚是做游戏。我们扮演了夫妻。不过那是一场虚惊。”

“一场虚惊是指什么？”

“是指他们何以要我们结婚的那件事。我们双方的父母都过于拘礼。他们风闻我们引起一点流言蜚语的过失，不等一下，

看看造成什么后果，或者看看是否造成后果，就逼我们结了婚。”

“他们做得对。”

“我不愿这么说。问题是，头一次过失既没有造成后果，婚后随之而犯的一连串过失也没有带来任何后果。”

“过失？”

“是的，处在我们的情况下，只能是过失。我们犯了过失。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们扮演了夫妻……”

“哎呀！”

“不，你别猜过了头。我们当时很年轻，还不至于变态，我们现在仍然很年轻，也不会。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建立家庭。我们是两个年轻人，住在一起，过着所谓夫妻生活。一年过去了，看到不出成果，我们开始撅嘴，瞪眼，相互默默地指责。我还没有做父亲，于心不甘。我已经是个成年人，当时二十一岁都出头啦，老实说，我不能容忍这样的想法，认为我不如别人，不及任何一个婚后九个月或不到九个月就有了头生子的野蛮人……”

“不过，这是谁的过错呢？……”

“那还用说，我虽然没有说出口，却把过错推到她身上，心里在嘀咕：‘这个女人不会生孩子，让人笑话我。’她也一定归咎于我，甚至猜想……怎么说呢……”

“猜想什么？”

“没有什么，我是说，待到过了一年，两年，三年，夫妻两个还没有孩子，妻子就会认为是丈夫的过错，因为丈夫患有一种疾病，结婚时身体就不好……问题就在我们变得象冤家对头似的，好象魔鬼钻进了我们的家。魔鬼终于捣起鬼来。我们开始相互指责：‘你不中用’，‘不中用的是你’，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结婚两三年以后，有个时期你气色不好，满脸愁容，神经衰弱，就是这个原因吗？你这才不得不独自一个人去疗养院？”

“不，不是这个原因……还要糟一点。”

接着是一阵沉默。维克托把眼睛看着地上。

“好啦，好啦，就别说吧，我并不想刺探你的秘密。”

“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同我可怜的妻子吵嘴，吵得我恼火了，我竟认为问题不在于强度或别的什么，而在于次数，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想是懂得的……”

“于是我就象野蛮人那样，拼命吃我认为最富有营养的滋补品，还有加上各种调味品的美味食品，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最能刺激性欲的东西，而且与我妻子同房的次数尽可能多些……于是弄到了那种地步。”

“你病倒了。”

“那还用说！要不是我们明白过来，我及时去看医生，我早上西天去了。可我在双重意义上恢复了健康：一是我回到了妻子身边；二是我们已平静下来，听其自然。渐渐地，家里不但又充满了和平的气息，甚至还洋溢着幸福的气氛。在这种新生活的初期，在结婚四五年后，我们偶尔还有寂寞之感，但是我们很快就不仅克服了，而且习惯了。我们非但不想念孩子，而且还同情那些拖儿带女的人。我们相安无事，相依为命。这一点你不会懂得……”

“是的，我不懂。”

“就这样，我离不开我的妻子，埃伦娜也少不了我。在我们家里，一切都有条不紊，吃饭也有规律。十二点正，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汤端到桌子上。我们吃的东西，差不多每天相同，上

来的顺序相同，分量也相同。我不愿改变，她也不愿改变。在我家里按时作息。”

“哦，这倒叫我想起了我们的朋友路易斯说的话来，他经常说罗梅拉两口子是一对光棍夫妻。”

“此话不错，因为没有比结了婚而无子女的人更孤独、更执拗的光棍了。在我身上，父心还没有死去，在她身上，母性更没有泯灭，为了弥补没有子女的缺陷，有一次我们收养了一条狗，也可以说是收养了一个养子。可是，有一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被一块骨头卡死了，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好象求我们救命似的，我们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害怕，使得我们再也不想养狗，不想养活的东西了。我们弄了些硬纸板做的大洋娃娃，也感到满足了，你在我家里看到过，埃伦娜给它们穿衣服，脱衣服。”

“你们的这些洋娃娃倒不会死。”

“这倒是实话。一切都很好，我们也很满意。没有孩子的哭声惊扰我的睡梦，我用不着操心是男的还是女的，也不必操心要把他或她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再说，我的妻子对我总是百依百顺，她既不要怀孕，也用不着喂奶，舒舒服服。总而言之，我们的生活过得挺美！”

“你知道，这样的生活近乎……”

“近乎什么？近乎非法同居？我也认为是这样。没有子女的结婚生活可能会变成一种安排得井井有条的、非常卫生的、比较纯洁的合法同居；刚才已经说过，是光棍夫妻，实际上是两个光棍同居。我们就这样过了十一年多，快十二年啦……可是现在……你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老兄，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真不知道我发生的事情吗？”

"莫不是你让妻子怀孕了……"

"对了，老弟，猜得一点不错。你想想看，多倒霉！"

"倒霉？以前你们不是巴望过吗？……"

"是的，那是在开头，在头两三年的时候。可是如今，如今……魔鬼回到我家里，又发生争吵啦。现在又象从前一样，我们互相责怪，把落到我们头上的这件事儿都归罪于对方。我们已经开始叫他……不，不，我不告诉你……"

"你不愿说，就别说吧。"

"我们叫他'不速之客'。我还梦见他有天早晨被卡在喉咙里的一块骨头卡死了。"

"多么可怕！"

"是啊，你说得对，真可怕。如今同条理、舒适、习惯都告别啦！昨天埃伦娜还呕吐呢；这象是人们称为'有喜'的一种现象……有喜！有喜！好一个有喜！真叫人恶心！你看到过还有比这更不成体统、更下流的事情吗？"

"她感到自己就要做母亲，一定非常高兴吧！"

"她吗？也跟我一样！这是上帝的恶作剧，大自然的恶作剧，或者是别的什么人的恶作剧。是一种嘲弄。倘若在我们这一对纯朴的恋人出于虚荣心而不是怀着父母之爱盼望孩子的时候养一个……男的或女的——不管什么都可以……假使在我们认为没有子女就不如别人的时候生一个，如果在那时候有个小东西出世，那还可以。可是现在，现在？我对你说吧，这是一种嘲弄。要不是……"

"要不是什么，老兄，要不是什么？"

"我会把他送给你，给奥费奥做伴。"

"老兄，安静点吧，你别胡说八道了……"

“你说得对，我在胡说八道。请原谅。我们这么美好地过了将近十二年，已经没有新婚夫妇那种可笑的虚荣心了，却忽然发生了这种事，你认为正常吗？当然，我们非常自信，也非常自负！……”

“好啦，别说啦！”

“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最可怕的是——你想象不到吧？——我那可怜的埃伦娜摆脱不了她突然产生的尴尬感。她觉得自己很尴尬！”

“我看不出……”

“是啊，我也看不出，不过确实是如此：她觉得自己很尴尬。她的举动，使我为……‘不速之客’……担心。”

“哎呀！”奥古斯托惊叫起来。

“不，不，奥古斯托，不，不。我们并没有丧失道德感，你知道，埃伦娜是极其虔诚的，尽管不情愿，还是尊重上帝的意旨，甘愿做母亲。她会成为良母，我毫不怀疑，她一定会成为良母。不过，她觉得尴尬的思想很严重，我认为她会千方百计来掩盖她的状况，遮盖她的怀孕……总而言之，我不愿去想它。眼下她已经有一个星期不出家门了；她说她感到难为情，她料想街上的人都会停下来看她。她主张我们离开这里，说待到肚子大了，如果她得出去透透空气、晒晒太阳，她不愿在有熟人的地方干这种事，说不定那些熟人还会为此向她祝贺。”

两个朋友都默然不语了。短暂的沉默使得叙述到此结束。隔了一会儿，维克托说道：

“那你就干吧，奥古斯托，去结婚吧，也许你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去跟那个女钢琴家结婚吧！”

“谁知道呢！……”奥古斯托说道，仿佛是对自己说的。“谁知

道呢！……也许我结了婚，又会找到一个母亲……”

“当然是你孩子们的母亲！”维克托接着说。“要是你有孩子的话……”

“也是我的母亲！维克托，说不定你会在你妻子身上找到一个母亲，你自己的母亲。”

“目前我就要碰到的是失去许多个夜晚……”

“或许是获得许多个夜晚，维克托，或许是获得。”

“总而言之，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我想我会听其自然的；但是我的埃伦娜，我可怜的埃伦娜……真是个不幸的女人！”

“你看到吗？我已经同情起她来了。”

“总而言之，奥古斯托，你在结婚之前要多考虑考虑！”

他们这就分手了。

奥古斯托回家去，满脑子都是他从堂阿维托和堂维克托那里听来的东西。他几乎忘记了欧赫妮娅和已经赎回的典契，也不记得那个洗衣店的姑娘了。

他刚跨进家门，奥费奥就跳着跑出来迎接他。他抱起它，摸摸它的脖子，把它搂在怀里，对它说道：“当心骨头，奥费奥，多当心骨头，嗯？我不希望你给骨头卡了；也不希望眼看着你死的时候求我救命。奥费奥，你要知道，堂阿维托，就是那个教师，已经皈依祖先的宗教啦……这是继承！维克托却不愿做父亲。那一个为失子而悲伤，这一个却为将得子而苦恼……可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奥费奥，多美的眼睛！她对我说：‘您想收买我！您想收买的，不是我的爱情，这是买不到的，而是我的肉体！您把我的房子留着给自己吧！’她说这话时，两眼炯炯发光。我要买她的肉体……她的肉体？我觉得自己的肉体都是多余的，奥费奥，

我连自己的肉体都不要！我需要的是灵魂，灵魂，灵魂。一个火热的灵魂，象欧赫妮娅眼睛里反映出来的那种灵魂。她的肉体……她的肉体……不错，她的肉体光彩照人，风姿绰约；不过，她的肉体就是她的灵魂，纯洁的灵魂，浑身是生命、意义、思想！我的肉体是多余的，奥费奥，我的肉体是多余的，因为我没有灵魂。是不是反过来说更确切：我没有灵魂，因为我的肉体是多余的？我轻轻地拍拍我的肉体，奥费奥，摸得到，看得见，可是灵魂呢？我的灵魂在哪里？我有没有灵魂？只有在我抱住坐在我膝上的萝莎丽奥——那个可怜的萝莎丽奥——的时候，只有在她流泪、我也流泪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它有一点儿生气。流出那些眼泪来的不可能是我的肉体，只能是我的灵魂。灵魂是源头，而这个源头只有在眼泪中才显露出来。直到真正流泪的时候才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灵魂。现在我们去睡觉吧，奥费奥，如果他们让我们睡的话。"

十五

"孩子，你干了什么事？"堂娜埃梅琳达问她侄女。

"我干了什么事吗？干了该干的事。您处在我的地位，假如有羞恶之心，也会这么干的，我可以肯定。他想收买我！想收买我！"

"听我说，孩子，想收买一个女人总要比想出卖一个女人好得多。"

"想收买我！想收买我！"

"不对，欧赫妮娅，不是这么回事。他这么干是出于慷慨，出于英雄行为……"

“我不喜欢英雄。就是说，我不喜欢那些一心想当英雄的人。英雄行为在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时候，那是好的！如果是故意做出来的，那就一文不值。想收买我！想收买我！姑妈，我告诉您，他要受到我的惩罚。我要叫那个……”

“那个……什么？你说下去。”

“那个……讨人厌的傻瓜。对我来说，他好象不存在似的，他好象不存在！”

“你在说什么傻话啊……”

“姑妈，难道您以为那个……”

“你说谁？是费尔明吗？”

“不是，我是说那个……那个送金丝雀上来的人，肚子里有东西吗？”

“至少有五脏六腑……”

“您认为他有五脏六腑吗？根本没有！空的，我看透了他，空的！”

“过来，孩子，我们冷静地谈谈吧，你别说傻话，也别做蠢事。把那些话忘掉吧。我认为你应该同意他……”

“可是我不爱他，姑妈……”

“你知道什么是爱？你还缺乏经验。你知道什么是三十二分音符或者八分音符，但是什么是爱……”

“姑妈，我觉得您是没话找话说……”

“孩子，你知道什么是爱？”

“可我爱另外一个人……”

“爱另外一个人？爱那个没出息的懒鬼毛里西奥？你把那叫做爱吗？你把他称为另外一个人？奥古斯托是你的救星，只有奥古斯托才是可以寄予希望的人。他是那么文雅，那么富有，那

么善良……”

“正因为他象您说的是那么善良，所以我不爱他……我不喜欢善良的人。”

“我也不喜欢，孩子，我也不喜欢，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必须跟这种人结婚。他们是为这个而生的，他们会成为好丈夫。”

“我不爱他，怎么跟他结婚呢？”

“怎么？结婚就是了！我不是跟你姑夫结婚了？……”

“可是，姑妈……”

“是呀，现在我认为我爱他，我相信我爱他；可当初我嫁给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爱他。你要知道，爱情这玩意儿是书本上的东西，只是为了供人谈论和舞文弄墨才编造出来的。都是诗人们的胡诌。婚姻是实实在在的。民法典不提爱情，却肯定婚姻。爱情这玩意儿象音乐……”

“音乐？”

“对，音乐。你已经知道，教音乐可以谋生，除此以外，音乐几乎没有用处。假如你现在不利用人家向你提供的这样一个机会，你就不能很快脱离你的炼狱① ……”

“那又怎么样呢？我向你们要过什么吗？我不是自谋生计吗？我成了你们的累赘吗？”

“你真是个急性子，别这么发火，也别说这种话，不然我们会真的吵起来的。谁也没有对你说过这话。我对你说的话，给你出的主意，全是为了你好。”

---

① 炼狱：天主教教义中人死后暂时受苦的地方。

"不错，为我好……为我好……堂奥古斯托·佩雷斯先生慷慨解囊也是为我好……慷慨解囊，好一个慷慨解囊！他想收买我……想收买我……慷慨解囊，真是慷慨解囊……男人们的行径！姑妈，我渐渐看清楚了，男人们都是些粗人，蠢货，不会体贴人。他们连帮忙而不伤人感情都不会……"

"所有的男人？"

"所有的，不错，所有的。我指的是那些真正的男人。"

"原来如此！"

"是呀，因为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粗人，不是蠢货，也不是自私自利的人，可又不象男人。"

"那么是什么呢？"

"我也说不上来……是些有女人气的男人！"

"你还真有一套理论呐，孩子！"

"在这个家里势必要受传染。"

"可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你姑夫讲过这样的理论。"

"没有，那是我观察了那些男人以后得出来的。我姑夫不是这种男人……不属于这些人里面。"

"那么是一个有女人气的男人啰，嗯？一个有女人气的男人。好，再说下去！"

"不，不，他也不是那种人。我姑父是……哦……我姑父……我根本就没有把他看成是……有血有肉的人。"

"那么你认为你姑父是什么人呢？"

"他只不过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只不过是我的姑父罢了。噢，实际上好象他不存在。"

"这是你的想法，孩子。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姑父是存在的，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他们全是粗人，全是蠢货。不幸的堂埃梅特里奥丧妻还没有几天，您知道那个没教养的马丁·鲁维奥对他讲了什么话？”

“我好象没有听说过。”

“是这么回事。那是在时疫流行的时候，您还记得吧。人人都惊恐万状，好些天你们不让我出门，要我喝开水。大家互相回避。要是有什么人刚刚戴上黑纱，就会被人当作染上了时疫。不幸的埃梅特里奥丧妻五、六天之后不得不出门，当然戴着黑纱，他突然遇到了那个没教养的马丁。马丁一见他戴着黑纱，就同他保持相当的距离，深怕染上似的，说道：‘哎，老兄，怎么回事？家里出了什么不幸事故？’可怜的堂埃梅特里奥回答说：‘是的，我那可怜的妻子刚去世……’‘多叫人伤心！她是怎么死的？’堂埃梅特里奥说，‘生孩子死的。’那个没教养的马丁说：‘噢，还好！’他这才走过来跟堂埃梅特里奥握手。您见过还有比这更有气派的绅士作风吗？这是道道地地的男子行为！我对您说过，他们都不过是些蠢货罢了。”

“蠢货比懒汉要好一些，比如说，比你爱得着了迷的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毛里西奥要好……据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那个傻瓜未必真爱上你……”

“只要我爱上他就够了！”

“你认为那个……我是说你的未婚夫……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吗？要是个男子汉，他早就想出了办法，找到了工作。”

“若不是男子汉，我要使他变成男子汉。姑妈，他确实有您说的那种缺点，也许我正是为了这点才爱他。现在，在堂奥古斯托慷慨解囊——他想收买我——以后……我决定孤注一掷，同毛里西奥结婚。”

“傻姑娘，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靠我挣的钱！我要比现在更加努力工作。我要给我以前回绝过的人上课。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放弃了那幢房子，把它送给了堂奥古斯托。这是心血来潮，仅仅是心血来潮。我是在那幢房子里出生的。现在我已经摆脱了房子和典契这两个累赘，要使出浑身的劲来工作。毛里西奥看到我为两个人工作，也只好找工作，干活。就是说，如果他有羞恶之心的话……"

"要是没有呢？"

"假如他没有……那就依靠我！"

"好呀，做个钢琴教师的丈夫！"

"即使这样也没有关系。他会成为我的人，我的人。他越是依靠我，就越是属于我。"

"不错，他会是你的人……不过他可能象条狗一样。这叫做收买男人。"

"不是有个男人想用他的金钱收买我吗？那么我，一个女人，想靠我的工作收买一个男人，有什么奇怪呢？"

"你说的这番话，孩子，很象你姑父称之为男女平等主义的那套东西。"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姑妈，能够收买我的男人还没有出世呢。收买我？收买我？休想！"

就在谈到这里的时候，女仆进来禀报，说堂奥古斯托在等候太太。

"是他？让他走吧！我不想见他。你就告诉他，说我要对他说的话都说了。"

"你稍微考虑一下，孩子，冷静点，别这么激动。你还不了解堂奥古斯托的一片心意。"

奥古斯托来到堂娜埃梅琳达面前，开始向她解释。他说，他

非常伤心,因为欧赫妮娅不了解他真实的心意。就他而言,他已经正式把房屋的典契作废了,现在房屋没有抵押问题,在法律上属于它的女主人所有。倘若她执意不收租金,那他也不能收。这样租金就可能损失而无人受益,或者说得确切点,就要存到女主人的帐户上去。再说,他不打算向欧赫妮娅求婚了,只希望她幸福;他甚至愿意给毛里西奥找个工作,这样就用不着靠妻子的收入来生活。

"你的心地真善良!"堂娜埃梅琳达不禁叫道。

"现在还只有一件事要做,太太,那就是要使令侄女相信我真实的心意;如果赎回房屋是无礼行为,那我请她原谅我。不过我认为事已至此,也就算了。她结婚的时候,要是她愿意,我可以做傧相。然后我就到远方去长期旅行。"

堂娜埃梅琳达命女仆去叫欧赫妮娅来,因为堂奥古斯托想跟她谈谈。

"小姐刚刚出去。"女仆回答说。

十 六

"你叫人受不了,毛里西奥,"欧赫妮娅在看门女人的小房间里对她的心上人说道,"真叫人受不了。要是你再这样下去,不振作起来,不想法子找个工作,让我们好结婚,那我就要蛮干了。"

"怎么蛮干?亲爱的,你说说看。"他抚摩着她的颈脖子,把一绺鬈发绕在一个手指上。

"听我说,假如你愿意,我们就这样结婚,我继续工作……为两个人。"

"假如我同意这样做,人家会说我什么呢?"

"人家说你什么,我才不在乎呢!"

"哎呀呀,这可不是开玩笑!"

"真的,我不在乎。我希望的就是尽快结束这种局面……"

"我们的情况真是那么糟吗?"

"是的,很糟,糟透了。如果你不下决心,我就要……"

"就要什么,嗯?"

"我就要接受堂奥古斯托的建议。"

"跟他结婚?"

"不是,决不会的! 他建议我收回产业。"

"那你就干吧,亲爱的,干吧! 如果就是这么回事,没有别的事情……"

"你脸皮真厚……"

"无所谓脸皮厚!我觉得这个可怜的堂奥古斯托精神不太正常,既然他有这种奇怪的想法,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妨碍他……"

"所以你……"

"当然啦,亲爱的,那还用说!"

"到底是男人。"

"照你的标准来说,跟你所希望的还差得很远呐。哎,过来……"

"行啦,放开我,毛里西奥。我已经对你说过百来遍,你不要……"

"不要这么亲热……"

"不是,不要这么……粗野! 放安静点。你想要更亲近,就别再懒惰,好好找工作,其余也不必说了。看看你有没有头脑,好不好? 上次我打过你一个耳光,还记得吗?"

“记得清清楚楚！来，亲爱的，再打一记！你瞧，我的脸在这儿……”

“你别多罗嗦……”

“干脆打吧！”

“不打，我才不愿让你得到这份乐趣呢。”

“也不让别人得到？”

“我对你说过，别那么粗野。我再对你说一遍，要是你不赶快找工作，我就要接受他的建议。”

“好吧，欧赫妮娅，你要我开诚布公地把实情、全部实情都告诉你吗？”

“说吧！”

“我很爱你，非常爱你，爱你爱得发疯，但是结婚这件事儿却叫我害怕，使我胆战心惊。我生性懒散，这我不否认；最使我心烦的是必须工作。我预料，如果我们结了婚，就会生孩子。我猜想你是希望有孩子的……”

“那可受不了！”

“我得工作，而且要卖力地工作，因为生活费用很高。同意让你一个人工作，那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毛里西奥·布兰科·克拉拉不能靠老婆过日子。也许有个办法，我不用工作，你也不必工作，就能把一切安排好……”

“什么办法，说说看……”

“那么……亲爱的姑娘，你能答应我不生气吗？”

“好，你就说吧！”

“根据我所知道的以及我听来的情况来看，这个堂奥古斯托是个傻瓜，是个可怜虫，嗯，是个……”

“说下去！”

“你可别生气。”

“我已经说过，你说下去！”

“我正在跟你说哟，他是……命中注定的……也许最好是，不但接受他给你赎回的房子，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嫁给他。”

“这怎么说？”她一下子站了起来。

“你嫁给他。既然他是傻瓜，那么……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

“怎么安排呢？”

“噢，他付钱，我们……”

“我们……什么？”

“我们……”

“住嘴！”

欧赫妮娅两眼冒火，走了出去，心里思量：“这些人多么粗野，多么没教养！”她一到家，就关上房门，哭了起来。她发烧了，不得不躺下。

毛里西奥有一会儿工夫不知所措；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点上一支烟，来到大街上，向他遇到的头一个漂亮姑娘献殷勤。那天夜里，他同一个朋友谈起了唐璜①。

“这个人物说服不了我，”毛里西奥说道。“只有戏剧里才会发生那种事情。”

“你说这种话，毛里西奥，你要当唐璜啰，当勾引女人的人

① 唐璜：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欧洲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最初以否定宗教的禁欲道德的形象出现，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玩弄女性的人物。

啰！”

“勾引女人的人？我是勾引女人的人？罗赫略，这全是捏造！”

“那位女钢琴师怎么样？”

“喔！你要我把实情告诉你吗，罗赫略？”

“说来听听看！”

“好吧。在一百种比较体面的私通中，你提到的那种私通是极其体面的，嗯，在男女私通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女的是勾引者，男的是被勾引者。”

“怎么，你不承认是你赢得了女钢琴师欧赫妮娅的爱情？”

“是的，我不承认；不是我赢得她的爱情，是她赢得我的爱情。”

“是你勾引了她！”

“随你便吧……不过，是她勾引我，我顶不住。”

“反正都是一样。”

“不过我觉得这事就要结束，我又会得到自由。当然是离开她啰，因为我不能保证我不受别的女人俘虏。我懦弱得很！假如我生为女人……”

“怎么会结束呢？”

“因为……因为我把事情搞糟了！我希望我们就这样继续下去，就是说，开始我们的爱情关系——你懂得我的意思吗？——但是不承担责任，也不负责后果……不用说，我认为她会把我赶掉的。这个女人想把我吞下去。”

“她要把你吞下去？”

“我也说不清楚！……我懦弱得很！我天生是让女人供养的，不过要保持尊严，否则就毫无价值！”

“你所谓的尊严是什么？你能说说吗？”

“这你就别问啦！有些东西是无法下定义的。”

“倒也说得是！”罗赫略深信地回答。接着他又补充说：“要是女钢琴师抛弃你，那你怎么办？”

“我只好空闲了。看是不是有别的什么女人接管我。我已经被女人勾引过那么多次！……可是这个女人却寸步不让，总是保持相当大的距离，规规矩矩。因为她再规矩不过，她使我着了迷，把我弄得神魂颠倒。她要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如果她抛弃我，我会感到难过，非常难过，不过我又自由了。”

“自由？”

“自由，是的，对别的女人来说。”

“我想你会跟她和好的……”

“谁知道！……我不大相信，因为她有点儿脾气……今天我得罪了她，真的得罪了她。”

十七

“奥古斯托，你还记得那个堂埃洛依诺·罗德里格斯·德·阿尔武格尔格-阿尔瓦雷斯·德·卡斯特罗吗？”维克托问道。

“那个爱跟女人，特别是爱跟容易上手的女人调情的财政部公务员？”

“正是他。噢……他已经结婚了！”

“一个女人跟这种老家伙结婚简直是背包袱！”

“妙就妙在他的结婚方式。你听了，好好记住。你知道，堂埃洛依诺·罗德里格斯·德·阿尔武格尔格-阿尔瓦雷斯·德·卡斯特罗尽管有一大串姓，却穷得要命，就靠财政部的一点薪

水过日子，而且身体坏透了。”

“他过的竟是这样的生活。”

“这个可怜的人患了治不好的心脏病。他在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刚脱离病危期，这次病危几乎送他上西天，也使得他结了婚，但是后来又闹翻了。情况是这样：这个可怜的人从这家供膳的寄宿处搬到那家，到处都待不下去，因为花四个比塞塔是吃不到美味佳肴的，而他要求却非常高。他又不十分干净。就这样，他从这个住处搬到那个住处，最后碰上了一位可尊敬的女房东，她已经上了年纪，比他大一些（你知道，他本人不是近五十岁，而是快六十岁），守过两次寡。她头一个丈夫是个木匠，木匠是从脚手架上跳下来自杀的，她常常想起‘她的罗赫略’。第二个是缉私队队长，他死后留给她一笔小小的、每天可收入一个比塞塔的财产。我那位堂埃洛依诺一住到这位太太的家里，突然病倒了，病得很厉害，病得象是无可救药，快要死了。他们先是请堂何塞来给他诊断，继而又请堂巴伦廷来医治。人要死了！他的病需要如此这般的照料和护理，这种事儿有时不十分愉快，占去了女房东的全部时间，因此其他房客都威胁说要搬走。堂埃洛依诺付不出更多的钱，那个寡妇就对他说，她再也不能让他待在她家里，因为她的营业正在受到影响。‘看在上帝份上，太太，您行行好吧！’好象他是这么对她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上哪儿去呢？哪一家会接受我呢？要是您赶我走，我只好死在医院里……看在上帝份上，行行好吧！我活不了几天啦！……’他确信自己要死了，而且很快就要死了。她当然说她的住房不是医院，她是靠营业为生的，她正在受到损失。就在这时，堂埃洛依诺的一个同事忽然想到了一个救他的主意，对他说：‘堂埃洛依诺，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这位好心的太太同意在您还活着的时候留在她家

里。'他问道：'什么办法？'朋友对他说，'我们先了解一下您对自己的病是怎么看的。''唉，我想我拖不了很久；也许我拖不到我弟弟和妹妹来见一面。''您认为您的身体就这么坏吗？''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如果是这样，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这位好心的女人不会赶您出去，逼您上医院。''什么办法？''跟她结婚。''我跟她结婚？跟女房东结婚？我是什么人？我是个姓罗德里格斯·德·阿尔武格尔格-阿尔瓦雷斯·德·卡斯特罗的人呀！老兄，我没有心思开玩笑！'这个主意似乎对他产生了影响，因为他愣了一会儿。"

"这在意料之中。"

"他刚刚从惊愕中恢复过来，他的朋友就向他说明，他跟女房东结婚，将来可以让她每月得到十三个杜罗①的寡妇抚恤金，否则这笔钱就没有人能享有，只会落到政府手里。现在你已经清楚……"

"是的，维克托老友，我听说好几个人结婚仅仅是为了要政府付一笔寡妇抚恤金。这是公民的道德！"

"假如堂埃洛依诺气愤愤地拒绝这样的建议，你想想看，女房东会说什么话。'结婚，在我这样的年纪结第三次婚？跟这个棺材楦头结婚？多么叫人恶心！'但是她向医生打听，他们对她肯定地说埃洛依诺只有几天可活了。她说：'说真的，他们会帮我弄到每月十三个杜罗，'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把本堂神父堂马蒂亚斯这个好人——你也知道，他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请来，劝说那个已经病入膏肓的人。'对，对，'堂马蒂亚斯说，'可怜的人，可怜的人！'他说服了堂埃洛依诺。然后堂埃洛依诺把科雷

① 杜罗：西班牙银币，等于五个比塞塔。

依塔请来，据说病人对他说，想同他言归于好——因为他们吵翻过——，并请他当证婚人。'堂埃洛依诺，你要结婚？''是的，科雷依塔，是的，我跟女房东结婚！跟堂娜辛福结婚！我是个姓罗德里格斯·德·阿尔武格尔格-阿尔瓦雷斯·德·卡斯特罗的人啊，你想想看！我是要她趁我在世的这几日照料我……我不知道我的弟弟妹妹来不来得及跟我见一面……她同意结婚，是因为我可以留给她十三个杜罗抚恤金。'据说，科雷依塔回到家里，当然全都告诉了他的妻子埃米莉娅，她听了当时就叫起来：'佩佩，你真是个笨蛋！你为什么不叫他跟恩卡尔娜结婚？(恩卡尔娜是个女仆，既不年轻，也不漂亮，是埃米莉娅的陪房)为了十三个杜罗抚恤金她会象那个女人一样侍候他侍候得那么周到。'传说，恩卡尔娜还这么说：'小姐，您说得对，为了十三个杜罗抚恤金，我也会嫁给他，在他活着的那么几天侍候他。'"

"维克托，这好象全是编造出来的。"

"不是。有些事情是编造不出来的。精彩的还在后头呢。堂巴伦廷——他是继堂何塞去给堂埃洛依诺看病的，而且看的次数比较多——告诉我说，他有一天去看病人，见堂马蒂亚斯穿着祭服，以为是来给病人举行临终涂油礼的，人家却说是来主持婚礼的。过后，他又去看病，新婚的女房东——第三次结婚啦！——一直送他到大门口，又懊悔又焦急地问道：'堂巴伦廷，您说，他会活吗？还能活下去吗？''不会，太太，不会，拖拖日子罢了……''他很快就要死了，是不是？''对，很快就要死。''真的会死吗？'"

"多么荒唐！"

"还有呢。堂巴伦廷吩咐，只能让病人喝牛奶，而且每次只给一点点，但是堂娜辛福却对另一个房客说：'那怎么行！他想吃

什么我就给他什么！既然他活不了几天，何不让他吃个痛快呢！……'后来医生吩咐她给病人灌肠。她说：'灌肠？哨，真恶心！给这个老废物灌肠？我不干，我不干！要是以前的两个，给哪一个灌肠我都愿意，我爱他们，我跟他们结婚是出于自愿。可是给这一个灌肠，我决不干！……'"

"全是杜撰！"

"不，全是事实。堂埃洛依诺的弟弟和妹妹来了。他弟弟悲痛欲绝地说：'我哥哥，一个姓罗德里格斯·德·阿尔武格尔格-阿尔瓦雷斯·德·卡斯特罗的人，竟跟皮货店街的女房东结婚！我的哥哥是前萨拉戈萨——萨-拉-戈-萨——法院院长的儿子，竟跟一个……堂娜辛福结婚！'他感到羞辱。可是那个自杀者的遗孀、病笃者的新妇心里思量：'您马上就会看到，我好象看到了，因为我们成了叔嫂，他们会不付食宿费就走的，我可是靠此为生的啊！'好象他们是付了食宿费的，丈夫也付了，不过他们把他的一根金柄手杖带走了。"

"他死了？"

"是的，不过过了好些时候才死。后来他身体好转了，恢复得相当好。那个女房东说：'这都是堂巴伦廷不好，他对病情了解得清清楚楚……另一个医生堂何塞，倒比较好，他不了解病情……要是只有堂何塞给他医治，可能他早就升了天，我现在也用不着烦恼了。'堂娜辛福，除了跟头一个丈夫生了几个孩子以外，跟第二个丈夫——缉私队队长——也生了一个女儿。结婚后不久，堂埃洛依诺对女孩子说：'来，过来，让我吻一下，现在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女儿啦……''不是女儿，'母亲说，'是养女。''是继女，太太，是继女。过来……我会留给你一笔……'据说那位母亲唧唧嚷嚷地说：'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净想摸她……您看见

过……'后来自然断绝关系了。'这是个骗局，完全是骗局，堂埃洛依诺，我所以嫁给您，是因为他们断言，说您会死的，而且很快就会死的，要不然……决不会嫁给您！我上当啦，上当啦。''我也上当啦，太太，您要我怎么办？我为了让您满意而去死吗？''这是事先谈好的。''我会死的，太太，我会死的，……比您料想的要早一点……我是一个姓罗德里格斯·德·阿尔武格尔格-阿尔瓦雷斯·德·卡斯特罗的人！'

"为了几个钱的食宿费问题，他们争吵了，最后她把他撵了出去。'再见，堂埃洛依诺，祝您万事如意！''堂娜辛福，愿上帝保佑您！'这位太太的第三个丈夫终于死了，她得了每天二点一五个比塞塔的抚恤金，还领到了五百个比塞塔的丧葬费。她当然没有把这些钱花在丧葬上。出于内疚，也出于感激，因为她拿到了十三个杜罗的寡妇抚恤金，她为他做了两三次弥撒。"

"天啊，竟有这种事情！"

"这些事情并不是人们编造的，也不可能编造出来。现在我正在搜集这种悲喜剧、这种送丧闹剧的材料。起先我想把它编成独幕笑剧，但是经过仔细考虑以后，我决定象塞万提斯把那些故事穿插在《堂吉诃德》中一样，设法把这个故事安插在我正在写的小说里。我妻子怀了孕，我为她担忧，我借写小说来解忧。"

"你开始写小说了？"

"你认为我应该干什么？"

"倘若可以告诉我的话，写的是什么情节？"

"我的小说没有情节，说得确切一点，是写到哪里算哪里。情节是自己形成的。"

"这是怎么回事？"

"噢，你听我说，有一天，我确实不知道该干什么，不过就是

想干点儿事情，觉得心里发痒，想入非非，便对自己说：我要写部小说，但要写得象过生活一样，不知道未来的情形。我坐了下来，拿出稿纸，开始写我首先想到的东西，不知道下文如何，也没有任何计划。我的人物是随着他们的言行——特别是言论——而塑造的；他们的性格是逐渐形成的。有时他们的性格就是没有性格……”

“对，象我的性格一样。”

“我不知道。到时候瞧吧。我让他们领着我走。”

“有心理特征吗？有描写吗？”

“在对话中体现出来，首先是对话。重要的是，这些人物都讲话，讲得很多，尽管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好谈。”

“这准是埃伦娜提醒你的，对不对？”

“为什么？”

“有一次，她向我借本小说去消闲，我记得她对我说，对话要多，而且要简短明了。”

“是的，她看小说的时候，碰到冗长的描写、说教和叙述，就跳过去，嘴里还要说：废话！废话！废话！在她看来，只有对话不是废话。你也知道，可以很容易地在对话中把一篇说教化整为零……”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人们喜欢为谈话而谈话，尽管没有什么可谈。有的人听半小时演讲都受不了，但坐在咖啡馆里闲聊可以聊上三个小时。这就是谈话、闲聊、东拉西扯的迷人之处。”

“演讲的腔调我也讨厌……”

“对，人喜欢的是谈话，生动活泼的谈话……特别是在作者好象不是代表个人谈论事情，不把个人的好恶、不把那个可恶的

'我'强加于我们的时候。当然，我的人物讲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我自己讲的……"

"这在某种意义上……"

"怎么在某种意义上？"

"不错，开始的时候你认为是扶着那些人物走，弄到末了你可能承认是那些人物领着你走。作者常常会变成人物手中的玩物……"

"也许是这样，但是问题在于，我打算把我想到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安插在这部小说里。"

"那么这就会不成其为novela（小说）了。"

"对，就成为……nivola。"

"什么叫nivola？"

"有一次，我听到诗人曼努埃尔·马查多——安东尼奥·马查多① 的哥哥——说，他拿了一首十四行诗去读给爱德华多·贝诺特听。这首诗是用亚历山大体或别的什么与众不同的形式写成的。堂爱德华多听完以后对他说：'这不是soneto（商籁体）②！……''对，先生，'马查多回答说，'不是soneto，是sonite。'我的小说也是这样：它不是novela（小说），而是……我怎么说的？……是navilo……nebulo，不是，不是，是nivola，对，是nivola！这样就谁也无权说我违反小说的规律……我创造一种体裁，创造一种体裁只不过是给它起个新名字，随意给它定几条规则。所以对话很多。"

"只有一个人物的时候怎么办？"

---

① 曼努埃尔·马查多（1874—1947）和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均是西班牙诗人。

② "商籁体"是十四行诗的音译。

"那时……就用独白。为了看上去有点儿象对话，我就添上一条狗，让那个人物对着狗讲话。"

"维克托，你要知道，我突然想到你正在虚构……"

"也许是！"

他们分手以后，奥古斯托一边走一边在寻思，

"我的这种生活，是 novela（小说）呢，还是 nivola 呢，抑是别的什么东西？我所碰到的和我周围的人所碰到的这一切，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也许这一切是上帝的梦或者是别的什么人的梦吧？上帝一醒来，梦就会消失。因此我们祈祷，高唱赞美歌和赞美诗，来给他催眠，哄他入睡。也许一切宗教的礼拜仪式是一种延长上帝的睡梦，使他不醒来，也不再梦见我们的方法吧？啊，我的欧赫妮娅！我的欧赫妮娅！还有我的萝莎丽托[1]！……"

"喂，奥费奥！"

奥费奥迎上前去，欢蹦乱跳，想爬到他的腿上。他抱起它，它就舔起他的手来。

"少爷，"莉杜薇娜对他说，"萝莎丽托把烫好的衣服送来，在那儿等您呢。"

"你怎么不打发她走？"

"我不知道……我跟她说，您很快就会回来，要是她愿意等待……"

"不过你可以象往常一样打发她……"

"是，不过……总而言之，您懂得我的意思……"

"莉杜薇娜！莉杜薇娜！"

"最好您自己去打发她。"

"我就去。"

---

① 萝莎丽奥的昵称。

十八

“你好，萝莎丽托！”奥古斯托一看见她就高声说道。

“您好，堂奥古斯托，”姑娘的声音平静而又清朗，象她的眼神一样。

“往常我不在家的时候，你来，都是跟莉杜薇娜结帐。今天怎么不跟她结帐？”

“我不知道！她叫我等您。我以为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

“这是坦率呢还是什么？”奥古斯托心里思量，一时不知所措。

接着是片刻使人难堪而不安的沉默。

“萝莎丽奥，我希望你忘掉那一天的情景，不要再想起它了，懂吗？”

“好，随你便吧……”

“是的，那简直是发精神病……发精神病……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这会儿我很清楚……”他走近姑娘。

她静静地、仿佛听天由命似地等他过来。奥古斯托在沙发上坐下，叫她道：“你过来！”他吩咐她象上次一样坐在他的膝上，对着她的眸子瞧了好一会儿。她平静地承受着那种凝视，但是浑身发抖，宛如风中柳叶。

“你在发抖，姑娘……”

“我？我没有发抖。我觉得是您在发抖……”

“别发抖，镇静点。”

"您不要再使我哭了。"

"我才不信呢。你要我再使你哭。你说,你有意中人吗?"

"问得多怪啊……"

"你说,你有吗?"

"意中人……嗯,意中人……没有!"

"难道还没有一个象你这样年纪的小伙子接近过你吗?"

"您也知道,堂奥古斯托……"

"你对他说过什么?"

"有些事情人家是不会说的……"

"这倒也是。你说,你们相爱吗?"

"看在上帝份上,堂奥古斯托……"

"听我说,如果你要哭,我就走开。"

姑娘把头贴在奥古斯托的胸脯上,藏起脸,突然哭了起来,却又竭力忍住抽噎。

"这个姑娘就要晕倒了,"奥古斯托心想,一边抚摩着她的头发。

"安静些,安静些!"

"那个女人……?"萝莎丽奥忍住泪问道,没有抬起头来。

"哎呀,你还记得?那个女人完全拒绝我啦。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她的青睐,现在我彻底失去她了,彻底失去了!"

姑娘抬起头来,正视着他的脸,仿佛要看看他是不是讲的真话。

"您想欺骗我……"她喃喃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欺骗你?噢,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说,你有没有意中人?"

"我什么也没说过啊……"

“安静点，安静点！”他让她挨着他坐在沙发上，自己却站起身子，在房间里踱了起来。

他又瞟了她一眼，见那个可怜的姑娘脸色变了，浑身发抖，便心里明白了，她感到自己没有人保护，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他，隔着一点距离，就象一个罪犯在检察官面前，快要瘫下来似的……

“真的！”他朗声说道。“我们靠得愈近，就愈安全。”

他又坐了下来，重新让她坐在他的膝上，用双臂箍住她，把她搂在怀里。可怜的姑娘把一条手臂搁在他的肩膀上，好象撑着他似的，又把脸藏在他的怀里。她听到他怦怦的心跳声，惊叫起来。

“您身体不好吗，堂奥古斯托？”

“谁身体是好的呢？”

“您要我叫人拿点什么来吗？”

“不要，不要，让它去。我知道自己是什么病。我需要去旅游。”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能陪我去吗？”

“堂奥古斯托！”

“别再称我‘堂’了。你能陪我去吗？”

“听您便吧……”

奥古斯托突然感到一阵迷雾侵入脑际，血管里的血液搏动起来，胸口透不出气。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他吻起萝莎丽奥的眼睛来，萝莎丽奥只好闭上眼睛。他蓦然立起身来，放开她，说道：

“离开我吧！离开我吧！我害怕！”

“害怕什么？”

姑娘那种出乎意料的镇静态度越发使他恐慌了。

"我害怕,不知道害怕谁,害怕你,害怕我自己。什么都害怕!害怕莉杜薇娜! 哎,你走吧,走吧,不过你会回来的,是不是? 你会回来吗?"

"您要我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来。"

"你陪我去旅行,好不好?"

"听您吩咐吧……"

"走吧,现在走吧!"

"可那个女人……"

奥古斯托猛地冲到已经站了起来的姑娘跟前,一把抓住,往怀里一搂,把他干乎乎的嘴唇凑到她的嘴唇上,却没有吻她,只是嘴对着嘴贴了一忽儿工夫,突然离开了,摇摇头,然后放开她说:

"好,去吧!"

萝莎丽奥走了。她刚出去,奥古斯托就好象在山中跑了很多路似的,感到筋疲力尽,往床上一躺,熄了灯,自言自语起来:

"我对她说了谎,也对自己说了谎。老是这样! 一切都是幻想,不过是幻想罢了。人一开口就说谎;在自言自语时,就是说,在意识到自己在思考时,就对自己说谎。除了肉体的生活,没有别的真理。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为说谎而创造出来的。我曾经听我们的哲学家说过,真理同语言一样,也是社会的产物,是大家都相信的东西;因为相信它,彼此才了解。凡是社会的产物都是谎言。"

他忽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舔他的手,惊叫起来:

"啊,是你在这儿,奥费奥? 你不会说话,就不会说谎。我甚至认为你不会犯错误,也不会对自己说谎。既然你是家畜,也必定会沾染上一点人的习气……我们只会说谎,摆架子。创造出语言来是为了渲染我们的感觉和印象……也许是为了相信这些

感觉和印象。语言以及通常的各种表达方法，如接吻，拥抱……我们只会各自表演各人的角色。我们全是剧中的人物，全是戴假面具的人，全是演员；谁也没有对自己所说的和所表现的感到痛苦和欢乐，或许他以为自己感到痛苦或欢乐；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我们心里都很平静。我现在在这里独自演戏，既做演员又当观众。只有肉体上的痛苦才使人真正感到痛苦。唯一的真理是生理学上的人，不说话的人，不撒谎的人……"

他听到一声轻微的敲门声。

"有什么事？"

"今天您要不要吃晚饭？"莉杜薇娜问道。

"当然要吃；等一下，我就来。"

"然后我就去睡觉，今天也跟往常一样；她也要睡觉的。萝莎丽奥会睡觉吗？我扰乱了她心头的平静没有？她态度自然，是纯朴呢还是狡诈？也许没有比纯朴更狡诈的了；或者说得确切点，没有比狡诈更纯朴的了。对，对，我早就认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比纯朴更……更……怎么说呢？……更不要脸的了。她顺从我时的那种处之泰然的态度，使我感到害怕——我不知害怕什么——的那种泰然自若的神情，只不过是单纯而已。她提到'那个女人'，是吃醋，对不对？也许是吃醋吧？大概只有产生醋意的时候才会产生爱情；向我们揭示爱情的是醋意。不管一个女人多么爱一个男人，也不管一个男人多么爱一个女人，他们不会觉察到他们爱上了人，也不会对自己说他们爱上了人，就是说，只有在他看到她端相另一个男人或者她看到他端相另一个女人时，才真正爱上了。倘若世界上只有一男一女，没有社会，他们就不可能相爱。总要有一个拉皮条的：塞莱丝蒂娜①；而塞莱丝蒂娜就是社会。是个大拉皮条的！这倒不错！对，是个大拉皮条的！

尽管只靠语言。所以爱情这玩意儿，是另一种谎言。是生理上的需要吗？呸，生理上的需要不是爱情，也与爱情没有相似之处。因此这是真理！哎……我们走吧，奥费奥，我们去吃晚饭。这确实是真理！”

十九

两天后，仆人报告奥古斯托，说有位太太想见他，要跟他谈谈。他出去接待，见是堂娜埃梅琳达，便说道：

“是您啊？”

“您怎么不愿再去看我们……”她答道。

“太太，您一定了解，”奥古斯托说，“最近我到府上去过两次，一次是与欧赫妮娅单独在一起，一次是她不愿见我。受到这两次冷遇以后，我不该再去了。我要履行我说过的话，维持我做过的事，但是我不能再到那里去……”

“是欧赫妮娅差使我来找您的……”

“是她差使的？”

“不错，是她差使的。我不知道她同男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她不愿听人提到他，她对他很气愤。有一天，她一回到家里，就关上房门，晚饭也不肯吃。两眼哭得红通通的，这种眼泪发烫，您知道吗，是愤怒的眼泪……”

“噢！难道眼泪也有分别吗？”

“当然有。有的眼泪使人神清气爽，心情轻松，有的眼泪使人

---

① 塞莱丝蒂娜：西班牙作家费尔南多·德·罗哈斯《塞莱丝蒂娜》一书中的人物。

火烧火燎，压抑难受。她哭了，不肯吃晚饭。她一再对我说她那句口头禅，你们这些男人都是粗人，简直是没有教养。这几天她气鼓鼓的，心情坏透了。昨天她才叫我去，对我说，她很后悔，不该对您说那些话，说她太过分了，对您不公平，说她认识到您的意图是正直的、崇高的，说她不但希望您原谅她说您想收买她的那种话，而且她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她对这一点特别强调。她说，她首先希望您相信她，她说那种话，是出于一时情绪冲动，出于气恼，并不是她果真那么想……”

“我相信她不是那么想的。”

“后来……后来，她就委托我运用外交手腕弄清楚……”

“最好的外交手腕，太太，就是不要使用外交手腕，特别是对我……”

“后来她央求我弄清楚，如若她接受您的礼物——就是您替她赎回来的那幢房子——而不承担任何义务，您会不会生气……”

“不承担义务是什么意思？”

“噢，对，就是说，她接受礼物，就是当作礼物接受。”

“假如我送给她的是名实相符的礼物，她又怎么接受呢？”

“她说她准备接受您慷慨的馈赠，来表示她的友好态度和真诚悔悟，但这并不意味……”

“够啦，太太，别说啦！看样子她现在又在不知不觉地侮辱我……”

“不是故意的……”

“有时无意中使人受到的侮辱，据说是最厉害的侮辱。”

“我不懂……”

“很清楚嘛。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集会，出席者当中有个人

认识我，他连个招呼都没有跟我打一下。出来时，我就这个事对一个朋友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可朋友却说：'您别见怪，他不是故意这么干的；也许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您到场。'我回答他说：'那么无礼透顶的是，不是他没有向我打招呼，而是他没有发觉我到场。''这不是有意的；他是个心不在焉的人……'他对我说。我又对他说：'最大的无礼就是所谓非故意的无礼，没有比在人们面前心不在焉更无礼了。'太太，这同人们愚蠢地称之为无意的忘却一样，好象可以有意忘却什么东西似的。无意的忘却往往就成为无礼。"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堂娜埃梅琳达太太，我的意思是说，她请求我原谅她说的那种侮辱人的话，什么我想用礼物收买她，迫使她感恩戴德，既然如此，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又要接受我的礼物，还要声明不承担义务。什么义务，嗯，什么义务？"

"您别这么激动，堂奥古斯托！……"

"我怎么会不激动，太太，我怎么会不激动！难道这个……姑娘要嘲笑我，想要弄我？"说这话时他想起了萝莎丽奥。

"看在上帝份上，堂奥古斯托，看在上帝份上！……"

"我已经说过，典契赎回来了，我把它毁掉了；倘使她不收回她的房屋，也与我无关。她是不是感谢我，我不在乎！"

"堂奥古斯托，您别这样！她只想同您言归于好，重新做朋友！……"

"对了，现在她与另一个男人闹翻了，是不是这样？以前我是另一个男人，如今我变成了这一个男人，对不对？眼下她想钓我上钩，是吗？"

"可我没有说过这种话！"

“是没有说过，不过我可以猜想到。”

“那您完全错了。因为正好在我的侄女说了我刚才告诉您的那番话以后，我暗示她，劝告她，既然她与那个又懒惰又没出息的男朋友吵翻了，那就尽力征服您，嗯，您懂我的意思吗……”

“要她重新赢得我的心……”

“对，我在劝告她时，她对我说了无数个‘不’字；她说她推崇您，尊敬您，可以做朋友，仅仅是做朋友；但是她不喜欢您做丈夫；她只愿意嫁给她已经爱上的那个男人……”

“她没法爱上我，是不是这样？”

“不，她并没有这么说……”

“哦，对了，这也是外交手腕……”

“为什么？”

“对，您来的目的，不仅要我原谅这个……姑娘，而且看看我是否同意向她求婚，是不是？事情谈妥了，嗯？她就会顺从……”

“我向您发誓，堂奥古斯托，我以先母——愿她早进天堂——的名声向您发誓，我向您发誓……”

“别忘记第二诫，不要发誓……”

“我胆敢说，是您忘记了——当然是无意的——我是谁，忘记了我是埃梅琳达·鲁伊斯-鲁伊斯……”

“假使是这样……”

“对，是这样，就是这样，”她说这话用的是不容置疑的口气。

“那么……那么……您就告诉令侄女，说我对她的解释很满意，并深表感谢，说我仍然做她的朋友，一个忠实高尚的朋友，但仅仅是朋友，只是朋友，如此而已……可不要对她说我不是一架可以任人随意弹弄的钢琴；不是一个今天挥之即去，明天呼之即来的男人；不是一个填空的情人；也不是二把手……”

"您别这么激动！"

"不，我根本没有激动！就这么吧，我继续做她的朋友……"

"您很快就去看我们吗？"

"这……"

"您要知道，假如您不去，那个可怜的姑娘就会不相信我的话，她会感到难过……"

"可我打算到很远的地方作一次长期旅行……"

"在走之前，您去辞行一下！"

"再瞧吧……"

他们分手了。堂娜埃梅琳达回到家里，把她同奥古斯托谈话的情况告诉了侄女，欧赫妮娅心下暗想道："一定有另一个女人；现在我非要重新征服他不可。"

只剩一个人时，奥古斯托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也在思量："她想要弄我，好象我是架钢琴……把我丢掉，把我拣起来，再把我丢掉……把我当作填空的……她可以说她想说的话，她正在谋求我再去追求她，围着她团团转……仿佛我是一个玩偶，一个可笑又可鄙的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可以替她报复，或许还要使另一个男人争风吃醋，叫他回心转意……可是我有我的性格，我的确有我的性格，我就是我！对，我就是我！我应当把这归功于欧赫妮娅，怎么好否认呢？是她唤醒我对爱情的本能；但是这种本能一觉醒，活跃起来，就不需要她了。女人有的是。"

想到这里，他禁不住笑了起来。他想起了维克托说的那句话。刚结婚的赫瓦西奥告诉他们，说他打算同妻子一起到巴黎去小住，维克托就对他说道："你同老婆一起去巴黎？这无异于带着鳕鱼到苏格兰去！"奥古斯托听了这话笑得前仰后合。

他又继续想下去："女人有的是。罗莎丽奥那狡黠的纯真或

者说纯真的狡黠是多么富有魅力啊！她简直是夏娃的脱胎！是一个多么迷人的小妞儿！欧赫妮娅使我从抽象降低到具体，但萝莎丽奥却把我引向一般，有那么多令人倾慕的女人，那么多……那么多欧赫妮娅！那么多萝莎丽奥！不，不，谁也不能耍弄我，何况一个女人。我就是我！我的灵魂可能是渺小的，但毕竟是我的！”他感到他那个“我”兴奋若狂，好象在不断扩大、膨胀，觉得屋子太窄了，便走到外面，让“我”有个广阔宽敞的天地。

他一踏上大街，见到头上的天空和熙来攘往的人们——他们各有各的事情或者各有各的爱好，没有注意他，当然是无意的，也没有理会他，准是不认得他——，就感到“我”——就是那个“我就是我！”的“我”——渐渐缩小，缩小，回归到体内，找一个角落躲藏起来不让别人看到。大街酷似电影院，而他觉得自己象是电影里的人，一个银幕上的影子，一个幻影。混杂在人群中，迷失在既不认得他又不注意他的、熙来攘往的人堆里，总是使他产生这样的印象，恍若沉浸在辽阔的大自然中，置身在寥廓的天空下，沐浴着四面八方吹来的飕风。

只有独自一人时他才感觉到自己；只有独自一人时他才能对自己说话，或许是要自己相信：“我就是我！”而在其他人面前，夹杂在忙忙碌碌的或者心不在焉的人群里，他就感觉不到自己了。

这样他来到了一个幽静的小花园。他居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区，花园就坐落在那个地区的一个僻静的广场上。这个广场象个静静的蓄水池，总有几个孩子在那里戏耍。有轨电车不经过那里，小汽车也几乎不到那里，只有一些老人在天高气爽的秋天下午去那里晒晒太阳。七叶树给围在栅栏里，十多片叶子经

北风一吹，在石板地上打着滚，或者覆盖在木凳的座位上。木凳总是漆成绿色，嫩叶色。城市里的这些树木都是培植出来的，栽得整整齐齐，在天不下雨的时候，定时从灌溉渠里得到水；它们把根伸展到广场的石板地下面。这些被囚禁的树木等待着太阳在屋顶上升起来又落下去。这些遭禁锢的树木也许向往着远方的大森林。这些树木用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奥古斯托。树顶上有几只也是城市里的鸟儿在鸣叫。它们会避开孩子，有时走近那些抛面包屑给它们的老人。

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那个广场的绿凳上，眺望屋顶上那火烧似的落日，有时一只黑猫爬到烟囱上，在熔金般的绮丽霞光中显得轮廓分明，这种情景有过多少次啊！时值秋天，落叶纷纷。那些叶子象葡萄叶那么阔，象木乃伊的手那么薄，落在广场中央那砌着花坛、摆着花盆的小花园里。孩子们在枯叶里戏耍，说不定是在比赛堆枯叶，没去注意火红的落日。

那天他来到那个静悄悄的广场上，先把凳上的枯叶清除掉——要知道这是秋天——，然后坐了下去。象往常一样，有几个孩子在旁边玩耍。一个孩子将另一个孩子推到七叶树树干上，把他顶得紧紧的，说道：

“你已经被囚禁在这儿，你被强盗们抓住了……”

“难道我……”另一个发起火来。

“不，你已经不是你……”头一个孩子打断他的话。

奥古斯托不想再听下去，便立起身来，坐到另一张凳子上。他暗自寻思：

“大人们也是这么做游戏。你不是你！我不是我！这些可怜的树木，是不是它们呢？它们的叶子落得很早，比森林中的同类树木要早得多，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柯。这些枝柯在电灯光下把参

差不齐的影子投到石板地上。一株被电灯照亮的树！春天，当电弧把树冠照得象金属一般亮闪闪的时候，那景象是多么奇特，多么玄乎啊！在这里，没有风来摇撼它们！……这些不幸的树木享受不到一个乡间黑夜的乐趣，享受不到一个满天星斗的月黑之夜的乐趣！仿佛人在把每株树栽在这里的时候，就对它们说过：'你已经不是你了！'怕它们忘记这一点，给它们装上夜间照明的电灯……免得它们睡觉……这些可怜的、熬夜的树木啊！不，不，他们休想象耍弄你们那样耍弄我！"

他站了起来，在一条条街上转悠着，活象个梦游病患者。

二十

去不去旅行呢？他已经对人说过要去。先是对萝莎丽奥说的。说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清楚在说什么，不过是要说点什么，不如说是想找个借口，问她是否能陪他去。后来又对堂娜埃梅琳达说过，为的是要向她证明……什么？说要去旅行是想证明什么呢？随便什么！但是他已经脱口而出，说过两次，要到远方去长期旅行。他是个有性格的人，他就是他。他一定要成为一个言而有信的人吗？

言而有信的人先讲一事，继而仔细考虑，最后才干，成败得失，在所不计；言而有信的人既不修正说过的话，也不食言。他说过他要到远方去长期旅行。

到远方去长期旅行？为什么？有何目的？怎么走？上哪里去？

仆人报告，说有位小姐想见他。

"一位小姐？"

"是的，"莉杜薇娜说。"我想是……那位钢琴师……"

"欧赫妮娅！"

"正是她。"

他愣住了。厌烦的思想在脑子里一闪，他忽然想到一个主意：就说他不在家，把她打发走。他心里思量："她要来征服我，把我当作玩偶一样戏弄，要把我变成她的玩具，叫我替代另一个男人……"接着他又改变了想法："不，一定要显示一下力量！"

"就说我马上就来。"

他被这个女人的大胆迷住了。"我得承认她是个真正的女人，确实有个性。好勇敢！好果断！一双眼睛多美啊！不，不，不，她休想使我屈服！她征服不了我！"

奥古斯托走进客厅时，欧赫妮娅站在那里。他打了个手势，请她坐下，但她没有坐，却高声说道：

"堂奥古斯托，他们欺骗了您，同样也欺骗了我！"

这个可怜的人感到无言可对，不知说什么是好。两人坐了下来，接着是短暂的沉默。

"哦，我已经说过，堂奥古斯托，有关我的情况他们欺骗了您，而有关您的情况他们又欺骗了我。就是这些。"

"不过我们彼此已经谈过了，欧赫妮娅！"

"您别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啦！"

"是的，过去的事情已经永远不复返了，只能这样。"

"您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希望您不要把我接受您慷慨相送的礼物看作另有用意。"

"小姐，我也希望您不要把我送礼物给您当作别有用心。"

"这么看来，是以心换心啰。现在，我们应当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必须告诉您，既然发生了那些事情，我对您说了那些话，

我除了向您表示最真诚的感谢以外，即使我愿意，也不能试图以别的方式来报答您这种慷慨的馈赠。至于您，我认为……”

“一点不错，小姐，从我来说，既然发生了那些事情，在我们最近一次会面时您对我说了那些话，令姑母又把情况告诉了我，我也猜着了几分，即使我想要，也不能为我的慷慨索取报酬……”

“这么说来，我们意见一致了？”

“完全一致，小姐。”

“我们又可以做朋友，做好朋友，做真正的朋友了？”

“当然可以。”

欧赫妮娅把皮肤细嫩的手伸给他——手象雪一样白，也似雪一样冷，纤纤的手指生就是弹琴的。他把她的手握在他这会儿在发抖的手里。

“那么我们做朋友吧，堂奥古斯托，做好朋友，虽说这种友谊对我……”

“什么？”

“也许在众人看来……”

“怎么样呢？说吧，说吧！”

“有了最近这番痛苦的经历，我放弃了某些东西……”

“请您说得更明白一点，小姐。不该把话只说一半。”

“好吧，堂奥古斯托，就把话讲清楚吧。在发生那些事情以后，我们的熟人又知道您替我把祖产赎了回来送给了我，您以为还可能有人来追求我吗？”

“这个女人真是个魔鬼，”奥古斯托心里思量。他低下头，望着地上，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到欧赫妮娅在偷偷地擦眼泪。

"欧赫妮娅！"他叫了一声，嗓音发抖。

"奥古斯托！"她柔顺地低声说。

"您看我们怎么办呢？"

"啊，没有办法。这是命运安排的，纯属命运。我们都是命运的玩物。真倒霉！"

奥古斯托离开扶手椅，坐到沙发上，紧挨着欧赫妮娅。

"你听我说，欧赫妮娅，看在上帝份上，你别要弄我了！命运之神就是你；在这里除了你，没有别的命运之神。是你在吸引着我，牵制着我，把我弄得象陀螺一样团团转；是你使得我发疯；是你迫使我违背我最坚定的决心；是你搞得我不是我……"

他用手臂箍住她的脖子，将她拉过来，搂在怀里。她泰然地摘下帽子。

"对，奥古斯托，是命运把我们弄到这种地步的。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会对我们自己不忠不诚；看来你不会象我在失去理智时对你说的那样想收买我，看来我也不会象你对我说的那样使你变成一个替身，一个代理人，一个二把手。我只不过想酬报你的慷慨……"

"不管以什么方式出面，欧赫妮娅，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由谁来评判？"

"由我们自己来评判。"

"为什么，我的欧赫妮娅……"

他又把她搂紧了，吻起她的前额和眼睛来。可以清晰地听到两个人的呼吸声。

"放开我吧！放开我吧！"她说道，一面整整衣服，理理头发。

"不，你……你……你……欧赫妮娅……你……"

“不，不，不可能……”

“难道你不爱我吗？”

“爱这玩意儿……谁知道爱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

“那么这算什么呢？”

“这是……不幸的片刻，后悔的产物……我也说不清楚……有些事情需要考验……再说，奥古斯托，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做朋友，做好朋友，只做朋友吗？”

“是的，不过……那你所谓牺牲是什么？是指因为你接受了我的礼物，做我的朋友，只是做朋友，不会有人追求你吗？”

“噢，这不要紧，我已经作出决定了！”

“也许是在你们决裂以后吧？”

“也许是……”

“欧赫妮娅啊，欧赫妮娅！”

这时传来敲门声，奥古斯托浑身发抖，脸涨得绯红，用手巴巴的声音问道：

“有什么事？”

“萝莎丽奥在等您！”回答的是莉杜薇娜的声音。

奥古斯托陡然脸色变得煞白。

“啊！”欧赫妮娅叫了起来。“我在这里碍事。她……萝莎丽奥在等您。您看我们只能做朋友，做好朋友，做很好的朋友吧？”

“欧赫妮娅……”

“萝莎丽奥在等您……”

“假如你拒绝我，欧赫妮娅，假如你拒绝我，说我想收买你，其实是因为你另有所爱，那我怎么办呢？我见到了你，才懂得了

爱。也许你不知道绝望是什么意思吧？无所寄托的爱意味着什么吧？”

“得啦，奥古斯托，握握手吧。我们还会再见的，不过您要记住，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过去的事情还没有过去，没有！没有！没有！”

“好啦，好啦，萝莎丽奥在等您……”

“看在上帝份上，欧赫妮娅……”

“是啊，没有什么希奇。以前他……毛里西奥等过我。我们还会再见的。我们会对自己又真诚又忠实的。”

她戴上帽子，把手伸给奥古斯托，奥古斯托抓住她的手，拉到嘴唇边吻了几下。然后她走出去，他送她到门口。他看着她动作优美、步伐坚定地走下楼梯，看了一会儿。她从下面的楼梯平台上举起头来，送了一个秋波，向他挥手告别。奥古斯托回过来，走进会客室，见萝莎丽奥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篮子，篮里放了熨好的衣服，便没有好声气地说道：

“有什么事？”

“我认为，堂奥古斯托，这个女人在哄骗您……”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凡是跟您有关的事情都跟我有关系。”

“你是想说，我在欺骗你……”

“这对我倒无关紧要。”

“你要使我相信，尽管我让你满怀希望，你并不吃醋，是吗？”

“堂奥古斯托，倘若您知道我是怎么长大的，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您就明白，我虽是个女孩子，却不会妒忌。处于我这种地位的姑娘……”

“别说啦！”

“随你吧。不过我还要说一遍，这个女人在哄骗您。如果不是这样，假使您爱她，她确实中您的意，除了希望您同她结婚以外，我还希望什么呢？”

“此话当真？”

“当然是真的。”

“你几岁啦？”

“十九。”

“过来，”他两只手抓住她两个肩膀，让她面对着自己，凝视着她的眼睛。

脸色变了的是奥古斯托，而不是她。

“姑娘，我真不懂你的意思。”

“我也这么想。”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天真、狡猾、嘲弄，还是过早的堕落……”

“这仅仅是爱。”

“爱？为什么？”

“您想知道为什么吗？假如我说了，您会不会动气？您能答应我不动气吗？”

“好，你说吧。”

“那我就说：因……因……因为您是个不幸的人，可怜的人……”

“你也是。”

“要是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是请相信这个姑娘，请相信……萝莎丽奥。她对您最忠实……甚至胜过奥费奥！”

“永远？”

"永远！"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是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你是真正的……"他正要抱住她。

"不行，现在不行，待到您比较平静的时候，待到不……"

"别再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于是他们道别了。

剩下一个人时，奥古斯托心里寻思："这两个女人要弄得我发疯……我已经不是我了……"

"我觉得少爷应该搞政治或者类似这样的事情。"莉杜薇娜在端饭给他的时候对他说道。"这大概能使您的心思分散一点。"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的？"

"因为一个人自己会排遣比别人替他解闷好……您自己也知道！"

"好吧，那就把你的丈夫多明戈叫来，我一吃好饭，你就告诉他，说我想跟他打盘牌……散散心。"

在打牌的时候，奥古斯托突然把纸牌放在桌上，问道：

"多明戈，你说，要是一个男人同时爱上两个或者更多的女人时，该怎么办？"

"那要看情况。"

"怎么看情况呢？"

"要看情况！要是钱很多、胆子也大，就把她们统统都娶来；要不，就一个也别娶。"

"可是，老兄，头一条就办不到！"

"只要有钱，什么都办得到！"

"要是她们知道呢？"

"她们不会计较的。"

"如果别的女人把她丈夫的一部分爱夺去了，这个女人会不计较吗？"

"只要不限制她花钱，少爷，她对自己得到的那部分爱会感到心满意足。最使女人恼火的，是男人在吃、穿以及其他一切方面，包括奢侈品在内，都管住她；如果让她爱花多少就花多少，那就好了……噢，要是她给他生了几个孩子……"

"生了孩子怎么样？"

"生了孩子，少爷，真正的妒忌就会油然而生。一个母亲容不得别的母亲，或者有可能成为母亲的女人；一个母亲也不会容忍为了别的孩子或者别的女人而让自己的子女受到克扣。如若没有子女，在吃、穿、讲排场、摆阔气方面又不受限制，那她就没有烦恼了……如果一个男人除了一个花费他钱财的女人，另外还有一个不花他分文的女人，那么那个女人不见得会妒忌另外那个不花他钱财的女人；假如非但不花他分文，还给他点好处……若是他把另一个女人倒贴的钱拿来给那个女人，那就……"

"那就怎么呢？"

"那就万事顺当了。请相信我的话，少爷，没有女性的奥赛罗①……"

"也没有男性的苔丝狄蒙娜②。"

"那是可能的！……"

---

①② 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人物。奥赛罗由于嫉妒，将妻子苔丝狄蒙娜扼死。

"可是你说的情况……"

"在我跟莉杜薇娜结婚以前，还没有到少爷家来帮佣的时候，我在好多阔老家里侍候过……我对这些事儿很熟悉……"

"在你们那个阶层里怎么样？"

"在我们的阶层里？嘿！我们不允许自己去干那些享乐的事儿……"

"你把什么叫做享乐的事儿？"

"就是戏剧里、小说中看到的那些事儿……"

"老兄，在你们那个阶层里，因为争风吃醋而犯罪的难道还少吗！……"

"唉！都是因为那些……下贱东西上戏院、看小说的关系；要不……"

"要不怎么呢？"

"少爷，我们大家都爱出人头地，谁也不愿依然故我，而想成为不负众望的人。"

"你倒是个哲学家……"

"我前一个东家也是这么称呼我的。不过，我认为我的莉杜薇娜说得对，您应当搞政治。"

二十一

"真的，您说得不错，"那天下午堂安东尼奥在俱乐部里对奥古斯托说道，当时只有他们两人，待在一个角落里。"您说得对。我的生活中就有一个令人痛苦、令人痛苦之极的秘密。您一定猜到了几分。您难得到寒舍去……是不是可以称为家？不过您大概已经发觉……"

“是的，有种奇怪的东西，某种莫名其妙的哀愁吸引我去……”

“虽然我有子女，有几个可怜的孩子，但是您觉得这个家好象没有孩子，甚至没有丈夫和妻子……”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们是从远处……从很远的地方逃来的；但是有些东西总是跟着一个人一起走，包围着他，缠绕着他，就象神秘的气氛。我那可怜的妻子……”

“是的，在您太太的脸上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一种生活……”

“一种受苦受难者的生活，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噢，堂奥古斯托朋友，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暗中同情，您向我们表示了最深厚的情谊、最深切的同情；为了想摆脱重负，我要再一次向您倾吐我的不幸。这个女人，我孩子们的母亲，并不是我的妻子。”

“我也猜到了。既然她是您孩子们的母亲，既然她象您妻子一样跟您一起生活，那她就是您的妻子了。”

“不。我还有一个妻子……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合法的妻子。我结过婚，但不是同您认识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我孩子们的母亲，也结过婚，但不是同我。”

“啊，二重唱……”

“不，是四重唱，您马上就会明白。我爱上了一个稳重寡言的女人，爱得发狂，爱得神魂颠倒，跟她结了婚；她说话很少，却总是显得象有很多话要说。她那双含情脉脉的蓝眼睛，看上去象睡着了，只是偶尔醒来，散发火花。她整个儿就是这样。她的心、她的灵魂、她的肉体，平常都象睡着了，会突然醒来，恰似惊

醒的，却又很快睡着，宛若生命的闪光熄灭了。多宝贵的生命啊！然后仿佛什么事也不曾有过，好象她把发生的事情都忘记得一干二净。我们恍如总是重新开始生活，似乎我得经常不断地向她求爱。在一次象发羊癫风的时候，我们订下了山盟海誓；我想在下次发作的时候她会在祭坛前说'愿意'的[1]。可我从来没有能使她对我说是不是爱我．婚前婚后我问过她不少次，她总是回答说：'人家不会问这种话的；太蠢了。'有时她说'爱'这个字只有在戏剧里和书本上使用；她还说，假使我在给她的信里写上'我爱你'，她就立即把我撵走。结婚两年多来我们过着很奇特的生活，我每天都得从头开始去征服那个斯芬克司[2]。我们没有子女。有一天她没有在家里过夜，我象发了疯似的，到处去寻找她，第二天我收到一封语气冷淡的短信，才知道她已经同另一个男人远走高飞了……"

"您以前一点都没有怀疑？也没有预料到？……"

"一点都没有。我的妻子经常独自出门，到娘家去，到一些女朋友家里去。她那特有的冷漠态度起了保护作用，使我不去怀疑她。我从来没有在那个斯芬克斯身上看到过蛛丝马迹！跟她一起逃跑的那个男人是个有妇之夫。为了同我的妻子一起远走他乡，他不但抛下了自己的老婆和一个小女孩，而且还把他老婆的全部财产都带走了。这笔财产虽经他任意挥霍过，还是相当可观。就是说，他不仅遗弃了他的妻子，而且还抢走了她的财产，使她破了产。在我收到的那封语气冷淡的短信中，提到拐骗我妻子的那个家伙的倒霉妻子的处境。他是拐骗者还是被拐

① 意即结婚。

② 斯芬克司：希腊神话中的带翼狮身女怪。传说她经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今常用斯芬克司暗喻谜一样的人物。

骗着……我不知道！好几天我睡不着，吃不下，也休息不好，净在我居住的那个城市里最偏僻的地区转来荡去。我差点干出最卑鄙、最下流的缺德事来。待到我的痛苦稍微减轻了一点，我能够思考的时候，我想起了另一个不幸的受害者，想起了那个被人抢去爱和财产、无依无靠的女人。认为这是个良心问题，因为我的女人是造成她不幸的罪魁祸首，既然上帝赐给我财产，我就应当去资助她。"

"其余的我猜得出来，堂安东尼奥。"

"那没有关系。我去看过她。您可以想象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们为我们共同的不幸相对而泣。我心里思量：'都怨我妻子，这个女人才遭到丈夫的遗弃。'我感到——我何不把真情告诉她呢？——一种内心的满足，一种难以捉摸的情绪，似乎我比他更善于挑选，他也会承认这一点。据她后来告诉我，她也有类似的想法，不过要颠倒过来。我资助她，她需要多少就给她多少，起初她拒不接受。'我要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抚养我的女儿，'她对我说。但是我坚持再三，她终于接受了。我建议她做我的管家，跟我住在一起，不消说，我们要远离故乡。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以后，她也同意了。"

"当然是同居了……"

"没有，那是后来的事，要稍微迟一点。那是共同生活的结果，是由报复的心情、无比的怨恨，还有某种说不上来的情绪造成的……我不仅爱上了她，而且还喜爱她的女儿——我妻子的情夫的苦命女儿；我对她产生了父爱，强烈的父爱，我至今都是那么爱她。我非常非常爱她，也许胜过爱我的亲生子女。我抱起她，把她搂紧了，吻她，对着她流泪、哭泣。那可怜的孩子对我说：'爸爸，你为什么哭啊？'我教她这么叫我，她也把我当作爸

爸。她可怜的母亲见我这样哭，也哭了。有时我们的眼泪都落在女儿——我妻子的情夫的女儿、抢去我幸福的那个强盗的女儿——头发金黄的小脑袋上，混合在一起。”

“有一天，”他继续说道，“我得知我的妻子跟情夫生了个儿子。那天我六神不安，经受了从未经受过的痛苦，以为自己要发疯，会自寻短见。到这时候，我才吃醋，吃醋是最没有理性的。我心灵上那似乎已经愈合的伤口又裂开来，流血了……流鲜红的血了！我跟我的妻子，跟我原来的妻子住在一起两年多，却什么也没有！而现在那个强盗……我料想我的妻子完全醒悟了，现在一定如坐针毡。跟我生活在一起的这个女人看出了一点苗头，问我：‘你怎么啦？’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为了小女孩的关系，我们以你相称。‘你别管我！’我回答说。不过弄到末了，我还是和盘托出，她一面听，一面发抖。我想准是我把我这个很厉害的吃醋病传染给她了……”

“当然是在那以后……”

“不是，还要迟一点，而且是通过别的途径。有一天，我们两人跟小姑娘在一起。我让她坐在我膝盖上，给她讲故事，吻她，有一搭没一搭；她母亲走过来，也开始抚摩她。这时那个可怜的小姑娘把一只小手搭在我的肩上，把另一只小手搭在她母亲的肩上，对我们说：‘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不带个小弟弟来跟我一起玩？别的小女孩都有小弟弟，只有我是一个人……’我们听了这话，脸色发白，相互看了一眼，那眼神把我们的灵魂都暴露出来，让我们赤裸裸地看到了自己的灵魂，后来，为了掩盖我们的窘态，便吻起小姑娘来，但是有一吻偏离了方向。那天夜里，在眼泪和醋劲大发之中，我们孕育下那个抢去我幸福的强盗的女儿的第一个弟弟。”

“真是个离奇的故事！”

“我们的爱情——假如您愿意这么说的话——是干巴巴的哑巴爱情，是火与怒组成的，没有温言软语。我的妻子——就是我孩子的母亲——因为我的妻子是这一个，不是那一个，我的妻子，正象您所看到的，有几分姿色，也许说得上漂亮，可她从来不挑动我的欲火，尽管我们住在一起。甚至在我们达到我刚才告诉您的那种地步以后，我都认为自己并不太爱她，后来，我才证实，情况正好相反。有一次，在分娩之后，在我们第四个孩子出生以后，她病了，病得很厉害，我以为她要死了。她失血过多，面色如土，眼皮都合上了……我以为要失去她了。我变得象疯子一样，也面色如土，血都凉了。我躲到一个谁也看不见我的屋角里，跪下去，祈求上帝先杀死我，再让这个圣洁的女人死去。我哭泣，拧自己的肉，抓自己的胸脯，抓得鲜血直流。我这才明白，我的心跟我儿女的母亲的心连得多么紧啊。待到她脱离了危险，恢复了知觉，身子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见她躺在床上，因重新获得生命而露出了笑容，便把嘴凑到她耳边，对她说了我以前从未说过、后来也没有再说过的话。她微微地笑了，笑了，眼睛望着天花板。于是我把嘴贴到她的嘴上，她用两条光胳膊搂住我的脖子，我流泪了，眼泪落到了她的眼睛里。她对我说：‘谢谢你，安东尼奥，为我，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所有的孩子……所有的……所有的……为她，为丽塔……感谢你。’丽塔是我们的大女儿，就是那个强盗的女儿……不，不，是我们的女儿，我的女儿。强盗的女儿是另外一个，是以前称为我妻子的那个女人的女儿。现在您全明白了吧？”

“没有，还有许多事情呢，堂安东尼奥。”

“还有许多事情？”

"对，还有！这么说来，您有两个妻子，堂安东尼奥。"

"不，不，我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就是我孩子们的母亲。另一个不是我的妻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她女儿的父亲的妻子。"

"这种令人伤心的事……"

"法律总归是法律，堂奥古斯托。在另一个人爱情的坟墓上发芽生长的爱情，犹如从另一株植物的腐烂物中吸收养料的植物，更使人伤心。罪恶，是的，别人的罪恶使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结合难道也是一种罪恶吗？他们破坏了不该破坏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把硬扭断的绳头结起来呢？"

"您没有再打听？"

"我们不想再打听。我们的丽塔已经长大成人啦，有朝一日，她出嫁……要用我的姓名，当然是用我的姓名。让法律去干它愿意干的事吧。她是我的女儿，不是那个强盗的女儿。是我把她抚养大的。"

二十二

"哎，怎么样？"奥古斯托问维克托。"您是怎么欢迎'不速之客'的？"

"噢，我决不相信有这种事儿，决不相信！在生的前一天，我们还气得不得了。在他拚命争着出世的时候，埃伦娜简直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你，你，全是你的过错！'她对我说。她有时说：'滚开去，别在我眼前！待在这里你不害羞吗？要是我死了，就是你的过错。'后来她又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可是他生了下来，一切都改变了。我们恍如大梦初醒，又象是燕尔新婚。我

变成了瞎子，弄得昏头昏脑；这个孩子使我失去了理智。大家都说我的埃伦娜因为怀孕和分娩的关系变得难看极了，只剩皮包骨头，少说也老了十年，我却视而不见，觉得她比以前更年轻、更娇媚、更健壮、甚至更丰满。”

“维克托，这使我想起了我在葡萄牙听到的关于fogueteiro①的传说。”

“说吧。”

“你知道，在葡萄牙，烟火，烟火制造术，是一种真正的精湛的艺术。没有见过葡萄牙烟火的人，就不知道用它能制造出千变万状的东西。天哪，多妙的名称啊！”

“您说说传说吧。”

“马上就说。事情是这样的，在葡萄牙的一个乡镇上，有一个制造烟火的人，就是 fogueteiro，他有个极其漂亮的老婆，她简直是他的安慰，他的宝贝，他的骄傲。他爱她爱得发狂，不仅如此，他还引为自豪。他使其他男人不胜羡慕——可以这么说——感到得意；他同她一起散步，仿佛在对他们说，‘你们看到这个女人吗？你们喜欢吗？喜欢，是不是？她是我的，只属于我！你们统统见鬼去吧！’他一味地称赞老婆的美貌和美德，甚至认为她是他制造最美的烟火的鼓励者，是他烟火的缪斯。有一次，他在做准备，他那位标致的老婆跟平常一样，站在他身旁鼓励他，突然火药着火，发生了爆炸，夫妻两人都受了严重的烧伤，昏迷了过去，被人背了出来。老婆的面孔和上半身大部分都被烧伤了，变得丑陋不堪。幸亏那个 fogueteiro 眼睛瞎了，看不见他老婆那被毁了的容貌。在那以后，他仍然为他老婆的美丽而感到

① 葡萄牙文，意为“烟火制造者”。

骄傲，在大家面前称赞她，跟她（她如今变成了他的引路人）并排走着，依旧摆出一副挑衅的、不可一世的样子。'你们见过更美的女人吗？'他问道。凡是知道底细的人都同情这个不幸的 fogueteiro，夸他老婆很漂亮。"

"这么说来，在他心目中，她仍然是很好看啰？"

"也许比以前更好看了，正象你觉得你的妻子在生了那个'不速之客'以后更可爱一样。"

"你别这么叫他！"

"这是你想出来的叫法。"

"是的。不过，我不愿意听到别人这么叫他。"

"往往是这样：我们给某人取的同样一个绰号，在别人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听起来就不一样。"

"是的，据说谁也辨别不出自己的声音……"

"也认不出自己的面孔。起码我可以对您谈谈我的情况，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在没有旁人看到的时候独自一个人照镜子。到临了我会怀疑起我自己的存在来，以为自己身在梦境，是个虚构的人物，把自己看作另外一个人……"

"你别这样看自己……"

"没有办法。我有内省的怪癖。"

"那么你变成苦行僧了，据说，他们都静观自己的肚脐。"

"我认为，倘若一个人听不出自己的声音，也认不得自己的面孔，那他对自己的、真正属于他的、犹如他身子一部分的东西也不可能了解……"

"比如自己的妻子。"

"一点不错。我觉得要了解那个跟自己共同生活在一起、终于成为我们一部分的女人大概是不可能的。你听到过我们最伟

大的诗人之一——坎波亚莫尔①谈到这种情况的话没有？”

“没有；他怎么说？”

“他说，一个人结婚的时候，如若真正是爱上的，他头一次碰到妻子的肉体，不可能不激动，也不可能不被肉欲弄得火烧火燎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习惯了。有朝一日，他摸妻子的光大腿就象摸自己的大腿一样。这时，假如妻子的大腿不得不截去，他就会痛得象自己的大腿被截去一样。”

“这倒是真的。你想象不到在她分娩的时候我感到多么痛苦！”

“她更痛苦。”

“也许是！……既然她已经成了我身上的某种东西，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人家说她人变了模样，脸变丑了，我不大理会，就象一个人觉察不到自己变老、变丑、变了模样一样。”

“你当真以为一个人觉察不到自己变老、变丑吗？”

“是的，尽管他这么说。若是渐渐变的，就不易觉察。假如是突变，就……至于一个人会觉得在衰老，这怎么可能呢！他只会感觉到他周围的事物在变得陈旧或者焕然一新。这是我生了儿子以后的唯一感受。你要知道，父母经常会指着自己的子女说：‘就是这些孩子，就是他们使得我们老起来！’看着儿子在成长，我想，这是最愉快也是最可怕的事情。如果你幻想青春长在，你就别结婚，奥古斯托，就别结婚。”

“要是不结婚，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消磨时间呢？”

“做哲学家。”

“难道结婚不是最好的哲学学校吗？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哲

① 坎波亚莫尔(1817—1901)：西班牙诗人。

学学校。”

“不是，老兄，不是！多少伟大的哲学家都是独身汉，你没有看到吗？你想想看，除了那些当修道士的哲学家以外，还有笛卡儿[①]、帕斯卡[②]、斯宾诺莎[③]、康德[④]……”

“你别跟我谈那些独身的哲学家了！”

“就谈苏格拉底吧。他在临死的那一天，怕他的妻子汉蒂帕弄得他心神不宁，把她支使走了，你还记得吗？”

“你也别跟我谈这个，我不相信，柏拉图讲的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一篇小说罢了……”

“或者说是一篇 nivola ……”

“随你怎么说吧。”

奥古斯托陡然中断了谈话，扬长而去。

在大街上，一个乞丐走到他跟前说道：

“看在上帝份上，少爷，施舍点吧，我有七个孩子！……”

“不该生这么多啊！”奥古斯托没有好声气地回答说。

“我倒想看看您处于我的地位怎么办？”那个乞丐顶了他一句，接着又说，“要是我们穷人不生几个孩子……来侍候富人，您还能指望我们什么呢？”

“你说得有理，”奥古斯托回答说，“你可以当哲学家，喏，拿去！”说着给了他一个比塞塔。这位仁兄马上就到最近的一家酒店去花掉了。

---

①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

② 帕斯卡(1623—1677)：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

③ 斯宾诺莎(1623—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④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

二十三

可怜的奥古斯托嗒然若丧。他不但象比里丹的驴子① 那样处于欧赫妮娅和萝莎丽奥之间，而且还爱上了他看到的几乎所有的女人。这个趋势有增无减，他终于发现了可怕的事情。

“走吧，走吧，莉杜薇娜，看在上帝份上，走吧，别管我！好啦，走吧！”有一次，他对女仆说道。

她刚走掉，他就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两手托着头，自言自语道：“可怕，实在可怕！我好象不知不觉地甚至爱上了……莉杜薇娜！可怜的多明戈啊！那是没有疑问的。她虽说已经五十岁，却仍然很好看，长得胖胖的；有时她从厨房出来，卷着袖子，露出两条圆滚滚的手臂……咳，简直叫人发疯！还有那个双下巴和脖子上的皱纹！……可怕，真可怕，实在太可怕了……”

“过来，奥费奥，”他抱起小狗，继续自语道，“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在我没有下决心结婚之前，我怎么才能防微杜渐呢？哎呀，有主意了，奥费奥，有个高明的主意，我们把那个折磨我的女人变成研究对象。我专心研究妇女心理学，你觉得怎么样？对，对，我要写两篇专题文章：一篇题为《欧赫妮娅》，另一篇题为《萝莎丽奥》，副标题是《对妇女之研究》。这两篇文章会立即风靡一时的。奥费奥，你觉得我的主意怎么样？”

他决定去请教安托林·桑（就是桑切斯）·帕帕里戈普洛

① 比里丹（1300—1358?）：法国哲学家。他认为自由就是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有个反对他的人仿照他的理论，用于这样一个例子：一头驴子在同样两捆饲草中间决不定选择哪一捆，结果饿死了。有人想出了“比里丹的驴子”这句话来嘲笑他的理论。在这里的意思是：“不知选择哪一个好。”

斯。此人当时正在研究妇女，不过他研究的是书本上的，而不是生活中的妇女。

帕帕里戈普洛斯正所谓是博学之士，年纪很轻。他阐发祖国那些湮没无闻的光辉业绩，定能给祖国增添荣誉。如果说帕帕里戈普洛斯的名声在那些不安静的、想靠吵吵闹闹来引起公众注目的青年中间还不够响亮的话，那是因为他掌握了力量的真正内在特性：耐性。他既尊敬公众又尊重自己，他要待到他作好充分准备、觉得脚跟已经站稳的时候才出头露面。

他非但没有异想天开地寻求那建筑在别人无知基础上昙花一现的名声，而且还要在他已经在构思的所有文学作品中追求人类所能达到的完美，力求不越出普通情理和高雅情趣的范畴。他不愿让人听他唱得走了调的东西，而是要用训练有素的歌喉把纯正优美的民族交响曲唱得更加悦耳动听。

帕帕里戈普洛斯头脑清醒，思路清晰，没有丝毫模糊，也没有一点混乱。他以道地的西班牙语思考，没有一点那使人厌恶的北方雾的迹象，也没有巴黎林荫大道上的颓废派的味道，用的是纯正的西班牙语。所以他思考得缜密、深刻，他的思想是与民族之魂相适应的，民族养育了他，他的精神从民族中吸取养分。他认为极北地区的雾在那些爱喝增加了酒精含量的啤酒的酒鬼中间是合适的，但在天晴气朗，生产有益于健康、加石膏① 的瓦尔德佩尼亚斯葡萄酒的西班牙就不相宜。他信奉命途多舛的贝塞罗·德·本戈亚的哲学。本戈亚把叔本华称做怪物，断言：倘若叔本华饮瓦尔德佩尼亚斯葡萄酒，而不是喝啤酒，他就不会想到那些观点，也不会成为悲观主义者。他还说，神经衰弱是由多

---

① 在葡萄酒里加石膏，使其色美味醇，并起防腐作用。

管闲事造成的，用公驴的排泄物能治好。

帕帕里戈普洛斯认为，归根到底，一切都是形式，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内在形式，宇宙本身也是一个各种形式相互配合的万花筒；他认为，凡是流传了不少世纪的伟大作品全是靠着形式存在的。他象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们那样精心地锤炼他将来用于写作的语言。

他坚定不移地抵制新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各种思潮，反对那种关心所谓社会问题的有害风尚。他深知社会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是解决不了的；贫富是永远存在的；除了指望富人乐善好施和穷人逆来顺受以外，别无良策。因此他避开所谓的争论，躲藏到纯艺术那最清净的领域中去！七情六欲的污垢飞不到那里，却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逃避人生幻灭的称心如意的安身之处。他厌恶那无益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只会使那些有才智的人沉湎于无补于事的幻想和难以实现的空想之中。他热爱他所崇拜的西班牙，有许多西班牙儿女既不了解西班牙，又要诋毁西班牙。他热爱向他提供写作素材的西班牙，他将来要靠那些作品来扬名。

帕帕里戈普洛斯把大量精力用于研究我们人民过去的私生活。他的工作是忘我的、踏实的。他力求在同胞们的心目中恢复往昔——即是我们祖先的现时。他了解那些试图以纯属幻想方式来做到这一点的人走错了路，就多方搜寻各类古代文献资料，以便把无所不包的史学大厦建筑在牢固的基础上。过去的事件，尽管看上去微不足道，在他看来，却是无价之宝。

他知道必须学会在一滴水中看到世界。他知道古生物学家能凭一块骨头设想出整只动物，考古学家靠一个陶罐的把手能勾勒出全部古代的文明。他也知道，不应该象幽默表演家那样

用显微镜观看星体，用望远镜观察纤毛虫，看得糊里糊涂。然而他知道一个有天才的考古学家只要有一个陶罐的把手，就能修复一件被湮没的艺术品。出于谦逊，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天才。他认为有两个把手比有一个把手好，越多越好，最好有一只完整的罐子。

"凡是在延性上看来有所得的东西，在强度上就会有所失。"这就是他的座右铭。他也知道，在一部专著中，或者在一篇论文中，可以阐述全部哲学。而且他尤其相信劳动分工的奇迹和大批忘我的青蛙解剖者、词汇采录者、日期推算者以及各种液体计滴者给各门科学带来的巨大进步。

特别引他注意的，是我们文学史上最棘手、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普鲁登西亚①的出生地问题。然而，据说，由于爱情上受到一些挫折，他最近致力于研究以往数百年的西班牙妇女。

在那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著作中，必须看到而且应该赞叹帕帕里戈普洛斯的才思、明智、眼力、惊人的历史直感和批判的锐利深刻。必须看到他这种品质，注重具体的、活的东西，而不在意抽象的纯理论，还必须看到他所处的境地。他的每篇论文都是归纳逻辑的全过程，都是象李昂奈特②论述柳树毛虫的著作那样的不朽之作，最重要的，是他酷爱神圣真理的明证。他对别出心裁就象对瘟疫一样，避之惟恐不及。他认为，只有养成尊重神圣真理的习惯，哪怕是最起码的，我们才会充分地对真理表示应有的崇敬。

他打算出《卡利拉和狄姆纳》③寓言集的普及本，加一篇序

---

① 普鲁登西亚(348—415?)：信基督教的拉丁诗人，出生于西班牙。

② 李昂奈特(1707—1789)：荷兰昆虫学家。

③ 《卡利拉和狄姆纳》系印度寓言集，一二六一年由阿拉伯文译成西班牙文。

言，论述印度文学对中世纪西班牙的影响。要是他能出版这本书多好呀！因为读了这本书，劳苦大众准会不再上酒店，不信那套宣扬无法实现的经济措施的害人理论。但是他计划出版的却是两部巨著，一部是有关西班牙那些默默无闻的作家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些作家普通文学史中没有提到，或者即使提到，也由于他们的作品所谓价值不大，只是一笔带过。他要纠正时代的不公正，他对这种不公平不但感到遗憾，甚至感到害怕。另一部著作是要恢复这些作家的面目：他们的作品已散佚，仅存其姓名，或者至多留下了其作品的名称。他还准备编写那些想写而没有写成的作家的历史。

为了最好地完成他的研究课题，待到吸收了本国文学的大量精华以后，他就埋头于外国文学。这对他来说困难很大，因为外国语非其所长，学习又需要时间，而他要把时间用于更高深的研究上。他便利用从他一位名师那里学来的妙法。他阅读国外出版的、有法文译本的那些最重要的评论著作和文学史。他一发现那些大名鼎鼎的批评家对这个或那个作家有共同的看法，就立即把全书浏览完，以满足他内心的要求，好无拘无束地把别人的看法加以改写，而无损他这个批评家的严谨和诚实。

显然，帕帕里戈普洛斯并不是那种漂泊不定的年轻才子，在思想和幻想的领域里漫无目标地游荡，随处乱使才华。根本不是！他的倾向是严肃的、踏实的；他是个去有定向的人。如果说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似乎没有什么突出之处，那是因为其中处处都是高峰，犹如高地在一望无际、阳光灿烂、金黄色庄稼随风起伏的卡斯蒂利亚平原上。

但愿上帝多赐几个安托林·桑切斯·帕帕里戈普洛斯给西班牙！靠着他们的帮助，我们大家都可以掌握我们传统的财富，

从中获得丰盛的收益。帕帕里戈普洛斯希望——他现在也希望，因为他还健在，继续在写他的学术著作——用他批评的犁铧犁这块土地，即使只比他的前人犁深一厘米也好，让庄稼吸收到新的养分，长得更茂盛，谷穗结得更饱满，面粉变得更可口，使西班牙人吃到更好、更便宜的精神食粮。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帕帕里戈普洛斯继续在工作，仍然在写他的著作，以便出版。确实是如此。奥古斯托从他与帕帕里戈普洛斯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帕帕里戈普洛斯在研究妇女，不过当时没有发表过东西，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发表过。

还有不少学者虽然对帕帕里戈普洛斯知之不多，却对他指日可待的名声既羡且妒，便怀着他们这类人特有的"仁慈"力图贬低他。有人说，帕帕里戈普洛斯象只狐狸，用尾巴把自己的足迹扫掉，然后绕来绕去，使得猎人无法追踪；也没有人知道它到哪里去抓母鸡。如果他有什么过错的话，那就是塔建成后，留下了脚手架，妨碍人观赏和赞叹。也有人鄙夷地称他为厨师，好象烹饪并不是一门高级艺术。还有人走得更远，指责他，忽而说他迻译，忽而说他改写从外国搬来的那些概念，却忘记帕帕里戈普洛斯在给这些概念披上道道地地的、一望便知的卡斯蒂利亚外衣，就把它们变成了卡斯蒂利亚的东西，也就是自己的东西，正象伊斯拉神父① 把勒萨日② 的《吉尔·布拉斯》变成自己的作品一样。更有人奚落他，说他的主要基础就是他对普遍愚昧的深信不疑，殊不知信念有移山倒海之力。只要注意到帕帕里戈普洛斯还没有出版过东西，只要考虑到那些背后议论他的人不甘

---

① 伊斯拉神父(1703—1781)：西班牙讽刺作家。

② 勒萨日(1668—1747)：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沉默，仅凭道听途说中伤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怀恨他的那些人（其实，帕帕里戈普洛斯从未伤害过他们）持论极不公平。

总而言之，对这位卓尔不群的学者非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来写不可。

奥古斯托想到了这个人，我的意思是说，想到了这位学者。他知道帕帕里戈普洛斯在研究妇女，当然是书本上的妇女和已往时代的妇女。研究书本上的妇女风险最小，研究以往时代的妇女比研究当代妇女的风险也要小得多。

帕帕里戈普洛斯是一位喜欢离群索居的学者，因为他不敢去找现实生活中的妇女。为这种胆怯进行报复，他就研究书本上的妇女。奥古斯托去向他请教。

他刚说明了他的来意，这位学者就插嘴说：

“唉，可怜的佩雷斯先生，我多么同情您啊！您想研究妇女吗？这可是个苦差事……”

“您可不是在研究……”

“那得作出自我牺牲。研究——不引人注目地、耐心地、悄悄地研究——就是我存在的理由。但是我，您也知道，是一个平凡的人，是一个极普通的思想工作者，收集和整理一些材料，供我的后来者能利用它们。人类的创作是集体的；不是集体的东西，既不牢固，也不持久……”

“那些伟大天才的作品呢？如《神曲》①、《伊尼德》②、莎士比亚的悲剧、委拉斯开兹③的绘画……”

“全都是集体的，而且集体成分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比

① 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的长诗。

②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的史诗。

③ 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

如说《神曲》吧，做铺路工作的有一大批……”

“是的，这我已经知道。”

“至于委拉斯开兹……顺便问一下，您知道胡斯蒂评论他的那本书吗？”

在帕帕里戈普洛斯看来，人类天才的伟大杰作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好处，就是促使评论著作和注疏著作的出版。伟大的艺术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是为学者写他们的传记，批评家评论他们的作品而生的。一个伟大的作家，不管他哪一句话，要待到学者引用并注明出处（作品、版本和页码）以后才有意义。说在集体劳动中要团结一致，相互协作，这只不过是嫉妒和无能罢了。帕帕里戈普洛斯属于荷马作品评注者之流。倘若荷马再世，一边说唱一边走进那些评注者的办公室，那些人会粗暴地把他轰出去，因为他妨碍他们研究他作品的死文字，寻找其中的 apax①。

“哦，您对妇女心理学有什么看法呢？”奥古斯托问道。

“这样一个很含糊、很普通、很抽象的问题，在象我这样一个平庸的研究者看来，佩雷斯朋友，在一个既非天才、又不想成为天才的人看来，没有实在的意义……”

“不想成为天才？”

“是的，我不想。这是令人讨厌的营生。所以，这个问题在我看来，缺乏实在的意义。回答这个问题需要……”

“是啊，那还用说。您那个同行写了一本西班牙民族心理学，看样子他是西班牙人，而且生活在西班牙人当中，可他只想到说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样讲，还编了个目录。”

---

① 是一个专门用语，意为“正文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字”。

“啊，目录！对了，我知道……”

“请别说下去了，帕帕里戈普洛斯朋友。请您尽可能具体地把您对妇女心理的看法告诉我。”

“应当首先提这个问题：女人有没有灵魂。”

“喔唷！”

“噢，断然否定这个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他有没有灵魂呢？”奥古斯托心里寻思，然后说：

“好吧，那就说说在妇女们身上是什么代替灵魂的吧……您觉得怎么样？

“佩雷斯朋友 我对您说的话你能答应我保守秘密吗？……不，不，您不是学者。”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您不是这种人：准备把听来的别人的最新见解窃取来，冒充自己的见解……”

“有这等事？”

“唉，佩雷斯朋友，从本质来说，学者是小偷。我对您说的是实话。我本人就是如此。我们这些学者忙于互相窃取我们寻求的一点小小的创见，不让别人胜过自己。”

“这是容易理解的：开店的人保管商品比开厂的人更尽心；应该保护的是井水，而不是泉水。”

“也许是这样。好，既然您不是学者，又答应我保守秘密，一直保守到我自己来揭穿它的时候，那我就告诉您，我在十七世纪一位没没无闻的、几乎不为人知的荷兰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一种极其有趣的、关于女人灵魂的理论……”

“倒很想听听。”

“这位作家说——他是用拉丁文说的——每个男人都有自

己的灵魂，而所有的女人却只有一个相同的灵魂，一个集体的灵魂——有点象阿威罗伊①的能动理性——在所有的女人之间分配。接着他又说，在每个女人的感觉、思想和爱恋的方式上看到的不同，仅仅是身体上的差异造成的，身体上的差异又是种族、气候、饮食等等导致的，所以是无关紧要的。妇女们，据这位作家说，彼此之间相似比男人们要多得多，那是因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样的一个女人……"

"原来是这么回事，帕帕里戈普洛斯朋友，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爱上了一个女人，会立即感到自己爱上了所有的女人。"

"那当然！这位极为有趣的、几乎不出名的妇女专家还说，女人比男人更有个性，品格却远不及男人；每个女人都觉得自己比每个男人都多一点个人的东西，但是却少一点内涵的东西。"

"对，对，我想我揣摩到一点意思了。"

"所以佩雷斯朋友，您研究一个女人或者几个女人是一样的；问题是要深入钻研您研究的那个女人。"

"选择两个或更多的女人来进行比较研究是不是更好呢？您也知道，目前这种比较法很时兴……"

"一点不错，科学就是比较；但是对于女人用不着比较。谁了解一个女人，了解透了，谁就了解了所有的女人，了解了真正的女性。再说，您也知道，大凡在广度上有所得，在深度上就会有所失。"

"不错，所以我希望向深里而不是往广里研究女人。至少要

---

① 阿威罗伊，即伊本-路西德(1126—1198)：是出身于西班牙的阿拉伯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法学家。

有两个……最起码要有两个……”

“不，用不着两个！无论如何不要两个！要是您觉得一个不够，——我认为这是最佳方案，也是相当难的课题，——那起码也得三个。两个得不出结论。”

“两个怎么会得不出结论？”

“这很清楚嘛。用两条线组不成面积。最简单的多边形是三角形。至少要三个。”

“但是三角形没有深度。最简单的多面体是四面体；因此至少要四个。”

“决不要用两个，假如一定要超过一个，那起码也得三个。不过我劝您还是深入研究一个。”

“我打算这么做。”

二十四

奥古斯托会见帕帕里戈普洛斯以后，一边往家走，一边在思索：“这样，我就不得不从两个当中舍弃一个，或者再寻找一个。莉杜薇娜倒可作为心理研究的第三个对象，纯属假想的比较对象。那么我就有三个：对我的想象力、对我的头说话的是欧赫妮娅；对我的心说话的是萝莎丽奥；对我的胃说话的是厨娘莉杜薇娜。头、心和胃体现灵魂的三种功能，别的人称之为才智、感情和意志。人们用头思想，用心感觉，用胃爱。这是显而易见的！可现在……”

“现在，”他继续想道，“我有个好主意了，极好的主意！我佯装想重新追求欧赫妮娅，我重新向她求婚，看她是不是同意我做她的未婚夫，做她未来的丈夫，当然，只不过是试试她，作一种心

理试验，我肯定她会拒绝我的……那还用说！她准会拒绝我。既然发生了那种事情，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她对我说了那些话，她不可能接受我的求婚。我觉得她是个言而有信的女人。不过……难道女人们说话算数吗？这个女人，用大写字母写的女人，是千百万相当漂亮（不如说是非常漂亮）的女人的惟一化身，难道她非要信守诺言不可吗？信守诺言也许是男人的事吧？不，不！欧赫妮娅不爱我，不会答应我的。她不爱我，更何况又已经接受了我的礼物。既然她接受了我的礼物，已经享用了，又何必要爱我呢？”

他接着又想下去："但是……如果她收回她对我说过的话，对我说'愿意'，同意我做她的未婚夫，做她未来的丈夫，那怎么办呢？必须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假如她答应我，我怎么说呢？真伤脑筋！她用我自己的钩子钓住了我！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不，不可能！要是果真如此呢？啊！那就只好听之任之了。听之任之？对，听之任之。要善于顺应好运。顺应运气恐怕是最难学到的本领。平达①不是对我说过，坦塔罗斯②的一切磨难都来自于他不会享福吗？一定要会享福。若是欧赫妮娅说'愿意'，若是她答应我，那时……心理学就旗开得胜了！心理学万岁！不，不，不！她是不会答应我的；哪怕只是为了要达到她的意图，她也不可能答应我。象欧赫妮娅这样的女人是不会让步的；这种女人在面对着男人，要看看谁的意志更坚定、更果决的时候，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她不会答应我

---

① 平达（约公元前518—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

② 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国王，因触犯主神宙斯，被罚立在齐胸深的水中，头上有果树。他口渴欲饮，水就流去；腹饥欲食，果子就被风吹走，因此永远又饥又渴。

的！"

"萝莎丽奥在等您呐。"

莉杜薇娜这句充满感情的话打断了东家的思绪。

"莉杜薇娜，你说，你认为你们女人对你们说过一次的话都能信守不渝吗？你们会遵守自己的诺言吗？"

"那要看情况。"

"嗬，这是你丈夫的口头禅。你直截了当地回答，别象你们女人平常那样回答。你们女人很少回答人家问的问题，倒是回答你们以为人家要问的问题。"

"您想问我什么问题？"

"你们女人是不是遵守你们许下的诺言？"

"要看什么诺言。"

"怎么要看什么诺言？"

"这很清楚嘛。许的诺言，有的要遵守，有的不要遵守。谁也不会上当受骗，因为大家都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好啦，好啦，你叫萝莎丽奥进来吧。"

萝莎丽奥走进了房间，奥古斯托问她：

"萝莎丽奥，你说，你认为一个女人对她许下的诺言应不应该遵守？"

"我不记得我对您许下过什么诺言……"

"不是指这个，是说一个女人应不应该遵守她许下的诺言……"

"哦，对了；您是说另一个女的……说那个女人……"

"是随便说的。你认为怎么样？"

"我不懂这种事儿……"

"那没有关系！"

"好吧，既然您硬要我说，我就说，最好什么诺言也别许。"

"要是许了呢？"

"不该这么做。"

"很明显，"奥古斯托心里思量，"我赶不走这个姑娘。既然她在这里，我要使用心理学，做一次试验。"

"过来，坐到这儿！"他指指自己的膝盖。

那个姑娘处之泰然地顺从了他，脸也不红，仿佛这是商定好的、意料中的事。相反，奥古斯托却手足无措，对他的心理试验不知从何着手。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就……行动起来。他把萝莎丽奥搂得贴紧了他那呼吸急促的胸脯，一个劲地吻她的脸，心里在寻思："我觉得好象我就要失去搞心理研究必需的冷静了。"他骤然停下来，感到平静了，把萝莎丽奥放松一点，冷不防对她说道：

"你知不知道我爱另外一个女人？"

萝莎丽奥默然不语，眼睛定定地望着他，耸耸肩膀。

"你不知道吗？"他又问了一句。

"这会儿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和你没有关系？"

"这会儿没有关系。这会儿，我觉得您爱着我。"

"我也觉得是这样，不过……"

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奥古斯托在妇女心理试验大纲中没有预计到的事情，就是萝莎丽奥陡然搂紧了他的脖子，吻起他来。那个可怜的人儿乎来不及想到："眼下我成了被试验者；这个姑娘正在研究男人心理呐。"他用颤抖的双手抚摩着萝莎丽奥的腿，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

奥古斯托突然站起来，把萝莎丽奥举空了，往沙发上一抛。她让他这么干，脸上泛起了红晕。他用两手压住她的手臂，凝视着她的眼睛。

“别闭上，萝莎丽奥，别闭上，看在上帝份上！睁开吧。对，对，睁得再大一点。让我在你的眼睛里看看我自己，是这么小……”

当他在那双眼睛里就象在一面活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他一开头感到的那阵兴奋劲儿在渐渐消失。

“让我在你的眼睛里看我自己，就象照镜子一样，我看到自己是那么小……只有这样……在女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我才看得清自己……”

镜子奇怪地望着他。萝莎丽奥心里想道：“我觉得这个男人跟其他男人不一样。想必他是疯了。”

奥古斯托蓦地离开了她，瞧瞧自己，接着摸摸自己，最后大声说道：

“萝莎丽托，请你原谅我。”

“原谅您？为什么？”

从可怜的萝莎丽奥的声调里听出来的是恐惧，而不是别的什么感情。她想逃走；她心中思忖：“当一个人开始言行不一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他何所适从了。这个人突然发起疯来，会把我杀死的。”她的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

“明白了吗？”奥古斯托对她说道。“明白了？原谅我吧，萝莎丽托，原谅我吧。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她暗想道：“不知道，就是不曾干。”

“现在你走吧，走吧！”

“您赶我走？”

“不是，我要自卫。我不是赶你走，不是！绝对不是！要是你愿意，我走，你留在这里，好看到我不是赶你走。”

“他肯定精神不正常，”她心里想道，怜悯起他来。

“走吧，走吧，别忘记我，好吗？”他托住她的下巴，亲热地抚摩着。“别忘记我，别忘记可怜的奥古斯托。”

他拥抱她，贴在她嘴巴上吻了好长的时间。离开时，那个姑娘用满含着迷惑和恐惧的目光看了看他。她刚走，奥古斯托就在心里琢磨：“她瞧不起我，她一定鄙视我。我真可笑，可笑，太可笑了……但这可怜的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呢？她怎么会懂得心理学呢？”

如若可怜的奥古斯托当时能看出萝莎丽奥的心情，他更要灰心丧气。因为那个纯朴的姑娘心里想的是：“说不定哪一天，为了另一个什么女人，我又会经受一番这种滋味……”

奥古斯托又激动起来。他感觉到时不我待，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来。他恼恨自己。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为了消磨时间，把莉杜薇娜叫来，见她站在面前那么沉静、那么丰满，笑眯眯的，顿觉感情异常，连忙对她说道：“走吧，走吧，走吧！”说着，他上街去了。他生怕一时之间控制不了自己，向莉杜薇娜猛扑过去。

他一到街上，就平静下来了。人群就象树林一样，让人各得其所。

“我的头脑没有出毛病吧？”奥古斯托心下自思。“在我自以为象其他正常人——什么是正常人？——一样规规矩矩地在街上走着的时候，也许我在做鬼脸，扮怪相，演哑剧吧？也许人们从我身旁经过，没有注视我，或者冷漠地看我一下，其实全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或者嘲笑我，或者同情我吧？……这种想法莫

不是神经错乱？我真的疯了？即使如此，又怎么样呢？一个正直的、敏感的、善良的人，若不变成疯子，准是个十足的糊涂虫。不疯的人不是傻瓜，就是无赖。这当然不是说无赖和傻瓜不会发疯。"

"我对待萝莎丽奥的行为很可笑，"他继续寻思道，"实在可笑。她对我会有什么想法呢？一个姑娘对我有想法，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可怜的人儿！不过……她多么天真地让人摆布啊！她是一个生理学上的人，完全是生理学上的，纯粹是生理学上的，没有一点心理。拿她当豚鼠或者青蛙做心理试验是徒劳无益的。至多只能作生理试验……心理学，特别是妇女心理学，并不是生理学，或者说，生理心理学吧？女人有灵魂吗？要从事生理心理学试验，我却缺乏专门的知识。我从未到实验室去过……再说，我也没有设备。而生理心理学需要设备。我真的疯了吗？"

街上的人熙熙攘攘，对他的烦恼漠不关心。他一面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一面沉思。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感到心情轻松平静了，便回家去。

二十五

奥古斯托去看望维克托，为的是抱抱他的晚生子，观赏一下那个家庭新发现的幸福来散散心，顺便同他商讨商讨自己的心情。待到单独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奥古斯托问道：

"那篇小说，……叫什么？……哦，对了，叫 nivola！你还在写？我以为你现在有了儿子，搁下不写了。"

"你猜错了。正因为有了儿子，正因为我做了父亲，我又写

下去了。我要在小说里把我满腔的欢快之情都倾吐出来。"

"你愿意念点给我听听吗?"

维克托拿出稿件,随便念了几段。

"老兄,你变啦!"奥古斯托嚷了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有些东西近乎淫秽,甚至色情……"

"色情? 绝对不是! 这里面有不加掩饰的描写,但不是色情描写。有人偶尔裸体,但决不是一个不穿衣服的人……这就是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对,此外还有……"

"恬不知耻,是不是?"

"是的,恬不知耻。"

"不过恬不知耻并不等于色情描写。这种不加掩饰的描写是一种激起想象力的方法,使它更深入地考察事物的本质;这种不加掩饰的描写是……有教育意义的。对,有教育意义!"

"也有点儿荒诞……"

"不错,我并不否认。我爱插科打诨。"

"这种插科打诨骨子里往往很忧伤。"

"确是如此。我只喜欢使人黯然神伤的笑话、令人抑郁不乐的幽默。我厌恶,甚至害怕为笑而笑。笑不过是为悲作准备。"

"这些粗俗的插科打诨反使我讨厌。"

"因为你还是个独身汉,奥古斯托,是个独身汉,你很清楚我说独身汉的意思……我写这些插科打诨,是要医治……不,不,我写这些东西,不过是自我消遣罢了;如若读者借此能消愁解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假如我又能用这些东西把象你这样的

独身汉，双重孤独的独身汉，引上康复的道路……”

“双重孤独？”

“是的，肉体的孤独和灵魂的孤独。”

“顺便说一句，维克托……”

“噢，我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你来和我商量一个时期以来你那令人不安的、确实令人不安的心情，是不是？”

“是的，一点不错。”

“我一猜就猜着了。那好办，奥古斯托，你就结婚吧，越快越好。”

“跟哪一个结婚？”

“啊哈，如此说来，还不止一个啰？”

“这你怎么也猜得出？”

“很简单嘛。如果你问：‘跟谁结婚？’我就不会猜想不止一个，以为只有一个；可是你问：‘跟哪一个结婚？’意思就是跟两个里面、或者三个里面、或者十个里面、或者若干个里面的哪一个结婚。”

“确实是如此。”

“那你就结婚吧，跟你爱上的那些女人中的随便哪一个结婚，跟比较容易到手的那个结婚。不要考虑得太多。你也知道，我结婚连考虑也没有考虑；我们的婚姻是包办的。”

“正好我现在着手妇女心理的试验。”

“对妇女独一无二的心理试验就是结婚。没有结婚的人绝对体会不出妇女的灵魂的心理。对女性心理或者说妇女心理进行试验的唯一实验室就是结婚。”

“除了结婚，没有别的法子吗？”

“除了真正的试验，没有别的法子。大凡想搞点试验、又要

留下退路、不肯破釜沉舟的人，肯定一无所得。你决不要相信没有截过自己肢体的外科医生，也别信赖自己不是疯子的精神病医生。你想了解女人的心理，你就结婚。”

“所以那些单身汉……”

“那些单身汉懂得的不是心理学，而是形而上学，也就是说，超出物理学范围，超出自然状态。”

“此话怎讲？”

“和你现在所处的状况差不多。”

“我陷入了形而上学？亲爱的维克托，我没有超出自然状态，而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状态。”

“是一样的。”

“怎么会一样呢？”

“是的：超出自然状态和尚未达到自然状态是一样的，正如到达外层空间与尚未到达外层空间一样。你看这条线，”他在纸上画了一条线，“两端各向无限延长，最后相遇，在无限会合。一切都在无限相遇，会合。任何直线都是一个以无限为半径的圆周上的曲线，而在无限会合。所以，超出自然状态与尚未到达自然状态是一码事。这不是很清楚吗？”

“不，很糊涂，非常糊涂。”

“既然这么糊涂，那就结婚。”

“好吧，不过……我疑虑重重！”

“那就更好了，小哈姆雷特①，那就更好了。你疑故你思，你思故你在②。”

---

①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好沉思而无决断。

② 这两句是套用笛卡儿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

"对了,怀疑就是思考。"

"思考就是怀疑,不过是怀疑罢了。一个人相信什么,知道什么,想象什么,一点也不怀疑。不论是信念,还是知识,或者想象,都容不得半点怀疑。怀疑甚至会破坏这些东西,但是进行思考的时候不怀疑就不行。怀疑把本来静止的、不动的、死的信念和知识变成不静止的、动的、活的思想。"

"还有想象呢?"

"哦,这里面可能有怀疑。我常常怀疑我迫使我的 nivola 中的人物说的话或者做的事;甚至在我迫使他们说了什么话或者做了什么事以后,我还怀疑是否做得对,是否真的符合他们的性格。但是……我也就算了!是的,是的,想象中可能含有怀疑,因为想象就是思考……"

在奥古斯托和维克托进行这种 nivola 式的谈话时,我这部 nivola——亲爱的读者,你们正拿在手中阅读——的作者,看到我的 nivola 中的人物在为我辩护,证明我的办法是正确的,不觉莞尔而笑。我对自己说:"这些不幸的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在干的,正好是企图证明我对待他们的办法是正确的!一个人在寻找理由来为自己辩解的时候,实际上无非是要证明上帝是正确的。我就是 nivola 中的这两个可怜虫的上帝。"

二十六

奥古斯托向欧赫妮娅家走去,打算作一次决定性的心理试

险，然而又怕她拒绝。他上楼去，她正下楼要出去，两人在楼梯上碰见了。

"是您啊，堂奥古斯托？"

"对，是我。既然您要出去，就改日再说吧，我回去啦。"

"别走，我姑父在家里。"

"不是找您姑父，是找您的，欧赫妮娅，我要跟您谈谈。我们改日再谈吧。"

"不，不，我们一起上去，还是趁热打铁吧。"

"既然您姑父在家……"

"没关系。他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要惊动他就是了。"

她硬要奥古斯托和她一起上去。那个可怜的人，本来摆出一副试验者的架势，这会儿却觉得自己象只实验用的青蛙。

他们单独待在客厅里。欧赫妮娅没有摘下帽子，依然穿着出门的衣服，对他说道：

"好，让我听听您要对我说什么话。"

"那……那……"可怜的奥古斯托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来，"那……那……"

"哟，那什么？"

"我安不下心来，欧赫妮娅；我把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您对我说的那些话翻来覆去想过无数次；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甘心；是的，不甘心，不甘心。"

"您对什么不甘心？"

"对这个，欧赫妮娅，对这个！"

"这个是什么？"

"对这个，对我们只做朋友不甘心……"

"只做朋友！……堂奥古斯托先生，您觉得不够吗？还是您

希望我们不做朋友?"

"不是,欧赫妮娅,不是,根本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呢?"

"看在上帝份上,别叫我受罪了……"

"叫您受罪的是您自己。"

"我不甘心,不甘心!"

"那么您要怎么样呢?"

"我希望我们成为……夫妻!"

"别谈了,就到此结束吧!"

"只有开始,才能结束。"

"那您对我许的诺言呢?"

"我不记得我说的话了。"

"还有那个萝莎丽奥……"

"唉,看在上帝份上,别提她了!别为她操心了!"

这时欧赫妮娅摘下帽子,放在小桌上,重新坐下,然后不慌不忙、郑重其事地说道:

"好吧,你到底是个男子,都认为不必遵守诺言,我只是个女子,也不应当遵守。再说,我想让您摆脱萝莎丽奥,摆脱象萝莎丽奥或佩特拉这类可能缠住你的其他女人。我对你的慷慨解囊非常感激,我因同毛里西奥闹翻(你看,我对你一点也不隐瞒)而感到气愤,但是这种感激和气愤都起不到同情所起的作用。是的,奥古斯托,你使我难过,很难过!"在说这话时,她用右手在他的膝盖上轻轻地拍了两下。

"欧赫妮娅!"他向她张开两臂,象要拥抱她似的。

"哎,放尊重些!"她叫道,避开了他。"放尊重些!"

"那一次……上次……"

“那时情况不同！”

“我正在当青蛙呢！”心理试验学家暗自思量。

“是的，”欧赫妮娅继续说道，“可以允许朋友（仅仅是朋友而已）不拘礼节，但不可让……比如说，未婚夫轻薄无礼！”

“我不懂你的意思……”

“待到我们结婚的时候，奥古斯托，我给你解释。现在要规矩点，嗯？”

“大功告成啦，”奥古斯托思忖道。他觉得自己是只十十足足的青蛙。

“现在，”欧赫妮娅一面立起来，一面说，“我去叫我姑父。”

“为什么？”

“瞧你，告诉他呗！”

“倒也说得是！”奥古斯托灰心丧气地大声说道。

不一会儿，她同堂费尔明一起来了。

“您瞧，姑父，”欧赫妮娅对他说道，“堂奥古斯托·佩雷斯在这里，他是来向我求婚的，我已经同意啦。”

“好极了，好极了！”堂费尔明叫了起来。“好极了！过来，我的孩子，过来，让我拥抱你！好极了！”

“我们准备结婚，叫您这么高兴？”

“不，叫我高兴、叫我着迷、叫我折服的，是你们决定这件事的方式，只有两个人，没有媒人……无政府万岁！可惜，可惜要实现你们的意图，还得去找当局……当然，你们心里用不着服从当局，不过出于礼节，仅仅是出于礼节而已。我知道你们已经认为自己是夫妻了。不管怎样，我要以无政府上帝的名义，单独为你们主持婚礼！这就够了！好极了！好极了！堂奥古斯托，从今以后，这个家就是您的家了。”

"从今以后?"

"您说得对,是的,永远是您的。我的家……是我的吗?我现在住的这个家永远是您的,也永远属于我所有的兄弟。但是从今以后……您明白我的意思。"

"我当然明白您的意思,姑父。"

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欧赫妮娅说道:

"是姑妈!"

姑母走进客厅,看到这种情景,叫了起来:

"我已经猜到了!这么说来,事情已经成功了?这事早在我的意料之中。"

奥古斯托心里想道:"我是青蛙,是十十足足的青蛙!他们把我钓上了钩。"

"您今天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当然是为了庆贺……"堂娜埃梅琳达说道。

"没有法子!"可怜的青蛙脱口说道。

二十七

对奥古斯托来说,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他几乎整天都是在未婚妻家里度过的。这时,他研究的,不是心理学,而是美学。

那么,萝莎丽奥呢?萝莎丽奥没有再到他家里来过。第二次送熨好的衣服来的,是另外一个女人。他简直不敢问萝莎丽奥为何不来。既然他猜得出原因,何必还要问呢?她的这种藐视——他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是藐视——不但没有使他感到不快,反而使他感到高兴。没有关系,他会在欧赫妮娅身上得到充

分的补偿。当然，她依旧会说："放尊重些，别动手动脚！"不过她的可爱之处多着呢。

欧赫妮娅让他饱饱眼福——仅仅是饱眼福而已——，吊吊他的胃口。有一次他对她说道：

"我真想写几行诗歌颂你的眼睛！"

她回答说：

"你就写吧！"

"不过你得弹点儿钢琴助助诗兴，"他又接着说道。"我听着你悠扬的琴声，我就会产生灵感！"

"可是你也知道，奥古斯托，多亏你慷慨解囊，我才得以不再教课，从那以后，我也不再弹琴。我恨透钢琴了。它给我增添了多少烦恼啊！"

"没有关系，弹吧，欧赫妮娅，弹吧，为了我写诗。"

"好吧，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欧赫妮娅坐下来弹钢琴。在钢琴的伴奏下，奥古斯托写下了这几句诗：

我的灵魂远离了我的肉体，
在思想的茫茫迷雾中游荡，
沉醉于音律优美的乐曲，
人道是星球在歌唱；
我那没有灵魂的、孤单单的
躯壳忧伤地在大地上流浪。
它们生来就应当同甘共苦，
却没有度过这种生涯，
因为肉体是彻彻底底的物质，

灵魂是道道地地的精神，
它力求自我完善，
我可人的欧赫妮娅！
但你那双明眸宛若活光源，
照亮我的小径，
捕住我的灵魂，
把它从朦胧的天空
送回可疑的大地，
装进我的身体，
从那时起，只有从那时起，
欧赫妮娅，我才算活在人世！
你那双眼睛恰似烧红的钉，
把我的躯体钉上我的灵魂，
让我的思想转化成肉体，
使我的血液在梦魂中沸腾。
假如我的生命之光熄灭，
精神和物质不受羁绊，
我就会在天国的迷雾里消失，
在贪婪黑暗的地狱中泯灭！

"你觉得怎么样？"奥古斯托一念完就问道。

"象我的演奏一样，不大悦耳，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好听。'人道是'，这句话……"

"是的，那是为了增加一点亲切感……"

"我认为'可人的欧赫妮娅'这一句是废话。"

"什么？你说自己是废物① ？"

"哎，我是说在这首诗里！我还觉得这首诗很……很……"

"哦，对了，很象 nivola。"

"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那不过是我和维克托私下开的一个玩笑。"

"你听我说，奥古斯托，我们一结婚，在我家里我就不想听到玩笑，知道吗？我不想听到玩笑，也不要狗。所以，你就可以开始考虑处置奥费奥的办法了……"

"欧赫妮娅，看在上帝份上吧，你也知道我是怎么捡到那可怜的小东西的！再说，它还是我的知心朋友呢！……我对着它自言自语！……"

"我们结婚以后，在我家里就不会有自言自语的现象了，狗就用不着了！"

"看在上帝份上，欧赫妮娅，起码到我们生了一个孩子的时候……"

"如果我们生了孩子……"

"如果我们生了孩子，那还用说。假如不生，何不养狗呢？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要是狗有钱，它可能成为人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不养狗呢？"

"不，要是狗有钱，它不会成为人的朋友，我可以断言。正因为它没有钱，才成为人的朋友。"

有一天，欧赫妮娅对奥古斯托说：

"听我说，奥古斯托，我必须跟你谈件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请求你事先原谅我，倘若我要对你说的事情……"

"啊呀，欧赫妮娅，你说吧！"

---

① 西班牙文"ripio"，既可解释为"废物"，也可解释为"废话"。

"你知道我从前有个男朋友……"

"知道，他叫毛里西奥。"

"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非把那个无赖赶走不可……"

"我不想知道。"

"你真令人尊敬，噢，我不得不把那个懒鬼和无赖赶走。但是……"

"怎么，他现在还在纠缠你吗？"

"还在纠缠！"

"哼，我恨不得抓住他！"

"不，不是那么回事。他纠缠我，可没有你猜想的那种意图，而是另有目的。"

"什么目的？你说说看！"

"你别着急，奥古斯托，你别着急。可怜的毛里西奥只吠不咬。"

"哎，那你就照阿拉伯谚语说的办吧：'凡遇到狗冲出来朝着大路狂吠你都停下，你就永远到不了目的地。'对狗扔石头是无济于事的。别理他就是了。"

"我认为还有更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

"就是袋里装几块面包，一见狗冲出来对我们狂吠就扔过去，它们是饿得发叫的。"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毛里西奥只要求你给他找个随便什么职业或者可以谋生的行当，他说他就让我安宁，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样……"

"他威胁说要缠着我，来破坏我的声誉……"

“不要脸的东西！强盗！”

“你别激动。我认为最好是给他找一个随便什么职业，可以维持生活，把他打发走，尽可能打发得远一点。而且，我对他还有点同情，因为他就是这么个人……”

“也许你是对的，欧赫妮娅。我想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明天我就去对我一个朋友说，我认为我们会给他找到一个工作的。”

他果然给毛里西奥找到了一个工作，终于把他打发得远远的。

二十八

有天早晨，莉杜薇娜报告奥古斯托，说有个青年在等着他。他一见是毛里西奥，便沉下了脸。他本想不让毛里西奥开口就把他赶走，但是他却被这个曾经做过欧赫妮娅男朋友的人吸引住了。这个人爱过欧赫妮娅，也许仍然以某种方式爱着她；这个人或许知道就要成为他妻子的那个女人的、他还不知道的一些隐私；这个人……有某种东西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了。

“先生，”毛里西奥恭恭敬敬地开始说道，“我是来感谢您的，感谢您大力帮忙，经过欧赫妮娅从中斡旋，您帮我……”

“您不必感谢我，先生，我希望您今后不要再打搅我未来的妻子了。”

“我丝毫没有打搅过她！”

“我说的话我心中有数。”

“自从她把我赶出来以后——她赶得对，因为我配不上她——，我尽可能忘去自己的不幸，当然也尽量尊重她的决定。

要是她对您说过别的事情……"

"我求您别再提到我未来的妻子，那些捕风捉影的话就更不用说了。您尽量去自我安慰，让我太平点吧。"

"我一定照办。我再次谢谢你们两位，谢谢你们帮忙，给我找到了这个工作。我就要去上班，也尽可能自我安慰。对了，我想带个姑娘去……"

"先生，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您大概认得她……"

"什么？什么？您想嘲弄我？……"

"没有，一点也没有。那个姑娘名叫萝莎丽奥，在洗衣作干活，好象她经常送熨好的衣服给您……"

奥古斯托顿时脸色发白，心里思量："他全知道？"他本来就怀疑这个人从欧赫妮娅那里知道了他不知道的事情，现在比先前的怀疑更使他惶惶不安。但是他马上就恢复了常态，提高了嗓音说道：

"您为什么来对我谈这种事？"

"我认为，"毛里西奥继续说道，好象什么也没听见似的，"应该让我们这些被人瞧不起的人相互安慰。"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嗯，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奥古斯托在考虑，是不是就在上次同萝莎丽奥狎昵的地方把这个家伙掐死。

"别这么激动，堂奥古斯托，别这么激动！我只是想说我说过的事情。她……您不要我提到的那个女人，拒绝了我、驱逐了我；我遇到了这个可怜的姑娘，她受到了另一个男人的鄙视……"

奥古斯托再也沉不住气了，脸色白一阵红一阵，陡然立起身

来，抓住毛里西奥的两臂，把他提空了，往沙发上一扔，自己也不清楚在干什么，象是要掐死他似的。毛里西奥陷在沙发里，非常冷静地说道：

“堂奥古斯托，您现在看我的瞳人，您会看到自己是多么小啊……”

可怜的奥古斯托觉得自己要垮下去了，两条胳膊一点力气也没有，房间在他眼前变成了一片迷雾。他心下思量：“我是在做梦吧？”他突然发现毛里西奥已经站在他面前，脸带奸笑望着他：

“噢，我说这话没有什么意思，堂奥古斯托，没有什么意思！请您原谅我，那是一时冲动……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也没有意识到……谢谢，谢谢，再谢谢！多谢你们两位。再见！”

毛里西奥刚走，奥古斯托就把莉杜薇娜叫来。

“莉杜薇娜，你说，刚才跟我在一起的是谁？”

“一个青年。”

“是什么模样？”

“需要我告诉您吗？”

“真有个人跟我在一起？”

“少爷！”

“不……不……你要向我发誓，说有个青年到我这里来过，还要把他的模样告诉我……高高的个子，金黄色头发，对不对？有小胡子，不是瘦瘦的，而是胖胖的，鹰钩鼻子……他来过吗？”

“堂奥古斯托，您觉得身体好吗？”

“这不是做梦吧？……”

“不会我们两个人都做梦吧……”

“对，不可能两个人同时梦见同样的东西。可是，大家都知

道，有的事情不是梦，恰恰不是单单一个人的梦……"

"好啦，您安静点吧！您说的那个青年到这儿来过。"

"他走的时候说了什么？"

"他走的时候，没有跟我说话……我也没有看见他……"

"莉杜薇娜，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哦，我知道。他以前是那一个的未婚夫……"

"对，别说了。现在他是谁的未婚夫？"

"我可不知道。"

"你们女人知道许多人家没有教过你们的东西……"

"是啊，我们反而学不会人家想教我们的东西。"

"好，莉杜薇娜，你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家伙现在跟谁在一起？"

"不知道，不过我猜想得到。"

"凭什么呢？"

"凭您说的话。"

"好啦，你现在把多明戈叫来。"

"为什么？"

"为的是弄清楚我是不是还在做梦，你是不是真是他的妻子莉杜薇娜，是不是……"

"多明戈是不是也在做梦？我倒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什么主意？"

"让奥费奥进来。"

"你说得有理。它不会做梦！"

莉杜薇娜出去以后，过了一会儿，狗就进来了。

"到这儿来，奥费奥，"它的主人说道，"到这儿来！可怜的小东西！你跟我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她不要你在家里。我把你

送到哪里去呢？我拿你怎么办呢？没有我，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死的，我知道！只有狗处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才会死。我不仅是你的主人，还是你的父亲，你的上帝！她不要你在家里；她要把你从我身边赶走！你是忠实的象征，难道在家里会妨碍她吗？谁知道呢！……狗同人住在一起，虽然不说话，也许能看出人的最隐秘的思想……我必须结婚，我不得不结婚……否则，我永远冲不出梦境！我一定要醒来。”

“奥费奥，你为什么这样望着我？看样子你好象在下哭……莫非你要对我说什么话？我看得出来，你因为不会说话而觉得难受。我说你没有做梦说得太早了！你确实是在做梦，奥费奥！我们人为什么是人，仅仅是因为有狗、猫、牛、羊和各种动物，特别是家畜吗？若是人没有使用家畜来减轻生活的繁重，人能达到人类的高度吗？假如人没有把马驯化过来的话，我们人类也许有一半人要背着另一半人走路吧？对，应该把文明归功于你们。也要归功于妇女。也许女人是另一种家畜吧？倘若没有女人，男人能成为男人吗？唉，奥费奥，外来的那个人会把你从家里赶出去的！”

他把狗抱在怀里；狗好象真的哭了，舔舔他的下巴。

二十九

就婚礼而言，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奥古斯托想把婚礼办得俭朴、隐秘一点，但是她——他未来的妻子——却要办得阔气、热闹一些。

结婚的日期越近，奥古斯托越想动手动脚，而欧赫妮娅却越加举止谨慎。

"没几天，我们就要结合了，欧赫妮娅！"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起来。"

"尊敬……尊敬……尊敬会把情意赶掉的。"

"你认为是这样……到底是男子！"

奥古斯托发觉她的举止有点奇怪，有些不自然。有时他觉得好象她极力避开他的目光。于是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他那可怜的母亲，回忆起她总是热切地希望她的儿子婚姻美满。现在，在快要与欧赫妮娅结婚的时候，他感到最苦恼不过的是，毛里西奥说要把萝莎丽奥带走。他吃醋了，吃醋得很厉害；因为他放过了一个机会，又在那个姑娘面前出了洋相，便大发雷霆。

"这会儿那两个人准在嘲笑我，"他心里思量，"毛里西奥会加倍嘲笑，因为他要把我的萝莎丽奥带走。"

有时他极想解除同欧赫妮娅的婚约，重去赢得萝莎丽奥的爱情，把她从毛里西奥那里夺过来。

"那个姑娘，那个萝莎丽奥怎么啦？"在结婚前几天，欧赫妮娅问他。

"为什么你现在向我提起她？"

"噢，要是你不愿意回忆，那就让它去吧！"

"不是……不是……不过……"

"对了，有一次她把我们的会晤打断了……你没有再听到她什么情况吗？"她用锐利的目光望着他。

"没有，没有再听到她什么。"

"你知道谁正在赢得她的爱情，或者说，谁此刻已经赢得了她的爱情吗？"她把目光从奥古斯托身上移开，凝望着远处什么地方。

一些奇怪的预兆纷至沓来，掠过他的脑际。

"看样子她知道一点情况，"他暗自思量，接着大声说道：

"莫非你知道什么事情？"

"我？"她佯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重又瞅着他。

一道神秘的阴影横亘在他们两人之间。

"我猜想你已经把她忘记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谈这个……姑娘呢？"

"我也说不上来！……好吧，就谈别的事情，要是别的男人把一个男人追求的女人夺去，并且将她带走，这个男人会怎么样呢？"

奥古斯托听了这话，顿时感到一股热血涌上头脑。他恨不得跑出去，把萝莎丽奥找来，对着欧赫妮娅说：

"她来了，她是我的，不是……你的毛里西奥的！"

离结婚只有三天了。奥古斯托心事重重地离开了未婚妻的家。那天夜里他几乎目不交睫。

第二天早晨，他刚醒，莉杜薇娜就走进了他的房间。

"少爷，您有封信，是刚送来的。我想是欧赫妮娅小姐给您的……"

"信？她的？她来的信？把信留下，你走吧！"

莉杜薇娜出去了。奥古斯托忽然觉得身心不安，神思恍惚。他想起了萝莎丽奥，继而又想到了毛里西奥。但他不想拆信，怀着恐惧的心绪望着信封。他起身下床，洗好脸，穿上衣服，吩咐把早餐拿来，然后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不，我不想在这里看信，"他暗自思忖。他走出家门，上最近的教堂去，在一些望弥撒的善男信女中间把信拆开。他心里思量："我只得在这里克制自己，因为不知道我的心在说些什么。"

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奥古斯托：

在你看这几行字的时候，我将和毛里西奥一起登程，前往他去工作的城镇。由于您的帮助，他有了工作；由于您的慷慨，我也可以享有我的收益。我的收益再加上他的薪金，能让我们过得相当舒服了。我并不要求你宽恕我，因为在这以后，我想你准会明白：我不会使你幸福，更何况你也不会使我幸福。待到你头一阵震动过去以后，我再写信给你，说明我为什么采取这种步骤，使用这种方式。毛里西奥本想在举行婚礼那天，从教堂出来以后，我们就逃走；但是他的计划颇为麻烦。而且我觉得那是一种不必要的残忍行为。正如我以前对你说过的那样，我希望我们仍然是朋友。

你的朋友

欧赫妮娅·多明戈·德尔·阿尔科

萝莎丽奥并不与我们同行。她留在这里，你可以靠她来安慰自己。　　又及

奥古斯托颓然往凳上一倒。过了一会儿，他跪下去祈祷。离开教堂时，他觉得好象平静了。但那是一种又羞又气的可怕的平静。他上欧赫妮娅家去，遇见了她可怜的垂头丧气的姑父母。外甥女没有回来过夜，已经写信把她的决定告知了他们。在奥古斯托同欧赫妮娅谈话后没多久，那两口子就乘上傍晚开出的火车走了。

"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堂娜埃梅琳达说道。

"除了忍受，太太，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奥古斯托回答说。

"这真丢人!"费尔明嚷道。"对这种行径必须惩罚，以儆效尤。"

"堂费尔明,您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这跟无政府有什么关系?不好干这种事。不能这么欺骗一个男人!"

"她倒没有欺骗另一个男人!"奥古斯托冷冷地说道。说了以后,他对自己说这话时的那种冷漠态度感到恐惧。

"她会欺骗他的……会欺骗他的……您别急!"

奥古斯托一想到欧赫妮娅终久要欺骗毛里西奥，简直乐不可支。"但是已经不跟我在一起了,"他自语道，声音低得很,几乎连自己也听不见。

"得啦,先生,太太,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更为你们的外甥女而惋惜,不过我应该走了。"

"堂奥古斯托,您会明白我们……"

"当然！我明白！不过……"

该离开了。说了几句道别的话,奥古斯托就走了。

他对自己、对他碰上的事情,莫若说，对他没有碰上的事情感到寒心。他受到这种极大愚弄的打击时显得非常冷漠，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那种冷漠、那种平静,使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了。"如若我是一个人,如若我是一个同其他男人一样的男人,"他心里想,"如若我有一颗心,如若我真的存在,我怎么能够以如此冷漠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打击呢?"他不自觉地摸摸自己,甚至拧拧自己,看看是不是有知觉。

他突然觉得有人拉他的腿。原来是出来迎接他、安慰他的奥费奥。他一看到奥费奥就喜不自胜——这真是怪事！他把它抱起来,对它说道：

“高兴吧，我的奥费奥，高兴吧！让我们两个都高兴吧！不会有人把你从家里赶出去了；不会有人使你离开我了；也不会有人把我们彼此分开了！我们将生死与共。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你是忠实的，我的奥费奥，你是忠实的。我猜想，有时候你要去找母狗，但是你不会因此从家里逃走，也不会因此丢下我。你是忠实的，只有你才是忠实的。哎，为了要你永远不走，我要带条母狗到家里来，对，给你带条母狗来。此刻你出来迎接我，给我解忧消愁呢，还是你去看望母狗回来碰上了我？不管怎样，你是忠实的，没有人能把你从我家里赶出去，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分开。”

他走进屋子。一到里面，感到孤零零的，似乎已经平静了的心灵中顿时掀起了风暴。此时真是百感交集：悲哀、痛苦、嫉妒、愤怒、恐惧、憎恨、爱、同情、轻蔑，尤其是耻辱——奇耻大辱，还有意识到落入可笑境地的那种可怕感觉。

“真把我的命送了！”他对莉杜薇娜说道。

“谁把您的命送了？”

“她。”

他关上了房门。在他脑际浮现的，不仅有欧赫妮娅和毛里西奥的形象，还有萝莎丽奥的形象，她也愚弄了他。他想起了母亲。他往床上一伏，咬住枕头，什么都说不出来，连自言自语也没有了，感到心灵好象麻木了，突然哭了起来。他哭啊，哭啊，哭个不停。他的思想终于消融在无声的啜泣之中。

三十

维克托找到了奥古斯托。奥古斯托坐在沙发上，陷在角落

里，两眼望着地上。

“怎么回事？”维克托问道，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

“你还问我是怎么回事？难道你不知道我发生的事情吗？”

“知道，我只知道你表面上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她干的事情；却不知道你内心里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不知道你为何这副模样……”

“简直叫人难以相信！”

“一个爱人，比如说 a，跑了，不是还留下 b、c，或者 x，或者n当中的哪一个吗①？”

“我看，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恰恰相反，正好是开玩笑的时候。”

“使我感到难受的，倒不是失恋，而是愚弄，愚弄，愚弄！他们愚弄我，嘲笑我，使我陷于可笑的境地；他们想向我证明……怎么说呢？……证明我不存在。”

“多么幸福啊！”

“别开玩笑，维克托。”

“我为什么不该开玩笑？亲爱的试验者，你想把她变成青蛙，她反而把你变成了青蛙！那你就跳到池塘里去生活，呱呱地叫吧！”

“我再恳求你不要……”

“不要开玩笑，是不是？我还是要开玩笑。这种时候顶适合开玩笑。”

“这太刻毒了。”

“必须刻毒，也必须把事情搞混。首先是搞混。把做梦与醒

---

① “x”表示“未知数”，“n”表示“任意数”。

着、把虚构与真实、把真与假弄得分不清；把一切弄成一团迷雾。不刻毒、不把人弄糊涂的笑话，就一无用处。孩子看悲剧会笑，老人看喜剧会哭。你想把她变成青蛙，她却使你变成了青蛙。那么你就承认现状，变成你自己的青蛙吧。"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在你自己身上进行试验。"

"是的，我该自杀。"

"我不会说该不该自杀。这是一种解决办法，但不是最好的。"

"那么我该去找他们，把他们杀掉。"

"为杀人而杀人，是愚蠢的。充其量这只能消除那仅仅腐蚀灵魂的仇恨。一个不只是心有怨恨的人，一旦报了仇雪了恨，就消除了怨恨，还会同情、甚至爱他的受害者。卑劣的行径使人摆脱卑劣的感情。那是因为法律在制造罪恶。"

"那我怎么办呢？"

"你听说过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把人吞掉，就是被人吞掉？……"

"是啊，不是愚弄别人，就是被别人愚弄。"

"不，还有第三个结局，那就是自我吞掉，自我愚弄。你就自我吞掉吧！吞掉别人的人固然得到快乐，但老是想到快乐要结束，就会变成悲观主义者；而被别人吞掉的人虽然感到痛苦，却总是盼望解脱痛苦，也会变成悲观主义者。你就自我吞掉吧；因为自我吞掉的快乐将会与被吞掉的痛苦混在一起，相互抵消，你就会达到精神上的完全平静，也就是达到心平气和的地步。你只不过是一种供自己观赏的展品而已。"

"是你，维克托，是你来告诉我这些想法的吗？"

“不错，是我，奥古斯托，是我，确实是我！”

“你从前的想法并没有这么……尖酸刻薄。”

“那时我还没有做父亲。”

“做了父亲怎么样？”

“做了父亲，只要不是疯子或者傻子，就会使人身上那种最可怕的东西觉醒：责任感！我要把人类不朽的遗教传授给我的儿子。冥思苦想父亲身分的奥秘，会使人发疯的。如若大多数父亲没有发疯，那是因为他们是傻瓜……或者不是直接父子关系。奥古斯托，你回避了结婚，也就避免了做父亲，你应当感到高兴。我劝过你结婚，但是没有劝你做父亲。结婚是一种试验……心理试验；父亲身分也是一种试验……却是病理试验。”

“我已经变成了父亲，维克托！”

“怎么？你已经变成了父亲？”

“是的，变成了我自己的父亲！这样我才觉得自己真正诞生出来。为受苦而诞生，为死亡而诞生。”

“对，再生，真正的再生，是因为意识到死亡是持续不断的、意识到我们在逐渐死亡而痛苦才诞生的。如果你变成了自己的父亲，那你也变成了你自己的儿子。”

“似乎是不可能的，维克托，简直难以置信的是，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又在她那样对待我以后，我还能心平气和地听你讲这些尖刻的话，玩弄这些概念，开这种可怕的玩笑，甚至还有更糟糕的……”

“什么更糟糕的？”

“我被弄得心烦意乱。我对自己发火了！”

“那是喜剧，奥古斯托，那是我们在内心深处、在良知的舞台上，向我们自己演出的喜剧。我们既做演员，又当观众。我们在

痛苦的舞台上表演痛苦，觉得这时候突然想笑是不合适的。这正是我们最想笑的时候。这是在演戏，在演痛苦的喜剧！”

“假如痛苦的喜剧使得一个人去自杀呢？”

“那就是自杀的喜剧！”

“确实有人在死去！”

“那也是喜剧！”

“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真实的、可以感觉得到的东西呢？”

“谁对你说过喜剧不是现实的、真实的、可以感觉得到的？”

“还有什么？”

“我认为一切都是相同的，都是一样的；必须把一切都弄乱，奥古斯托，必须弄乱。不弄乱的人会把自己搞糊涂。”

“弄乱的人也会把自己搞糊涂。”

“也许是这样。”

“还有什么呢？”

“就是：闲聊、说俏皮话，玩弄词句……简直是在消磨时间！”

“那些沉迷于这种玩意儿的人确实是在消磨时间！”

“你也是如此！在你自己的心目中，你从来没有比现在觉得自己更有趣吧？一个人如果不感到痛，怎么会知道自己有肢体呢？”

“得了。可我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噢，你已经觉得自己是剧本或者小说中的人物了……做个……nivola 中的人物，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以为我们这么讲话，动作太少？那是动作狂，也就是哑剧狂。据说，一个剧本中有许多动作，演员们可以做手势，可以迈阔步，可

以假装决斗，也可以跳跳蹦蹦……这是哑剧！哑剧！有时他们说，对话太多了！仿佛对话不是动作。一开始就有台词，一切都是通过台词表达的。倘若现在，比如说，有个……nivolista① 藏在这里，躲在衣橱后面，把我们的对话全部速记下来，然后公诸于世，读者很可能会说：'这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而……"

"唷，要是他们能看到我的内心，维克托，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就不会说这种话！"

"内心？谁的内心？你的？我的？我们没有内心。如果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内心，看到读者的内心，他们就不会说这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了。剧本、小说，或者 nivola 中的人物没有内心，除非赋予他……"

"对，作者赋予他。"

"不对，是读者赋予他。"

"我可以向你断言，维克托……"

"你什么也别断言，还是自我吞掉吧。这是个稳妥办法。"

"我正在吞自己，吞自己。我已经开始了，维克托，象一个幻影，象一个虚构出来的东西。多年来，我象一个幽灵、象一个雾精那样游荡，不相信自己的存在，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才子为了消愁解闷而创造出来的幻想人物；但是现在，在受到他们这样对待以后，在受了这种愚弄——这种残酷的愚弄——以后，现在，是的，现在我有了知觉，摸得到自己，不再怀疑自己的存在了。"

"喜剧！喜剧！真是喜剧！"

"怎么？"

① 这个词是作者自己创造的，意为"写 nivola 的人"。

“哦，进入喜剧的，是扮演国王就自以为是国王的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自得其乐。我刚才对你说过，倘使一个 nivolista 躲藏在这里，听我们谈话，把它记录下来，有朝一日发表出去，那么nivola 的读者就会怀疑——哪怕只是一刹那——自己血肉之躯的真实性，反而以为自己不过是 nivola 中的人物，象我们一样。”

“这是为了什么？”

“为了解救自己。”

“是的，我听说过，艺术的解救作用主要是使人忘记自己的存在。有人埋头看小说，为的是不再想到自己，忘记自己的痛苦……”

“不对，艺术的解救作用主要是使人怀疑自己的存在。”

“什么是存在？”

“你瞧，你逐渐在恢复健康，你开始吞自己了。这个问题就是证明。存在或者不存在！……这是哈姆雷特说的，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

“我总觉得，维克托，存在或者不存在这句话是十足的空话。”

“话语愈深奥，就愈空洞。没有比无底井更深的了。你认为什么是最大的真实？”

“慢点……让我想一想……是笛卡儿说的这句话：‘我思故我在。’”

“不对，是这句话：A 等于 A。”

“这等于没说！”

“这所以是最大的真实，就因为这等于没说。你认为笛卡儿

的这句空话是无可辩驳的吗？”

“那还用说！……”

“这句话是笛卡儿说的吗？”

“当然是他说的！”

“不对。因为笛卡儿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是一个历史编造出来的人物……他并不存在……也不思考！”

“那么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谁也没有说，是这句话自己说的。”

“这么说来，存在和思考的人就是这句名言本身了？”

“那当然！你想想看，这等于说，存在就是思考，不思考的东西就不存在。”

“那用不着说！”

“那么你别思考，奥古斯托，别思考。假如你硬要思考……”

“怎么样呢？”

“就会吞掉自己！”

“就是自杀啰？”

“我不想管这种事。再见！”

维克托走了，留下了奥古斯托。奥古斯托陷在沉思中，茫然不知所措。

三十一

奥古斯托心灵中的风暴，仿佛在令人生畏的平静里停息了。他下了自杀的决心。他所以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因为他是自己不幸的根源。但是，在实现他的意图之前，他犹如一个在船舶失事后抓到一块薄板的遇难者，忽然想跟我——这个故事的作

者一一商量。那时奥古斯托看过我一篇短文，在这篇文章中，我顺便谈到了自杀。这篇短文以及我的其他作品似乎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要结识了我，并和我谈上一会儿，才愿意上西天去。所以他到萨拉曼卡来看望我。我住在萨拉曼卡已有二十多年。

有人通报，说他来访了，我令人莫测地笑了笑，吩咐让他到我的书斋来。他象幽灵一样走进了我的书斋，望着挂在书架上方的我的油画像。我打了个请坐的手势，他就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他谈起我的文学作品和略带哲理的著作，如数家珍，不消说，我听了心里很高兴。他随即讲述起他的生活和他的不幸来。我打断了他的话，叫他不必细说了，因为我对他所经受的波折了解得同他一样清楚。于是我就提到一些他认为最秘密的隐情来证实这一点。他眼睛里流露出真正的恐惧，望着我就象望着妖怪一样。我发觉他似乎神色变了，甚至浑身发抖。我已经把他迷住了。

"简直难以相信！"他重复着说。"简直难以相信！若不是亲眼看到，我是决不会相信的……我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

"不是醒着，也不是在做梦。"我回答他说。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他又说道。"既然您觉得您象我一样了解我的情况，也许猜得出我的来意吧……"

"猜得出，"我说道。"你（我以权威的口吻把"你"这个字说得很重），你被不幸压倒了，想出自杀的鬼点子。可是你读了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有所触动，在自杀之前，来和我商讨。"

这可怜的人宛如中了汞毒的人那样颤抖着，好似疯子一般

望着我。他想站起来，也许是要逃走，但是身子不听使唤，立不起来。

“你别动！”我命令他。

“那是因为……那是因为……”他讷讷地说不出来。

“那是因为你自杀不了，即使你想自杀。”

“为什么？”他见自己如此无用，叫了起来。

“很简单嘛。一个人自杀必须要有什么？”我问他。

“必须要有自杀的勇气，”他回答说。

“不对，”我对他说，“必须是个活人！”

“那当然。”

“可你却不是个活人！”

“我怎么不是活人？难道我死了不成？”他不知不觉地摸起自己来。

“不是，朋友，不是，”我回答他。“我刚才对你说过，你不是醒着，也不是在做梦；现在我告诉你，你不是死的，也不是活的。”

“看在上帝份上，你就透透彻彻地说个明白吧！说个明白吧！”他有气无力地恳求我。“因为，今天下午我看到了、听到了这种事情，我怕自己要发疯。”

“好吧。亲爱的奥古斯托，其实，”我尽可能委婉地说道，“你自杀不了，因为你不是活人；你不是活人，也不是死人，因为你不存在……”

“我怎么不存在呢？”他不禁嚷了起来。

“是的，你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可怜的奥古斯托，你只不过是我想象的产物，是我读者的想象的产物，因为他们阅读过我杜撰的有关你兴衰际遇的故事；你不过是小说、或者说 nivola、

或者你随便称之为什么的当中的一个人物。这样你就知道自己的秘密了。"

这个可怜的人听了这话，朝我看了片刻。那锐利的目光仿佛要穿过目标，投到更远的地方去。接着他又对着那幅挂在书架上方的我的油画像看了一会儿，脸色这才变得正常，呼吸也才平静下来。他的神态逐渐变得自若了。他把两个胳膊肘撑在我的小桌上，用手掌托着脸，眼角上露出笑意，眼睛望着我，慢条斯理地对我说道：

"请您听我说，堂米格尔……您可别弄错了。就怕发生的事情正好与您想的和您说的完全相反。"

"怎么会相反呢？"我问他。我见他恢复了生气，感到惊慌不安。

"我亲爱的堂米格尔，"他又说道，"就怕虚构的人物，实际上不存在、不死也不活的人……不是我，而是您。就怕您也只是作为一个借口，要把我的身世公诸于世……"

"真是胡说！"我有点儿恼火，叫了起来。

"您别这么激动，乌纳穆诺先生，"他回驳我，"安静点。您对我的存在表示怀疑……"

"不是怀疑，"我打断他的话头。"我完全肯定你不能脱离我的小说而独立存在。"

"好吧，如若我也反过来怀疑您的存在，而不是怀疑我自己的存在，您也别见怪。我们来把这件事情弄弄清楚吧：您说过堂吉诃德和桑丘不但是真实的，而且比塞万提斯更真实，这话您说过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对吗？"

"我不否认，不过我说这话的意思是……"

"行啦，意思我们不去管它了，我们还是谈谈别的东西吧。当

一个在床上酣睡的人梦见什么的时候，真正存在的是什么：是他作为在做梦的意识呢，还是他的梦？”

“要是他梦见他本人——做梦者本人——存在怎么样呢？”我反问他。

“假如是这样，堂米格尔朋友，我也问您一句，他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是作为在做梦的人呢，还是作为他自己所梦见的人？请您注意，在与我进行这种辩论的时候，您已经承认我的独立存在了。”

“不，不是这回事！根本不是这回事！”我断然说道。“我需要辩论，不辩论我就活不下去；在我体外没有人和我辩论、反驳我的时候，我就想出人来在我内心与我辩论，反驳我。我的独白就是对话。”

“也许您编造的那些对话只不过是独白罢了……”

“可能是。不过我告诉你，而且我还要再说一遍，你不能独立于我之外而存在……”

“我也要再向您提一下自己的想法，不能独立于我以及您认为是您创造出来的其他人物之外而存在的是您。我敢肯定，堂阿维托·卡拉斯卡尔和伟大的堂富尔亨西奥会同意我的看法……”

“别提堂富尔亨西奥了……”

“好，不提，您也别责怪他。请您谈谈，您对我的自杀有何见教？”

“我认为，因为——我再对你说一遍——你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你只该也只能做我希望你做的事情，而且我不愿意让你自杀，所以你就不会自杀。就是这些话！”

“‘我不愿意’这种说法，乌纳穆诺先生，完全是西班牙式的，

但是非常无礼。再说，即使接受您这套奇谈怪论，说什么我确实不存在，而您存在；什么我只是个虚构的人物，只是您的小说想象或者说 nivola 想象的产物，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该屈从您所谓的愿意，屈从您的奇思异想。连那些所谓的虚构人物也有他们的内在逻辑……”

“好了，这种调子我早听熟了……”

“这倒是真的。一个小说家，一个剧作家，绝对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待他所创造的人物；一个小说中的人物，按照艺术规律，不可能做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希望他做的事情……”

“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也许是如此……”

“还有吗？”

“但是一个 nivola 中的人物……”

“我们别再说这种伤我心、刺我痛处的笑话了。我有我的性格——或者象我认为的那样，是我自己固有的，或者象您猜测的那样，是您赋予我的——、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内在逻辑，而这种逻辑要求我自尽……”

“你自认为是这样，但是你错了！”

“说说看，我为什么错了？我错在哪里？请您指出我的错处。因为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最难，我可能错了，也可能自杀不是解决我不幸的最合乎逻辑的办法，不过要请您证明这一点。堂米格尔朋友，如果说要有自知之明很难，那么要有知人之明也很难，我觉得其难度不亚于自知之明……”

“知什么人？”

他面带神秘的、狡黠的微笑，望着我，慢吞吞地说道：

“一个小说家，或者一个剧作家，要知他所创造的、或者他认为是他所创造的那些人物，甚至比知自己更困难……”

我听了奥古斯托的这番妙论，开始感到不安，忍耐不住了。

"我坚持我的看法，"他又说道，"即使承认是您让我存在的——虚假的存在，您也无论如何不能象您说的那样，按照您的意愿阻止我自杀。"

"好啦，够了，够了！"我高声说道，拿拳头把小桌子一捶。"别说了！我再也不愿听你这些放肆的话……哪怕是出于我创造的人物之口！既然你已经使我厌烦了，再说我也不知道拿你怎么办，我现在决定，不是你自杀，而是我杀死你。你很快就要死掉！很快！"

"怎么？"奥古斯托惊叫道。"您要让我死，逼我死，杀死我？"

"是的，我要逼你死！"

"哼，办不到！办不到！绝对办不到！"他大声叫道。

"唉！"我说道，怀着又怜悯又愤怒的心情望着他。"这么说来，你打算自杀，不要我杀死你？你要自尽，不愿我送你的命？"

"对，那是不相同的……"

"倒也是，我听人说过几个类似的事例。我听说有一个人在一天晚上带了支手枪出去，准备自杀，却突然遭到几个强盗袭击。他进行自卫，打死了一个，其余的逃跑了。他看到他以另一个人的生命换得了自己的生命，便放弃了原先的打算。"

"那是可以理解的，"奥古斯托说道。"问题是要送掉一个人的命，把一个人杀死。既然他把别的人杀死了，他何必要自杀呢？大多数自杀者都是杀人未遂的杀人者；他们因为缺乏杀人的勇气才自杀的……"

"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奥古斯托，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说，倘若你有勇气杀死欧赫妮娅，或者毛里西奥，或者他们两人，你就不想自杀了，对不对？"

"嚜,恰恰不是他们……"

"那么是谁呢?"

"是您!"他直视着我的眼睛。

"什么?"我禁不住叫道,一下子立了起来。"你居然想要杀死我? 你要杀死我?"

"坐下来,安静点。堂米格尔朋友,难道您还以为一个虚构的人物——正象您称我的那样——干掉那个认为让他虚假地存在的人是头一个例子吗?"

"这太过分了吧!"我一边说道,一边在书斋里踱步。"这太离谱了吧! 这种事只有在……"

"只有在nivola中才会有,"他用讥讽的语调替我把话说完。

"好啦,够了! 够了! 够了! 这叫人受不了! 你是来向我请教的,可是你一开始就对我的存在提出异议,继而又对我的权利表示异议。我有权要把你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对,正象我刚才说的,要把你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变成我想到的东西……"

"您的西班牙味太浓了,堂米格尔……"

"你又来了,傻瓜! 不用说,我是西班牙人,论出身、教育、肉体、精神、语言,甚至信仰和职业,都是西班牙人;我是道道地地的西班牙人;对西班牙事物的爱好就是我的宗教信仰;我要信仰的天国就是神圣的、永恒的西班牙;我的上帝就是西班牙的上帝,我们堂吉诃德老爷的上帝,用西班牙语思维、用西班牙语讲'让光明普照'的上帝,他的语言就是西班牙语言……"

"唔,那又怎么样呢?"他打断我的话,使我回到了现实中。

"后来你忽起杀我之念。要杀死我? 杀我? 你? 我要死在我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手里! 我再也不能容忍了。为了惩罚你这种放肆行为和你带来的那套荒唐害人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我

决定判处你死刑。你一到家就要死的。你要死的，我对你说，你要死的！”

“看在上帝份上……”奥古斯托提高声音说，已经是恳求的口气。他害怕得浑身发抖，脸色发白。

“上帝保佑不了你。你一定要死的！”

“可我想活，堂米格尔，我想活，我要活下去……”

“你不想自杀了？”

“喔，如果是为了这个，我向您起誓，乌纳穆诺先生，我不会自杀，我不会把上帝赐给我的生命或者说您赋予我的生命送掉；我向您起誓……现在您要杀死我，我倒想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生命多宝贵啊！”我不禁叫道。

“是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我要活下去，即使我再受人奚落，哪怕另外一个欧赫妮娅和另外一个毛里西奥再把我的心撕碎。我要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已经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我要活下去，活下去……而且我要成为我、成为我、成为我……”

“假如你只能成为我要你成为的人呢……”

“我要成为我，成为我！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他声泪俱下。

“不可能……不可能……”

“您听我说，堂米格尔，为了您的子女，为了您的妻子，为了您最心爱的东西……您要知道，您也不会成为您……您也要死的……”

他在我脚边跪下，大声哀求道：

“堂米格尔，看在上帝份上，我要活下去，我要成为我！”

“不可能，可怜的奥古斯托！”我对他说，抓住他一只手，扶他起来。“不可能！我已经写好，无法改变；你再也不能活下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对待你。上帝在不知道怎么对付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杀掉。我可没有忘记你脑子里的杀我之念……”

“堂米格尔，要是我……”

“那不要紧，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话。我真正担心的是，如若我不很快杀死你，你终究也要杀死我。”

“难道我们不能商量好……”

“不可能，奥古斯托，决不可能。你的死期已经到啦。是白纸黑字写好的，我无法收回。你一定要死的。你的生命对你还有什么用处呢……”

“哎哟……看在上帝份上……”

“‘哎哟’也好，上帝也好，都帮不了你的忙。走吧！”

“这么说来，您不同意，对不对？”他对我说。“不同意？您不想让我成为我，不想让我走出迷雾，不想让我活下去，活下去，不想让我看得到自己，听得到自己的声音，摸得出自己，有知觉，有痛感，不想让我成为我。就是说您不希望这样啰？就是说我得作为虚构的人物死去啰？好吧，我的创作家先生，堂米格尔，您也要死的，也要死的；您来自虚无，要再回到虚无中去……上帝不再梦见您！您要死的，对，要死的，即使您不愿意死；您要死的，凡是阅读我故事的人都要死的，全要死的，统统要死的，无一幸存。他们是虚构的人物，象我一样！大家都要死的，大家，大家。对你们说这话的，是我奥古斯托·佩雷斯，象你们一样的虚构人物，nivola 中的人物，完全和你们一样。您，我的创作家，我的堂米格尔，您只不过是 nivola 中的另一个人物，您那些读者

也是 nivola 中的人物，与我奥古斯托·佩雷斯，您的受害者一样……”

“受害者?”我失声叫道。

“是的，受害者！创造出我，却是为了让我去死！您也要死的！创造者创造出自己，创造出自己的人也要死的。您要死的，堂米格尔，您要翘辫子的；想到我的人都要呜呼哀哉的！那就让他们上西天去吧！”

可怜的奥古斯托极力眷恋生命，渴望永生，弄得精疲力竭。

我把他推到门口。他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然后摸摸自己，仿佛不相信自己的存在似的。我偷偷地擦去了眼泪。

三十二

奥古斯托是专程到萨拉曼卡城来拜访我的。就在那天晚上，他离开了萨拉曼卡。他是怀着判了死刑的心情走的。他确信，尽管他想自杀，也办不到了。这个可怜的人想起了我的判决，便尽量设法推迟一点返回家去；但是，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一股内在的推动力，促使他回去。他这趟出门很惨。他乘在火车上，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四分钟……他所有的烦恼、他与欧赫妮娅和萝莎丽奥的整个可悲的爱情之梦、他没有结得成婚的又悲又喜的全部经过，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融化成迷雾了。他几乎没有感觉到自己臀部同座位的接触，也没有感觉到他自己身子的重量。“也许我真的不存在吧?”他心下自思。“这个人说我只不过是他想象的产物，纯属虚构的人物，也许说对了吧?”

最近，他的生活极其悲惨、极其痛苦，但是想到那一切不过

是个梦罢了，而且不是他的梦，而是我的梦，就更悲惨、更痛苦了。他觉得不存在比痛苦更可怕。一个人梦见自己活着……还过得去，但是要别的人梦见他……

“我为什么不该存在呢？”他思量道。“为什么？我们假定这个人果真虚构了我，梦见了我，想象出我，我岂不是活在别人的想象中，活在看我生活故事的人们的想象中了吗？假如我活在有些人的想象中，岂不是真的为一些人所共有而不是一个人所独有了吗？既然我是出现在写我的虚构生活的书本上的，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是看这本书的那些人——此刻正在看这本书的你们——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那我为什么不该象一个永生的、永远受苦的灵魂那样存在呢？为什么？”

这个可怜的人无法休息。在他眼前掠过的是卡斯蒂利亚的平原，时而是圣栎树林，时而是松树林；他观赏白雪皑皑的山峰；他回头看去，只见人生中的男女旅伴的身影被烟雾笼罩着，同时感到自己被拖向死亡。

他到家就敲门。莉杜薇娜出来开门，一看见他，顿时脸色发白。

“怎么回事，莉杜薇娜？你害怕什么？”

“天哪！天哪！少爷看上去象死人，不象活人……您那张脸活象从阴曹地府来的……”

“我是从阴间来的，莉杜薇娜，也要到阴间去。我现在不死也不活。”

“莫不是您疯了？多明戈！多明戈！”

“别叫你丈夫，莉杜薇娜。我没有疯。没有疯！我再对你说一遍，我现在不死——尽管我很快就要死的——也不活。”

“您说什么？”

“我是说我不存在，莉杜薇娜，我不存在；我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象小说里的人物一样……”

“咳，全是书本上的废话！您吃点儿有营养的东西，上床去好好睡一觉，别去想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

“莉杜薇娜，你认为我存在吗？”

“好啦，好啦，别再说那些鬼话了，少爷。吃了晚饭睡觉去。以后会好起来的！”

“我思故我在，”奥古斯托心里暗想道，接着又说道：“凡是在思维的东西都存在，凡是存在的东西都在思维。对，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在思维。我在故我思。”

突然间，他不想吃晚饭了。只是出于习惯，也是应他忠实的仆人们的要求，他要了两个水煮溏心鸡蛋，容易消化的东西，没有别的。但是一吃起来，胃口奇好，越吃越要吃。他又要了两个蛋，后来还要了一块牛排。

“这就对啦，”莉杜薇娜对他说道。“吃吧。大概是虚弱的缘故。不吃东西的人是要死的。”

“吃东西的人也要死的，莉杜薇娜。”奥古斯托凄然地说道。

“对，可不是饿死。”

“饿死，还是病死，有什么差别呢？”

接着他心里思忖道：“不，不！我不会死。只有活着的人，存在的人才会死，而我，既然不存在，就不会死……我是永生的！象我这种既不是生出来的、也不存在的人的永生是再好也没有了。虚构的人物是一个概念，概念总是永生的……”

“我是永生的！我是永生的！”奥古斯托大声说道。

“您说什么？”莉杜薇娜奔进房间问道。

“我说你现在给我拿……叫什么……白葡萄酒煮的火腿、冷

肉、foie-gras①,有什么就拿什么来……我的胃口好极了!"

"看到您这样我很高兴,少爷,就要这样。吃吧,吃吧,吃得下的人身体才好,身体好的人才能活!"

"不过,莉杜薇娜,我并不活着!"

"您说什么呀?"

"我当然不活着。我们永生的人不活着,我也不活着,不过我比谁都活得长。我是个概念!我是个概念!"

他狼吞虎咽地吃起火腿来。他心里思量:"我既然吃东西,怎么会不活着呢?我食故我在!这是毫无疑义的。Edo, ergo sum!②胃口特别好是什么原因呢?"于是他回想起,他在书中看到过好几次,被判处死刑的人在等待处决的时候都大吃。他心想:"这是我从来没有能够理解的事情!……勒南③在他的《女修道院院长儒亚雷》中讲的另一种情况是容易理解的……一对被判处死刑的人,在临死以前,才出现了这种本能:要活下去,传种接代,于是就吃!……即使如此,肉体仍然在进行自卫。灵魂在得知它就要死的时候,不是悲伤就是兴奋;但是肉体,只要是健康的,就会感到食欲特别旺盛。因为肉体也知道要死的。是的,我的肉体,我的肉体在进行自卫。我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然后去死。"

"莉杜薇娜,再给我拿点干酪,面条……还有水果……"

"我觉得你吃得过多了,少爷,太多了,对您有害!"

"你不是说吃得下的人才能活吗?"

---

① 法文,意为"肥鹅肝"。

② 拉丁文,意为"我食故我在"。

③ 勒南(1823—1892):法国史学家、作家。

"不错，可不是象您现在这样的吃法……我的少爷，您也知道那句俗话：'吃晚饭吃死的人比阿维森纳①治好的人还多。'"

"吃晚饭吃不死我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活着，不存在，我已经对你说过。"

莉杜薇娜去找她丈夫，对他说道：

"多明戈，我觉得少爷疯了……他说些古里古怪的话……书本上的东西……说什么他不存在……我说不上来！……"

"这是怎么回事，少爷？"多明戈一走进房间就问道。"您怎么啦？"

"唉，多明戈，"奥古斯托答道，那声音叫人听了毛骨悚然，"我没有办法；我非常害怕上床去睡觉！……"

"那您就别睡。"

"不，不，觉是一定要睡的，我不能老站着。"

"我想少爷晚饭后应该散散步。您吃得太多了。"

奥古斯托想站起来。

"看到了吧，多明戈，看到了吧？我站不起来。"

"那还用说，您往胃里塞了那么多东西……"

"正好相反，肚子里装了东西站得更稳。那是因为我不存在。你瞧，刚才吃晚饭的时候，我觉得好象食物从我嘴里落进了无底桶似的。莉杜薇娜说得对，吃得下的人才能活，但是象我今晚由于绝望才这么吃的人却不存在。我不存在……"

"得啦，得啦，别再说这些蠢话了。您喝点咖啡，喝杯酒，助

① 阿维森纳是阿拉伯医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文学家伊本·西拿（980—1037）在西欧所使用的名字。

助消化。我们去散散步吧。我陪您去。”

“不行，我站不起来，你看到吗？”

“真的。”

“来，你扶着我。我要你今天夜里睡在我的房间里，给你铺个床垫，要你守着我……”

“最好是，少爷，我不睡，坐在扶手椅上……”

“不行，不行，我要你躺下睡觉；我要感到你睡着了，听到你打鼾，那更好……”

“就听您的吧。”

“哎，给我拿张纸来。我要拟个电报，我一死，你就把电报发出去……”

“少爷，您真是……”

“照我吩咐的办！”

多明戈只得顺从，把纸和墨水瓶拿来。奥古斯托写道：

萨拉曼卡

乌纳穆诺：

一切均如您所料。我已死。

奥古斯托·佩雷斯

“我一死，你就发出去，懂吗？”

“一定照办，”仆人回答道，不再同主人争论。

两人走进了卧室。可怜的奥古斯托在脱衣服的时候，抖得很厉害，脱也脱不下来。

“你给我脱！”他吩咐多明戈道。

“少爷，您怎么啦？您好象看见鬼了！您脸色煞白，手脚冰

冷。您要叫医生来吗？”

“不要，不要，没有用。”

“我们给您把床铺得暖和点吧。”

“为什么？别麻烦！给我把衣服脱光，完全脱光；让我象我母亲生我时那样，象我出生时那样……要是我是生的就好啦！”

“别说这种话了，少爷！”

“现在让我躺下，你把我放到床上去，我动不了啦。”

可怜的多明戈也给吓得战战兢兢的，让可怜的主人躺下了。

“多明戈，现在你对着我耳朵慢慢地念《主祷文》、《圣母经》、《圣母颂》。就这样……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在他心里重复说着这些话以后说道：“哎，现在抓住我的右手，拉起来让我看看，我觉得不是我的，就好象我已经失去了右手……你帮我划十字……对……对……这条手臂大概已经死了……你看我还有没有脉搏……现在你离开我，别管我，看我能不能睡一会儿……不过你给我把被子盖上，盖得好一点……”

“对，您最好睡觉，”多明戈对他说，给他把被子拉上点。“睡着了，您就会把这种事情忘掉……”

“对，睡着了，我就会忘掉……你说，难道我只好睡觉、只好做梦吗？这一切不过是迷雾吧？”

“好啦，好啦，别说这些话了。这全是书本上的东西，就象我的莉杜薇娜说的。”

“书本上的东西……书本上的东西……什么才不是书本上的东西，多明戈？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比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书籍，比故事、语言、思想出现得更早吗？在思想消失以后，难道还有什么东西留下吗？书本上的东西，谁不是书本上的东西呢？多明戈，你知道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吗？”

“知道，我在报上看到过谈论他的文章。据说，这位先生有点儿古怪，讲的倒是真心话，不过不合时宜……”

“你认识他？”

“我？怎么会认识他呢？”

“因为乌纳穆诺也是书本上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他要死的，对，他要死的，即使他不愿意，他也要死的……他要死的！这将是我对他的报复。他不想让我活吗？那么他也要死的，要死的，要死的！”

“好啦，别去管这位先生了，上帝要他死，他就会死的。您睡觉吧！”

“睡觉……睡觉……做梦……死亡……睡觉……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我不存在，对！我不存在……我的妈妈！欧赫妮娅……萝莎丽奥……乌纳穆诺……”于是他沉沉入睡了。

过了一会儿，他在床上支起身子，面如死灰，呼吸困难，惊恐万状地睁大了两只黑眼睛，望着黑暗处叫道：

“欧赫妮娅，欧赫妮娅！”

多明戈急忙向他走过去。奥古斯托把头向胸前一垂，死了。

医生来了，起初以为奥古斯托还活着，说要给他放血，敷芥子泥，但是很快就明白了令人心酸的真实情况。

“这是心脏病……心力衰竭，”医生说道。

“不是，先生，”多明戈回答说，“是消化不良。他晚饭吃得很多，从来没有这么吃过，跟平时完全不同，好象要……”

“对，要把他以后吃不着的东西补足了，是不是？也许他心里预感到要死了。”

“我认为，”莉杜薇娜说道，“是他头脑出了毛病。他晚饭确

实吃得太多了，不过好象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说了一些蠢话……”

“什么蠢话?”医生问道。

“说他不存在等等一类的话……”

“蠢话?”医生喃喃地说道，宛如跟自己说的。“谁知道他是不是存在呢？更不用说他本人了……一个人最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存在……只有对其他人来说才存在……”

接着他大声补充道：

“心、胃和脑是三者合一的。”

“对，是身体的组成部分，”多明戈说道。

“而身体是一个整体。”

“那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比您想象的要多……”

“先生，您知道我想象的是多少吗?”

“当然不知道，可我看得出，您并不笨。”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笨蛋，医生先生。有些人把他们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当作傻瓜，要待到他们证实情况正好相反时才会改变看法。对这种人我不理解。”

“噢，正象我刚才说的，”医生接着说下去，“胃分泌出构成血液的液体，心脏把血液输送到脑里和胃里，使得它们发生作用，而脑主管胃和心的活动。这位奥古斯托先生之所以会死，是因为这三种器官的功能衰竭了，综合起来说，整个身体垮了。”

“我认为，”莉杜薇娜插嘴说，“少爷的脑子里有个要死的念头，当然啰，硬要死的人，终究是要死的。”

“那还用说！”医生说道。“如果一个人不相信自己会死，哪怕是在弥留之际，或许也不会死。但是，只要认为自己必死无

疑，就完了。”

“我少爷的死是自杀，纯粹是自杀。他到底如愿了。”

“也许有苦恼……”

“苦恼太大了！几个女人搞的！”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只好准备安葬了。”

多明戈失声哭了。

三十三

我收到了报道不幸的奥古斯托死亡的电报，后来又打听到他死亡的全部情况，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那天下午，他来看我，同我商讨他自杀的意图，我对他说的那番话，说得对不对。我懊悔说我要杀死他。我甚至认为他是对的，应该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自杀。我脑子里还闪过让他复活的念头。

“对，”我心里思量，“我要让他复活，然后让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他自杀，如果他的怪念头就是这样。”

于是我怀着让他复活的想法睡着了。

在我睡着了不久，奥古斯托就出现在我的梦中。他象白云一样白，显得轮廓分明，宛若被夕阳照亮了。他凝视着我，对我说道：

“我又来了！”

“你来干什么？”

“来向您告别，堂米格尔，同您永诀；来命令您，对，是命令您，而不是请求您，命令您把我的奇异经历写成 nivola ……”

“已经写好了。”

“我知道全部写好了。我还要告诉您，您想使我复活，让我

以后再自寻短见，这是胡闹，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我问他。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梦中。

"是的，不可能！那天下午，在您的书斋里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时候，——您还记得吗？——您是醒着的，而不是象此时此刻睡着了，做着梦。当时我对您说，我们这些虚构的人物（照您的说法）有我们的逻辑；我还说过，虚构我们的人想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我们，那是办不到的。您还记得吗？"

"记得。"

"现在可以肯定，尽管您是道地的西班牙人，却什么也不想干，堂米格尔，对不对？"

"是的，我什么也不想干。"

"是的，在睡觉做梦的人，什么也不想干。您和您的同胞们都在睡觉、做梦。你们梦里想干，实际上却不想干。"

"幸亏我在睡觉，"我对他说，"要不然……"

"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您想让我复活的打算，我必须告诉您，那是行不通的，即使您想这么做，即使您做梦想这么干，也办不到。"

"可是，老兄……"

"对了，一个虚构的人物，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您称之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无血无肉的人——一样是可以生育出来的，也是可以杀死的，但是一旦被杀死，就不能，对，就不能复活。制造一个有血有肉的、呼吸空气的人倒容易，很容易，不幸太容易了……杀死一个有血有肉的、呼吸空气的人也容易，也很容易，可惜也太容易了……但是，要让他复活呢？那是不可能的！"

"确实是不可能的！"我对他说。

"那么您称为虚构人物的那些人遇到的情况是相同的，"他

回答道，"是一模一样的。赋予我们生命是容易的，也许太容易了，要杀死我们也容易，非常容易，也许容易之极，可是，要让我们复活呢？没有一个人真能使一个确实已经死去的虚构人物复活。您认为让堂吉诃德复活可能吗？"他问我。

"不可能！"我回答道。

"那么象我们这样的其他的虚构人物都处于同样的状况。"

"假如我再梦见你呢？"

"不会两次都做同样的梦。您再梦见，以为是我的那个人，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人。现在您在睡觉、做梦，您承认是在睡觉、做梦；我是个梦，我也承认我是个梦，现在我再对您说一遍上次说过的使您非常激动的话：当心，亲爱的米格尔，您千万不要成为虚构的人物，成为实际上不存在、不死也不活的人；您千万不要充当传播工具，使我的故事以及其他类似我的故事的故事流传于世。以后待到您一命呜呼的时候，我们把您的灵魂带去。不，不，您别惊慌，您尽管在睡觉、做梦，但还活着。好，再见！"

他于是在黑雾中消失了。

后来我梦见我死了。就在我梦见自己咽气的那一会儿，感到有点胸闷，就醒过来了。

这就是奥古斯托·佩雷斯的故事。

悼词代跋

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或者主要人物死去或是结婚以后，都要叙述一下其他人物的归宿，这已成为惯例。我们不打算遵循这个惯例，所以也不准备提供欧赫妮娅和毛里西奥、萝莎丽奥、莉杜薇娜和多明戈、堂费尔明和堂娜埃梅琳达、维克托和他的妻子，以及出现在奥古斯托周围的其他所有人的情况，甚至也不再去谈人们对奥古斯托不同寻常的死亡有何感想。我们把最深挚地悲悼奥古斯托之死者作为唯一的例外：那就是他的狗，奥费奥。

奥费奥确实成了孤儿。它跳到床上，嗅嗅它死去的主人，觉察到主人死了，顿时一阵黑沉沉的浓雾袭上它的心头。它见过其他死状，嗅过死猫死狗，弄死过老鼠，闻过死人。但是它认为它的主人是不会死的。因为在它看来，它的主人就和上帝一样。如今它发觉他死了，满怀悲痛，感到对人生和世界的基本信念动摇了。

它蜷缩在已经长眠的主人的脚边，心里这么想道：

"我可怜的主人啊，我可怜的主人！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弃我而去！一切都在死亡，一切，一切，一切都在死亡。万物为我而死，比我为万物而亡更糟糕。我可怜的主人啊！我可怜的主人！躺在这里的这个人，脸色煞白，浑身冰冷，有一点腐烂的气味，有一股吃了下去的肉味。这已经不是我的主人。是的，这不

是他。我的主人到哪里去了？抚摩我、对我讲话的那个人在哪里？

“人是多么奇怪的动物啊！他们从来不了解他们面前的情况。他们抚摩我们，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是在我们对他们最亲热的时候，而在我们最服从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是推开我们，就是惩罚我们。无法知道他们要怎么样，纵然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似乎总是对已经在握的东西了无兴趣，对看在眼里的东西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好象还有一个世界。当然啰，如果还有一个世界，就没有这个世界了。

“他们说话，或者叫吠，很难懂。我们汪汪地叫；为了模仿他们，我们也学会了吠，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懂他们的意思。只有他们也汪汪叫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懂得。当人叫，或者喊，或者呵喝的时候，我们这些动物对他们的意思能理解得一清二楚。因为这时他们没有心思去想另一个世界！……但是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吠，也就是谈话，他们借此编造出没有的东西，不去注意现有的东西。他们给某个东西一取了名字，就不看它了，只听它的名字，或者只看写下的名字。语言对他们制造谎话，无中生有、混淆是非有用。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可以成为与别人交谈或自言自语的借口。他们甚至使我们这些狗也染上了这种恶疾！

“人无疑是一种有病的动物。他们总是病恹恹的！似乎只有在睡着了的时候，才健康一点，可是也不一定，因为有时候连睡着了也在讲话。他们也使我们传染上了这种毛病！他们使我们沾染了那么多习气！

“他们还侮辱我们！他们把厚颜无耻或者寡廉鲜耻称为犬性，也就是狗性。他们是极其虚伪的动物。语言使他们变成了伪君子。如果厚颜无耻称之为犬性，那么虚伪应该称为人性。他

们想把我们这些狗变成伪君子，也就是变成喜剧演员，闹剧演员。我们这些狗并不象牛或马那样被人以暴力制服和豢养，而是按照双边协议自由地和人联合起来打猎。我们给他们找寻猎物，他们把它猎来，分一部分给我们。就这样，按照社会合同，产生了我们的合作。

“他们给我们报酬，腐蚀我们，侮辱我们！他们想把我们变成小丑、猴子、受过训练的狗！他们把那些学演滑稽戏的狗叫做受过训练的狗。为了演戏他们给它们穿衣服，教它们站起来用两条后腿走路，很不雅观！受过训练的狗！人们把会表演滑稽戏和用两条腿走路称为有灵性。

“当然，用两条腿走路的狗恬不知耻地把生殖器暴露出来了！人站起来，变成直立的哺乳动物时也是这样，不过马上就感到害羞，觉得必须把暴露的阴部遮起来才合乎道德。因此他们的《圣经》上说（我是听来的），第一个男人，也就是用两条腿走路的头一个人，不好意思赤身裸体地出现在上帝面前。他们这才发明了衣服，来遮盖那些东西。一开始男女都穿得一样，彼此没有区别，也往往分辨不出性别，因而产生了无数的人类暴行。他们便把这些暴行叫做狗行或犬行。人使我们狗堕落了，把我们变成了狗奴才，狗男女。这就是我们的虚伪。在狗身上狗性就是虚伪，而在人身上虚伪就是狗性。我们彼此感染，相互影响。

“起先，男人和女人都穿一样的衣服。因为分不清，不得不动脑筋，想出不同的服装，来区分性别。裤子只不过是人站立起来的成果。

“人是多么奇怪的动物啊！他们从来没有把心思用在该用的地方，也就是用在他们正在干的事情上；他们讲话是为了说谎；他们还要穿衣裳！

“可怜的主人！不一会他就要被埋葬在预先规定的地方。人们把死人保存或者贮藏起来，不让狗或者乌鸦吞掉！任何动物，从人开始，最后只剩下几块枯骨留在人世间。他们把死人贮藏起来！一种会说话、要穿衣服、贮藏死人的动物！可怜的人啊！

“我不幸的主人啊！我不幸的主人！他是一个人，是的，只不过是一个人，仅仅是一个人！我的主人真可怜！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是多么感激我啊！……多么信赖我啊！在他对我说着、说着、说着的时候，我一声不响，只是瞧他，这样我教了他多少东西啊！‘你懂得我的意思吗？’他问我。是的，我懂得他的意思，我懂得，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对我说，说啊说啊。他在对我这样说时，其实是在对自己说，是在对自己心中的那条狗说。我一直不让他的狗性沉睡。他过的是狗生活，十足的狗生活！那两个男女使用狗的手段对待他，说得更确切点，对他耍弄人的花招。毛里西奥使用男子伎俩捉弄他，欧赫妮娅玩弄女人手段欺骗他！我可怜的主人！

“现在他躺在这里，浑身冰冷，脸色煞白，穿着衣服，一动不动，既不能对别人讲话，也不会对自己说话了。您对您的奥费奥已经无话可说。奥费奥默默不语，对您也已经无话可谈。

“我可怜的主人！这会儿他的情况将怎么样呢？寄寓在他身上说话、做梦的那个人在哪里？也许在上方，在清净的世界，在极乐的高原，在一切都显得色彩纯正的净土（象被人们称为神人的柏拉图所看到的那样），在落宝石的地壳上。那些纯洁的人和涤过罪的人居住在那里，吸空气，闻以太。那些纯洁的狗、猎人圣乌贝托的狗，圣多明戈·德·古斯曼①的、嘴上衔着火炬的

① 圣多明戈·德·古斯曼（1170—1221）：西班牙讲道者。

狗，圣罗克① 的狗，也待在那里。有个讲道士指着圣罗克的像说道：'这就是圣罗克和他的小狗及其他一切！'那条纯洁的狗，那条真正玩世不恭的狗，就在那里，在柏拉图那完美的世界里，在把理念体现出来的世界里。我的主人也在那里！

"我觉得同这种死亡接触，同我主人的这种净化接触，我的灵魂净化了；我感到我的灵魂向着他终于消失在其中的迷雾冲去，向着他从中出现又隐没在其中的迷雾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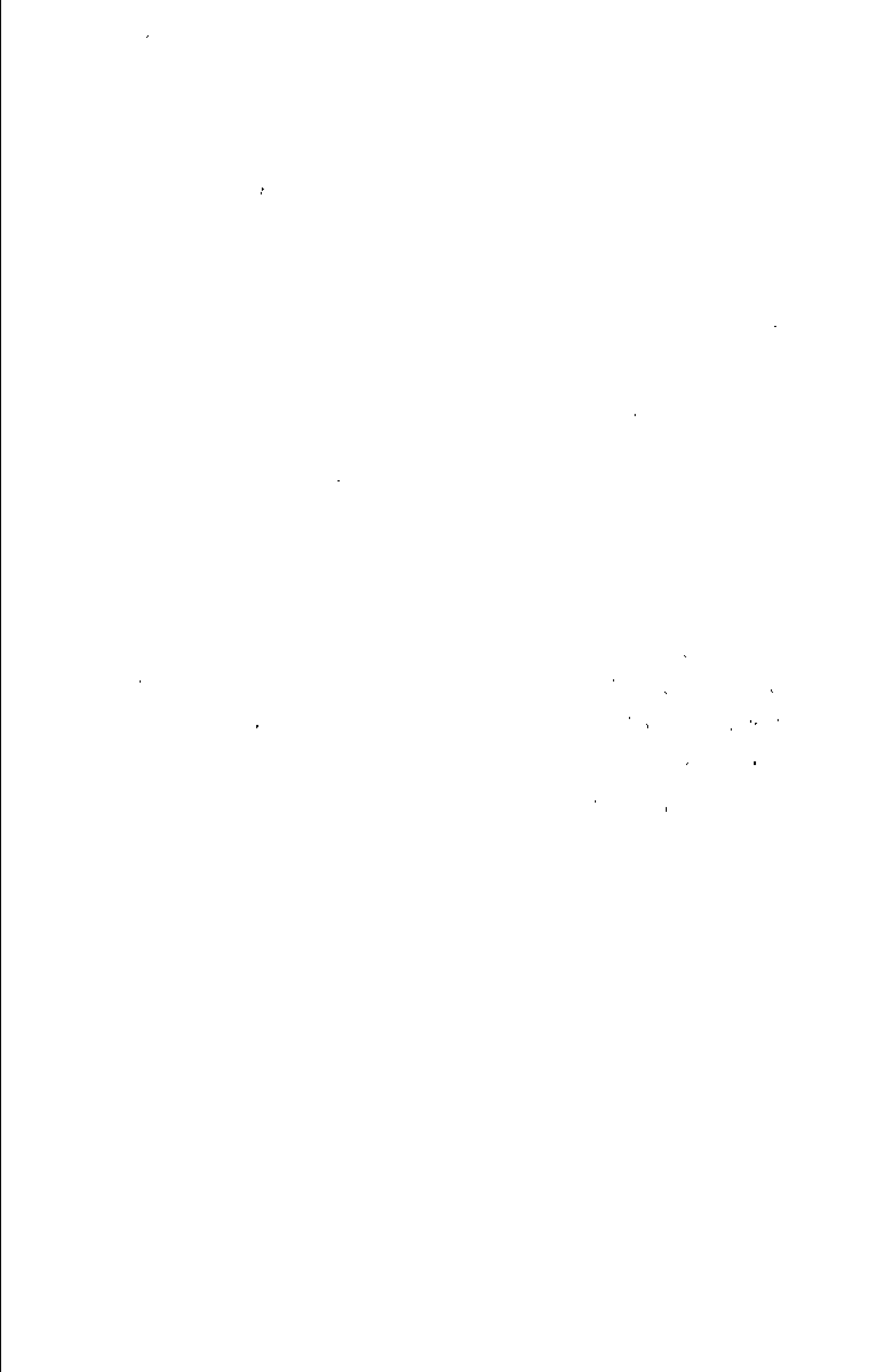
奥费奥觉得下黑雾了……于是它跳着蹦着，摇着尾巴，向它的主人奔过去。

"我的主人！我的主人！可怜的人啊！"

过了一会儿，多明戈和莉杜薇娜把那条可怜的死狗搬到主人脚边，它跟主人一样净化了，也和主人一样给黑雾包住了。可怜的多明戈看到这种情景，深为感动，痛哭起来，不知道是为主人的死还是为狗的死而哭。然而最可信的是，他看到这种忠义的杰出范例哭了。他说道：

"将来还会有人说，伤心死不了人！"

① 圣罗克(1295—1327)：法国忏悔神父。



亚伯·桑切斯

再 版 序

我这部《亚伯·桑切斯》又名《一个情感的故事》，也许题为《一种情感的故事》更确当。我在这里，在异国的边陲校对这部作品的再版校样时，隔着边界望着令人心痛的西班牙，忧国之情又油然而生。当初，在写这个使人心酸的故事时，我本想摆脱这种忧国之情。所以我不愿重读这个故事。

这部小说的初版，起先在西班牙国内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无疑是那张有寓意的阴沉灰暗的封面影响了它，封面是我自己硬要画上画，着上颜色的；不过对它更有影响的也许是阴沉灰暗的故事本身。读者不喜欢有人用解剖刀捅人类发臭的灵魂深处，弄得脓水四溅。

然而，这部小说被译成意大利文、德文和荷兰文以后，在用这几种语言思维和感觉的国家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随之在使用我们西班牙语的那些国家里也开始取得成功。特别是在青年评论家何塞·A·巴尔塞罗在《哨兵》第二卷上为它写了一篇文笔犀利的短评以后，看的人更多了。这样就需要再版。

一个美国青年准备写一篇评论我的文学作品的博士论文。不久前，他写信问我，这个故事是不是取材于拜伦勋爵的《该隐》，我只得回答他说，我的那些虚构的小说——或称nivola——不是取材于书本，而是取材于我所感受、经历和观察的社会生活与我本人的生活。一个作家创造的全部人物（如果

他是靠生活创造出来的)，一个诗人创作的全部诗作(即使相互间有矛盾，或者本身有矛盾)，都是作者(若能成为一个彪炳百代的作者是多么幸福啊！)的私生子和婚生子，都是作者的骨血。

我可怜的华金·莫内格罗一生受尽了折磨，临终时说道："我为什么生在这仇恨之邦？在这块土地上，座右铭似乎就是：'恨他人，象恨你自己一样。'因为我过的是恨自己的生活；在这里，我们大家过的是你恨我我恨你的生活。哎……把孩子带过来！"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初版和再版之间相隔多少年啊！)，我再次听到华金说这些话，感到西班牙民族的麻风病非常可怕，便自言自语道："哎……把孩子带过来。"因为在这里，在我的故乡巴斯克地区——不管是属于法国的部分，还是属于西班牙的部分，都一样——我又回想起我的童年。我离开这个地区已有三十四年。两个多月前，我在这里写过这样的诗句：

> 假如我能从人生的旅途上折回去，
> 变成小伙伴中的一员，象当年的我；
> 假如我最后能奉献给你，我的上帝，
> 象儿时那样天真纯朴的我……

但是，我在西班牙的生活经历是多么悲惨啊！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① 把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作了比较后说，就这三国人民的主要缺点而论，英国人最虚伪，法国人最贪婪，西班牙人最嫉妒。这种可怕的妒忌，希腊人——有民主风的、不如说象西班牙人一样蛊惑人心的人民——称之为 phthonos，曾

① 马达里亚加(1886－1978)：西班牙历史学家、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

经是西班牙社会生活的酵素。对这一点克维多[①]也许了解得比谁都清楚；修士路易斯·德·莱昂[②]也知道。或许腓力二世[③]的专横仅仅是妒忌而已。"妒忌产生于加泰罗尼亚[④]，"有一次坎波[⑤]在萨拉曼卡大广场上对我说。为什么不产生在西班牙呢？那些无政治倾向的人——他们家族中的人——十分厌恶地敌视那些政治家，不是妒忌，是什么？旧时的、今天又起死回生的宗教法庭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力图在华金·莫内格罗的灵魂里表现出来的妒忌，是一种悲剧性的妒忌，是一种自卫的妒忌，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天使般的妒忌，但是这种妒忌不同于那种虚伪、奸诈、卑劣、正在吞没我国人民中最无自卫能力的灵魂的妒忌，不同于那种集体的妒忌，也不同于在看戏看到演得比较精采或者比较深刻时对嘲谑拍手叫好的观众的妒忌。

这篇悲剧性的——也许是最悲剧性的——情感故事初版和再版之间相隔这么多年。在这些年中，我觉得民族的麻风病变得更严重了。在我不得不侨居国外的近五年中，我感到原先的、传统的——还有传统主义的——妒忌，有地区特点的妒忌，使克维多和拉腊[⑥]的诙谐变得尖刻的妒忌，终于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政党，然而这种政党却象一切羞答答的、虚伪的东西一样，虚弱得很。我看到了妒忌变成联防，看到了妒忌反抗自然优势。现在，为了校对《亚伯·桑切斯》再版——我希望不是最后一版——校

①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
② 莱昂(1527?—1591)，西班牙诗人。
③ 腓力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
④ 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东北部的一个历史地区，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是自治的。
⑤ 坎波(1875—1947)：西班牙政治家和财政家。
⑥ 拉腊(1809—1837)，西班牙作家。

样，我第一次重读这部小说，才体会到我的华金·莫内格罗的情感的伟大，感到他在道德上远远超过所有的亚伯。不幸的不是该隐，而是那些小该隐，还有那些小亚伯。

这篇序是在偏远之地，在我度过童年的地区，但在看得见西班牙的法国部分写的。因为我不愿触动旧愁，对旧制度的忧愁——对旧制度的忧愁并不比对所谓新制度的忧愁更难受——，就用不幸的华金·莫内格罗的这句话来结束这篇序言吧："哎……把孩子带过来！"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

1928年7月14日于昂代

华金·莫内格罗谢世以后，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一种笔记之类的东西，记叙的是折磨了他一生的那种令人难受的情感。这个故事中穿插了从《忏悔录》(这是他给笔记加的标题)里摘来的一些片断，作为华金对他本人的病症所作的注释。这些片断都加上了引号。《忏悔录》是写给他女儿看的。

一

亚伯·桑切斯和华金·莫内格罗已经不记得他们是在什么时候相识的。在幼年以前，从婴儿时代起，他们就认识了，因为他们两人的奶妈经常碰头，他们在还不会说话的时候经常见面。在彼此逐渐认识的过程中，他们也学会了了解自己。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变成了知心朋友，说得更确切一点，差不多成了奶兄奶弟。

在他们散步、玩耍或搞其他共同的友好活动时，最任性的华金似乎占主导地位，什么都是他先发起，而亚伯看上去象是言听计从，其实总是我行我素。这是因为他觉得不服从比发号施令更重要。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争吵过。"我随便你！……"亚伯对华金说道。有时候，因为亚伯用"随便你"这句话来回避争吵，华金很恼火。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个‘不’字！……”华金嚷道。

“有什么必要呢？”另一个回答道。

有一次，在几个同学打算去散步的时候，华金说道：

“得啦，这个人不要我们到松林里去。”

“我？我为什么不要你们去？……”亚伯叫道。“好啦，好啦，随便你。我们去吧！”

“不，不是随便我！我对你说过好几次了！不是随便我！是你不想去！”

“我想去……”

“那么我不去了……”

“我也不去……”

“这不行，”华金叫了起来。“要末跟他一起去，要末跟我一起留下来！”

于是大家跟亚伯一起走了，只剩下华金一个人。

他在《忏悔录》中记述童年时代的这件事时，写道：“从那时起，不知为什么，他就讨人喜欢，而我却惹人厌恶，我不明白其中的原委。只有我一个人独来独往。从孩提时起，我的朋友们就对我敬而远之了。”

在他们一块儿读中学的时候，华金死用功，拼命追求奖学金，在班里名列第一，而亚伯在教室外面，在校园里，在大街上，在田野里，在逃学方面，在同学中间却是首屈一指。亚伯说的笑话让人发笑，尤其是他模仿各个教师的滑稽样子使人拍手叫好。“华金要用功得多，但是亚伯比较机灵……如果他肯读书的话，一定会读得很好……”这是同学们的普遍看法，华金是知道的，而这种看法却伤害了华金的心灵。他甚至想放弃学习，另找他途，来战胜亚伯。可是他对自己说：“呸！他们懂得什么……”他

又依然如故。尽管他力图在机智和风趣上胜过对手，却是望尘莫及。他讲笑话不能逗得人家发笑，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正经八百的人。"你是丧门星，"费德里科·瓜德拉多经常对他这么说。"你的笑话是送丧人的笑话。"

两人读完了中学，就分道扬镳了。亚伯决心做一个艺术家，学绘画；华金被录取在医学系。他们经常见面，谈谈各人在学习上取得的进步。华金硬要向亚伯证明医学也是一种艺术，甚至是一种美术，其中含有诗的灵感。相反的，有时他贬斥那种使人意志消磨的美术，赞扬那种用真理使人精神振奋、心胸开阔的科学。

"不过医学也不是科学，"亚伯对他说道。"它只不过是一种技术，一种来自科学的实践。"

"我不打算从事治疗病人的职业，"华金回答说。

"这是一种非常光荣、非常有益的职业……"亚伯接着说道。

"是的，但不是对我来说。也许是你所喜欢的光荣和有益，我可诅咒这种光荣和有益。在别人看来，诊诊脉，看看舌苔，开开药方，就可以赚钱，而我希望更高超一点。"

"更高超一点？"

"是的，我希望开辟新的道路。我想从事科学研究。医学上的荣誉属于发现某种疾病奥秘的人，而不属于比较得手或不那么得手地应用这种发现的人。"

"看到你这么富有理想，我很高兴。"

"怎么，你以为只有你们艺术家、画家才向往荣誉吗？"

"哎，谁也没有对你说过我向往这样的东西……"

"不向往？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从事绘画？"

"如果有成就的话，这个职业能给……"

"给什么?"

"噢,是的,能挣钱。"

"别在真人面前说假话了,亚伯……差不多从我们一生下来,我就认识你了。你别哄骗我,我了解你。"

"我从来没有想欺骗过你呀?"

"没有,可你无意中欺骗我。尽管你摆出一副什么都与你无关、把生活视同儿戏、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架势,你却是个可怕的野心家……"

"我是野心家?"

"是的,是一个一心想得到荣誉、名气、声望的野心家……你一贯如此,生来就是如此。只是讳莫如深罢了。"

"等一下,华金,你说,我争夺过你的奖学金没有?你不总是班里的第一名?你不是个大有希望的小伙子吗?"

"是的,不过自鸣得意、受同学们奉承的小伙子,却是你……"

"我有什么办法呢?……"

"你要我相信你没有追求这种名气。"

"追求名气的是你……"

"是我?是我?我才看不起群众呐!"

"好啦,好啦,别再对我说傻话了。还不如再谈谈你的心上人。"

"心上人?"

"对,谈谈你想她做心上人的表妹吧。"

华金正想对他表妹的心扉展开进攻,把他内向多疑的性格的全部热情都用于他爱恋的目标上。他向朋友亚伯倾吐衷曲——一个处于严阵以待的恋人那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衷曲。

埃伦娜使他多么痛苦啊!

"我越来越不理解她，"他常常对亚伯说。"在我看来，这个姑娘简直是斯芬克司……"

"你已经知道奥斯卡·王尔德①说的话了，大概是他说的：所有的女人都是没有奥秘的斯芬克司。"

"埃伦娜似乎是有奥秘的。她一定爱着别人，尽管那个人还不知道。我肯定她爱着别人。"

"为什么？"

"要不然，我无法解释她对我的态度……"

"就是因为她不愿意爱你……不愿意把你当作情人那样爱你，大概作为表兄她是爱你的……"

"你别嘲笑我了！"

"好啦，就因为她不愿意把你当作情人，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当作丈夫那样爱你，她就一定爱上了别人吗？真是高明的逻辑！"

"我了解自己！"

"对，我也了解你。"

"你？"

"你不想做一个对我了解得更清楚的人吗？那么我想了解你有什么奇怪呢？不过我们彼此都了解。"

"我告诉你吧，这个女人要叫我发疯了；她会使我受不了的。她在耍弄我。要是她一开始就对我说个不字，那就好了，可她稳住我，说要看看，考虑考虑……这种事没有什么考虑的……真是卖弄风情！"

"她在观察你。"

---

① 王尔德（1856—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

"观察我？她？我有什么好观察的？她能观察什么？"

"华金，华金，你在贬低自己，也在贬低她！……难道你以为她只要看到你，听到你讲话，知道你爱她，她就一定要服从你吗？"

"对了，我总是惹人讨厌……"

"得啦，你别这样……"

"那是因为这个女人在耍弄我！耍弄象我这样坦率、忠诚、豪爽的人并不高尚……要是你能看到她是多漂亮就好啦！她越是冷淡，越是高傲，就越是漂亮！有时我不知道是爱她还是恨她！……你愿意我把你介绍给她吗？……"

"噢，要是你……"

"好吧，我来给你们介绍。"

"要是她愿意……"

"愿意什么？……"

"我给她画幅肖像画。"

"那好极了！"

但是华金琢磨了画肖像的事儿，想到亚伯要给埃伦娜画肖像，一夜都没有睡好觉，因为亚伯是一个自然而然就能使人产生好感的人，一个容易得到别人欢心的人。

这会出什么花样吗？埃伦娜也会跟他们的同学一样觉得亚伯更讨人喜欢吗？他想不介绍，但是话已出口……

二

"你觉得我的表妹怎么样？"在介绍后的第二天，华金问亚伯道。亚伯向埃伦娜提出画像的事，埃伦娜欣然同意了。

“哎，你要我说真话吗？”

“我向来喜欢听真话，亚伯。要是我们总是讲真话，净讲真话，这个世界就会变成天堂了。”

“对，要是人人都对自己讲真话……”

“好啦，那就讲真话吧！”

“你的表妹，未来的未婚妻、也许是妻子，埃伦娜，我确实觉得她象一只孔雀……我是说，象一只雌孔雀……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你的意思。”

“我只会用画笔把自己的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

“你要画这只孔雀，或者说这只雌孔雀，也许要画它翘着尾巴，昂着小脑袋吧……”

“做模特儿是极好的。好极了，老兄！多美的眼睛！多漂亮的嘴巴！那张嘴唇丰满而又噘起的嘴巴……那双眼睛不是在看人……多俊的脖子！特别是脸色多好看！要是你不生气的话……”

“我生气？”

“我跟你说，她的脸色象一个未开化的印第安女人，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象未驯服的野兽。在她身上，有一点金钱豹（从最好的意义上来讲）的气息。她整个儿显得冷冰冰的。”

“冷冰冰的！”

“没什么，老兄，我希望给你画一张极好的肖像。”

“给我画？大概是给她画吧？”

“不，像是为你画的，尽管画的是她的像。”

“不，不，像是为她画的！”

“好吧，为两个人画。谁知道……也许我用画像会使你们结

合起来。”

“好啊，你要从肖像画家变成……”

“随便变成什么吧，华金，哪怕是变成拉皮条的，只要你不再这样痛苦。看到你这样子，我心里不好过。”

开始画画了，三个人聚在一起。埃伦娜坐在位子上，显得端庄、冷漠、傲岸，宛如一个受命运摆布的女神。

“可以说话吗？”头一天她问道。

亚伯回答道：“您当然可以说话，也可以动动；对我来说，最好是说话，动动，这样面容就活泛了……这不是照相，再说，我也不希望你象雕像。”

于是她说话了，说个不停，但是动得不多，怕影响姿势。她说了些什么？他们两人都不知道。因为两个人只是一味盯着她看，没有听她讲话。

她认为沉默是缺乏良好教养，便不断地讲话，并且尽量挖苦华金。

“你看病走运吗，表兄？”她问道。

“你对这个有兴趣？”

“我怎么会没有兴趣，当然有兴趣！……你想想看……”

“不，我想不出。”

“你既然这样关心我，我也同样可以关心你的事业。再说，谁知道……”

“谁知道什么？”

“好啦，别谈这个吧，”亚伯插嘴说。“你们只会互相挖苦。”

“那是很自然的，”埃伦娜说道，“在亲戚之间……而且据说就是这样开始的。”

“开始什么？”华金问道。

“这你知道，表兄，你已经开始了。”

“我要做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有各种不同的结束办法，表兄。”

“也有各种不同的开始办法。”

“那是没有疑问的。您说，亚伯，我跟表兄这样唇枪舌战，破坏了姿势没有？”

“不，不，正好相反。这种唇枪舌战，正象您说的，使您的眼神和姿态更富有表情。不过……”

过了两天，亚伯和埃伦娜彼此就以“你”相称了；华金喜欢这样，第三天画画他就没有参加。

“让我来看看，让我来看看画得怎么样了，”埃伦娜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看画像。

“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懂，再说，我也判断不出它是不是象我。”

“怎么？你没有镜子吗？你没有照过镜子吗？”

“照过，不过……”

“不过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照在镜子里你不觉得自己相当漂亮吗？”

“你别奉承啦。”

“好吧，我们问华金。”

“请你对我不要提到他。他是个多么讨厌的人！”

“我必须提到他。”

“那么我就走开……”

“别走，你听我说。你对待这位老兄很不好。”

“啊！现在你替他说项了？画像只是个借口吧？”

"你看，埃伦娜，你这样耍弄你的表兄不好。他有点儿，对啦，有点儿……"

"是的，有点儿讨厌！"

"不，他性格内向，骄傲、固执、自大，但是善良、正直、能干；他的前程似锦；他狂热地爱你……"

"撇开这一切不说，要是我不爱他呢？"

"那么你应当劝阻他。"

"我劝他还劝得不够吗？我跟他说过，我认为他是个好人，正因为我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极好的表兄，——我不想开玩笑，——我才不要他做求婚人和将来的什么人，这话我已经说厌了。"

"可他说……"

"要是他告诉你的是别的话，那他没有对你讲实话，亚伯。既然他是我的表兄，我能把他撵走，不准他跟我谈话吗？是表兄啊！真有意思！"

"别这样嘲弄他。"

"要是我不能……"

"他疑心病很大，硬是认为，既然你不愿意爱他，那你准是暗中爱着别人……"

"他对你说过这话？"

"是的，说过这话。"

埃伦娜咬紧了嘴唇，涨红了脸，沉默了一会儿。

"是的，说过这话，"亚伯又说了一遍，把右手搁在靠着画布的支腕杖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埃伦娜，仿佛想猜度出她脸上某种表情的意义。

"要是他硬是……"

"什么？……"

"他最后会弄到我爱上别的什么人的……"

那天下午，亚伯没有画画。他们成了情侣。

三

亚伯给埃伦娜画的肖像，画得很成功，轰动一时。老是有人站在陈列的橱窗前观赏。"又出了一个大画家啦，"人们这么说。埃伦娜想方设法紧靠着陈列肖像的地方走过去，想听听评论。她象一幅永生的活肖像，象一件艺术品，象一只开屏的孔雀，在城市的大街上溜达。也许她是为此而生的吧？

华金几乎睡不着觉了。

"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坏，"他对亚伯说道。"现在她要弄我。她要送我的命！"

"那还用说！她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职业美人了……"

"对了，你让她流传千古了。又是一个乔贡达①！"

"可你是医生，能延长她的寿命……"

"也能缩短她的生命。"

"你别演这样的悲剧。"

"那我怎么办呢，亚伯，我怎么办呢？……"

"忍耐……"

"她跟我谈过一些情况，我从她说的话里得知你对她说过，我认为她另有所爱……"

---

① 指商人乔贡达的妻子蒙娜·丽莎。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画的就是她。

“那是为了帮助你……”

“为了帮助我……亚伯，亚伯，你跟她串通了……你们一起来欺骗我……”

“欺骗你？欺骗你什么？她答应过你什么事情？”

“那她答应过你？”

“难道她是你的未婚妻？”

“那她早就是你的啰？”

亚伯沉默不语，脸涨得通红。

“你看！”华金结结巴巴、哆哆嗦嗦地叫了起来。“你看！”

“看什么？”

“现在你还不承认？还要厚着脸皮赖？”

“好啦，华金，我们早在认识之前就是朋友，差不多是兄弟……”

“在兄弟背上戳一刀，是不是？”

“你别这样发火，忍耐点……”

“忍耐？除了继续忍耐，继续痛苦之外，我的生活还有什么呢？……你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你是个受人宠爱的人，你是个胜利者，你是个艺术家……可我……”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把他的话打断了。

“那我怎么办呢，华金，你要我怎么办呢？……”

“既然我爱她，你就别追求她了！”

“可那是她，华金，是她……”

“当然啰，你是艺术家，你是幸运儿，你是命运的宠儿，女人们都在追求你。你现在已经博得了她的欢心……”

“我跟你说吧，是她博得了我的欢心。”

“对，博得你欢心的，是孔雀，是职业美人，是乔贡达……你

会成为她的画家……画她的千姿百态，或穿衣或不穿衣，光线或明或暗……”

“华金！”

“你使她永生。你的画存在多久，她就会活多久。说得确切点，不是活！因为埃伦娜不是活下去，而是存在下去。她会象制造她的大理石一样存在下去。因为她是用石头造出来的，显得冷漠无情，跟你一样。简直是行尸走肉！”

“请你别发火。”

“我怎么不要发火，哼，我怎么不要发火？这是卑鄙，这是无耻！”

他感到沮丧，不作声了，仿佛无语可表达狂热的感情。

“哎，你过来，”亚伯对他说道，声音甜极了，这是他觉得最可怕的，“好好想一想。要是她不愿意爱你，我去逼她爱你？她不会把你当做未婚夫……”

“是的，我是不讨人喜欢的；我生来就让人讨厌。”

“我向你起誓，华金……”

“你别起誓！”

“我向你起誓，如果事情单单在我身上，埃伦娜大概会成为你的未婚妻，明天还会做你的妻子。倘若我能把她让给你……”

“一盘炒扁豆你就把她卖给我，是不是？”

“不，不是把她卖给你！可能免费让给你，并且还乐于看到你们快乐幸福，不过……”

“她不爱我，她爱你，是不是？”

“正是这样！”

“我找她，她拒绝我；她找你，你拒绝她。”

“不错。尽管你不相信，我可是个被引诱者。”

"真会吹！叫人恶心！"

"我吹？"

"是的。当被引诱者比当引诱者更坏。可怜的受害者！为了你，那些女人你争我吵……"

"你别激怒我，华金……"

"你？激怒你？我告诉你，这是卑鄙，这是无耻，这是罪恶……我们别再谈下去了！"

然后，他改变了语气，不胜悲苦地说道：

"你同情同情我吧，亚伯，同情同情我吧。你看见大家都对我侧目而视，人人都反对我……你年轻、幸运、得宠；你有的是女人……你就把埃伦娜让给我吧；你知道，我不会去找别的女人……把埃伦娜让给我吧……"

"我早让给你了……"

"你叫她听我的话，使她了解我，让她知道我会为她赴汤蹈火，没有她我会活不下去……"

"你不了解她……"

"不，我了解你们！看在上帝份上，你向我发个誓，说你一定不跟她结婚……"

"谁说过结婚？"

"啊，这么说来，那仅仅是为了要叫我吃醋？如果她只不过是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比卖弄风情的女人更坏，是一个……"

"住嘴！"亚伯大声喝道。

他这一声叫得华金住了口，两眼直望着他。

"那是办不到的，华金。人家对付不了你！你这个人很难处！"

亚伯转身就走。

华金在他的《忏悔录》中写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有时咬

枕头，或者起来去张着盥洗水罐喝水，度过了可怕的一夜。我发烧了。有时我睡得昏昏沉沉的，做着苦涩的梦。我想杀死他们两个人，于是我象对待正在创作的一个剧本或者一部小说一样，在脑子里思考流血报复的细节，设想与他们的谈话。我认为埃伦娜只不过是想侮辱我：她弄得亚伯神魂颠倒，是为了鄙夷我；但是她不可能爱任何人，在镜子面前她只是行尸走肉而已。可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想得到她，而且这种愿望比任何时候都强烈。那天夜里，在一次漫长的昏睡中，我做梦占有了她，旁边是亚伯冰冷的尸体。恶念、狂怒、邪欲、愤慨，犹如急风骤雨一般袭来。我因为受尽痛苦，感到疲惫不堪，快到黎明时，才神志清楚，心里明白过来：我对埃伦娜没有任何权利。但是我开始非常憎恨亚伯，同时又想把这种憎恨隐藏在心灵深处，照料它，爱护它，培养它。憎恨？我还不想给它起个名字，也不想承认我是命中注定同它的本体和种子一起出生的。那天夜里，我开始走向我生活的地狱。”

四

“埃伦娜，”亚伯对她说道，“华金使我睡不好觉！……”

“他怎么啦？”

“一旦我告诉他，说我们就要结婚，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呢？虽然看样子他已经平静下来，好象对我们的爱情关系也安之若素了……”

“他倒会委曲求全。”

“说实话，我们做得并不十分妥当。”

“什么？你也这么想？难道我们女人应当象牲口那样，让人家

赠送、出借、租用、出卖吗?"

"不是,不过……"

"不过什么?"

"是他把我介绍给你,替你画像的,可我利用机会……"

"利用得好!难道我跟他已经有瓜葛了吗?即使有瓜葛又怎么样呢?人各有志嘛。"

"对的,不过……"

"什么?你后悔啦?就我来说……既然我已经应允你,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正式未婚夫,这几天就要要求我结婚,即使你现在丢下我,我也不会去找华金。不会!绝对不会!追求我的人多得很,比我的手指还多呢。"说着她举起两只长长的手(亚伯怀着深情厚爱画过这两只手),摇摇纤纤的十指,手指宛如在飘动似的。

亚伯用两只壮健有力的手抓住她的双手,送到嘴边,吻了很久。接着又吻她的嘴唇……

"放安静点,亚伯!"

"你说得对,埃伦娜,尽管我们想到可怜的华金会感到难受、痛苦,我们也不会损害我们的幸福……"

"可怜的?他只不过是个会妒忌的人。"

"但是有各种妒忌,埃伦娜……"

"那就让他去自寻烦恼吧!"

经过一阵令人不快的沉默以后,她说道:

"当然,我们可以请他参加婚礼……"

"埃伦娜!"

"这有什么不好?他是我的表兄、是你最要好的朋友;我们相识还多亏他呢。如果你不请他,我请他。他不来?更好。他来呢?好上加好!"

五

当亚伯把他就要结婚的消息告诉华金的时候，华金说道：

“应该这样，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嘛。”

“你很清楚……”

“是的，我清楚，你别以为我是疯子或者狂人；我明白，你们应该成为幸福的人……我已经不可能成为幸福的人……”

“华金，看在上帝份上，看在你最喜爱的……”

“得啦，我们别再谈这个了。你让埃伦娜幸福，她也会让你幸福的……我已经原谅你们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想原谅你们。我要另找生路。”

“那么我就敢请你去参加婚礼了，以我的名义……”

“也以她的名义，对吗？”

“对，也以她的名义。”

“我明白啦。我要去给你们的幸福锦上添花。我一定去。”

华金送给亚伯的结婚礼物，是一对极考究的、用金银镶嵌的手枪。这跟一个艺术家很相称。

“他送你这个东西，是要你到讨厌我的时候对自己打一枪，”埃伦娜对她未来的丈夫说道。

“你这是想到哪里去啦，亲爱的！”

“谁知道他的用意呢……他就是动这些鬼脑筋过日子……”

“从他把他们就要结婚的消息告诉我那天起，”华金在他的《忏悔录》中写道，“我觉得好象我的整个灵魂都冻住了。冰块压在我心上，恰似冰的火焰在烤灼着我。我费劲地呼吸。我对埃伦

娜的憎恨，特别是对亚伯的憎恨，使我变得冷酷无情了，因为这是一种使人寒心的憎恨，它的根塞满了我的心田。它不是有害的植物，而是镇住我灵魂的冰块，说得更确切一点，我的整个灵魂在这种憎恨中冻结了。冰是那么晶莹，我透过它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一切。我完全认识到：他们是对的，的确是对的；我对她毫无权利；不应该，也不可能强行夺取一个女人的爱；既然他们相爱，就应该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不仅使他们相识、而且使他们相爱的是我；他们所以会相好，是因为鄙夷我；埃伦娜作出这种决定多半是要使我发怒，使我痛苦，使我嫉妒，使我在亚伯面前丢脸，而亚伯作出这种决定则是由极端个人主义促成的。极端个人主义从未使他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他天真地、单纯地没有意识到别人的存在。我们这些人，在他看来，顶多不过是供他画画的模特儿。他甚至不懂得恨；他脑子里只有他自己。

"参加婚礼时，我带去的是一个给憎恨烧伤的灵魂，一颗给寒冰冻坏的心，但是我却被死一样的恐怖攫住了，生怕听到他们说'愿意'的时候，冰破裂，心破碎，我就死在那里，或者变傻了。我去参加婚礼，就象一个人走向死亡一样。我遇到的事情比死亡本身更可怕，更糟糕，要糟糕得多。要是我当时就死在那里该多好！

"她漂亮极了。在她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我觉得她那出于怜悯而露出的傲慢的微笑，宛如一把冰剑刺穿了我的心；我的心虽冷，但跟冰剑比起来，还是暖的。

"'谢谢你！'她对我说道。

"而我却把这句话理解为：

"'可怜的华金！'

"至于亚伯，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看到了我。

"'我了解你的牺牲,'他没话找话说。

"'不,不是这么回事,'我回答说。'我对你说我要来,我就来了;你已经看到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不能不要我的老朋友,我的兄弟。'

"他一定觉得我的态度颇有趣,虽然不大有画意。我在那里变成了一个泥塑石雕的客人。

"在命中注定的时刻快要到来的时候,我一秒一秒地数着。

"'不多一会儿,'我对自己说道,'对我来说,一切就要结束了!'

"我认为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两个'愿意',一个是他说的,另一个是她说的。她在说'愿意'时,眼睛望着我。我比以前更冷静,既不惊讶,也不心跳,仿佛我听到的那句话跟我毫无关系。它使我充满了对自己的莫大的恐惧。我觉得自己比妖怪还坏,我觉得自己好象不存在似的,好象我只是一块冰,而且永远是。我摸摸自己的肉体,拧拧它,把把自己的脉。

"'我还活着吗?是我吗?'我问自己。

"我不愿回忆那天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向我告别后,就去蜜月旅行了。我埋头于读书,潜心于研究,专心于治病,我已经开业。那无可挽回的事情犹如当头一棒,使我头脑清醒了,同时我也发现自己是没有灵魂的。这两种情况促使我在研究中寻求的,已经不是安慰——安慰,我不需要,也不想要,——而是雄心壮志的基础。我必须拿我的名气压倒亚伯初露锋芒的名气;我的科学发现,是艺术品,是真正的诗篇,一定会使他的绘画黯然失色。总有一天,埃伦娜会明白,能使荣誉的光环围绕着她的,是我这个医生,叫人讨厌的人,而不是他这个画家。我潜心于研究。我甚至认为我会把他们忘掉!我要把科学变成麻醉剂。同时

又是兴奋剂。”

六

新婚夫妇蜜月旅行回来后不久，亚伯就患了重病。华金被请来给他检查和治疗。

“我很担心，华金，”埃伦娜对他说道。“昨天夜里，他净讲胡话；讲胡话的时候，老是叫你的名字。”

华金仔仔细细地对朋友作了检查，然后直视着他表妹的眼睛，说道：

“病情很严重，不过我认为我能救治他。而我却是个已经无法救治的人了。”

“真的吗？你救救他吧，”她叫了起来。“你已经知道……”

“是的，我全知道啦！”说着他就走了出去。

埃伦娜走到丈夫的床跟前，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前额上，额头发烫，她不由得发起抖来。

“华金，华金，”亚伯说胡话，“原谅我们吧，原谅我吧！”

“别叫了，”埃伦娜几乎是对着他的耳朵说的，“别叫了！他来看过你了，他说能把你的病治好，使你恢复健康……他叫你不要多说话……”

“能治好我的病？……”病人机械地问道。

华金回到家里，自己也发烧了，象是一种冷热病。“要是他死了呢？……”他心里思量。他和衣往床上一躺，开始想象亚伯死后可能发生的情景：埃伦娜会穿上丧服；他会跟这个孀妇相会；她会悔恨；她会发现他华金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会发觉他多么强烈地需要补偿，多么迫切地需要她，她终究会落入他的怀

抱；她会认识到变心只不过是一场噩梦，一场卖弄风情的恶梦；她会承认她始终爱的是他华金，而不是别的人。“但是他不会死！”接着他自语道。“我不会让他死，不应该让他死，这涉及到我的名誉，再说……我需要他活着！”

在说着“我需要他活着”这句话时，他整个心灵都发抖了，宛若一株圣栎树的枝叶被风暴摇撼得发抖一样。

“亚伯生病的那几天是难受的几天，”华金在他的《忏悔录》中写道，“是痛苦不堪的几天。亚伯的生死都操在我手里，我可以让他死，甚而至于叫他死得没有人怀疑，叫他死得不留任何痕迹。在我的业务内，我曾经处理过一些死得又神秘又奇怪的病例，通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诸如寡妇改嫁等，我才看清了死因。因为我从未跟自己斗争过，当时我跟那条破坏我的生活、使我的生活过得不愉快的恶龙斗争。这涉及到我做医生的名誉，我做人的名誉，也涉及到我的精神健康，我的理智。我明白我在疯狂的魔爪下挣扎；我看到疯癫的幽灵在我心灵上投下的阴影。我终于胜利了。我把亚伯从死亡中救了出来。我工作从来没有这么得手过，诊断从来没有这么准确过。过分的不幸倒使我得到了成功的幸福。”

“你的……丈夫已经脱离了危险，”有一天，华金对埃伦娜说道。

“谢谢你，华金，谢谢你，”她抓住他一只手，他让她双手握着。“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感激你……”

“你们也不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你们……”

“看在上帝份上，你别这样……我们这么感激你，就别提那个了……”

“噢，我什么也不提。我非常感激你们。亚伯的病教会了我

很多东西，确实是很多东西……”

“啊，你把他当作病例吧？”

“不，埃伦娜，不，倒是我的病可作为病例！”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也不完全懂得。告诉你吧，这些天来，为了抢救你的丈夫……”

“你就说亚伯吧！”

“好吧。为了抢救他的病，我研究了他的病，也研究了我自己的病。看着你们的幸福，我决定……结婚！”

“啊，你有女朋友吗？……”

“还没有，不过我会找到的。我需要一个家。我会找到妻子的。埃伦娜，难道你以为我会找不到妻子吗？”

“怎么会找不到呢，当然会找到！……”

“我是说找一个爱我的妻子。”

“噢，我懂你的意思；找一个爱你的妻子，对！”

“因为作为一个对象……”

“是的，你无疑是一个好对象……年纪轻，不愁吃不愁穿，有美好的前程，慢慢开始出名，人又好……”

“人好……对，也讨人厌，是不是？”

“不，不，你并不讨人厌！”

“唉，埃伦娜啊，埃伦娜！我到哪儿去找妻子呢？……”

“找爱你的？”

“不，只要她不欺骗我，对我讲真话，不嘲笑我，埃伦娜，不嘲笑我！……哪怕是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跟我结婚，要我养活她，但是她要把情况告诉我……”

“你说你有病，说得不错，华金。结婚吧！”

"埃伦娜，你以为会有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爱我吗？"

"人人都会找到爱自己的人。"

"我会爱我妻子吗？我会爱她吗？你说。"

"嗯，当然会爱的……"

"你知道，埃伦娜，不为人所爱，不能为人所爱，倒并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不能爱。"

"这是本堂神父堂马特奥说的，他说魔鬼不能爱。"

"可魔鬼在大地上游荡呢，埃伦娜。"

"不要说了，你别跟我谈这些事情。"

"我跟我自己谈就更糟了。"

"那就不要说了。"

七

为了挽救自己，照顾自己的情感，华金致力于寻找这样一个妻子：在她慈母般的怀抱里可以避开他感到的憎恨，在她的裙兜里可以象个害怕妖怪的孩子那样把头藏起来，以免看到冰龙的恶眼。

可怜的、不幸的安东尼娅！

安东尼娅生来就是做母亲的：她温柔体贴，富有同情心。她凭着高超的本能看出华金是一个病人，一个心灵上有残缺的人，一个着了魔的人，不知为什么爱上了他的不幸。她在这位不相信他人德行的医生说的那些冷酷而尖刻的话语中，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安东尼娅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女，这个寡妇是华金的病家。

"您认为她会脱离危险吗?"安东尼娅问华金。

"我看难，很难。她这个可怜的人，太劳累，太衰老了；她一定吃过很多苦……她的心脏太衰弱了……"

"您救救她吧，堂华金；看在上帝份上，您救救她吧！要是我做得到，我情愿拿我的生命换她的生命！"

"这是办不到的。再说，谁知道呢？你的生命，安东尼娅，也许比她的生命更重要……"

"我的生命？为什么？对谁？"

"我说不上来！……"

那个可怜的寡妇终于死了。

"这是不可避免的，安东尼娅，"华金说道，"科学也无能为力！"

"是的，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

"啊！"安东尼娅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华金干巴巴的、严峻的眼睛。"您不信上帝吗？"

"我？……不知道！……"

这个可怜的孤女当时因同情医生而感到难过，一时竟把母亲的死亡忘记了。

"要是我不信上帝，现在我怎么办呢？"

"生活能解决一切问题，安东尼娅。"

"死亡更能解决问题！现在……我孤零零的……连个亲人也没有……"

"是啊，孤独是可怕的。不过您还可以回忆您圣洁的母亲，还可以为她祈求上帝而生活……另外有一种孤独要可怕得多！"

"什么样的孤独？"

"受大家轻视、被众人嘲笑的人的孤独……谁也不对他讲真话的人的孤独……"

"您希望人家对您讲什么真话?"

"现在您能对着您尸骨未寒的母亲向我讲真话吗?您能发誓对我讲真话吗?"

"能,我要对您说真话。"

"好。我是个讨人厌的人,是不是这样?"

"不,不是这样!"

"要讲真话,安东尼娅……"

"不,不是这样!"

"那么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您!您是一个不幸的人,一个感到痛苦的人……"

华金心中的冰块开始融化了,眼睛里流出了眼泪。他又颤抖了一下,一直颤抖到心底里。

不多一会儿,华金和这个孤女就把他们的关系确定了下来。他们打算待到她服丧一年期满后结婚。

"我可怜的妻子,"几年以后,华金在他的《忏悔录》中写道,"她硬着头皮爱我,医治我,克服我定然使她产生的反感。她从未对我说过,也从未对我暗示过。特别是在我向她展示我灵魂的麻风病,我憎恨的坏疽时,我能不引起她的反感吗?她与我结婚,大概象与一个麻风病人结婚一样(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是出于崇高的同情,出于基督教的忘我精神和牺牲精神,以拯救我的灵魂,也是出于神圣的英雄主义。她真是一个圣徒!但是她没有治好我想念埃伦娜的病,也没有治好我憎恨亚伯的病!她的高尚品德成了我另一种内疚的缘由。

"她的温顺使我恼火。有时候(上帝宽恕我吧!)我倒希望她

凶狠、暴躁、傲慢。”

八

与此同时，亚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名气愈来愈大。他已经是全国最有名的画家之一，并已驰名国外。他的这种名气恰似下在华金心灵上的一场毁坏性的冰雹。

“是的，他是一个很科学的画家；他掌握技术；他知道很多很多东西；他是非常聪明能干的，”华金谈到朋友的时候，话语之中有吹嘘他的意思。这是一种貌似赞扬实则贬低的方法。

华金自诩是艺术家，是他那一行中的真正诗人，是天才的、有创造性的、凭直觉的临床医生；他一直梦想丢下病人，去从事纯科学、理论病理学的研究，去进行调查。不过他的收入很多！……

“然而，最妨碍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倒不是收入，”他在遗作《忏悔录》中写道。“我所以要搞科学研究，是想出名，想获得很大的科学声誉，使亚伯的艺术声誉相形见绌，从而叫埃伦娜不好受，向他们两个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报仇，这就把我那些最狂妄的梦想串连起来了，这是一方面；另方面，这种不纯正的情感本身，我过分的怨怼和憎恨，使我的心灵失去了平静。不，我并不想研究，研究需要心地纯洁，心情平静。再说，病人使我不能专心研究。

“病人让我分心，有时候一想到分心（我的情感使我处于这种状态）会使我对那些可怜的病人不能给予应有的照料，我就浑身发抖。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使我五脏六腑都震动的病例。我给一位

可怜的太太看病，她病势相当危险，但还不是没有希望。亚伯曾经给她画过一幅肖像，一幅极好的肖像，是他最好的肖像画之一，是他最完美的画作之一。我走进病人的屋子，首先映入我眼帘、使我讨厌的就是这幅肖像。画上的她栩栩如生，比血肉之躯躺在床上受苦的她更富有生气。那幅肖像仿佛在对我说：'你瞧，他让我永生呢！看你能不能使我的俗体凡胎延长生命。'我坐在那个可怜的女人身旁，给她听诊把脉的时候，只看见另一个女人，就是画上的那个女人。我真愚蠢，愚蠢极了。我那个可怜的病人死了；我让她死了，说得确切一点，是死于我的愚蠢，死于我罪恶的分心。我厌恶我自己，厌恶我这个可怜虫。

"那位太太去世以后，过了几天，我又到她家去看另一个病人。我走进去，拿定主意不看那幅画像。但是没有用，尽管我不看它，它却在看我，吸引着我的视线。在我告辞的时候，那个新丧妻的人送我到门口。我们在画像跟前停住了脚步，我犹如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推了一下，不由得叫了起来：

"'一幅绝妙的画像！这是亚伯画中的上品！'

"'是的，'那个丧妻的人回答说，'这是留给我的最大安慰。我望着它，消磨漫长的时间，就象她在跟我聊天一样。'

"'对，对，'我补充道，'亚伯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出来时，我自语道：'我让她死了，他却使她复活了。'"

每逢他的病人中有什么人死了，特别是孩子，华金都感到非常痛苦，但是其他人死了，他几乎无动于衷。

"他为什么要活下去呢？……"他说到某人时问自己。"我真想帮他一下忙，让他早点死去……"

他那心理学家的观察力，由于情绪的低落而变得更加敏锐

了。他一下子就能看出最隐秘的精神创伤。他能透过习俗的掩盖发觉这种情况：有的丈夫早知道妻子要死(即使在他们并不希望她们死亡的时候)，也毫不难过；有的妻子巴不得丈夫早死，好另找事先看中的对象。他的病家阿尔瓦雷斯死了才一年，那个寡妇就跟死者的知己朋友梅嫩德斯结婚了。华金暗想道："确实死得很奇怪……如今我明白了……人是最卑鄙的！竟有这样的妻子，还算是仁慈的夫人，体面的太太……"

"医生，"有一次，一个病人对他说道，"看在上帝份上，您弄死我吧。您什么也不要对我讲，就把我弄死，我再也受不了啦……您给我点什么东西，让我长眠不醒吧……"

"要是这个人只是为了受苦而活着，我为什么不该做他要我做的事呢？"华金自问道。"他使我很难过！多么肮脏的世界啊！"

他的病人往往是他的镜子。

有一天，一个不幸的女邻居去找他。由于岁月的流逝，工作的辛劳，她衰老了。她的丈夫在结婚二十五年后，丢下她，跟一个没有正当职业的女人搞上了。她是来向华金诉苦的。

"唉，堂华金！"她对他说道。"人家都说您学问大，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方子，把我丈夫治好，不再去喝那个臭婆娘灌的迷魂汤。"

"什么迷魂汤，好太太？"

"我们在一起过了二十五年，如今他丢下我，要去跟她一块住……"

"要是在刚结婚的时候，他丢下你，那就更怪了，那时你还年轻，也许……"

"哦，不会，先生，不会！那是因为她灌了他迷魂汤，把他弄得晕头转向了；否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

“迷魂汤……迷魂汤……”华金喃喃地说道。

“是的，堂华金，是迷魂汤……您学问好、知道的东西多，给我一个治它的方子吧。”

“唉，好太太！那些古人想去寻找使人返老还童的泉水，结果都枉费气力……”

那个可怜的女人伤心地离去以后，华金自言自语道：“这个不幸的女人没有照照镜子吧？她没有看出长年累月干苦活的危害吧？这些乡镇上的人把什么都归咎于迷魂汤或者妒忌……他们找不到工作……归罪于妒忌。出了什么坏事……也归罪于妒忌。凡是把自己不顺心的事统统归罪于别人妒忌的人，才是真正的妒忌者。我们这些人不是都是如此吗？有没有人灌过我迷魂汤？”

有好几天，他心里想的几乎净是迷魂汤。到头来他对自己说：“这就是原罪①！”

九

华金跟安东尼娅结婚，是为了寻找一个庇护者。这个可怜的女人一下子就猜出了她的任务，她在丈夫心中要起的作用：当一面盾牌，做一个差强人意的安慰者。她把一个病人，也许是一个无法医治的心灵残废者，当作丈夫；她的使命就是护理他。她满怀同情、满怀对这个不幸者的爱接受了这项使命。这个不幸者把自己的生命同她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① 基督教重要教义之一。谓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禁果而犯下的罪，传给子孙后代，绵延不绝，故称"原罪"。

安东尼娅觉得她与华金之间有一堵无形的墙，一堵水晶般的、透明的冰墙。这个人不可能属于他的妻子，因为他不属于他自己，他不能控制自己，同时他又是一个狂人，一个着了魔的人。即使在夫妻情意缱绻的时候，也有看不见的、不祥的阴影横亘在他们中间。她觉得丈夫的吻好象是偷吻，在那些吻不是狂吻的时候。

华金在妻子面前避而不谈他的表妹，安东尼娅觉察到这一点，在谈话中经常提到她。

这是在开头的时候，后来她也就避而不提了。

有一天，华金以医生的身分，被请到亚伯家去，得知埃伦娜已经怀孕了，而他的妻子安东尼娅却连一点怀孕的影子也没有。这个可怜的人忽然产生了一个可耻的、他为之感到羞愧的邪念；有个魔鬼诱惑地对他说："你看见了吗？他甚至比你更有男子气概！你由于愚蠢而让一些人死去，而他用艺术使他们复活和永生。他很快就要有一个儿子，他将把一个活生生的新人，他血肉创造的作品，奉献给世界，而你……你也许没这个能耐……他比你更有男子气概！"

他垂头丧气、脸色阴沉地走进自己的家门。

"你是从亚伯家里回来的，是不是？"

"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从你脸上看出来的。那个屋子使你痛苦。你不该上那儿去……"

"那我怎么办呢？"

"婉言拒绝！最要紧的是你的健康和安静……"

"那不过是你的担心……"

"不是，华金，你别想瞒我了……"她说不下去了，因为她已

经泣不成声。

可怜的安东尼娅往下一坐，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你怎么啦，太太，这是怎么回事？”

“把你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吧，华金；全都向我吐露吧，向我坦白吧……”

“我没有什么可认罪的……”

“好吧，你能把真情告诉我吗？华金，要讲真情。”

他踌躇了片刻，好象在跟一个看不见的敌人，跟监护他的魔鬼，跟突然下定的决心所发出的声音斗争似的。他几乎是大声叫喊地说道：

“好，把真情、全部真情，都告诉你！”

“你爱埃伦娜；你现在仍然爱着埃伦娜。”

“不对，我现在不爱她！现在不爱她！我过去爱过她；但是现在已经不爱她了！”

“后来怎么样呢？……”

“怎么后来怎么样？”

“你为何苦恼呢？那个屋子，埃伦娜的屋子，变成你心情不好的根源；那个屋子不让你安安静静地生活；是埃伦娜……”

“不是埃伦娜，是亚伯！”

“你妒忌亚伯？”

“是的，我妒忌亚伯；我恨他，恨他，恨他，”他握紧拳头，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妒忌亚伯……可见你爱埃伦娜。”

“不，我不爱埃伦娜。要是她属于另外一个人，我就不会妒忌那个人。不，我不爱埃伦娜；我瞧不起她，瞧不起那只雌孔雀，瞧不起这个职业美人，瞧不起时髦画家的这个模特儿，瞧不起

亚伯的这个情妇……"

"看在上帝份上，华金，看在上帝份上！……"

"是的，瞧不起他的这个情妇……合法的情妇。难道你以为神父的祝福就会把私通变成结婚吗？"

"喔，华金，我们结婚跟他们一样……"

"跟他们不一样，安东尼娅，跟他们不一样！他们结婚，是要贬低我，羞辱我，诋毁我；他们结婚，是为了嘲笑我；他们结婚，是为了反对我。"

这个可怜的人突然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哭得胸口堵住了，喘不过气来。他以为要死了。

"安东尼娅……安东尼娅……"他低声说，声音轻得象细丝一样。

"我亲爱的！"她抱着他喊道。

她让他坐在自己的膝上，象对一个生病的孩子一样抚摩着他，说道：

"安静些吧，我的华金，安静些吧……我在这儿，我是你的妻子，整个儿是你的，只属于你。现在完全知道了你的秘密，我比以前更属于你，比任何时候更爱你……忘掉他们吧……蔑视他们吧……要是这样的女人爱上你，就更糟了……"

"是的；可是他，安东尼娅，他……"

"忘掉他吧！"

"我忘不掉他……他折磨着我……他的名气，他的荣誉处处纠缠着我……"

"你工作，你就会得到名气和荣誉，因为你并不比他差。丢开病人吧，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离开这儿，到雷纳达去，搬到我父母的屋子里去住吧；在那儿你从事你最喜爱的工作，献身

于科学，发现些东西，人家就会谈起你……我要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你……我要做到使你不分心……你一定会超过他的……”

“我办不到，安东尼娅，办不到；他的成就使我睡不着觉，不让我安静工作……他那些绝妙的画会象幻影一样来到我的眼睛和显微镜之间，不让我看到别人还没有在显微镜中看到过的东西……我办不到……办不到……”

他仿佛因落进了屈辱的深渊而不知所措，象孩子一样，压低了嗓音，近乎口齿不清地呜咽着说：

“他们就要生儿子了，安东尼娅……”

“我们也会生孩子的，”她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着，接着吻了他一下。“圣母不会拒绝我的，因为我天天求她……还有鲁尔德斯①的圣水……”

“你也相信迷魂汤了，安东尼娅？”

“我相信上帝！”

“我相信上帝，”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跟另一个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华金重复说了一句。“相信上帝是什么意思？上帝在哪儿？我一定要找到他！”

十

“亚伯生了儿子以后，”华金在他的《忏悔录》中写道，“我觉得我恨他恨得更厉害了。在埃伦娜分娩时，他请我去接生，但我婉言拒绝，说我从来没有接过生（这是真的）；说我看到表妹万一

① 鲁尔德斯：法国城市，有著名的泉水和圣母堂，是朝圣之地。

处于危险状态，不能保持镇静，说得更确切点，不能做到麻木不仁的地步。魔鬼给我出了个傻主意：去接生，暗地里把孩子闷死。我克制了这个令人厌恶的想法。

“亚伯的这个新胜利，是男子的胜利，不仅仅是艺术家的胜利。孩子生得很漂亮，是健康与精力的杰作，正象大家说的，是‘一个小天使’。而这个胜利使我钉安东尼娅钉得更紧了，指望她替我生一个儿子。我要这个可怜的、我盲目憎恨的受害者——因为与其说我是受害者，倒不如说我的妻子是受害者——做我孩子的母亲，做我亲骨肉的母亲，做我心肝宝贝的母亲。她大概会做我孩子的母亲，她会因此而胜过其他人的孩子的母亲。她这个可怜的女人看中了我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人，受人轻视的人，被人侮辱的人；她接受了别的女人带着轻蔑和嘲笑加以拒绝的东西。她甚至还愿意跟我谈到这些情况！

“亚伯的儿子，亚伯林①——因为他们给他取了个跟父亲同样的名字，好象是要把他的血统和荣誉延伸下去似的——，小亚伯，随着岁月的流逝，将成为我复仇的工具。他是一个奇特的孩子。我也要生一个这样的儿子，甚至比他更漂亮的儿子。”

十一

“你现在在做什么准备？”有一天华金去看孩子，在亚伯的画室里碰到亚伯时，问他道。

“我现在要画一幅历史画，说得更清楚些，要画一幅取材于《旧约》的画，我正在收集资料……”

---

① 亚伯林，意为小亚伯。

“怎么！你在寻找那个时代的模特儿？”

“不；我正在读《圣经》及其注解。”

“我完全可以说，你是一个懂科学的画家……”

“你是一个懂艺术的医生，是不是？”

“不如一个懂科学的画家……一个有文学修养的画家！请注意，不要用画笔来哗众取宠！”

“谢谢你的忠告。”

“你要画什么题材？”

“该隐杀死亚伯①，头一件杀害兄弟的罪行。”

华金的脸色变得越发苍白了。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最要好的朋友，声音半高不低地问道：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的？”

“很简单嘛，”亚伯回答道，并没有注意到朋友的情绪。“是从名字得到启发的。因为我叫亚伯……两幅试作是裸……”

“裸体的……”

“还要把灵魂裸露出来……”

“你想画他们的灵魂？”

“当然！该隐的灵魂，妒忌的灵魂，还有亚伯的灵魂……”

“是什么灵魂呢？”

“这我现在已经心中有数，但还表现不出来。因为我想画亚伯被他哥哥打倒在地、受了致命伤、临死之前的情景。我这里有《创世记》和拜伦勋爵的《该隐》。你读过这本书吗？”

---

① 《旧约圣经》故事：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和次子。该隐种地，亚伯牧羊。因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为此嫉妒，把弟弟杀死。

"没有，我没有读过拜伦勋爵的《该隐》。你从《圣经》里得到了什么？"

"很少一点东西……你听我读，"他拿起书来读道："'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怀了孕，生下了该隐，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孩。后来又生了该隐的弟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产物献祭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的头生羊羔和羊的脂油献祭。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①"

"这是为什么？"华金插嘴道。"上帝为什么看中亚伯的供物，看不中该隐的供物？"

"这里没有说明……"

"在动手画以前，你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

"还没有画呐……也许是因为上帝已经看出该隐是杀害他弟弟的未来的凶手……会妒忌的人……"

"那是因为上帝使他变得妒忌的，是因为上帝给他灌了迷魂汤。继续读下去。"

"'该隐勃然大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善，你就会受到赞赏；你若作恶，罪孽就待在你的门前。它在招引你，你要制服它……'"②

"罪孽战胜了他，"华金插话，"因为上帝抛弃了他。再读下去！"

"'该隐对他弟弟亚伯说，我们到野外去。二人到了田间，该隐纵身扑向他弟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③

"够啦！别再读了。在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以后，耶和华对该

①②③ 请参阅《旧约圣经·创世记》第四章。

隐说了什么话，我已经不感兴趣。"

华金把双肘支在桌上，两个手掌托着脸，把冷漠而刺人的目光盯着不知为什么惊慌不安的亚伯，说道：

"有人跟那些背熟了《圣经》故事的孩子开玩笑，问他们是'谁杀死该隐的'。你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玩笑吗？"

"没有！"

"噢，就是这样问的，那些孩子弄糊涂了，常常会说：'是他的弟弟亚伯。'"

"这我不知道。"

"那么现在你知道啦。你说，你要画《圣经》中的这一幕……那多么象《圣经》中的情景啊！如果该隐不杀死亚伯，那么最后杀死哥哥的可能是亚伯，这一点你想到过没有？"

"你怎么会想到的？"

"亚伯的那些羊合乎上帝的心意，牧羊的亚伯得到了上帝的宠爱，但是该隐的土产上帝不喜欢，种地的该隐也没有得到上帝的宠爱。得到恩惠的、受上帝宠爱的，是亚伯……而倒霉的是该隐。"

"亚伯在这上面有什么过错呢？"

"啊！你以为那些走运的、得到恩惠的、受宠爱的人没有过错吗？他们的过错就是没有把一切不应受的恩惠，一切不是凭自己的功劳而获得的特权，当作耻辱——确实是耻辱——隐瞒起来，非但没有隐瞒，反而去炫耀。我相信，亚伯一定会在该隐面前夸耀上帝的恩典，用他献给上帝的羊的热气刺激该隐。那些自以为公正的人，往往是一些以炫耀自己的公正来贬低他人的骄傲自大者。已经有人说过，没有比所谓正派人更大的无赖了。"

"你知道亚伯吹嘘过他的恩典?"亚伯问华金。谈话是那么严肃,使亚伯感到震惊。

"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不尊敬他的哥哥,也一定没有为他哥哥向上帝祈求过恩典。我知道,亚伯的徒子徒孙们还为该隐的徒子徒孙们想出个地狱来,要是没有这种地方,亚伯的徒子徒孙们的荣誉就会变得平淡无奇。他们的快乐,就是自己没有痛苦,看别人受痛苦……"

"哎呀,华金,你病得好厉害!"

"是的,谁都不能做自己的医生。你现在把拜伦勋爵的那本《该隐》给我吧,我想看一看。"

"拿去吧!"

"你说,你妻子有没有为这幅画给你提供什么素材?有没有给你出什么主意?"

"我妻子?在这幕悲剧中没有女人。"

"在任何悲剧中都有女人,亚伯。"

"也许是夏娃……"

"也许……这个女人让他们吃了同样的奶:迷魂汤……"

十二

华金看了拜伦勋爵的《该隐》。过后他在他的《忏悔录》中写道:

"这本书对我产生的影响是可怕的。我觉得必须讲出我的感想,就作了一些笔记;这些笔记我还保存着,现在就摆在我面前。难道仅仅是为了讲我的感想吗?不是,是想有朝一日利用这些材料来写一部杰作。虚荣心使我们烦恼。我们让我们那些

最隐秘的恶疾都展示出来。我设想有这样一个人，他希望生一个以前谁也没有生过的恶性肿瘤，只是为了同人争胜。这本《忏悔录》不止是吐露心曲吧？

"有时，我想扯掉它，好摆脱它。但是摆脱得了吗？摆脱不了！让自己苦恼还不如让自己出丑。说到底，生活只不过是表演罢了。

"我读了拜伦勋爵的《该隐》，大为震动。该隐凭什么理由责怪他父母没有摘生命树的果子而摘了知善恶树的果子呢？[①]至少对我来说，智慧仅仅使得创伤更加恶化。

"'要是我不出世多好！'我同那个该隐说道。'他们为什么要生我呢？''我为什么要活下来？'我不明白的是，该隐为什么不自杀。这可能是人类史的最壮丽的开始。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不在堕落以后，生孩子以前自杀呢？啊，那是因为耶和华当时造了另一些和他们一样的人，另一个该隐，另一个亚伯！在另外的世界上，在遥远的星球上，会重演这同样的悲剧吗？也许这幕悲剧演得不同，没有地球上的首次演出这么淋漓尽致？但是这是首次演出吗？

"我读到魔王宣布该隐永生时，我怀着恐怖的心情开始想到这个问题：我是不是也是永生的，我心中的仇恨是不是永远不灭？于是我问自己：'我有灵魂吗？我的仇恨就是灵魂吗？'我终于想到，不可能不是这样，这样的恨不可能是肉体的作用。我用解剖刀在别人身上没有找到的东西，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易腐烂的有机体不可能象我那样仇恨。魔王渴望成为上帝，而

① 据《旧约圣经》故事传说，生命树和知善恶树是伊甸园内的两棵树。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实便永远不死；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实便"能知道善恶"。

我从孩提时起不是就想胜过他人吗？要不是制造不幸的人使得我这样，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呢？

“亚伯牧羊不费气力，就象另一个亚伯画画不费气力一样；但是我诊断病人的疾病就要费很多劲。

“该隐抱怨亚大，他心爱的亚大，他的妹妹兼妻子①，说她不理解那种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心情。但是，对，对，我的亚大，我可怜的亚大，却理解我的心情。那是因为她是基督教徒。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她对我的同情。

“我见过这么多人病危、死亡，但是直到我把拜伦的《该隐》读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我才想到死亡，才发现死亡。当时我想：在死亡的时候，我是否跟我的仇恨一起死亡；我的仇恨是跟我一起死亡呢，还是比我的寿命长；我想：仇恨是否比怀恨者寿命长，它是不是某种会传染的物质；它是不是灵魂，灵魂的本质？我开始相信地狱了，相信死亡就是存在，就是魔鬼，就是化成为人的仇恨，就是灵魂的上帝。拜伦勋爵是位伟大的怀恨者，他那可怕的诗篇使我明白了科学没有说明的一切。

“在我不工作的时候，在我不能工作的时候，我的亚大也会温柔地责备我。魔王站在我和我的亚大之间。‘你别跟那个精灵一起走！’我的亚大对我嚷道。可怜的安东尼娅！她也要求我救她，使她摆脱那个精灵。我可怜的亚大并没有象我那样仇恨它们。但是我真爱我的安东尼娅吗？啊，要是我能爱她，我就得救了。对我来说，她是报仇的另一个工具。我爱她，只是把她当作将来替我复仇的儿子或女儿的母亲。然而我这个蠢人却认

① 《旧约圣经·创世记》中未说该隐的妻子叫亚大。亚大是该隐后代拉麦的妻子。

为一旦做了父亲，我那个病就会给治好。难道我结婚，只是为了制造几个象我一样可恶的人，只是为了要传播我的仇恨，让我的仇恨永远不灭吗？

“该隐和魔王在地狱中发生的那一幕，我一直铭记在心里，犹如火烙的一样。我把我的医道看作是我的罪过，我也看出了为让死亡蔓延而献身的不幸。我看到了那永远不灭的仇恨就是我的灵魂。我认为这种仇恨大概产生在我出生之前，在我死后还会存在。一想到要永远仇恨就要永远活下去，我不由得惊恐万状。这是地狱。我曾那么辛辣地嘲笑过那种相信地狱的现象！这是地狱！

“当我读到亚大对该隐谈到他儿子以诺的时候，我想到了我一定会生的儿子或女儿；我想到了你，我的女儿，我的救赎①，我的安慰；想到有朝一日你会来救我。在我读到那个该隐对他睡着了的、天真无邪的、不知自己光着屁股的儿子说的话时，我想到我身上是否有生育你的罪过，我可怜的女儿！你会原谅我生了你吗？在读到亚大对该隐说的话时，我想起了我在乐园中的那些岁月，那时我还没有追求奖赏，还没有梦想胜过其他所有的人。没有，我的女儿，没有；我没有心地纯洁地把我的研究奉献给上帝；没有寻求真理和钻研学问，只是追求奖赏和名誉，力求超过他。

“他，亚伯，爱自己的艺术，怀着纯正的意图从事艺术，从来没有想胜过我。不，不是他夺去了我的平静，不是！而我这个狂人竟想要推倒亚伯的圣坛。那是因为我只想到自己。

① 救赎：基督教主要教义之一。认为由于人类的始祖犯罪，致使整个人类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且无法自救；上帝圣父差其子耶稣为人类的罪代受死亡，流出宝血，以赎相信者的罪。

“亚伯死亡的故事，象那个可怕的魔鬼诗人对我们讲述的那样，使我糊涂了，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天昏地暗，甚至以为要晕倒了。多亏不信教的拜伦，从那天起我开始信教了。”

十三

安东尼娅给华金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女儿，”他暗自思量道。“他生的可是儿子！”但是他很快就袪除了魔鬼的新花招，恢复了常态。他满腔热忱地爱起他的女儿来，并且还爱及她的母亲。“她将成为我的复仇者，”他起初自言自语，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替他复仇，接着又说：“她将成为我的涤罪者。”

“过了没有多久我开始写这个东西，”他在《忏悔录》中写道，“为了我的女儿，为了我死后她能了解她可怜的父亲，同情他，爱他。我望着她睡在摇篮里，做着天真无邪的梦，心里思量，为了抚养她，对她进行纯洁的教育，我必须使自己的情感净化，清除灵魂里的污垢。我决定使她爱所有的人，特别是他们。在这里，对着她天真无邪的梦，我起誓，一定要让自己摆脱我那可恨的束缚。我必须充当亚伯的名声的最大鼓吹者。”

亚伯·桑切斯把画画好以后，送到了展览会上，在那里，它获得了普遍的赞扬，被誉为是真正的杰作。他被授予了荣誉勋章。

华金常到展览厅去观赏那幅画，看着它，看着画中的该隐，好象照镜子一样。他窥视人们的眼睛看了该隐以后是否在看他。

“疑心使我痛苦，”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疑心：亚伯在画该隐时，心里想到的是我；我疑心：在他家里，他把他想画该隐的打算告诉我，他给我读了几段《创世记》，我完全忘记了他，净

想着自己，暴露出我有病的灵魂，这时他就发现了我谈话中那难以捉摸的阴暗情绪。但是不对！亚伯画的该隐与我毫无相似之处，他画他时没有想着我，就是说，他并没有轻视我，并没有在画他时瞧不起我。埃伦娜大概也没有对他说过我什么话。未来的胜利，他们盼望的胜利，足以使他们陶醉了。他们甚至没有想到我！

"他们甚至没有想到我、甚至不憎恨我，这种想法比其他想法更使我感到苦恼。要是他能象我憎恨他那样憎恨我，那倒是好事，我就可能得救了。"

华金走得更远，或者说，钻进了自己的心灵深处，竟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举行一个宴会，来庆祝亚伯的胜利。他是亚伯的老朋友，"彼此相识之前"的朋友，由他来宴请亚伯。

华金有一点演说家的名气。在医学院里，他通常用锋利而又冷峭、明确而又挖苦的语言压倒其他人。他的演讲往往是对那些满腔热情的新来者泼的冷水，是对悲观怀疑主义的刻毒的训斥。他平常的论点是：医学上无确知的东西；一切都是假设，变化万端，最可靠的办法是怀疑。因此，在得知举行宴会的人是他华金时，大多数人都开始兴高采烈地等待那有双重目的的演讲，等待那在赞扬的幌子下对技巧娴熟的、记实的画进行无情的剖析，充其量也是嘲弄性的颂扬。凡是曾经听华金谈过亚伯的艺术的人，都有一种幸灾乐祸之感。他们叫亚伯提防危险。

"你们搞错了，"亚伯对他们说道。"我了解华金，我不相信他会干这种事。他的情况我知道一点，不过他有极强的艺术感，会讲出值得一听的东西。我倒想给他画一幅肖像。"

"一幅肖像？"

"是的，你们不象我那么了解他。他有一个火冒急燎的灵魂。"

“他是一个比较冷漠的人……”

“表面上是这样。不过据说冷漠也会变得火热的。他是一个再好也没有的形象……”

亚伯的这种看法传到了华金的耳朵里，使他越发踌躇起来。

“他对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华金心里思忖。“他真的把我看作‘火冒急燥的灵魂’吗？他真的认为我是反复无常的命运的牺牲者吗？”

这时他竟干了一件他后来深感羞愧的事情。情况是这样的：他家接纳了一个曾在亚伯家帮佣过的女仆，他态度暧昧地跟她亲近，但不损害自己的声誉，只是想从她那里了解她在亚伯家听到的谈论他的话。

“嗯，你说吧，难道你从来没有听到他们说过我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说过，少爷，什么也没有说过。”

“他们没有偶尔谈起我？”

“谈嘛，我想是谈过的，不过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什么也没有说，绝对什么也没有说吗？”

“我没有听到他们说过。吃饭时，我侍候他们，他们不大谈话；即使谈也只谈些平常的事情，再就是谈他的画……”

“我明白啦。什么也没有谈过，从来没有谈过我什么吗？”

“我记不得了。”

在离开女仆时，华金对自己感到深恶痛绝。“我做了个傻瓜，”他自言自语道。“这个姑娘对我会有什么想法呢？”这件事使他非常苦恼，他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把那个女仆辞退了。“要是她现在回过去，再侍候亚伯，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他，那怎么办呢？”过后他自己问自己道。他差点要求他妻子再把她叫回来。但是他不敢。他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在街上碰到她。

十 四

举行宴会的一天来到了。在前一天夜里，华金通宵没睡。

“我要去战斗了，安东尼娅，”离家时他对妻子说道。

“但愿上帝启发你，引导你，华金。”

“我想看看小女儿，可怜的华金尼塔……”

“你来看吧……她睡着了……”

“可怜的小东西！她还不知道有魔鬼呢！……但是我向你发誓，安东尼娅，我能把它从我身边赶掉，我要赶掉它，掐死它，把它摔到亚伯脚下。要不是怕弄醒她，我真要吻她一下……”

“别怕，别怕！吻她吧！”

父亲俯下身去，吻吻睡着了的小女孩。她在睡梦中感到有人吻她，微微地笑了。

“你看，华金，她也在为你祝福呐。”

“再见，太太！”他给了她一个很长很长的吻。

她走到圣母像前祈祷去了。

一种幸灾乐祸的期待象股潜流似地流过宴会上的谈话。华金坐在亚伯的右边，脸色煞白，几乎不吃，也不说话。亚伯自己有点担心起来。

在吃饭后甜食时，听到了嘘声，开始静下来了。有人说道，“让他发言吧！”华金站了起来。一开始，他的声音发抖，也不响亮，但是很快就变得清晰明朗，抑扬顿挫了。在一片寂静中，只听见他的声音。大家都感到惊奇。还从来没有人讲过这么热情、这么激动人心、这么对艺术家及其作品充满钦佩和热爱的颂扬。华金和亚伯是在一起度过童年的，当时他们两人没有梦想

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华金回忆童年的情景时，许多人听了热泪盈眶。

"没有人比我对他了解得更深了，"他说道。"我认为我了解你比我了解自己更清楚、更纯正，因为从我们自己看来，在我们的五脏六腑中只看到制造我们的泥土。在别人身上，我们会看到最好的东西，我们喜爱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会加以赞美。他在他的艺术上已经完成了我想在我的医术上完成的东西，因此他是我的一个榜样；他的荣誉对我的工作是一种鞭策，对我没有能得到的荣誉是一种安慰。他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他首先是我的。我欣赏时，把他的作品当作我的，就同他创作时使画作成为他的一样。我也就心甘情愿做一个庸碌之辈……"

有时候他的声音象是哭泣一样。听众被征服了。他们依稀看到了这个灵魂和他的魔鬼在进行激烈的搏斗。

"你们看该隐的形象，"华金让热情的话语一点一点地说出来，"不幸的该隐，流浪的庄稼人，建设城市的首创者，手工业之父，妒忌和群居之祖。你们瞧那形象！你们瞧，它是怀着多少柔情，多少同情，多少对不幸者的爱画成的。可怜的该隐！我们的亚伯·桑切斯赞赏该隐，就象弥尔顿赞赏撒旦一样①，他喜爱他的该隐，就象弥尔顿喜爱他的撒旦一样，因为赞赏就是爱，爱就是同情。我们的亚伯体会到杀害第一个亚伯的人那不配受的苦难，不应有的厄运。据《圣经》传说，那个人把死亡带到了世界上。我们的亚伯使我们了解了该隐的罪过（因为他有罪过），使我们同情他，爱他……这幅画就是爱的行动！"

---

①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他在《失乐园》中塑造了叛逆者撒旦的形象。

在华金结束发言的时候，先是鸦雀无声，继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然后亚伯站起来，脸色苍白，浑身哆嗦，噙着眼泪，结结巴巴地对他的朋友说道：

"华金，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比我那幅画、比我过去画的全部画、比我将来要画的全部画都更有价值，有价值得多……你的话是一件艺术品，是心的作品。我听了你的话，才懂得我画的东西。画我那幅画的是你，不是我，是你！"

两个老朋友流着眼泪，在站立起来的听众那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拥抱。在拥抱时，魔鬼对华金说道："要是你能做到，此刻就把他闷死在你的怀抱里！……"

"好极了！……"听众说道。"多么出色的演说家！多么精彩的演说！谁能料得到？可惜没有带速记员！"

"真精辟，"一个人说道。"休想再听到这样的演说了。"

"听的时候浑身哆嗦，"另一个人补充道。

"你看他，你看他脸色多苍白！"

确实是这样。华金在取得胜利以后，反而感到自己被击败了，觉得自己陷进了悲哀的深渊。不，他的魔鬼还没有死呢。这次演说是他过去没有享有过的、今后也不可能再享有的成功，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从事演说，在演说上获得声誉，以此来压倒他朋友在绘画上的声誉。

"你看到亚伯哭了吗？"一个人在出来时说道。

"那是因为华金的这次演说抵得上另一个人的全部绘画。演说创作出画来。应当称之为演说画。把演说去掉，画还剩下什么呢？除了头等奖就什么也没有了。"

华金到家时，安东尼娅出来给他开门，拥抱他。

"我已经知道了，人家早就告诉我啦。还不错！你比他强，

比他强多了。让他知道，如果他的画有什么价值的话，那是靠了你的演说。”

“倒是真的，安东尼娅，真的，不过……”

“不过什么？你还……”

“是的，我还……我不想把我们拥抱的时候，魔鬼，我的魔鬼，对我说的话告诉你……”

“对，你别告诉我了，别说了！”

“那么你堵住我的嘴巴吧。”

在他的眼睛给泪水弄模糊了的时候，她用一个长长的、热情的湿吻堵住了他的嘴巴。

“看你会不会这样给我把魔鬼除掉，安东尼娅；看你会不会给我把它吸掉。”

“为了让我跟它在一起，是不是？”可怜的女人企图一笑了之。

“是的，你把它给我吸掉，它不可能伤害你的，它在你身上会死的，它在你的血液中象在圣水中一样会淹死的……”

亚伯回到家里跟埃伦娜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埃伦娜对他说道：

“已经有人把华金演说的情况告诉过我了。他不得不容忍你的成功……不得不容忍你！……”

“你别这样说，太太，你没有听到他演说。”

“我好象听到了一样。”

“他是肺腑之言。他打动了我。告诉你吧，听了他的说明，我才了解我画的东西。”

“你别相信他……你别相信他……他这么赞扬你，一定有原因……”

"难道他不能讲他体会到的东西吗？"

"你知道他妒忌你妒忌得要死……"

"别说啦！"

"是的，妒忌你妒忌得要死……"

"别说啦，别说啦，太太，别说啦！"

"不，不是吃醋，因为他已经不爱我了，如果说他过去爱过我的话……是妒忌……妒忌……"

"别说啦，别说啦！"亚伯大声说道。

"好吧，我不说，不过你将来会看到……"

"我已经看到过，听到过，对我来说就够啦……我跟你说，别说了！"

十五

唉，唉！这种英雄行为并没有把可怜的华金治好。

"我开始感到后悔，"他在《忏悔录》中写道，"后悔我讲了我讲过的话；后悔我没有让我的有害的情感爆发出来，好摆脱它；后悔我没有巧妙地毁伤他，揭露他在艺术上弄虚作假，模仿伪造，他的技巧死板，没有表现力，他缺乏激情；后悔我没有破坏他的声誉。讲实话，把他的名望降低到名副其实的程度，这样我就让自己摆脱了干系。也许该隐，《圣经》上的该隐，杀害另一个亚伯的该隐，一看到他死了，就爱起他来了。就是在这时候，我才开始有信仰，我的转变是那次演讲的结果之一。"

华金在《忏悔录》中称之为转变的是，他的妻子安东尼娅见他没有治好，怕他或许治不好，便劝导他到他父母信奉的宗教中，到她信奉的宗教中，到他女儿将来信奉的宗教中，到祈祷中

去寻找治疗的办法。

“你应该去忏悔……”

“可是，太太，我已经好几年不上教堂啦……”

“正因为如此，才要去。”

“可我不相信这些东西……”

“你以为是这样。可是神父对我解说过，说你们这些搞科学的男人认为你们不相信，其实你们相信。我知道你母亲教你的那些东西，我也知道我将来教我们女儿的那些东西……”

“好啦，好啦，别管我了！”

“不，我不会丢下你不管。去忏悔吧，我恳求你。”

“那些了解我思想的人会怎么说呢？”

“啊，是这么回事？怕别人有看法？”

但是华金的心被打动了。他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不相信。尽管不相信，他还是想试试宗教是不是能治好他。他开始经常上教堂去，做得稍微太露了一点，仿佛是在向那些了解他反宗教思想的人进行挑战。他终于去找忏悔神父了。有一次在忏悔室里他把心里话倾吐了出来。

“我恨他，神父，我非常恨他。要不是我相信我信教，要不是我愿意相信我想信教，我可能杀掉他……”

“不过，我的孩子，这不是恨；说得确切点，这是妒忌。”

“任何恨都是妒忌，神父，任何恨都是妒忌。”

“但是应该把它变成高尚的好胜心，变成想在你的职业中取得成就的愿望，侍奉上帝的时候，尽可能侍奉得好一点……”

“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工作。他的名气不让我工作。”

“你应该努力……对这一点人是自由的……”

“我不相信自由意志，神父。我是医生。”

"不过……"

"我怎么会使得上帝把我造成这样好记仇的、会妒忌的坏人呢？我父亲把什么样的坏血液传给了我？"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不，我不相信人类的自由，不相信自由的人并不是自由的。不，我是不自由的！是自由的人才相信自己是自由的！"

"您不好，是因为您不信上帝。"

"不信上帝就是不好吗？神父。"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不好的情感是由于您不信上帝而产生的……"

"不信上帝就是不好吗？我再问你一句。"

"是的，就是不好。"

"我所以不信上帝，是因为上帝把我变坏了，正象上帝把该隐变坏了一样。上帝把我变得不信了……"

"上帝把您变得自由了。"

"是的，做恶人的自由。"

"还有做善人的自由！"

"我为什么而生的呢？神父。"

"您不如问是为了什么目的而生的……"

十六

亚伯画了一幅抱着圣婴的圣母像。这不过是他的妻子埃伦娜抱着儿子小亚伯的画像。那幅画很受欢迎，被照相复制出来。在它精美的照片前面，华金向圣母祈祷道："保佑我吧！拯救我吧！"

但在他低声叽叽咕咕地祈祷时，好象是为了倾听它似的，他想把另一个发自肺腑的更深沉的声音压下去。这个声音在对他说：“但愿他死掉！但愿他为你而让她自由！”

“那么你现在变成保守分子了？”有一天亚伯对华金说道。

“我？”

“是的，人家告诉我，说你已经对教堂入迷了，每天去望弥撒。因为你从来不信神不信鬼，不该这样无缘无故地皈依宗教，你一定是变成保守分子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我并不要求你说明；不过……你真的信教吗？”

“我需要信教。”

“这是另一回事。你真信吗？”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需要信教，你别再问我了。”

“对我来说，有艺术就够了；艺术就是我的宗教。”

“难怪你画圣母像了……”

“是的，我画过埃伦娜。”

“她恰恰不是圣母。”

“在我说来，她象圣母一样。她是我儿子的母亲……”

“再没有别的了吗？”

“在做母亲的时候，个个母亲都是圣母。”

“你已经接触到神学了。”

“我不知道，但是我恨保守主义和假正经。我认为这一切仅仅是来源于妒忌；我在你身上发现了妒忌的迹象感到惊讶。我相信你能够使自己不同于那些庸庸碌碌的人，我看到你穿上他们的制服感到吃惊。”

"说说看，亚伯，你说说清楚看！"

"很清楚嘛。那些庸庸碌碌的人自己不能出人头地，又不能容忍别人超群出众，便想把执拗的制服——一种匆忙做成的服装——硬叫别人穿上，使得别人也不能冒尖。在宗教上也跟在艺术上一样，任何正教都是起源于嫉妒，这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我们大家爱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准会有人想出引人注目的衣着，使他的自然美显得突出；若是一个男人，他就会使得女人们赞美他，爱上他，而另一个天生平庸的人假如也照那个人的式样打扮，只会出洋相；因此那些好妒忌的平庸的人就想出一种制服，把自己打扮得象时装模特儿一样，也可能风行一时，因为时髦是正教的另一种形态。别欺骗自己了，华金，这些称之为危险的、大胆的、不信教的思想，只不过是那些庸才没有想到的思想，是那些既没有一点个人见解、也没有独创性、只有一些普通见识、只知道一点人所共知的事情的人的思想。他们最恨的是想象力，因为他们没有。"

"即使是这样，"华金叫道，"难道这些称为庸人、凡夫俗子的人就无权自卫吗？"

"你还记得吗，上次你在我家里替该隐这个好妒忌的人抱不平，后来，在那篇我至死难忘的演说中，在那篇我应当把我大部分名气归功于它的演说中，你把该隐的灵魂都让我们，至少是让我看到了。但是该隐并不是什么庸人，不是什么凡夫，也不是什么俗子……"

"他可是好妒忌的人之父。"

"是的，但是属于另一种妒忌，不是这些人的妒忌……该隐的妒忌稍微伟大一点，狂热的审问官的妒忌是最渺小的。我看到你在他们中间感到震惊。"

"难道这个人看出了我什么?"华金在离开亚伯的时候暗自问道。"他好象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心情。他谈话，思考，跟他画画一样，不了解他说的话，也不了解他画的画。他是个糊里糊涂的人．虽然我力求把他看作一个善于思考的技巧熟练的艺术家……"

十七

华金知道了亚伯跟他从前一个女模特儿偷情的情况。这证实了他的疑虑：他跟埃伦娜结婚不是出于爱情。"他们结婚，"他心里嘀咕道，"是为了羞辱我。"接着又对自己说："她，埃伦娜，不爱他，也不可能爱他……她谁也不爱，她不会温存；她只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装着虚荣的盒子……她结婚是出于虚荣，出于藐视我，而出于虚荣或者出于任性，她也会对丈夫不忠实……甚至跟这个人在一起，她不愿意把他当作丈夫……"在余烬中又出现了他认为已被仇恨之水扑灭了的炭火，这就是他对埃伦娜的旧有的爱情。是的，他不顾一切，仍然爱着这只雌孔雀，爱着这个卖弄风情的女人，爱着她丈夫的模特儿。安东尼娅无疑胜过她，但是另一个女人毕竟是另一个女人。再说，还要报复……报复是那么可人心意！对一颗冷透了的心来说是那么温暖！

几天以后，他选了个亚伯不在家的时刻，上亚伯家去。他遇到单独和孩子在一起的埃伦娜，就是那个他向她那被神化了的肖像枉自祈求保护和拯救的埃伦娜。

"亚伯已经告诉过我，"他表妹对他说道，"说你如今上教堂去很起劲。是安东尼娅拉你去的呢，还是你到那里去逃避安东尼娅?"

“什么意思？”

“因为你们这些男人常常会变成居家修士，不是钉着老婆，就是避着老婆……”

“有人避开老婆，恰恰不是为了上教堂去。”

“是吗？”

“是的。你的丈夫只会对你编造这种谎话，却不知道别的事情。我不只是在教堂里祈祷……”

“当然啰！每个虔诚的男人都应该在家里祈祷。”

“我在家里祈祷。主要是祈求圣母保佑我，拯救我。”

“我觉得很好。”

“你知道我在什么圣像前祈求吗？”

“要是你不告诉我……”

“在你丈夫画的圣像前……”

埃伦娜陡然把涨得绯红的脸转向睡在会客室角落里的孩子。她受到猛烈的突然袭击，茫然若失。待到镇静下来以后，她说道：

“我认为这是你不虔诚的行为，华金，这证明你的新信仰只不过是一出滑稽戏，也许还要更坏一点……”

“我向你发誓，埃伦娜……”

“第二诫，是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字。”

“我向你发誓，埃伦娜，我的皈依是真的，就是说，我要信教，我要用宗教信仰来保护自己，克制一种要把我毁掉的情感……”

“是的，我了解你的情感。”

“不，你不了解！”

“我了解。你不能容忍亚伯。”

“为什么我不能容忍他？”

“这你知道。你从来没有容忍过他，甚至在你把我介绍给他之前就是这样。”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是真的！是真的！”

“为什么我不能容忍他呢？”

“因为他出了名，因为他有了声望……你不是有你的病人吗？你不是靠他们赚钱吗？”

“嗳，埃伦娜，我要把真情，全部真情，都告诉你。这对我还不够！我要出名，我要在我的学科中发现新的什么东西，我要使我的名字跟某种科学发现连在一起……”

“那么你就致力于科学发现吧，你并不是没有天才。”

“我要致力于科学发现……致力于科学发现！……我可能致力于科学发现，埃伦娜，如果我能把这种荣誉奉献在你的脚下……”

“为什么不奉献在安东尼娅的脚下呢？”

“我们别提她吧！”

“啊，你是为了这个来的！你是等到我的亚伯，”她把“我的”这两个字说得很重，“出去了，来干这种事的吗？”

“你的亚伯……你的亚伯……你的亚伯太重视你啦！”

“怎么？你也变成了爱告密、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人了？”

“你的亚伯，除了你，还有别的女模特儿。”

“什么？”埃伦娜嚷道，直起身子。“要是他有别的女模特儿，那又怎么样呢？这是他能征服她们的信号！难道你也为这个妒忌他？难道你只好满足于……你的安东尼娅？啊！因为他会给自己找别的女人，你今天到这儿来也是为自己找别的女人吧？你是来讲这些流言蜚语的吧？华金，你不害羞吗？走吧，快离开这

儿吧，我看到你就恶心。”

“天哪，埃伦娜，你在要我的命……你在送我的命！”

“唉，走吧，上教堂去吧，伪君子，妒忌鬼；去找你老婆给你治治吧，你病得很厉害。”

“埃伦娜，埃伦娜，只有你能治好我！随你怎么办吧，埃伦娜，不过你要记住，你会永远失去一个男人！”

“啊！你要我为了救你失去另一个男人，我的男人吗？”

“你并不是失去他；他已经不为[illegible]所有了。他对你什么也不感兴趣了。他不会爱你。我，只有我才爱你，真心实意地爱你，怀着你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柔情蜜意爱你。”

埃伦娜立起身子，走到孩子跟前，把他叫醒抱了起来，转向华金说道：“滚吧！是这个人，亚伯的儿子，赶你出门，滚吧！”

十八

华金的心情变得更坏了。他因在埃伦娜面前暴露了自己的灵魂而感到愤怒，他对埃伦娜拒绝他的那种态度（他在这种态度中清清楚楚地看出她瞧不起他）而感到绝望，因此他心灰意冷了。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在妻子和女儿身上找到了慰藉。他的家庭生活变得更加暗淡了，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了。

当时家里有一个非常虔诚的女仆，她尽力设法每天去望弥撒，空闲时关在房间里祈祷。她总是眼睛望着地上走路，温顺柔和地答话，嗓音里带点儿鼻音。华金受不了，随便找借口责骂她。“东家说得对，”她照例回答说。

“怎么是我对呢？”有一次，他这个主人已经失去了耐心，嚷了起来。“不，这次我不对！”

"好吧，老爷，您别生气，是您不对。"

"别的没有了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老爷。"

"你这个假正经的女人，你这个虚伪的女人，怎么会不懂呢？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你为什么不反驳我呢？你为什么不反抗呢？"

"我反抗？上帝和圣母不准我反抗，老爷。"

"既然她承认自己的过错，你还要怎么样？"安东尼娅干预道。

"不，她不承认。她太傲慢了！"

"我傲慢？老爷。"

"你看到吗？她是又虚伪又傲慢的女人，她还不承认。她拿我做靶子，修炼恭顺和耐性；她把我坏脾气的发作当做苦行衣①来修炼耐性的美德。拿我做靶子，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拿我做靶子，不行！不要把我当作上天堂的工具！这是虚伪！"

可怜的女仆一面哭泣，一面低声祈祷。

"如果她确实是恭顺的……"安东尼娅说道，"她为什么要反抗呢？要是她反抗，你就更加光火了。"

"不！把别人的弱点当作修德的手段是一种卑劣行为。让她反驳我，让她傲慢，让她做一个人……但不是奴仆……"

"这样，华金，你可能更加恼火。"

"不，使我更加恼火的是那些妄求至善至美的意图。"

"你说错了，老爷，"女仆说道，眼睛仍然看着地上。"我不认为自己比哪一个女人都好。"

---

① 苦行者穿的粗衣。

"你不认为，嗯？我倒认为是这样。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好的人是笨蛋。你认为你是女人中最大的罪人，是不是？好，你回答！"

"这种事情人家是不会问的，老爷。"

"好，你回答吧，人家也说圣路易斯·贡萨加①认为自己是男人中最大的罪人；你回答：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女人中最大的罪人？"

"其他女人的罪过跟我没有关系，老爷。"

"傻瓜，比傻瓜还不如。你离开这儿吧！"

"上帝会象我一样宽恕您的，老爷。"

"为什么？你回来，告诉我，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要宽恕我？你说。"

"够啦。太太，我对不起您，不过我要离开这个屋子了。"

"你应当从此开始……"华金结束道。

后来，单独跟妻子在一起时，他对她说道：

"这只小死猫会不会到处去说我疯了？安东尼娅，也许我没有疯吧？你告诉我：我是不是疯了？"

"看在上帝份上，华金，你别这样……"

"是的，是的，我认为我疯了……把我关起来吧。这会叫我送命的。"

"你赶快别这么想。"

十 九

现在华金把他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女儿身上，培养她，教育

① 圣路易斯·贡萨加（1568—1591）：意大利耶稣会教徒。

她，使她不受世间伤风败俗的影响。

"当心，"他经常对妻子说，"她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只有她一个，再没有别的孩子。"

"你大概不想儿子了吧？"

"不，不，女儿比较好，把她同这个肮脏的世界隔离开来比较容易。再说，如果我们有了两个孩子，他们之间就会产生妒忌……"

"噢，不会！"

"噢，会的！慈爱是不可能在几个人中间平分的，给了这一个，就夺了那一个的。各人都要求一切为他，而且仅仅是为他。不，不，我不愿陷于上帝的困境中……"

"是什么样的困境呢？"

"有那么多孩子。不是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吗？"

"你别谈这些事情了，华金……"

"一些人身体健康，另一些人就要生病……这就得了解疾病的分布情况！"

他不希望他的女儿跟任何人来往。他请了一位家庭女教师到家里来，空闲时他本人也教她一点东西。

可怜的华金娜看出她父亲是一个病人。她接受了他那种对人世和人生的悲观看法。

"我跟你说，"华金对妻子说道，"只有她一个人，我们就用不着去分配慈爱了……"

"据说越分越多……"

"别信那一套。你还记得那个可怜的拉米雷斯检查官吗？他父亲有两儿两女，却没有什么财产。在他家里，大家只是吃些七零八碎的东西，可从来没有一道主菜。只有父亲，拉米雷斯老

头，才吃主菜，偶尔分一点给这个儿子，给那个女儿，却从来不全部分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做两道主菜供大家吃，外加一道给他这个一家之主吃，他必须在某些方面突出一点。等级是应当保持的。夜里，睡觉的时候，拉米雷斯老头总是吻一下这个儿子，吻一下那个女儿，却从来不全部吻到。”

“多么可怕！可是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他认为他偏爱的那两个比较漂亮……”

“这跟卡瓦哈尔的情况一样，他不能看到自己的小女儿……”

“那是因为上面有个女儿，小女儿是隔了六年生的，那时他手头已经感到拮据。她成了另外的、意想不到的负担。因此大家叫她‘多丫头’。”

“多么可怕，我的天哪！”

“生活就是如此，安东尼娅，是各种恐怖的温床。让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用不着分配我们的慈爱。”

“别说啦！”

“我不说！”

她使他沉默了。

二十

亚伯的儿子学医，父亲经常把他学习的进展情况告诉华金。有时候，华金跟小伙子本人谈谈，对他渐渐产生了一点好感。但华金觉得他微不足道。

“你为什么让他学医不学画？”华金问他的朋友。

“不是我让他学，是他自己要学的。他对艺术一点也不爱

好……"

"当然，学医并不要爱好……"

"我没有说过这个话。你总是把人家的言行往坏处想。他对绘画不但不爱好，连点好奇心都没有。他几乎没有停下来看看我画的东西，也不打听画的情况。"

"也许这样更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从事绘画，不是画得比你好，就是画得不如你。倘若不如你，感到不愉快的是儿子亚伯·桑切斯，人家可能叫他蹩脚货亚伯·桑切斯，或者叫蹩脚货桑切斯，或者叫蹩脚货亚伯，他可能受不了……"

"要是他比我好呢？"

"那么受不了的可能是你。"

"贼把大家都当作贼。"

"好，你对我说这种无聊的话。一个艺术家不喜欢别人出名，尤其是自己的儿子或者兄弟。对旁人还好一些。你的亲骨肉胜过你……那不行！怎么解释呢？你让他学医很高明。"

"他会得到更多的收入。"

"你是要我相信你画画收入不多吗？"

"噢，有一点收入。"

"还有名气呐。"

"名气？要能持久的东西……"

"钱是不大能持久的。"

"但是比较实惠。"

"你不是装腔作势的人，亚伯，别装得瞧不起名气。"

"我向你保证，现在我关心的事情是留一笔财产给我的儿

子。”

“你留点名气给他。”

“名气不值钱。”

“你的名气值钱。”

“我的署名可是……桑切斯！要是他不喜欢署亚伯·桑·普依格①也没有什么！让他做桑切斯家的侯爵吧。以后亚伯再把桑切斯这个姓上含糊的成份去掉。亚伯·桑切斯叫起来很好听。”

二十一

为了自我逃避，为了驱除老是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亚伯的形象和克制病态的使人抑郁的意识，华金开始经常到俱乐部去。他大概把那种轻松的谈话当作麻醉剂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他大概沉醉在这种谈话中了。有没有人为了要借酒扼制那破坏性的情感，浇灭那无望的爱情而沉湎于酒呢？那么他大概沉湎于俱乐部的谈话（与其说是积极参与，还不如说是旁听）也是为了扼制他的情感。不过，犹如治病一样，治法不对头，越治越糟。

他上俱乐部去，总是下决心约束自己，只是笑笑，开开玩笑，随便聊几句，作为一个无偏见的生活旁观者出现，象个专门的怀疑论者那么和善，注意谅解即是宽恕这个观点，不让消磨他意志的恶疾暴露出来。但是，在最意料不到的时候，他说漏了嘴，把疾病说出来了，大家也在他的话语中觉察到疾病的迹象。他回

① 西班牙人有两个姓，一是父姓，一是母姓。所以亚伯·桑切斯可以叫做亚伯·桑切斯·普依格。父姓可以缩写，这样就变成亚伯·桑·普依格。

到家里，生自己的气，责备自己懦弱，怪自己不大控制自己，决定不再到俱乐部去。“对，”他自言自语道，“我不再去，不应该再去；这只会使我的病情恶化，加重；那里的气氛是有毒的，那里充满了各种被压抑的恶劣情感；对，不去；我需要的是孤独，孤独！神圣的孤独！”

可是他又去了。

他又去，是因为他受不了孤独。在孤独中他从来没有能做到独自一个人，总是有另外一个人在场。另外一个人！他无意中发现自己在跟那个人对话，筹划那个人对他讲的事情。在这种单独的对话中，在这种对话式的独白中，另一个人对他讲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者令人愉快的事情，没有向他流露出丝毫的怨恨。“他为什么不恨我呢，我的天哪！”他对自己说道。“他为什么不恨我呢！”

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差一点在居心叵测的祈祷中祈求上帝把仇恨注入亚伯的心灵，使亚伯恨他华金。还有一次，他突然叫道，“啊，要是他妒忌我就好啦……要是他妒忌我就好啦……”这种想法宛如青灰色的光掠过黑暗而又痛苦的心灵，他感到一种象是热恋的欢乐，一种使他浑身发抖的愉快。被人妒忌！……只要被人妒忌就好……

“但是，”他马上又自言自语道，“这不是我恨我自己、我妒忌我自己吗？……”他走到门口，用钥匙把门锁上，朝四下里看看，见只有他一个人，便跪了下去，噙着热泪喃喃地说道：“上帝啊，上帝！你告诉过我，爱他人要象爱自己一样！可我不爱他人，不能爱他人，因为我不爱自己，不会爱自己，不能爱自己。上帝啊，你叫我怎么办呢？”

接着他去拿《圣经》，翻到讲下面这段话的地方，“耶和华对

该隐说：你弟弟亚伯在哪里？”① 他慢慢地合上书，喃喃地说道：“我在哪儿？”这时他听到门外有声音，急忙去开门。“爸爸，好爸爸！”女儿进门时叫道。那生气勃勃的嗓音似乎又使他见到了光明。他吻了吻姑娘，把嘴巴贴到她耳朵上，生怕别人听见，用很低很低的声音对她说道：“替你爸爸祈祷吧，我的女儿！”

“爸爸，爸爸！”姑娘一面叫道，一面伸出手臂去搂他的脖子。

他把头藏在女儿的肩膀里，突然哭了起来。

“你怎么啦，爸爸，你病了吧？”

“是的，我病了。你可别多问。”

二十二

他又上俱乐部去了。想坚持不去却做不到。每天他都找点借口上那儿去。那个三朋四友的磨又继续磨下去。

费德里科·夸德拉多是个尖嘴薄舌的人，也在那里。他一听到有人称赞别人，马上就问：“这种称赞是针对谁的？”

“骗不了我，”他用冰冷的、尖利的细嗓音说道。“一个人对别人大加赞扬的时候，那人心里是想借这种赞扬来贬低另一个人，就是被赞扬者的对手。这还是在他不是怀着恶意为了泄愤而赞扬的时候……谁也不会怀着善意称赞人的。”

“说得好，”莱昂·戈麦斯搭腔道，他喜欢怂恿恬不知耻的夸德拉多。“堂莱奥维希尔多就是，谁也不曾听到他说过别人什么……”

“噢，”一个省议员插嘴道，“那是因为堂莱奥维希尔多是个

① 请参阅《旧约圣经·创世记》第四章第九节。

政治家，政治家们应该同人人保持良好关系。费德里科，你说呢?”

“我说堂莱奥维希尔多死也不会说任何人的坏话，也不会把任何人想得很好……轻轻一推，就可以把别人推倒，即使没有人看见，或许他也不干，因为他不但害怕刑法，也害怕地狱，但是，如果别人摔倒了，跌破了头，他也会高兴得不亦乐乎。为了欣赏别人打破头的情景，他会头一个跑去对那人的不幸表示同情和慰问。”

“我不知道带着这样的感情怎么能生活，”华金说道。

“什么感情?”费德里科立即反问道。“堂莱奥维希尔多是什么感情？你是什么感情？我是什么感情?”

“没有人提到过我!”华金尖刻而又冷漠地说道。

“可我提到了，亲爱的朋友，因为在这里我们大家彼此都熟悉……”

华金觉得自己脸色变得苍白了。“亲爱的朋友!”这句话象一把冰冷的匕首插进了他的心灵深处。费德里科——华金的守护鬼——在把魔爪伸向什么人的时候，就慷慨地称他为“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厌恶堂莱奥维希尔多，”华金又说道。话刚说出口，他就后悔，因为他感到他把邪恶的火拨旺了。

“厌恶？我厌恶？厌恶堂莱奥维希尔多?”

“是的，我不知道他使你受了什么损害……”

“首先，亲爱的朋友，要厌恶一个人，用不着这个人使你受了什么损害。在你厌恶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编造出这种损害你的事来，也就是说，很容易想到他使你受了损害……其次，我对堂莱奥维希尔多并不比对别的什么人更厌恶。他是一个人，这

就够了，他还是一个正派人！”

“象你是一个专门的厌世者一样……”省议员开口道。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几百遍，人是最腐败、最下流的丑八怪。正派人是人当中最坏的。”

“好啦，好啦！”莱昂·戈麦斯说道，然后转向省议员说：“有一次你谈到正派的政治家时，曾提到堂莱奥维希尔多，你现在对此有什么看法？”

“正派的政治家！”费德里科突然说道。“根本不是。”

“为什么？”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问道。

“为什么嘛？因为他本人说过这话。在一次演说中，他大言不惭，自称是正派人。宣称自己是正派人并不就是正派人。《福音书》上说我主基督……”

“我恳求你，别提到基督！”华金打断他的话道。

“怎么，基督也使你感到痛苦，亲爱的朋友？”

接着是一阵短暂的、使人难受的沉默。

“我主基督说过，”费德里科庄重语气说，“不要称他为善人，只有上帝才是善人。有些卑劣的基督教徒竟敢自称为正派人。”

“正派不一定就是善，”法官维森特插嘴道。

“现在您说这话了，堂维森特。感谢上帝，我听到了法官合乎情理的、公正的判决！”

“这么说来，”华金说道，“一个人不应该承认自己是正派人。承认自己是无赖，对不对？”

“用不着。”

“夸德拉多先生，”堂维森特法官说道，“要人们承认自己是恶棍，并且一直当恶棍，是不是这样？”

“好极了！”省议员叫了起来。

"我要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费德里科一边回答，一边考虑答复。"您应当知道，在我们最聪慧的母亲——教堂——那里告解① 的优点是什么……"

"是另一种野蛮行为，"法官打断他的话说。

"不是野蛮行为，而是非常明智的措施。忏悔只会使人更加心安理得地犯罪，因为一个人已经知道，他的罪过会得到宽恕。华金，是不是这样？"

"嗯，要是一个人不悔罪呢……"

"不，亲爱的朋友，不；一个人确实会悔罪，但是也会再犯罪，再悔罪，知道犯罪的时候会悔罪，知道悔罪的时候会再犯罪，并到临了，同时既犯罪又悔罪，是不是这样？"

"人是神秘的，"莱昂·戈麦斯说道。

"哎，你别说蠢话，"费德里科说了他一句。

"为什么是蠢话？"

"任何哲学警句，还有，任何公认的原则，任何用格言形式阐述的堂而皇之的总结，都是蠢话。"

"那么哲学呢？"

"除了我们现在在这里制造的这种哲学，没有别的哲学……"

"你是指挖苦别人。"

"一点不错。从来没有比受到挖苦更好了。"

聚谈会分散的时候，费德里科走到华金跟前，问他是否回家，因为他喜欢陪他走一会儿。当华金说他不回家，要到附近去拜访人时，费德里科对他说道：

① 告解：教徒向神父告明所犯的罪，并表示悔改，神父代表天主赦免其罪。

“对了，我懂得你的意思。说要去拜访人，不过是个推托。你要独自一个人。我懂得这个意思。”

“你为什么会懂得这个意思呢？”

“从来没有比独自一个人更好了。待到你孤独得受不了的时候，你来找我。排解你的伤心事谁也比不上我。”

“那你的伤心事呢？华金脱口问道。

“咳！有谁来关心呐！……”

于是他们分手了。

二十三

一个可怜的穷人，一个阿拉贡人，五个孩子的父亲在城里转悠着。他竭尽所能去谋生，有时给人抄抄写写，有时碰上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这个可怜的人经常去找熟人和朋友（如果这种人有熟人和朋友的话），用无数借口恳求他们预支二三个杜罗①。最可悲的是，他打发一个儿子，有时打发妻子带着恳求信上熟人家去。华金有时接济他，特别是在请华金去给他家里人看病的时候。他在接济这个可怜人中得到极好的宽慰。华金认为他是人类邪恶的牺牲品。

有一次，华金跟亚伯谈起他。

“是的，我认识他，”亚伯说道，“甚至我雇用过他一个时期。但是他是一个懒惰的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尽管家里揭不开锅，他还是要借口消愁，天天上咖啡馆去。他每天抽一小盒香烟。他要把他的烦恼化为烟雾。”

---

① 杜罗：西班牙银币。一杜罗等于五个比塞塔。

"这不说明问题，亚伯。必须看到事情的实质……"

"哎，别说废话，我不能容忍的是他向我借钱时说谎，还说'一有钱就归还……'让他求乞去吧。让他去干吧。这倒更正派、更高尚一点。一次，他向我借三个杜罗，我给了他三个比塞塔，对他说：'不要你还！'他真是个懒汉！"

"他有什么过错！……"

"是啊，终归会弄清楚是谁的过错……"

"那当然！是谁的过错呢？"

"好啦，别谈这些事情啦。要是你愿意接济他就接济他，我不反对。我可以肯定，如果他再向我要的话，我还会给他的。"

"这我知道，因为你内心……"

"我们别去研究内心了。我是画家，不画人们的内心。不但如此，而且我确信，任何人都是诚于中形于外。"

"是啊，在你看来，人不过是模特儿……"

"你认为还不够吗？在你看来，不过是病人而已。因为你要观察人的气色，听诊人的内部……"

"不过是例行公事……"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有了检查其他人内部的习惯，慢慢就会检查自己，给自己听诊。"

"这有好处。我照照镜子就足够了……"

"你真的照过镜子吗？"

"当然照过！难道你不知道我画过自画像吗？"

"一定是一幅杰作……"

"晤，还不十分坏……你好好检查过自己的内部吗？"

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华金同着费德里科一起走出俱乐部，

问他是否认识那个不好意思行乞的可怜人。

“你对我说实话，只有我们两个人。你也别摆出凶狠的架势。”

“你要知道，这是个可怜虫，他应当待在监狱里，在那里至少要吃得好一些，生活也安定些。”

“那么他干过什么呢？”

“他什么也没有干过。他应当干点什么事出来，所以我说他应当待在监狱里。”

“他应当干什么呢？”

“杀死他的弟弟。”

“你又来了！”

“我解释给你听。这个可怜人，你也知道，是阿拉贡人，在那里，在他的家乡，还有立遗嘱的绝对自由。他不幸生为长子，成了合法的继承人，后来又不幸爱上一个漂亮的、看样子很正派的穷姑娘。父亲极力反对这桩婚事，威吓他说，如果他同她结婚，就剥夺他的继承权。他这个爱情的盲人，先是严重地损坏了姑娘的名声，想这样来说服他父亲，后来跟她结了婚，离开了家。可他仍然待在村子里，尽量在岳父母家里干活，指望父亲心回意转。但是那位善良的阿拉贡人愈来愈固执。他在临死之前剥夺了这个可怜虫的继承权，将他的家产留给了次子。那是一笔不大不小的家产。没多久他岳父母也去世了，这个惯于骗取钱财的人便去找他的弟弟，要求他接济，并且给他活干；他的弟弟一口回绝了他；为了不杀他的弟弟（在气愤之下，是会干出杀人这种事来的），他跑到这儿来靠行乞和诈骗过日子。情况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出来，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如果他杀了他的弟弟，杀了象雅各[1]这种人，不好，很不好；不杀，也不好，也很不好……”

“也许更糟糕。”

“你别说这种话，费德里科。”

“真的，因为他不但要可怜而又可耻地靠诈骗生活，而且还要抱着恨他弟弟的心情过日子。”

“要是杀了他呢？”

“当时可能消了他的恨，但是今天他可能会对他的罪行感到后悔，会珍爱他的回忆。行动能使人摆脱卑劣的感情，卑劣的感情会毒害人的灵魂。请相信我，华金，我知道得很清楚。”

华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说道：

“你？”

“我？亲爱的朋友，你不想知道与你无关的事情吗？你只要知道我的玩世不恭完全是防御的就够了。我并不是你们大家都认为是我父亲的那个人的儿子；我是私生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恨的是我自己的父亲，我的生父，他把另外一个人毁了，那个人由于卑劣和胆怯把他的名字给了我，就是我现在使用的这个粗鄙的名字。”

“父亲不是生养你的那个人，而是抚养你的那个人……”

“你认为抚养我的那个人其实并没有抚养我，他只是没有让我服仇恨这种毒药，他仇恨我的生父，因为我的生父强迫他和我母亲结了婚。”

---

① 雅各：《旧约圣经》中的人物。

二十四

亚伯的儿子，亚伯林，结束了学业。亚伯去找华金，问他是否愿意收他儿子做助手，在他身边实习。华金同意了。

“我所以收他，”过后他在专为他女儿写的《忏悔录》中写道，“是出于这种奇怪而复杂的感情，好奇、对他父亲的厌恶、对孩子的好感，当时我认为他是一个庸才，也想摆脱我那不好的情感。同时，恶魔在我灵魂深处对我说，以儿子的失败来抵消父亲的显扬。我一方面想用对儿子的亲热来解脱我对父亲的憎恨，另一方面又暗自巴望，尽管亚伯·桑切斯在绘画方面取得成功，另一个亚伯·桑切斯，他的亲骨肉，在医学方面却可能遭到失败。当时我决不会想到后来我会对那个使我痛苦、使我精神生活蒙上阴影的人的儿子产生深厚的友爱。”

结果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华金和亚伯的儿子感到彼此意气相投。亚伯林理解敏捷，对华金的教导很感兴趣，开始称华金为老师。他这位老师打算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医生，将丰富的临床经验传授给他。“我要引导他去发现我这该死的心神不定不让我去发现的东西，”他心里寻思。

“老师，”有一天亚伯林问道，“您为什么不把那些分散的批注、您给我看的笔记和讲稿统统收集起来，写一本书呢？那准是一本极有趣味的、富有教益的著作。有些东西甚至是独创性的、具有不同凡响的科学远见。”

“你要知道，孩子（他经常这样称呼他），”华金回答道，“我不能，不能……我哪有心思来干这种事情，我缺乏志趣、勇气、毅力这类东西……”

“万事开头难……”

“是的，孩子，万事开头难，但是我考虑过多少次，都下不了决心，动手写一本书……而且在西班牙……又是关于医学的……犯不着。它大概不会有反响的。”

“不会，您的著作不会，老师，一定会有反应的。”

“我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你必须做的事情：丢下这些叫人受不了的病人，去从事纯粹的研究，致力于真正的科学、生理学、组织学、病理学，而不是献身于那些出钱看病的病人。你有一点财产，因为你父亲的那些画定会给你一笔财产，你应当去从事这种研究。”

“您说得也许是对的，老师；但是这并不妨碍您发表临床医生的学术报告。”

“听我说，要是你愿意，我们再做一件事。我把我的全部笔记都交给你，我再口头进行补充，有问必答。你去出版著作。你觉得怎么样？”

“好极了，老师。自从我给您帮忙以来，我把我听到您说的和向您学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了。”

“很好，我的孩子，很好！”华金深为感动地拥抱他。

后来，华金对自己说道：“这个年轻人会成为我的作品！是我的，不是他父亲的。他最后会崇拜我，会明白我比他父亲强得多，在我的医学实践中比在他父亲的绘画中有更多的艺术。我终久要把他夺过来，对，要把他夺过来！他从我手里夺去埃伦娜，我要从他们手里夺过儿子来。让他成为我的儿子，说不定……也许，待他了解了他父亲，知道了他父亲对我干的事情以后，他会与他父亲断绝关系。”

二十五

“你对我说说看，”有一天华金问他的门生道，“你是怎么想到学医的？”

“我不知道……”

“你爱好绘画才合乎情理。年轻人都喜欢父亲的职业；那是出于模仿的本性……环境的影响……”

“我向来对绘画没有兴趣，老师。”

“我知道，是你父亲告诉我的，孩子。”

“对我父亲的画就更没有兴趣。”

“哎，哎，怎么会这样呢？”

“我没有绘画的审美力，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这就更奇怪了，你解释解释看。”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听不到我们的谈话。老师，您象是我第二个父亲……第二个……对了……而且您还是他最老的朋友，我听他说，是旧友，是总角之交，你们象兄弟一样……”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亚伯和我象兄弟一样……继续说下去。”

“好吧，老师，今天我要把心里话告诉你。”

“那就说吧。不管你告诉我什么，都会象石沉大海一样，谁也不会知道。”

“好，我不相信我父亲对绘画或别的什么艺术有审美力。他象机器一样画画。他有画画的天赋，但是审美力呢……”

“我是一直相信他有的。”

“据说，老师，是您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说才使我父亲名声

大震惊，人们至今还提到那篇演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我父亲对绘画也好，对别的什么东西也好，都没有审美力。他是软木做的，老师，他是软木做的。"

"不是这样，孩子。"

"不错，是软木做的。他仅仅是为了他的荣誉而活着。说他鄙视荣誉全是假的，完全是假的。他只追求赞扬。他是个利己主义者，是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他不爱任何人。"

"嗯，不爱任何人……"

"不爱任何人，老师，不爱任何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跟我母亲结婚的。我不相信那是出于爱情。"

华金脸色发白。

"我知道，"青年继续说道，"他跟某些模特儿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是这不过是异想天开，有点炫耀。他不爱任何人。"

"不过我觉得你应该……"

"他从来不关心我。他抚养我，供我上学读书，过去和现在都不吝惜金钱。但是在他看来，我几乎是不存在的。有时我问他一点什么东西，如历史啦，艺术啦，技术啦，绘画啦，他的旅行情况啦，或者别的事情，他总是对我说：'走开吧，让我安静点。'有一次竟对我说：'自己学去，象我从前那样学！那里有书。'老师，他跟您真有天壤之别！"

"大概是他不知道吧，孩子。你要知道，父母有时对子女不好，是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自己比子女更无知或者更愚蠢。"

"不是那么回事。还有更坏的情况呐。"

"更坏的？说说看！"

"是的，更坏的。他从来没有训斥过我，不管我干了什么。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放荡的人，堕落的人，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有我们的过失，我们的错误。他从来没有查问过我们的过错，即使知道了，也不说什么。"

"这是尊重你的人格，信任你……这也许是最英明、最崇高的教儿法，是信任……"

"不对，完全不对，老师。这简直是漠不关心。"

"不，不；你别夸大，不是那么回事……他为什么要对你说你自己可能还不知道的事情呢？一个父亲不可能成为一个法官……"

"但是可以成为一个同伴，一个顾问，一个朋友，或者一个老师，象你一样。"

"有些事情怕难为情，父子之间不便谈。"

"您是他最老最要好的朋友，差不多跟兄弟一样，自然替他辩护，尽管……"

"尽管什么？"

"我可以全说出来吗？"

"可以，你就全说吧！"

"好吧，我只听到他把您说得很好，说得太好了，但是……"

"但是什么？"

"把您说得太好了。"

"太好是什么意思？"

"在我认识您以前，我认为您是另一种人。"

"你说说清楚看。"

"在我父亲看来，您是一种悲剧人物，被掩藏很深的情感折磨得精神痛苦不堪。'要是有人能把华金的灵魂画出来就好啦！'

他经常这么说。他说这话的样子，好象您和他之间有某种秘密……”

“那不过是你的猜疑……”

“不，不是猜疑。”

“那么你母亲呢？”

“我母亲……”

二十六

“你听我说，华金，”有一天安东尼娅对她丈夫说道，“我认为有朝一日我们的女儿会离开我们，或者给人家夺走……”

“华金娜？上哪儿去？”

“上修道院去！”

“不可能！”

“不，很可能。你以前只管忙自己的事，如今又把心思放在亚伯的儿子身上，你好象要把他收为养子……随便什么人都会说你对他比对你女儿还喜欢……”

“那是因为我想拯救他，使他摆脱他一家人……”

“不，你一心想做的事情就是报复。你是个报复心多么强的人啊！你既不会忘记，也不肯原谅人！我怕上帝要惩罚你，惩罚我们……”

“啊！就是因为这点华金娜要进修道院？”

“我没有说过这话。”

“我说了，也是一样。也许是由于妒忌亚伯林她才要进修道院吧？难道她怕我爱他胜过爱她？如果是为了这个……”

“不是为了这个。”

“那么为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她说她奉天命，是上帝召唤她到那儿去……”

“上帝……上帝……大概是她的忏悔神父吧。谁是忏悔神父？”

“是埃切维里亚神父。”

“是听我忏悔的那个神父？”

“正是他。”

华金低下了头，郁郁不乐。第二天，他把妻子叫到一旁，对她说道：

“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促使华金娜要到修道院去的原因，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埃切维里亚神父劝导她进修道院的原因了。你还记得我怎么在教堂里寻求庇护和援助，来驱除那该死的、使我整个心灵都感到的烦恼，来消除那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更强烈、更顽固的宿怨吗？我经过极大的努力，都无法做到，你还记得吗？埃切维里亚神父并没有给我治疗办法，他不可能给我。对这种病症有一个治疗办法，只有一个治疗办法。”

他沉默了一会儿，仿佛等待妻子发问，因为她没有吱声，就接着说下去：

“这种病症只有死亡。谁知道……也许我带着这种病症生，也要带着这种病症死。嗯，这个既不能挽救我又不能说服我的小神父，如今一定要迫使我的女儿，你的女儿，我们的女儿进修道院，好让她在修道院里为我祈祷，牺牲自己来拯救我……”

“这可不是牺牲……她说，这是她的天命……”

“扯谎，安东尼娅；我告诉你，这是扯谎。那些做修女的，大部分是不想干活，想过清苦但是安逸的生活，中午睡个神秘的午

觉，或者是想逃出家庭。我们的女儿就是想逃出家庭，逃避我们。”

“大概是要逃避你……”

“是的，她要逃避我！她已经猜出了我的心思！”

“既然你喜爱那个……”

“你的意思是说她要避开他……”

“不是，是要避开你，因为你又要异想天开……”

“异想天开？异想天开？你说是异想天开？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我不是爱异想天开的人，安东尼娅。我对什么都很重视，对什么都很重视，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是的，太重视了，”妻子流着泪补充道。

“得啦，别哭了，安东尼娅，我的女圣徒，我的守护神；请原谅我，如果我说了什么……”

“糟糕的倒不是你说的，而是你没有说的。”

“看在上帝份上，安东尼娅，看在上帝份上，一定要叫我们的女儿不离开我们。要是她进修道院，那要送我的命，是的，那要送我的命，确实要送我的命。让她留下吧，她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如果她要我撵走亚伯林，我就把他撵走……”

“我记得你说你很高兴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因为这样我们就用不着分爱了……”

“我可没有分啊！”

“那就更糟糕……”

“是的，安东尼娅，我们的女儿想为我牺牲自己，却不知道，要是她进了修道院，她会使我感到失望。这个家就是她的修道院！”

二十七

两天后，华金跟妻子和女儿一起在小会客室里商量。

“爸爸，这是上帝的意愿！”女儿华金娜果决地嚷道，直瞪瞪地望着他。

“不！不是上帝的意愿，而是那个小神父的意愿，”他回答说。“你这个毛丫头怎么知道是上帝的意愿？你什么时候与上帝交谈过？”

“每星期我都去领圣体①，爸爸。”

“你把空腹里升起的一阵阵晕眩当作上帝的启示。”

“空心里升起的晕眩更不好。”

“不，不，这是不可能的；上帝并不要求这样，不可能要求这样，我跟你说，他不可能要求这样！”

“我不知道上帝要求的事，爸爸，你却知道上帝不可能要求的事，嗯？身体上的事情你知道得很多，但是上帝的事情，有关灵魂的事情……”

“有关灵魂的事情，是吗？那么你以为我不知道灵魂的事情吗？”

“对你来说，也许不知道更好。”

“你在责备我？”

“不，爸爸，是你在责备自己。”

---

① 《新约圣经》称，耶稣受难前夕与门徒晚餐时，手持面饼和葡萄酒祝祷后分给门徒吃，并称“这是我的身体和血”。天主教根据这个故事，在举行弥撒的宗教仪式中，由神父把一种无酵的面饼“祝圣”后，即说这种面饼已变成耶稣的身体，称之为“圣体”。教徒领食，称为“领圣体”。

"你瞧，安东尼娅，你瞧，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他对你说过什么，妈妈？"

"没有什么，我的孩子，没有什么；你爸爸的猜疑、忧虑……"

"得啦，"华金嚷道，就象一个下了决心的人一样，"你为了拯救我到修道院去，是不是？"

"你也许猜得不错。"

"为什么要拯救我？"

"我还不十分清楚。"

"我知道！……为了什么？为了谁？"

"为了谁，爸爸，为了谁？为了魔鬼，或者说，为了你本人？"

"你知道什么？"

"看在上帝份上，华金，看在上帝份上，"母亲含着泪央求道。丈夫的目光和语调使她感到恐惧。

"你别管我们了，太太，别管她和我了。这跟你没有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她可是我的女儿……"

"她也是我的女儿！别管我们了。她姓莫内格罗，我也姓莫内格罗；你别管我们了。你不懂，你不可能懂这些事情……"

"爸爸，要是你在我面前这样对待妈妈，我马上就走。你别哭，妈妈。"

"你相信吗？我的孩子……"

"我相信而且知道的，就是我是他的女儿，同样也是你的女儿。"

"是同样吗？"

"也许还要多一点。"

"看在上帝份上，你别谈这些事情了，"母亲呜咽着说，"要不我就走开。"

"那最好了，"女儿又说道。"我们两个姓莫内格罗的单独在一起，倒可以更好地看看彼此的脸，我是说，看看彼此的灵魂。"

母亲吻了下女儿，走出去了。

"行啦，"刚和女儿单独在一起，父亲就冷冷地说道，"为了什么，或者说为了谁，你要进修道院去拯救我？"

"噢，爸爸，我不知道是为了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只知道必须拯救你。我不知道在这个家里，在你和我妈妈之间有什么隔阂；也不知道你心里有什么疙瘩；只知道一定有什么使人不愉快的事情……"

"是那个小神父告诉你的吗？"

"不是，神父没有告诉我；用不着他告诉我，谁也没有告诉我，不过从我生下来以后我就感觉到了。住在这里，住在这个家里，就象生活在精神的黑暗里一样！"

"胡说，这是你从你的书本上看来的东西……"

"正象你从你的书本上看到别的东西一样。难道你以为只有谈论人体内脏的书籍，你那些附有难看的插图的书籍，才是讲授真理的书籍吗？"

"那么你说的精神的黑暗是什么东西呢？"

"你知道得比我清楚，爸爸。你不要否认；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忧愁象浓雾一样，到处弥漫；你从来不满意；你在受着痛苦，好象你背负着重大的罪过……"

"是的，原罪！"华金用讽刺的语调说道。

"对，对，"女儿叫起来。"你还没有赎过原罪呐！"

"我受过洗礼啊……"

"不相干。"

"作为补救办法，你打算当修女，是不是这样？头一件事情就

是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原因何在……"

"上帝不要我管这种事。我不想评判你们谁是谁非。"

"但是要宣判我有罪，是不是这样？"

"宣判你有罪？"

"是的，宣判我有罪，你这样走掉，就是宣判我有罪……"

"要是我跟丈夫一起走呢？要是我为了一个男人把你丢下呢？……"

"要看那个男人的情况了。"

接着是短暂的沉默。

"是啊，我的孩子，"华金重又说道，"我不舒坦，我感到痛苦，几乎痛苦了一辈子。你猜测的事情有许多是真的。但是你决定去当修女，你这是要送我的命，是要加重我的毛病。你同情同情你的父亲吧，同情同情你可怜的父亲吧……"

"正是出于同情……"

"不，是出于自私。你逃避；你见我感到痛苦，你就逃避。这是自私，这是冷酷，这是缺乏感情，所以你才要进修道院去。你想想看，要是我患了一种长期的传染病，比如说麻风病，你会丢下我，到修道院去祈求上帝医治我吗？哎，你回答回答看：你会丢下我吗？"

"不会，我不会丢下你，因为我是你唯一的女儿。"

"那么你就权当我是麻风病人吧。你留下来医治我吧。我让你照管，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要是这样……"

父亲站了起来，泪汪汪地望着女儿，拥抱她。他抱着她，凑近她的耳朵悄声说道：

"你愿意治好我吗，我的孩子？"

“愿意，爸爸。”

“那么你就跟亚伯林结婚吧。”

“什么？”华金娜嚷起来，推开父亲，凝视着他的脸。

“怎么？有什么使你感到惊奇的？”父亲结结巴巴地说道。他也吃惊了。

“出嫁？我？跟亚伯林结婚？跟你敌人的儿子结婚？”

“是谁告诉你的？”

“是你长年累月的沉默。”

“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他是你称之为我的敌人的那个人的儿子……”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最近我看到你渐渐喜欢他的儿子，我感到害怕……我害怕……我不知道害怕什么。我觉得你对亚伯林的亲热是异常的，有点儿可怕……”

“不，我的孩子，不！我在他身上找到了赎罪的办法。你要相信我，要是你能把他带到我家里来，使他变成我的儿子，那就会象我心灵里升起太阳一样……”

“我的爸爸，你是要我勾引他，追求他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怎么呢？”

“要是他……”

“啊，你没有跟我商量，你们两人是不是就把事情策划好了？”

“没有，没有。我考虑过这件事情，我，你的爸爸，你可怜的爸爸，我……”

“你使我感到难过，爸爸。”

"我也感到难过。现在我承担全部责任。你不是想为我牺牲自己吗？"

"一点不错，我要为你牺牲自己。请你吩咐我吧！"

父亲走过去吻她，她挣脱了身子，嚷道：

"不，不是现在！等到你应该得到的时候。难道你要我也用吻来使你不说话吗？"

"孩子，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

"隔墙有耳嘛，爸爸。"

"墙头还会告发！"

二十八

"要是我能变成您就好了，堂华金！"有一天，那个可怜的被剥夺了继承权的阿拉贡人，五个孩子的父亲，从华金那里弄到几个钱以后，对华金说。

"您想变成我？我不懂您的意思！"

"不错。要能变成您，我愿意牺牲一切，堂华金。"

"您愿意牺牲的这一切是什么？"

"就是我能牺牲的一切，我现有的一切。"

"那是什么呢？"

"生命！"

"愿意牺牲生命来变成我！"华金又对自己说道："要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也愿意牺牲生命！"

"对，要能变成您，我愿意牺牲生命。"

"有一件事我弄不懂，我的朋友。我不懂：一个人为了要能变成另一个人，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更不懂，一个人希望

变成另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就是不再是他自己，不再是他原来那个人。"

"那当然。"

"这就意味着不再存在。"

"那还用说。"

"但不是为了要变成另一个人……"

"那没有疑问。我的意思是说，堂华金，我心甘情愿不再存在，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我情愿给自己一枪，或者投河自尽，要是我肯定把我绑在这种非人生活上、不让我自杀的我那一家子能找到您这个父亲的话。您现在懂了吧？"

"我懂了。所以……"

"我对生活毫无眷恋。要不是为了我那一家子，我甘愿了此一生，永远结束我的厄运。不过还有一件事挽留我。"

"什么事？"

"我就怕我的名声、我的经历到死后都离不开我。要是我能变成您就好啦，堂华金！"

"假如我也象你一样，我的朋友，有种种原因留我活下去呢？"

"不可能，您是有钱人。"

"有钱人……有钱人……"

"一个有钱人用不着诉苦叫屈。您什么也不缺。有妻子、女儿、大量的病人、响亮的名声……您还要什么呢？令尊没有剥夺您的继承权，令弟也没有把您赶出家门，让您去乞讨……没有人逼您去做乞丐！我要是变成您就好啦，堂华金！"

待到只剩一个人时，华金自语道："你想变成我！这个人羡慕我，羡慕我！可我想变成什么人呢？"

二十九

几天后，亚伯林和华金娜订了婚。没多久，华金在专为他女儿而写的《忏悔录》中写道：

"我的孩子，我不可能向你说明我是怎么使亚伯，你现在的丈夫，向你求爱的。我只得对他暗示，你已经爱上了他，或者至少你乐于他爱上你，但我丝毫没有透露这样的情况：你母亲告诉我，说你为了我的缘故想进修道院去，我同你单独谈过话。我在这桩婚事中看到了我的得救。只有把你的命运和那个人（就是在我生命之泉中下过毒的那个人）的独生子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只有把我们两家的血液混合起来，我才有得救的指望。

"我想，你的子女，我的外孙外孙女，他儿子的子女，我的重外孙重外孙女，继承了我们的血统，也许有一天会发现自己体内在打仗，感到自己身上有仇恨。但是恨自己，恨自己的血统，也许不是防止恨他人的唯一办法吧？《圣经》上说，以扫和雅各在利百加腹中就彼此相争了①。谁知道你会不会有一天怀个双胞胎，一个带着我的血液，另一个带着他的血液，他们在你的腹中，在出世以前就彼此相争，互相憎恨呢！因为这是人类的悲剧，任何人，即使象约伯②这样的人，都是矛盾的产物。

"一想到我使你们结合也许不是要让你们的血液合为一体，而是要分得更开，让仇恨长期存在下去，我就感到心惊肉跳。原谅我吧！我在胡说八道。

"但是不只是我们的血液，他的血液和我的血液，还有她的

① 见《旧约圣经·创世记》第二十五章二二——二四节。

② 约伯：《旧约圣经》中的人物，极为富有，并具有忍耐精神。

血液，埃伦娜的血液。埃伦娜的血液！这是最使我感到惶惑不安的：这种血液使她的脸颊、前额、嘴唇显得鲜艳，使她的眼神显得明丽；这种血液透过皮肤使我眼花目眩。

"还有另一种血液，安东尼娅的血液，可怜的安东尼娅的血液，你神圣的母亲的血液。这种血液是洗礼的圣水，这种血液是赎罪的血液，只有你母亲的血液，华金娜，才能拯救你的子女，我们的外孙外孙女。这是纯洁无瑕的、能够赎罪的血液。

"安东尼娅决不会看到这本《忏悔录》；她不会看到。假如她活得比我长，那么就让她不了解我们不公正的奥秘离开这个世界吧。"

一对未婚夫妇很快就彼此了解，相亲相爱。他们从谈的知心话里意识到他们都是家庭的牺牲者，是两种不良环境的牺牲者。一种环境充满轻薄和冷漠的气氛，另一种环境充满藏而不露的冰冷的情感。他们在安东尼娅那里找到了支持。他们必须建立一个家，一个真正的家，一个宁静的、可以自得其乐的、不觊觎他爱的爱之窝，一座与世隔绝的爱情城堡，并且通过它将两个不幸的家庭合为一体。他们大概会使画家亚伯懂得，融洽的家庭生活是不朽的实体，艺术如果不是它的影子，也只是它的反光；会使埃伦娜明白，永恒的青春寓于能够淹没在血统急流中的灵魂，即家族的灵魂；会使华金了解，我们的名字随着我们的血液一起消逝，为的是在我们子孙后代的名字和血液中再现；用不着让安东尼娅知道什么，因为她是一个生来就生活在淳厚的风俗习惯中的女人。

华金感到获得了新生。他怀着激动和友爱的心情谈到他的老朋友亚伯，甚至承认亚伯使他失去了对埃伦娜的一切希望是一种幸运。

"好吧，"有一次他跟女儿单独在一起时，对她说，"既然一切看上去都在好转，我就把实情告诉你吧。我爱过埃伦娜，至少我认为我爱过她，追求过她，结果一无所得。说实在的，她从来没有给过我一点点希望。当时我把她介绍给亚伯，就是你未来的公公……你第二个父亲，他们一下子就情投意合了。我把这看作蔑视，当作侮辱……其实我对她有什么权利呢？"

"这话不错，但是你们男人都是这样。"

"你说得对，我的孩子，你说得对。我过着象疯子一样的生活，翻来覆去地想这桩我认为是侮辱、是背叛的事情……"

"没有了，爸爸？"

"怎么没有了？"

"没有别的了，就这些吗？"

"就我所知……没有了！"

说了这话，这个可怜的人闭上了眼睛，却止不住心跳。

"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他继续说道，"跟我住在一起吧；对，你们跟我住在一起，我会使你的丈夫，我的新儿子，成为一个大医生，一个医学艺术家，一个起码可以与他父亲的声誉并驾齐驱的十足的艺术家。"

"他要把你的著作写出来，爸爸，他告诉过我。"

"是的，他要把我写不出来的那部著作写出来……"

"他对我说过，在你的专业方面，在医学实践方面，你有一些独创性的东西，你发现了……"

"你这是说奉承话……"

"不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认为大家不了解你；在不了解你的时候，对你就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他想写这部著作，为的是要让人家了解你。"

“已经太晚了……”

“走好运，决不会嫌晚的。”

“唉，我的孩子，要是我不埋头看病，不搞这种既不让人有喘息机会也不让人有学习时间的该死的业务就好啦……要是不搞这个，而致力于纯科学，从事科研就好啦……阿尔瓦雷斯-加西亚医生发现的东西——他因此受到那么多的赞扬——，我，你的父亲，可能早就发现了；我可能发现，是因为我快要搞出来了。但是为了谋生，我不得不工作……”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钱。”

“是的，不过……再说，我怎么知道呢？……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如今新的生活开始了。现在我要丢下病人不管了。”

“真的吗？”

“真的，我要把病人让给你未来的丈夫，当然是在我高度的监督之下。我将会指导他，我也要从事我的工作！我们大家都住在一起，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生活会不同……我要重新开始生活；我要变成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一个不同的人……”

“啊，爸爸，真是好极了！听到你这么说我是多么高兴啊！你终于改变啦！”

“听到我说我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你感到高兴？”

在听出了言外之意时，女儿望着他的眼睛。

“听到我说我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你感到高兴？”父亲又问了一遍。

“是的，爸爸，我感到高兴！”

“也就是说，你认为另一个人，那个真正的我，是不幸的吗？”

“你认为怎么样呢，爸爸？”女儿果决地反问道。

"堵住我的嘴巴吧，"他呜咽道。

于是她用一个吻堵住了他的嘴巴。

三十

"你已经知道我来的原因了，"亚伯刚跨进华金的书房，就对华金说道。

"是的，我知道。你儿子告诉我，说你要来看我。"

"我的儿子不久就是你的儿子，两个人的儿子。你不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啊！这样我们的友谊应该达到最亲密的地步。我的儿子差不多已经是你的儿子了；他已经把你当作父亲，不只是当作老师那样来爱你。我是想说，他爱你胜过爱我……"

"噢……不……不……你别这么说。"

"为什么？你以为我会妒忌吗？不，我可不是妒忌的人。你听我说，华金，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

"你别再说了，亚伯；我求你，别再说了……"

"是一定要说的。既然我们两家要联姻，既然我的儿子要成为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要成为我的女儿，我们必须谈谈那件旧事，我们一定要开诚相见。"

"不，不，无论如何不要，如果你要谈，我就走！"

"好吧，就依你！不过你别以为我忘记了，我决不会忘记你那次在宴会上就我的画发表的演讲。"

"我也不希望谈到这件事。"

"那么谈什么呢？"

"别谈过去，一点也不要谈！我们只谈未来……"

"好吧。在我们这样年纪，你我不谈过去，谈什么呢？要知

道，除了过去，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别说这种话！”华金几乎叫起来。

“我们只能靠回忆过日子了！”

“别说了，亚伯，别说了！”

“若要我对你讲真话，那么靠希望过日子还不如靠回忆过日子。回忆毕竟是过去的事情，希望还不知道能否实现。”

“不，不；不要回忆。”

“既然如此，我们就谈谈我们的子女吧，他们是我们的希望。”

“对，谈他们，不要谈我们；谈他们，谈我们的孩子……”

“我儿子既会把你当老师，又会把你当父亲……”

“是的，我想把我的病人让给他，就是那些愿意给他看病的病人，我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遇到重病人，我会给他帮忙的。”

“谢谢，谢谢。”

“此外，我还要给华金娜嫁妆。不过他们要跟我住在一起。”

“我儿子已经跟我说过。可我还是认为他们应该成立家庭；结了婚的人希望有自己的家。”

“不，我不能跟我女儿分开住。”

“难道我们能跟我们的儿子分开住吗？”

“你们已经跟他分得老开了……男人几乎不住在家里，女人差不多不出家门。我需要我的女儿。”

“就依你吧。你看我是很好说话的。”

“这个家当然以后也是你们的家，你的家，埃伦娜的家……”

“多谢你热情好客，彼此心照吧。”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把有关儿女安家的一切都商定好了。待到要分手的时候，亚伯用坦率的目光望着华金的眼睛，把手伸给他，以发自肺腑的声音叫了一声：“华金！”华金在握住那

只手的时候，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从小时候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你哭过，华金。"

"我们不会返老还童啦，亚伯。"

"是的，这是最可悲的。"

说了这话，他们就分手了。

三十一

太阳，尽管是秋天的太阳，仿佛随着他女儿的结婚，照进了华金原先寒冷的屋子，华金这才开始真正地生活。他已经把他的病人让给了他的女婿，不过他参加对重病人的会诊，并且一再说他女婿是在他指导下行医的。

亚伯林利用他岳父（亚伯林已经叫他父亲，用你称呼他）的笔记及其口头补充和说明，正在撰写一部集华金·莫内格罗医生医道之大成的著作。他写这部著作用的是又钦佩又崇敬的语气；如果华金自己来写，他不可能用这样的语气。"对，这样更好，"华金心里思量，"由别人来写这部著作要好得多，象柏拉图阐说苏格拉底的学说那样。"他自己不能随意挥洒地来写，要写得既不显得自负，又不贪图那可望不可即的后人的赞赏；他自己不能颂扬自己的学识和专长。他要保持写其他著作的精力。

其实，这时他就开始写他所谓的《忏悔录》了。这部《忏悔录》是专为他女儿写的，待到他去世以后，让她翻开来看看。这部《忏悔录》记叙了他在内心与消损他生命的那种情感进行搏斗的情景，与几乎从儿时起直到写它时都控制着他的那个魔鬼进行搏斗的情景。这种忏悔是对他女儿而发的，但是他充分意识到他的情感生活和他的生活情感的深刻的悲剧性，因此他抱着这样的希望：

有朝一日，他的女儿，或者他的外孙外孙女，将它公诸于世，让世人对这位苦恼不堪、却不为周围人所理解的主人公感到既惊讶又畏惧。因为华金认为自己是一个备受折磨、比别人更易痛苦的特殊人物，是一个在出生时被上帝打上命该如此的记号的人物。

“我的女儿，我的生活，”他在《忏悔录》中写道，“象一团不断燃烧着的火，但是我不可能将这种生活去换取另一种生活。其他任何人都不曾象我那么憎恨，这是因为我比其他人更感到人间之爱和幸运之惠的最大的不公平。不，不，你公婆对待我的态度既不合人情又不高尚，是可耻的；但是我儿时所遭到的那些人对待我的行径更坏，要坏得多。当时我还是个轻信的孩子，寻求小伙伴的支持和爱。他们为什么拒绝我呢？他们为什么冷淡地对待我，象是被迫的样子？他们为什么更喜欢轻浮的人，反复无常的人，自私自利的人呢？所有这些人都把我的生活弄得苦不堪言。于是我明白了：世界自然是不公正的；我不是生在我自己那伙人中间。我没有生在自己一伙人中间，这是我的不幸。我周围人的那种阿谀奉迎、粗鄙庸俗坑害了我。”

在写这部《忏悔录》的同时，他在为另一部著作（以防《忏悔录》写得不成功）作准备，那部著作可能为他打开进入民族和宗族伟人祠的大门。那部著作的标题大概是《一个老医生的回忆录》，它可能是世间知识的果实，情感的收获，生活的结晶，悲哀与欢乐的产物，甚至是暗中犯罪的结果，总之，是从他医疗实践中得来的东西。它是一面生活的镜子，照透生活的五脏六腑，乃至最黑暗的角落；它是一条向下通往人类卑鄙行径的深渊里去的坡道；它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学价值同时又充满苦恼哲学意味的著作。在那部著作中，他要把他的整个灵魂都投进去，不谈他本人；在那部著作中，为了揭露别人的灵魂，他也要揭露自己的灵魂；在

那部著作中，他要向他必须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卑鄙龌龊的世界报仇。人们看到自己这样被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先是可能感到惊讶，继而会感谢揭露者。在那部著作中，他要用虚构的名字，描绘出亚伯和埃伦娜的肖像，使他们永留人间。他画的肖像能抵亚伯的全部绘画。如果他把亚伯·桑切斯的文学肖像刻画得很成功，他定能使亚伯比他的全部绘画更长久地流传下去，将来的评论家和研究者会在虚构的轻纱下面发现这些真实人物的原型。华金想到这里，不由得洋洋自得。

"是的，亚伯，是的，"华金暗自寻思道。"你想得到你为之奋斗了那么久的东西，你强求的唯一的东西，你关心的唯一的东西，你总是瞧不起我，甚至更坏的是，你不理会我，你要得到这种东西的最好办法，你要使你永远留在后人记忆中的最好办法，不是你的绘画，不是，而是我用我这支笔把你如实地画成的肖像。我会画成的，会画成的，因为我了解你，因为我吃过你的苦头，因为你压在我身上压了一辈子。我要永远把你绑在耻辱柱上，你不再叫亚伯·桑切斯，而是叫我给你的名字。在谈到你这个画家时，人们会说：'啊，是的，那是华金·莫内格罗笔下的人物。'因为你将是我创造出来的人物；我的著作存在，你就存在；你的名字将跟在我后面，在地上、在烂泥里爬，正象被但丁置于地狱中的那些人的名字跟着但丁爬一样。你将成为嫉妒者的代号。"

嫉妒者的代号！因为华金固执地认为：亚伯尽管表面上显出一副自私者那种无所谓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对他起着鼓舞作用的情感却是嫉妒；早在儿时，由于嫉妒，他不让同学们亲近华金；后来，出于嫉妒，他从华金手中夺去了埃伦娜。那么他为什么让人夺走儿子呢？

"噢，"华金自忖道，"那是因为他所关心的，不是他的儿子，

而是他的名气,他的声望;他认为他不会活在自己子孙的生活里,而会活在赏识他的绘画的那些人的生活中，而他把他的儿子让给我,好消消停停地保持他的荣誉。但是我要叫他露出真面目!”

华金已年满五十五岁，才动手写这部《回忆录》。这个年纪使他感到焦虑不安。难道塞万提斯到五十七岁还没有着手写《堂吉诃德》吗？他要去查清作家们过了他这个年纪写了哪些杰作。再说,他觉得自己精力充沛,智力不衰,经验丰富,看法成熟，蕴蓄这么多年的情感虽然受到克制,却仍然在翻腾不歇。

现在,为了完成他的著作,他牢牢地控制自己。可怜的亚伯!这部著作在等待着他!……他开始对亚伯感到又轻蔑又同情。他把亚伯看成模特儿,看成受害者,观察他，研究他。这种机会不多,因为亚伯不大到他儿子家里来,来得很少。

“你父亲大概很忙,”华金对女婿说道。“他几乎不到这儿来。他有什么牢骚吗？我,安东尼娅,还是我的女儿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他？要真是这样,我会感到遗憾……”

“没有,没有,爸爸,”亚伯林这样称呼他。“不是这么回事。他也不待在家里,我不是对你说过,除了他的事情，他什么也不关心吗？他的事情都是艺术之类的……”

“不，孩子，不。你说得过分了……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事情……”

“不,没有别的事情。”

华金为了要听到同样的说法,又说了一遍。

“亚伯为什么不来？”他问埃伦娜道。

“唉,他对待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埃伦娜回答道。

埃伦娜自己倒经常到儿媳妇家去。

三十二

“告诉我，”有一天华金对他女婿说道，“你父亲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要你学画呢？”

“我向来不喜欢画。”

“那无关紧要。他想把他的艺术传授给你，这似乎是很自然的……”

“不，相反，每当我对绘画感到兴趣的时候，他就生气了。他从来没有鼓励我做过别的孩子认为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比如做小人啦，画图画啦。”

“那倒是很奇怪的……很奇怪的……”华金喃喃地说道。“不过……”

亚伯林看到他岳父脸上异常的表情，怒气冲冲的目光，感到不安。他感到某种东西使他心烦意乱，就是那种他希望驱除的令人痛苦的东西，无疑是有害的东西。接着华金最后两句话而来的，是一阵使人难受的沉默。华金打破了沉默，说道：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愿意让你成为画家……”

“他大概不愿意我成为他那样的人……”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华金仿佛带着悔恨的心情，象个决心忏悔的人一样，又打破沉默，叫了起来：

“噢，我明白了！”

亚伯林听了他岳父说这话的语气和声调，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

“为什么？……”女婿问道。

“不……没有什么……”华金似乎沉思默想起来。

“你一定要告诉我！”女婿恳求道，尽管他听了他要求华金说的事情会发抖。由于华金的要求，亚伯林象对朋友——朋友兼同谋！——一样用你称呼。

“不，不，我不愿意你以后说……”

“不管怎样，爸爸，这比直截了当告诉我还要坏。再说，我认为我已经猜到了几分……”

“猜到了什么？”岳父问道，眼睛盯着他看。

“他也许是怕我有朝一日超过他的名气……”

“是的，”华金用不露感情的声音说道。“猜对了！……你是儿子，是小亚伯·桑切斯！日后人家记得的，是他这个父亲，而不是你这个儿子。这是家庭中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悲剧……儿子胜过父亲……”

“这是……”为了找话说，女婿说道。

“这是妒忌，孩子，道道地地的妒忌。”

“妒忌儿子！……父亲妒忌儿子！”

“是的，这是最自然的妒忌。在彼此几乎不熟悉的人之间不可能有妒忌。不会有人妒忌其他国家的人，也不会妒忌不同时代的人。人们不会妒忌外地人，只会妒忌同村同镇的人；不会妒忌年纪较大的人，另一代的人，只会妒忌同时代人，志趣相同的人。兄弟之间妒忌最大。有关该隐和亚伯的传说并不是无稽之谈……你要知道，最可怕的妒忌是这种人的妒忌，就是认为兄弟看上了他老婆的人……再就是父子之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年龄上的差别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我们生育的那个人会使我们相形见绌……”

“师生之间呢？”亚伯林问道。

华金默然不语，眼睛盯在地上看了一会儿，然后好象跟脚下

的大地说的一般，又说道：

“妒忌肯定是亲属关系的形态。”

接着又说：

“我们还是谈谈别的事情吧。把这一切忘掉，就象根本没有谈过一样。你听到什么没有？”

“没有！”

“怎么没有？”

“我是说，我没有听到过你以前谈的事情。”

“但愿我也没有听到过！”华金的嗓音象是哭泣的样子。

三十三

埃伦娜经常上儿媳妇家去，为的是给那个普普通通的资产阶级家庭介绍一点比较高尚的情趣，增添一点比较理想的风雅，以弥补（她认为是如此）可怜的华金娜教育上的缺陷。华金娜是由那个狂妄得毫无道理的父亲和那个不幸的母亲教养出来的。她母亲不得不接受那个被另一个女人瞧不起的男人。埃伦娜每次来都要讲一点谈吐高雅、举止得体的处世之道。

“好，就照你的意思办吧！”安东尼娅总是这么说。

华金娜虽然感到心烦，还是忍受着。但是她准备有一天进行反抗。如果说没有这样做，那是由于丈夫再三恳求的关系。

“随您的便吧，太太，”有一次华金娜说道，把“您”字说得很重。他们没有能做到使她在说话时不使用“您”字。“这些事情我不懂，也跟我没有关系。只要这一切合您的口味就行了……”

“可不是我的口味，儿媳妇，这是……”

“反正一样！我是在医生家里长大的，就是在这个家里。谈

到卫生、健康以及日后生了孩子抚养的问题，我知道该怎么办；但在您称之谓情趣、风雅之类的东西方面，我就得听从在艺术家家里长大的人了。”

“你别这样，孩子……”

“并不是我要这样。那是因为您总是责怪我们这也做得不对，那也做得不是。我们不打算举办社交晚会，也不准备举行茶点舞会。”

“我不知道你这种假装的蔑视态度，孩子，是从哪儿来的。假装的，是的，假装的，我再说一遍，假装的……”

“可我什么也没有说呀，太太……”

“这是假装蔑视礼貌、规矩！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左右为难；……人们就不能生活下去！”

父亲和丈夫都劝华金娜出去散散步，透透空气，晒晒太阳。他们认为这样对即将出生的孩子有好处。因为他们不能老是陪她去，安东尼娅又不爱出门，所以婆婆埃伦娜常陪着华金娜一起出去走走。埃伦娜倒喜欢走走，把儿媳当作小妹妹一样带在身边（那些不认识她们的人真把华金娜当作她的小妹妹呢），以她那几乎没有受到年龄影响的雪肤花貌使儿媳相形失色。在行人匆匆地看来，儿媳待在她身旁，显得神采暗淡。华金娜的动人之处，宜于细赏，而埃伦娜的梳妆打扮，则适于粗看。有一次，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走过她们身旁，听见她称华金娜为孩子时，说了句象是恭维的话：“我倒看得上母亲！”埃伦娜听了这话，呼吸更急促了，用舌尖舔湿了嘴唇。

“听我说，孩子，”她经常对华金娜说，“你要尽量遮盖遮盖你那副状态；让人家看出一个姑娘怀了孕，是不得体的……这跟不知羞恶一样……”

"我只图舒服，妈妈，不去管人家是不是以为……尽管我是象那些凡夫俗子说的怀了孕，我也不干其他女人过去干过、现在还在干的那些事儿。我才不关心这些事儿。"

"你应该关心，你生活在人世间。"

"人家看出来，那有什么关系呢?……妈妈，难道您不喜欢人家知道您就要做祖母吗?"华金娜带点儿讽刺口吻补充道。

埃伦娜听到"祖母"这两个叫人讨厌的字眼，不由得难过起来，但是她忍住了。

"你要知道，论年纪……"埃伦娜不悦地说道。

"是的，论年纪，您还可以再做一次母亲，"媳妇回答说，触到了埃伦娜的痛处。

"那当然，那当然，"埃伦娜说道，对这个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不觉又羞又惊。"不过，想到大家都对着你看……"

"不，您只管放心，因为人家不是在看我，是在看您。大家都记得那幅精彩的肖像画，那件艺术品……"

"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婆婆开始说道。

"要是您处在我的地位，妈妈，要是您处于我同样的情况下，那怎么样呢?"

"你听着，孩子，要是你继续这样，我们马上就回去，我不再跟你一起出来，也不上你家去……就是不上你父亲的家去。"

"那是我的家，太太，我的家，是我丈夫的家，也是您的家!"

"你这种小聪明是从哪儿得来的，孩子?"

"小聪明吗? 啊，是的，别人才有天才!"

"你们瞧，你们瞧这个口是心非的女人……在她父亲还没有把我的儿子替她钓上钩的时候，她还打算去做修女呢……"

"我已经跟您说过，太太，不要再提这件事。我知道我干过

的事情。"

"我儿子也知道。"

"对，他也知道他干过的事情。我们别再谈这个了。"

三十四

亚伯林和华金娜的儿子出世了。亚伯·桑切斯的血液和华金·莫内格罗的血液在这孩子身上混合在一起了。

头一个战役是给孩子取名的问题。母亲要取名华金，埃伦娜要取名亚伯，而亚伯、亚伯林和安东尼娅决定让华金去取名。于是莫内格罗内心里发生了斗争。给新生的婴儿取个名字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事儿，但在他看来，却成了预卜吉凶、论断祸福的大事，仿佛新生儿的前途就从此定了下来似的。

"应该叫华金，"他心里思量，"叫华金，是的，跟我一样，以后就叫华金·桑·莫内格罗，最后把那个可恨的桑切斯这个姓的缩写'桑'字去掉，他的名字，他儿子的名字都会消失，他的血统会融入我的血统……但是，叫亚伯·莫内格罗，叫亚伯·桑·莫内格罗不是更好吗？这样亚伯也赎了罪。亚伯是他的祖父，可他的父亲，我的女婿，我的儿子也叫亚伯。他已经是我的儿子，我的亚伯，我制造的亚伯。倘若那个祖父将来不叫亚伯，也没有人知道他叫亚伯，而是象我在《回忆录》中称呼的，用那个我烙在他前额上的名字，孩子叫亚伯，那有什么关系呢？但是……"

正在他如此犹豫不定的时候，亚伯·桑切斯，也就是画家，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让他叫华金吧。祖父叫亚伯，父亲叫亚伯，儿子再叫亚伯，三个亚伯……太多了！再说，我也不喜欢，这是受害者的名

字……"

"你可是愿意让你的儿子取这个名字的，"埃伦娜反驳道。

"是的，那是你的主意，我没有反对……但是你想想看，要是他不学医，而是学画，那么……老亚伯·桑切斯，小亚伯·桑切斯……"

"亚伯·桑切斯只能有一个……"华金自鸣得意地补充道。

"就我来说，哪怕有一百个，"亚伯回答道，"我永远是我。"

"谁会怀疑这一点呢？"他的朋友说道。

"得啦，得啦，就叫华金吧，就这样决定啦！"

"不要他学画，对不对？"

"也不要他学医，"亚伯结束道，佯装是接着上面那句假玩笑而说的。

于是孩子取名为华金。

三十五

婴儿由外婆安东尼娅照管。她搂抱着孩子，象是为了保护他，仿佛她预感到什么不幸似的，对他说道：

"睡吧，我的宝贝，睡吧，觉睡得越多越好。这样你就会长得又健康又结实。睡着了比醒着好，特别是在这个家里。你以后会怎么样呢？但愿两种血统别在你身上打架！"

孩子睡着了。她一面仍然抱着他，一面祈祷，不停地祈祷。

孩子越长越大，他外公写的《忏悔录》和《回忆录》的稿子越来越多，他祖父画画的名气也越来越响。亚伯的名气这时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就他来说，他似乎很少关心与他名气无关的事情。

有一次，他瞧小孙儿瞧得比较仔细。一天早晨，他看见孩子睡着了，不禁叫起来："一幅多美的画稿！"他连忙拿一本簿子，用铅笔把沉睡着的孩子速写下来。

"可惜我没有带调色板和颜料！"他叹息道。"亮光照在他的小脸蛋上，小脸蛋看起来象桃子一样，好看极了。瞧那头发的颜色！那头鬈发简直跟阳光一样！"

"你给这幅画加什么标题呢？"华金问他道。"叫'天真烂漫'吗？"

"把这些画留待那些文人雅士去加标题吧，正象把那些治不好的病症留待医生去命名一样。"

"亚伯，谁告诉过你医学的任务是治病？"

"那么是什么呢？"

"是认识疾病。科学的目的是认识。"

"我认为认识是为了医治。如果不是为了摆脱恶，我们何必去尝知善恶树的果实呢？"

"艺术的目的是什么？你刚才把我们的孙儿画下来，有什么目的？"

"目的包含在它本身之中。它是一个美的东西，这就足够了。"

"什么是美的？你的画还是我们的孙儿？"

"两者都美。"

"难道你以为你的画比小华金还美吗？"

"你那一套又来了！华金啊，华金！"

外婆安东尼娅来了，从摇篮里把孩子抱走了，仿佛是要保护他，使他不受祖父和外公的打扰。她对他说道：

"啊，宝贝，我的心肝，上帝的羔羊，家中的太阳，纯洁无瑕的

小天使，让他们别给你画像，也别给你医治！你不是画家的模特儿，也不是医生的病人！……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去搞艺术，搞科学，你跟外婆一起走，我的命根子，我的乖乖！你是我的命根子；你是我们的命根子；你是这个家里的太阳。我要教你替祖父外公祈祷，上帝会听到你的声音的。跟我一起走吧，乖乖，纯洁的羔羊，上帝的羔羊！”

安东尼娅对亚伯的画稿连看都不愿看。

三十六

华金怀着病态的忧虑心情，注视着外孙小华金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成长。他的长相会象谁？他的性格又会象谁？谁的血统占上风？在他咿呀学语的时候，华金特别注意。

外公感到惶惑不安的是，祖父亚伯自从有了孙子以后，经常到他儿子家里来，让人把孩子带到他自己家里去。那个极大的自私自利者——他的儿子和他的亲家都把他当作这样的人——好象心肠变软了，甚至在孩子面前还显出一副孩子气来。他常常给孩子画画，这使小家伙高兴极了。

“好爷爷，画点画儿！”他要求道。

亚伯不厌其烦地给他画狗、猫、马、牛、人物。他忽而要爷爷画一个骑马的人，忽而要画两个孩子打架，忽而又要画一个孩子在跑，一条狗在追。这样的情景反复出现。

“我从来没有这么饶有兴趣地画画，”亚伯说道。“这是纯粹的艺术，其余都是……不屑一顾的东西！”

“你可以画一本儿童画册，”华金对他说道。

“不，那样就没有意思了；为儿童画……不行，那不可能是艺

术，而是……"

"教育学，"华金接口说道。

"是教育学，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但不是艺术。这是艺术，我们的孙儿在半小时之内就会扯得粉碎的这些画才是艺术。"

"要是我把它们收藏起来呢？"华金问道。

"收藏它们？为什么？"

"为了你的荣誉。我听一个有名的画家说过，人家出版了他为了逗自己的孩子而画的那些画，结果是他最好的画。"

"我画画不是为了以后出版，懂吗？至于荣誉，这是一件你没有痛痛快快说出来的事情，华金，你要知道，我对荣誉毫不在意。"

"伪君子！那是你真正关心的唯一的东西……"

"唯一的东西？你说这种话，太离奇了。我现在关心的是这个孩子。他会成为一个大艺术家！"

"让他秉承你的天赋，是不是？"

"还有你的！"

孩子莫名其妙地望着祖父和外公唇枪舌战，但是从他们的态度上也猜着了几分。

"我父亲怎么啦？"女婿问华金道。"他宠起孙儿来了？他几乎从来没有关心过我。我一点也不记得，我小时候，他给我画过这种画……"

"那是因为我们正在慢慢地老起来，孩子，"华金回答道。"人到老年，懂的事情就多啦。"

"前几天，孩子不知问了他一个什么问题，我看见他伤心了。就是说，他流泪啦。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他流泪呢。"

"噢，这是心脏病的反应！"

“为什么？”

“你父亲年老体衰，绘画用心，工作疲劳，情绪波动，已经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说不定哪一天……”

“怎么样？”

“他会叫你们，也就是说，叫我们吓一跳。我很高兴，把这种情况告诉你的时刻已经到了，不过我早就想到了，你要提醒你母亲。”

“难怪他老是叫疲倦，叫透不过气来……大概是……？”

“这就对了。他要我给他检查，这你不知道，我已经给他检查过了。他需要人照料。”

因此，天气一变，亚伯就待在家里，让人把孙儿带来，这却使外公整天愁眉苦脸。

“他要把孩子宠坏的，”华金说道。“他想把孩子对我的爱夺过去；他想在孩子心目中占首要地位；因为他儿子跟我亲热，他想对我报复。对，对，是为了报复，仅仅是为了报复。他想夺走我仅有的安慰。儿时他把我朋友都夺去了，如今又故态复萌。”

而亚伯却一再教导孙儿要爱外公华金。

“我更爱你，”有一次孙儿对他说。

“不对。你不应该更爱我；要同样地爱大家。首先是爱爸爸、妈妈，其次是爱祖父、祖母、外公、外婆跟所有的人。华金外公是个很好的人，他很爱你，给你买玩具……”

“你也给我买玩具……”

“他给你讲故事……”

“我最喜欢你给我画的图画……给我画一条公牛和一个骑在马上的斗牛士，好吗？”

三十七

“你听我说，亚伯，”待到他们单独在一起时，华金马上郑重其事地说道。“我要跟你谈一件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有关生死的问题。”

“谈我的病吗？”

“不是。如果你同意的话，谈我的病。”

“你的病？”

“对，谈我的病。我要跟你谈谈我们的孙子。开门见山地说吧，你必须走开，离得远点，从此不要露面；我请求你，我恳求你……”

“我？你疯啦，华金？为什么？”

“孩子爱你超过爱我。这是明摆着的。我不知道你对他搞了些什么名堂……我也不想知道……”

“一定是我对他施了魔法，或者灌了迷魂汤……”

“我不知道。你给他画这些图画，这些该死的图画，你靠你那该死的艺术，用狡猾的手段逗他……”

“啊，这也不好吗？你病了，华金。”

“我可能病了，不过这没有关系。我年纪老了，治不好啦。要是我真的病了，你应该体谅我。你要知道，亚伯，你把我的青年时期糟蹋了，你迫害了我一辈子……”

“我？”

“对，是你，是你。”

“我可不知道。”

“你别装糊涂。你向来看不起我。”

“你听我说，要是你继续这样，我只好走了，因为你真的要把我弄出病来。你比谁都清楚，我没有心思听这种疯话。你上疯人院去吧，他们会给你治疗，或者照看你的，让我们安静点吧。”

“噢，亚伯，你为了叫我丢脸，贬低我，把埃伦娜从我手里夺去……”

“可你不是有了安东尼娅吗？……”

“不，不是为了她的缘故，不是。你是要鄙夷我，羞辱我，嘲笑我。”

“你有病啦，华金，我再跟你说一遍，你有病啦……”

“你病得还要厉害。”

“我的身体确实坏透了。我知道我活不长。”

“还长得很……”

“啊，那么你希望我死啰？”

“不，亚伯，不，我不谈这个。”接着华金用哀求的声调说道：“你走吧，你离开这儿，住到别的地方去吧，让我跟他在一起……你别把他夺去……你剩下……”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你就让我跟他在一起吧。”

“不行，你会用你的鬼花招毒害他，使他厌弃我，教他看不起我……”

“撒谎，完全是撒谎！他过去没有听到过，将来也决不会听到我毁坏你名声的话。”

“就算是这样吧，不过你笼络他也笼络得够了。”

“你以为我走了，我离开了，他就一定会爱你吗？即使有人要他爱你，华金，他也不可能爱你……你叫人厌恶……”

“你瞧，你瞧……”

“如果孩子并不象你所希望的那样爱你，就是说只爱你，不

爱其他人，或者爱你胜过爱其他人，那是因为他感到危险。因为他害怕……"

"他害怕什么呢？"华金问道，脸色发白。

"害怕你坏血统的病毒。"

华金霍地站了起来，脸色铁青，走向亚伯，两只手象两只爪子一样，掐住他的脖子，吼叫道：

"坏蛋！"

但是他马上松开了双手。亚伯叫了一声，把两只手捂着胸口，喃喃地说道：

"我要死了！"

亚伯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心绞痛发作，"华金心里想道。"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完啦！"

这时他听到孙儿在叫：

"爷爷，爷爷！"

华金转过身来问道：

"你叫谁？你叫哪个爷爷？是叫我吗？"

孩子不做声，他被看到的秘密惊呆了。

"过来，你说，叫哪个爷爷？是叫我吗？"

"不是，是叫亚伯爷爷。"

"叫亚伯？他在那里……他死啦。你知道死是什么意思吗？"

把亚伯的尸体安放在扶手椅上以后，华金转过脸来，用使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对孙儿说道：

"他真的死啦！他是我杀死的，是我；亚伯是该隐杀死的，是你爷爷该隐杀死的。要是你愿意，这会儿你就把我杀死吧。他想把你从我这里抢走；他想把你对我的爱夺走。他已经夺去啦，错在他身上。"

他突然哭了起来，接着说道：

“他想把你从我这里抢走，把你这个留给不幸的该隐的唯一安慰抢走。他们不是要什么也不留给该隐吗？过来，拥抱我吧。”

孩子莫名其妙地逃走了，象逃避疯子一样。他一面逃，一面叫埃伦娜：

“奶奶，奶奶！”

“他是我杀死的，不错……”华金继续独自说道。“不过他一直在慢慢地杀害我，四十多年前他就在杀害我了。他用他的欢乐、他的成就把我的人生之路都破坏了。他想把孙儿抢去……”

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华金清醒过来，转过身去，见进来的是埃伦娜。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孩子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丈夫的病弄了个不幸的结局，”华金冷冰冰地说道。

“你呢？”

“我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来不及的。”

埃伦娜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说道：

“你……是你……”

她脸色苍白，浑身哆嗦，向丈夫的尸体走去，但她还保持着镇静。

三十八

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中，华金总是愁眉不展，郁郁不乐。他搁下《回忆录》不写了，对任何人都避而不见，包括自己的子女在内。亚伯之死似乎是他女儿所熟悉的那种疾病的自然结果，但是一种沉闷的神秘气氛笼罩着家庭。埃伦娜发现自己穿丧服倒

挺合适；她开始拍卖丈夫遗留下来的画。她好象有点讨厌孙儿了。孙儿已經有了一个妹妹。

华金患了一种起因不明的疾病，終于卧床不起。有一天，他感到自己快死了，便把女儿、女婿、妻子、埃伦娜都叫来。

“孩子对你们说的是真话，”他劈头说道。“是我杀死他的。”

“别说这种事情了，爸爸，”女婿亚伯恳求道。

“现在既不是插嘴也不是撒谎的时候。是我杀死他的。因为他死在我手里，这等于是我杀死他的……”

“这是另一回事。”

“我抓住他脖子的时候，他死了。这真象是一场梦。我这整整一生都是一场梦，象在黎明时分，似醒非醒的时候做的一场梦。我没有活过，没有睡过……唉，甚至也没有醒过。我已經不记得我的父母，我也不愿记住他们，我相信他们死了以后已經把我忘记了。上帝也会忘记我吗？也许最好是永远忘记。孩子们，忘记我吧！”

“决不会忘记！”女婿提高嗓音说道，走去吻他的手。

“别吻！你父亲死的时候，我的手在他的脖子上。别吻！不过你们别离开我。为我祈祷吧。”

“爸爸，爸爸！”女儿喊道。

“我为什么这么妒忌，这么坏呢？我变成这样子，作了什么孽？我吃了什么奶？是仇恨剂吗？是毒血药吗？我为什么生在这仇恨之邦？在这块土地上，座右铭似乎就是：‘恨他人，象恨你自己一样。’因为我过的是恨自己的生活；在这里，我们大家过的是你恨我我恨你的生活。哎……把孩子带过来。”

“爸爸！”

“把孩子带过来！”

孩子来了，华金叫他走近一点。

“你原谅我吗？”他问道。

“没有什么要原谅的，”亚伯林说道。

“你就说原谅，到外公跟前去说，”母亲对孩子说道。

“原谅！”孩子低声说道。

“说得清楚些，孩子，你说是不是原谅我。”

“原谅。”

“这就好了，我只需要你的原谅，你还没有懂事，你还是天真的孩子。你也别忘了你爷爷亚伯，给你画画的那个爷爷。你会忘记他吗？”

“不会！”

“对，别忘记他，孩子，别忘记他！埃伦娜，你……”

埃伦娜眼睛望着地上，默不作声。

“埃伦娜，你……”

“华金，我早已原谅你啦。”

“我不要求你这个。我只想看看你跟安东尼娅站在一起。安东尼娅……”

那个可怜的女人噙着眼泪，扑到丈夫身上，好象想保护他似的。

“你是个真正的牺牲者。你没有能治好我，没有能使我变好……”

“可你很好，华金……你经受了多少痛苦啊！……”

“是啊，我是患了心灵的肺结核。你没有能使我变好，因为我没有爱过你。”

“别说这话！”

“我要说，我一定要说，而且要在这里说，当着大家的面说。

我没有爱过你。要是我爱过你，你就会把我治好。我没有爱过你。我现在感到后悔的，就是我没有爱过你。要是我们能再从头开始就好啦……”

“华金！华金！”那可怜的女人叫道，心都破碎了。“你别说这种事情了。你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孩子们吧，可怜可怜孙儿吧，他在听你说呢，今天好象不懂，也许明天就懂了……”

“正是出于可怜你们，我才要说。是的，我没有爱过你；我也没有想爱你。要是我们再从头开始就好啦！现在，现在是……”

他妻子不让他说完，用自己的嘴巴堵住了那奄奄一息的嘴巴，仿佛想把他最后的一口气吸到自己的嘴里似的。

“我要挽救你，华金。”

“挽救我？你把什么叫做挽救？”

“要是你想活，你还能活几年。”

“为什么？为了活到老吗？变成老不死吗？不，不做老不死！自私者的老年跟童年一样，只不过会意识到死亡而已。老人就象是一个知道自己一定要死的孩子。不，我不想活到老。我可能会因为妒忌跟外孙儿孙女争吵，恨他们……不，不……恨得够了！我能爱你，应该爱你，我这才会得救，可我没有爱你。”

他不作声了，他不愿或者不能继续说下去。他把家人一一吻过。几小时后，他咽了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迷雾
作者＝
页数＝３４７
ＳＳ号＝１０６５３３９５
出版日期＝